武俠世界
786
2.00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故事：**天皇之死** 上官庸·著

近年來，日本天皇之位形同虛設，因爲天皇的權力已逐步被國會削滅，有人猜測，當裕仁駕崩之後，日本便從此沒有「天皇」的存在；本故事揭發一個大陰謀——企圖維護、甚至擴張天皇的權位和勢力！



督印人：羅 韜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較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8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天皇之死

上官庸·著
盧令·圖



謀殺艷星 擄劫醫師

王小克和白小妹從十四座位小巴跳下來，向對面馬路的「城市戲院」奔去。

戲院門口十分擠擁，排隊購票的人龍從戲院大堂伸延到街口，王小克拉了白小妹一把，道：「快點，否則便買不到票子了！」

白小妹加快腳步，隨着王小克向前跑去，不料就在這個時候，一輛嶄新的豪華房車從橫街疾駛出來，向王小克和白小妹衝去。

一個刺耳的煞掣聲過後，車子戛然而止，離王小克和白小妹的身子僅僅數吋。

白小妹嚇了一跳，緊緊抓住王小克的胳膊，定眼望去，只見車門打開，一個打扮得雍容華貴的中年婦人，自車中踏了下來。

王小克本來想破口大罵，可是一看清楚那中年婦人的樣貌時，急忙把滿口的粗話咽回肚裏。

「藍萍！」白小妹低呼了一聲。

不錯，從車子中踏出來的，正是影壇上著名的「長春樹」藍萍！

藍萍在五十年代就加入電影工作，主演過百餘部的影片，得過三屆「影后」，近年來由於武打片風行一時，藍萍輟影在家，很少在公衆場所露面。

然而，只要是×埠的居民，差不多無人不認識「藍萍」其人！

王小克一呆之下，仔細端詳着藍萍。

藍萍經過一番刻意的修飾，穿了件緊身的旗袍，她一綹黑髮束了起來，在頭上梳了個髻，眸子圓而且亮，眉毛長得高而稀少，鼻樑挺直，瓜子臉型，即使臉上沒有絲毫表情，也有一種懾人的風韻！

在衆人矚目下，藍萍踏進了戲院大堂。

王小克拉了白小妹一下，道：「咱們跟上去看看。」

「看甚麼！」白小妹不悅地：「快排隊買票子吧！」

「放心好了，等一下還有票的，」王小克聲音透着興奮：「我從來沒見過明星眞人。」

白小妹本來也有一睹明星風采的意圖，經王小克一說，身不由主地跟着他向戲院大堂走去。

藍萍逕自向「樓座」售票處走去，拿出一張大鈔，劃了一張戲票。

王小克跟了上前，一面欣賞藍萍的綽約風姿，一面取出鈔票，打算劃位。

「你怎麼啦？」白小妹拉了他一下，低聲道：「後座還有位，犯不着買樓上的！」

「不要緊，」王小克俯身在白小妹耳畔低聲問：「你想不想和大明星一塊看電影？」

白小妹正沉吟間，王小克已付過鈔，買了兩張票子。他得意地揚着戲票，道：「這兩張票子正在藍萍的隔壁，等一下我們看完戲回家告訴小辣椒和藍萍同座看戲，她一定會後悔不跟我們一塊兒來的！」

說完，王小克把票子塞入袋中，轉身去搜索藍萍的蹤跡。

可是，映入他眼簾中的並不是風姿綽約的藍萍，而是一個相貌詭異到了極點的男子！

那男子大約三十餘歲，他那張臉似乎是兩個不同的部份做成的？上一半氣色紅潤而神采奕奕，頭髮烏黑，額光滑而雙眼明亮，下一半卻像死人般的蠟黃，一張咀巴歪曲而又發紫，一個下巴已全部爲一塊浮腫而下垂的肉囊所蓋沒了。

那塊肉囊掛在他的下頷，使他看上來既醜且怪，王小克只望了他一眼便急忙轉過頭去。

男子正眼也不望王小克一下，逕自拿出鈔票向「售票處」購票。

戲院大堂的人越來越多，王小克被人羣阻擋了視綫，根本看不到藍萍的影子了。

不久開始入場，王小克和白小妹在人潮擠擁下，向樓座入場走去。

在帶位員引領下，兩人來到劃定的座位，藍萍早已在座了，她雙眼直視，對旁邊的人一點也不留意，果然很有「大明星」的風範。

王小克和白小妹在她身旁的位子坐下後，一時間竟然不敢開口說話，彷彿被藍萍那種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態懾住了。

這時，帶位員領了一個男子過來，電筒光向藍萍右邊的座位射去。

王小克抬頭一望，心下不由一凛，是那個長着一個大肉囊的男子！

那男子說了聲「請借過」，在王小克，白小妹和藍萍的身前經過，坐了下來。

「小鬼子，你說那人是不是故意劃這位子的？」白小妹低聲問。

「那還用得着問？」王小克低聲答道：「這叫做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像他那副尊容，也想來一親大明星的芳澤。」

白小妹微微一笑，道：「對啊，藍小姐現在夾在兩隻癩蛤蟆中間，我眞替她担心！」

王小克臉上一紅，正要開口說話，戲院中的燈光已逐漸暗下來，開始做廣告了。

廣告完畢，接着是預告片，然後正式放映。

王小克偶爾轉頭一瞥，接觸到一雙灼灼的眼光，心下先是一凛，定眼望去，原來目光的主人竟是「大肉囊」。

顯然地，「大肉囊」正望向自己這邊。

王小克可以肯定那「大肉囊」不是在望自己，他的目的物是藍萍！

王小克心裏想，像他這種長相的人，如果不是因緣際會，是絕對沒有機會和大明星坐在一起看電影的，難怪他會這樣目不轉睛地望住藍萍！

也許藍萍接受慣了這種虎視眈眈的眼色，所以，她怡然自得地欣賞着電影，反而王小克感到有點不自在——因爲他發覺，那「大肉囊」從開場到現在，一雙灼灼的眼光，未曾離開過藍萍半刻！

天下間那有這樣沒有禮貌的人？王小克心下暗暗不滿，可是回心一想，既然藍萍本身不予理會，自己又何必多管閒事？

散場後，藍萍匆匆離開戲院，那男子亦步亦趨地自後跟着。

王小克指着男子的背影，道：「小妹，這『大肉囊』剛才根本沒看過銀幕，一直望着藍萍。」

「你和他不是一樣？」白小妹笑道：「如果你不看藍萍，怎知道人家一直盯住她？」

王小克臉上一紅，急忙分辯：「那『大肉囊』好沒有禮貌，也虧藍萍抵得住他眼光。」

「人家是大明星，被人望慣了！」白小妹道：「如果沒有人望她，她反而要傷心。」

「你看藍萍，她一點都不老啊！」

「藍萍有個綽號叫『長春樹』，難道你不知道嗎？」白小妹說。

「話是這樣說，藍萍拍電影以來，大約也有三十年了，就算她十餘歲開始拍戲，現在也該有四五十歲了！」王小克疑惑地道：「怎麼看上來才如三十許人？」

「聽說藍萍是吃珍珠粉的？」白小妹道：「珍珠粉可以養顏。」

王小克忽然神秘地笑了起來，道：「我看她不僅只吃珍珠粉這樣簡單。」

「哦？」白小妹呆呆地望住他。

「她八成整過容。」

這時，剛巧有一輛十四座位小巴經過，白小妹拉了王小克上車，笑道：「管她整過還是沒整過，不關我們的事，快回去把你的『艷遇』告訴小辣椒吧！」

兩人踏上車後，車子如飛般向前馳去。

這時已是深夜十一時三十分，由於本市最近爲了節省能源起見，實施「燈火管制」，十一時半之後，所有的霓虹光管都要熄掉。

當藍萍向她的座駕車走過去時，四下裏忽然一暗，戲院的招牌光管熄了，附近店舖的招牌，也陸續熄掉。

藍萍秀眉一蹙，打開車門，司機早已將汽車的馬達發動。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藍萍忽然發覺腰間一痛，一個硬管抵住了自己的身子，跟着，低沉沙啞的聲音，在耳畔響起：「不要出聲，快上車！」

藍萍剎那之間花容失色，一隻强而有力的手卻握住自己的手臂，將自己推了上車。

倉惶間，藍萍妙目一瞥，看到了一副大肉囊，還有那熟悉的灼灼眼光。

她心下一沉，癱瘓在後廂的座位上。

司機發現多了一個乘客，正想回過頭來看清楚是誰時，驀地，後腦被一枝硬管抵住了。

「別回過頭來，否則你的頭會被轟成虀粉！」冷峻的聲音道。

司機渾身一震，僵住了。

「聽我的吩咐，把車子開動，」冷峻的聲音接着道：「向前直駛。」

司機踩下油門，車子緩緩地向前駛出。

藍萍定過神來，微顫着聲音，道：「先生，你要錢是不是，我……我可以把全部的錢給……給你！」

男子沒有回答，只是望住前面，手中仍然握着一把短槍。

那短槍的槍管特別長，藍萍也拍過警匪片，知道那是裝了「滅聲器」的短槍。

從這一點看來，身旁的男子是有可能發槍殺人的，因爲槍聲不會太响，即使殺了人後，也不會立刻被人發覺，他可以從容地逃走！

藍萍腦際間電般轉着念，這個男子到底有甚麼目的？剛才他在戲院中目不轉睛地盯住自己時，還以爲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影迷而已，不會加意提防。

如今，藍萍暗暗地後悔了！

司機微顫的雙手搭住駕駛盤，汽車經過比較旺盛的灣仔區後，向一條路旁建築物稀疏的馬路駛去。

來到一條雙叉路時，司機顫聲問：「轉那條路？」

「右邊。」

男子只說了那句話，又緘默了。

藍萍一顆心怦怦地亂跳，她腦際間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這人看來不像要劫財，莫非他想劫色？

想到這一點之後，藍萍一顆心逐漸定了下來，在影圈裏混了這幾十年，她對男女間的事已經看得很平淡了。

這幾十年間，她和許多男人同過居，也曾經爲了鈔票而陪自己不喜歡的男人睡過覺。

對於性，她很看得開。

身旁這個神秘的男子雖然長相格外醜怪，但只要閉起眼睛，就當是一場「應酬」吧。

藍萍越來越肯定男子是爲了「劫色」而來，所以，她的心不再劇烈地跳動，四肢也逐漸恢復了氣力。

「先生，這麼晚了，你想請我到甚麼地方去？」藍萍笑着問，同時向他飛了一個媚眼。

然而，男子望也不望她一下，雙眼凝視着路面，像一尊石像般坐着。

「前面是通到山頂的路哩！」藍萍裝出輕鬆的語氣，將她在銀幕上的演技發揮了出來：「莫非你想請我到山頂餐室喝一杯？」

男子仍然沒有說話。

這麼一來，藍萍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尋常了。如果他是個「採花賊」的話，經自己這般暗示，相信已經開始行動——起碼將手搭到自己的大腿上來，或者捏一捏自己之類。

可是，男子臉上神色肅穆，不像有非份之想的人。

難道自己的猜想錯了？

倘若他一不爲劫財，二不爲劫色，那麼，他到底有甚麼目的？

藍萍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女人，她忽然想起，難道自己得罪了甚麼人，現在派人來向自己報仇？

她腦中飛快地搜索着，却想不到自己有過甚麼「仇人」。

事實上，藍萍從小就在社會上混，她歷經世故，已經磨練得八面玲瓏，面面俱圓，從來不會得罪過甚麼人。她在影圈中的人緣，更是任何天皇巨星所比不上的。

既然這男子早就盯上了自己，他必定有着目的，然而，那到底是甚麼目的？

正盤念間，忽聽男子叫道：「轉右！」

車子去勢立即慢下來，司機吶吶地道：「先生，前面是『掘頭路』，通不到甚麼地方去的啊！」

男子把槍管抵住司機後腦，沉聲道：「照我的話，轉右！」

司機只得入了低波，車子顛簸着朝右邊一條斜坡駛了上去。

藍萍一聽男子命令司機將車子轉右，俏臉上勃然變色，她數年前在這附近拍過外景，對這一帶，地形十分清楚，斜坡上面有一塊大草坪，草坪下面是數百呎高的懸崖——沒有欄杆，也沒有石壆。

政府本來打算在上面建築一個遊樂場，使上山頂遊玩的遊客有個休憩之所，可是由於經費問題，計劃一直擱置着。

如今，斜坡上，大草坪仍然荒蕪一片，是遊客望而却步的地點。

藍萍開始懍然地感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了！

車子在大草坪上停下，男子用槍抵住司機的背後，道：「熄火下車！」

司機自然而然地舉高了雙手，跨下車來，男子忽然趨上前去，倒轉手槍，槍柄朝司機後腦擊了下去。

只聽司機一聲悶哼，緩緩地軟下去了。

藍萍尖叫起來，男子矯捷無比竄了上前，掩住她的咀吧，噤聲道：「要命的別嚷！」說話時，槍咀已抵住了藍萍的天靈蓋。

在這種情形之下，藍萍自然噤若寒蟬，那裏敢再出聲。

男子這才調頭向躺在草地上的司機望去，見他動也不動仰天倒臥着，滿意地點了點頭，向藍萍道：「坐下來！」

藍萍驚悸無已地坐下草地，故意將旗袍掀了起來，露出兩條雪白豐腴的大腿。

草坪上沒有燈火，只有朦朧的月光，照射在藍萍那雙雪白豐腴的大腿上，更加迷人。

然而，男子並沒有欣賞藍萍迷人的坐姿，他微欠一下身，在她對面坐了下來，玩弄着那把裝着「滅聲筒」的短槍。

刹那之間，藍萍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她實在猜不透男子的企圖和用意。

「藍小姐，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你。」男子忽然抬起頭來，凝視着藍萍。

藍萍聞言不禁一呆，面前這個男子用槍威脅自己到此，並且擊暈司機，就是爲了「有一件事要請敎」這樣簡單。而且這麼客氣。

「甚……甚麼事？」

男子並不立刻回話，只是凝視着藍萍。

藍萍接觸到他異樣的眼光，心下發毛。

「藍小姐——」半响，男子終於開口了：「你今年幾歲？」

藍萍差點想笑出聲來，他用暴力威逼自己到這個人跡罕見的地方來，就想「請敎」自己的年齡？

藍萍從來不會向人公開過歲數，那一直是她私人的「秘密」。

她沉吟了一下，答道：「三……三十二。」

男子緩緩地搖着頭，道：「不止！」

藍萍咬了咬唇，道：「好吧，我老實告訴你，過了下個月的生日，我三十六了。」

「也不止！」男子牢牢瞪着藍萍，揚揚手中的槍，沉聲道：「藍小姐，我要的是眞正的年歲！」

藍萍望了手槍一眼，心中悚然。看來，這男子調查過自己，否則，怎可能連自己不止三十六歲的事也知道？

「藍小姐，我要的是眞正的答案，知道嗎？」男子冷冷地道。

藍萍嘆一口氣，咬了咬牙，說道：「四十七。」

男子咀角才現出一絲笑容，道：「這還差不多。」

藍萍垂下首來，即使連最親密的朋友，也不知道自己眞正的年歲，如今，在他槍咀的威嚇下，無可奈何地揭露了出來。

男子上下打量着藍萍，道：「唔，眞看不出，簡直就像三十出頭一樣。」

藍萍聞言不由信心倍增，聽男子溫和的語氣，對自己似乎沒有甚麼惡意。

她想，也許這是一個心理變態，同時好奇心勝常人十倍的影迷吧？

「藍小姐，是誰替你整容的？」男子忽然問。

藍萍臉上神色一變，吶吶地問：「你……你說甚麼？」

「不要裝蒜了，」男子冷峻的眼光望了過來，道：「你整過許多次容，我現在想知道的是最近替你施手術的那一個。」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藍小姐，我很明白你的心境，」男子淡淡一笑，道：「你不想將自己藉人工保存青春的秘密揭露出來，可惜的是我一定要知道！」

說着，男子把玩着手中的槍，又道：「如果你想活着回家，最好老老實實地告訴我。」

藍萍刹那間哭笑不得，她凝視着男子醜得逾乎尋常的臉龐，道：「先生，莫非你也想去整容？」

「這個你理不着，」男子冷冷地道：「總之你把整容師的名字和地址告訴我。」

「你……你眞的想知道？」

「你應該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藍小姐！」男子冷冷地道。

「好吧——」藍萍道：「他叫朱介明，醫務所在中區建成大廈七〇二室。」

男子默念了一遍，緩緩地點着頭，站起身來。

「先生，我……我可以走了？」

藍萍抬頭向男子望去時，心下不由一懍。男子緩緩地抬起手，槍咀正對住自己的胸膛。

「先生，你說過的，只要我將整容師的名字和地址告訴你，你便——」

藍萍的話聲戛然而止，代之的是「噗噗」兩聲輕响，藍萍心臟部位中了兩槍，栽倒下地，鮮血迅速地染紅了她的旗袍。

男子咀角泛起一絲狡猾的笑容，將槍咀湊到口邊吹了一吹，轉身向昏迷在草地上不醒人事的司機走去。

他來到司機的身前，朝他心臟部位開了兩槍。

司機渾身起了一陣痙攣，半响，終於雙腿一蹬，動也不動了。

男子湊咀吹了吹槍管，將短槍插在腰間，向斜坡下走去，不久消失在黑暗之中……。

× ×

白小妹拿着報紙，滿面驚惶地奔進屋來，一面嚷道：「小鬼子，你快來看看！」

王小克躺在帆布床上正在假寐，聞言睜開眼睛，道：「甚麼事？」

「前天晚上我們碰到的大明星藍萍，竟然被人殺死了！」

王小克霍地自帆布床上跳了起身，道：「你說甚麼？」

「你看！」白小妹將報紙遞前去。

王小克首先看到藍萍的一幅巨型照片，旁邊另有幾張新聞照片，其中一幅是一具用毛氈蓋着，躺在草坪的屍體，另外一幅則是幾個救護人員將担架舁上救傷車的情形。

「爲——爲甚麼？」王小克驚訝地道。

「屍體是昨晚才被一對情侶發現的，」白小妹道：「同時遇害的還有她的司機。」

「報上有說藍萍是甚麼時候遇害了嗎？」

白小妹一面仔細讀着新聞內容，一面道：「據藍萍的女傭說，她的主人前晚單獨出外看電影，便未曾回過家。」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叫道：「那個大肉囊！」

「你懷疑是那個大肉囊殺的？」

「唔，那天晚上，我便發覺那人盯住藍萍的眼光不懷好意了！」王小克道：「藍萍一定是被他威脅到山頂姦殺的！」

白小妹搖着頭，說道：「不，你猜錯了，警方醫官檢查驗過屍體，不但沒有被姦污的跡象，甚至連衣衫也十分整齊，死前不會經過掙扎。」

「哦？」王小克皺起了雙眉。

「警方歡迎市民提供任何線索，以便早日破案。」白小妹道。

「小妹，你說咱們要不要把『大肉囊』這個人報告警方？」王小克問。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那大肉囊雖然形跡可疑，但我們却沒有證據。」

「姑勿論如何，這是惟一的線索，周探長一定會歡迎的。」

說罷，王小克整理了一下頭髮，向屋外走去。

「小鬼子，你去那裏？」

「找周探長去。」

「向他提供『大肉囊』的綫索。」

「小妹，」王小克走到白小妹身畔，問道：「你是藍萍的影迷，是不是。」

白小妹點了點頭。

「她這樣被謀殺斃命，咱們應該盡一點力替她報仇，」王小克道：「即使這個線索靠不住，也勝於無哩！」

白小妹遲疑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道：「好吧。」

兩人離開家門，來到警察總部，周探長見了王小克，有氣無神地和他打了個招呼，俯首研究着一叠文件。

「探長，」王小克望了那叠文件一眼，問道：「是藍萍的死因研究報告表。」

周探長抬起頭來，道：「怎麼啦？」

「如果你好好招呼我坐下來，再請我喝一杯冰凍啤酒，我便有一件好消息告訴你。」

周探長擦擦鼻子，搔了搔微禿的頭，道：「甚麼好消息？」

「當然是和你目前的頭痛問題有關。」

周探長聞言眼色一亮，道：「藍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

周探長遲疑一下，站起身作個「請」的姿態，道：「請坐吧。」

王小克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催促道：「快說吧。」

「沒有啤酒潤潤喉嚨，我就怕說得不好！」王小克向周探長扮了個鬼臉。

周探長熟知王小克脾性，只得苦笑着搖了搖頭，按下几頭一個小掣，吩咐屬下到外面買兩瓶啤酒來。

不久，啤酒送來，王小克道：「探長，陪我喝一杯怎樣？」

「我辦公的時候不能喝酒，」周探長不耐煩地道：「有話快說吧。」

王小克呷了一口冰凍的啤酒，這才將前天晚上在戲院碰到藍萍和「大肉囊」的事說了出來。

周探長沉吟片刻，問道：「散場後，你們看到那個大肉囊尾隨藍萍離去。」

小鬼子和白小妹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單憑這一點，也不能證明藍萍是他謀殺的啊！」周探長道。

「可是很有可能性。」

「可能性！」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如果我們憑直覺來辦案的話，恐怕要寃枉不少好人。」

王小克臉色一變，不悅地道：「這樣說來，我們提供的綫索對你是沒有用的了？」

周探長拿起一枝鉛筆把玩着，道：「說不定。」

「起碼你可將那『大肉囊』傳來問話。」

「本市有四百餘萬人，『大肉囊』又不是他的姓名，到那兒去找？」

「那麼你們警察去幹什麼的？」

周探長臉色一變，微有慍意，道：「小鬼子，如果沒有其他事的話，請不要阻我的時間，我還有許多重要的事要辦。」

王小克「拍」地一聲，將酒杯從周探長的案頭上大力一放，站起身來。

顯然地，周探長並不重視自己所提供的「綫索」，自己一番好心，算是白費了！

他和白小妹憤憤然離開警署，白小妹道：「其實周探長也有他的道理，那個『大肉囊』說不定只是普通影迷而已。」

王小克搖着頭，道：「不，他望住藍萍的眼色我永遠忘不了。」

「爲什麼？」

「那……那不是一個影迷望着心中偶像的眼光，」王小克道：「一點都不像！」

「憑這一點就能證明他是兇手？」白小妹問。

王小克搖着頭，道：「當然不能，可是，如果周探長聽我的話通緝這個『大肉囊』的話，說不定可以查到確鑿的證據。」

「你是說，那『大肉囊』眞是兇手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卻不作答，逕自向附近的巴士站走出。

「現在去那裏？」白小妹問。

「回家拿擦鞋箱，開檔去。」王小克答。

× × ×

下午三時多，中區的行人路上熙來攘往，到處都是人潮。

阿發右手托着下頷，呆呆地望住匆匆來往的人羣，忽然嘆了一口氣。他側頭望去，王小克正無聊地用鞋刷敲擊着擦鞋箱，也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他媽的，坐了三個多鐘頭還未發市！」阿發罵了句粗口。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現在物價高漲，所有的日用品都掀地一陣「加價潮」，人們爲了三餐和必需品已經覺得十分頭痛，那裏還有心情注重足下鞋履的光鮮與否。

他有節奏地敲擊着擦鞋箱，心中暗自盤算，看來「擦鞋童」這個行業再也做不下去了。

「小鬼子，」阿發忽然叫他一聲，問道：「明天不去『城市殯儀館』？」

「哦？」王小克愕了一愕。

「前天被人謀殺的大明星藍萍，明天要出殯了，」阿發喜孜孜地道：「就在『城市殯儀館』。」

「出殯有什麼好看？」

「咦？一定有許多大明星去參加喪禮的。」阿發道：「如果要看大明星的廬山眞面目，這不是最好的機會嗎？」

王小克心中一動，緩緩地點着頭。

阿發大喜，道：「這樣吧，明天我們一塊去瞧熱鬧，早點去的話，還可以霸個有利的地方，看得更清楚。」

「明天再說吧！」王小克偶爾一瞥眼，精神不由一振，只見一個下頷掛着個「大肉囊」的男子，正施施然地橫過馬路。

王小克一發現「大肉囊」的踪跡，心情立時爲之緊張起來，他的眼眨也不眨，望定「大肉囊」的去路。

只是「大肉囊」走到不遠處的「建成大厦」，仰首望了一眼，踏進入口處。

王小克咬了咬唇，問阿發道：「替我看着攤檔！」逕自追上前去。

「喂！你到那兒去？」阿發叫了起來。

然而，王小克並沒有回答他，提了口氣趨上前去，看那「大肉囊」正在等電梯。

電梯門開了，人羣擁進電梯去，王小克沉吟了一下，也跟着踏進內。

那「大肉囊」就站在電梯口，王小克看到他按下一個「7」字。

不久，電梯在「7」字停了下來，「大肉囊」出了電梯，王小克早已擠到電梯口，尾隨着他出去。

「大肉囊」出了電梯之後，左右望了一眼，向前面一個單位走過去，王小克定眼一望，那是一道玻璃門，門後掛着白色的輕紗，門邊有一個招牌，上面有幾個美術字，可是他讀書不多，只認得「朱×明×容所」。

六個字中認得了四個子，對王小克來說，已經很難得了，他等「大肉囊」推門進去之後，才趨上前去。

原來門的右邊還有一個玻璃櫃，裏面貼滿了照片，其中有一組寫着「×容前」，另一組寫着「×容後」。

「×容前」前一組的照片，照中人醜陋不堪，可是，「×容後」的照中人都五官端正，十分漂亮，王小克眼珠一轉，已猜到裏面是什麼地方了。

他搔了搔頭，喃喃地道：「莫非這個『大肉囊』想來找整容師，將他的大肉囊割去？」

王小克湊前向內搜視，然而由於隔着一層輕紗，根本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大約過了十分鐘左右，一陣脚步聲自內傳來，王小克急忙閃身躲進太平梯間。

他緩緩地探出頭來，只見一個身穿白袍，頭髮灰白，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自內踏了出來，跟在後面的是那個「大肉囊」。

大肉囊右手插在上裝的袋中，可是，口袋卻微微向上鼓起，王小克一看之下，立時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大肉囊用槍指嚇整容師出來。

剎那間，無數的疑團升上了王小克的腦際，盯「大肉囊」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要帶整容師到什麼地方去？

兩人一前一後，向電梯走去。大肉囊的手一直插在袋中，緊緊貼住整容師的背後。

王小克本來想大聲叫嚷，揭發大肉囊的陰謀，可是想到他手中有槍，整容師的性命又在他手中，萬一大肉囊把心一橫驟下殺手的話，豈非害了整容師的命？

所以，他按捺着自己，轉身奔下樓梯。

來到地下後，王小克辨明了方向，朝「建成大厦」大門奔去，守在門口，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電梯門。

「建成大厦」是一幢寫字樓大厦，共有四部電梯之多，但分爲兩組，其中一組由二樓到十二樓，另一組由十三樓至頂樓。

王小克凝視着二樓至十二樓的兩架電梯，等待「大肉囊」的出現。

不久，其中一架電梯到了，電梯門緩緩地打開，裏面走出十餘個行色匆匆的人來，可是卻沒有「大肉囊」和那整容師的影子。

他向另一架電梯望去，燈號在「6」字，跟着迅速下降。

王小克深捏着拳頭，瞪住電梯門。

這時，電梯也抵達地下了，王小克向匆匆踏出電梯的人羣望去，仍然沒有「大肉囊」和整容師的影子。這麼一來，王小克知道事情有變了，「大肉囊」並沒有如自己預料一般，乘搭電梯下樓。

忽然，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想到「大肉囊」另用槍脅迫整容師下來的，乘搭電梯很不方便，他會不會突然改變主意，從太平梯下樓呢？

王小克一想到這點，立時轉頭望去，在那一剎間，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正自街角隱沒。

不錯，正是「大肉囊」！

王小克喊叫一聲「好狡猾的傢伙」，轉身追去。

當他來到街口時，看到「大肉囊」正截了一輛的士，扶着整容師上車。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在這種情況之下，自己應該怎樣做？

他畧一沉吟，立時招手叫了一輛的士，展開跟踪。

「大肉囊」所乘坐的的士，一路向海傍公路飛馳着，王小克催促司機加油，千萬不要失了它的踪跡。

不一會，的士來到通向「海傍隧道」的分叉路，看那的士的去勢，必然是要過海無疑的了。

「先生，跟不跟着過海。」司機問。

王小克也不理袋中是否有足够的車資，咬了咬牙，答道：「跟！」

兩輛的士一先一後向「海底隧道」駛去，在閘口付過費用之後，「大肉囊」所乘坐的的士如飛般向「往機場」的馬路駛去。

王小克腦中一亮，「大肉囊」是想挾持整容師到機場去！

可是，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王小克在看到「大肉囊」之後，本來想打個電話給警察局通知周探長，可是他一直沒有機會。

如今，「大肉囊」竟然挾持着整容師向機場而去，機場中到處都是公用電話，「大肉囊」插翅也難飛了！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機場，司機望了望咪錶，道：「多謝二十三元八角。」

「什麼！」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二十三元八角。」司機又說了一聲。

王小克向那邊望望，只見「大肉囊」已挾持着整容師向內走去，心想如果跟司機爭執下去的話，說不定消失了他們的踪跡，只得伸手入袋拿錢。

他足足掏了一分多鐘，才從袋中搜到二十三元一角，不禁急得滿頭大汗。

又想了一會，才從另一隻口袋中找到一枚五毫鎳幣，可是仍然欠兩角。

「算了吧！」司機不耐煩地。

王小克這才透了口氣，打開車門跳了下車，向機場內奔去。

機場樓下有好幾個部門，還有商場，擠擁之程度，較中區的「金魚缸」有過之而無不及，剎時之間，王小克如何去找「大肉囊」的影子？

他在人叢中四處搜索，幸而「大肉囊」目標甚大，很快便在機場餐廳中找到了。

大肉囊，整容師和一個上唇蓄着短髭的中年男子，正坐在一張枱上喝茶。

那整容師眼中全是惶恐的神情，王小克見那中年男手雙手比劃着，正在和大肉囊說話，大肉囊不斷地點着頭。

王小克暗暗奇怪，看到中年男子的樣貌，十足十是個日本人，「大肉囊」怎會和日本人在一起？

王小克只在餐廳門口站了幾秒鐘，便轉身向附近一個公用電話機走去。

拿起電話的時候，王小克才發現袋無分文，不由大急。

然而，王小克畢竟有急變之才，他立即向一間航空公司的櫃面走去。

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正在忙着登記搭客名單和行李過磅，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

「小姐，請借打個電話好嗎？」王小克問道。

地勤空姐頭也沒抬起來，答：「對不起，我們沒有電話。」

王小克向櫃面的一具電話機指去，道：「小姐，這是什麼？」

地勤空姐這才抬頭望了他一眼，道：「前面不是有公用電話嗎？」

王小克霍然一笑，道：「我……我沒有零錢。」

地勤空姐見王小克衣着簡陋，冷冷地白了他一眼，又埋首去塡寫她的文件了。

「小姐，這是急事，請你幫幫忙怎樣？」王小克央求着。

「你想打到什麼地方？」

王小克想了一下，道：「警局。」

「九九九？」

「是的。」

「那是不用錢的。」地勤空姐向附近的一具公用電話指去，道：「你打十個都行。」

王小克這才醒起打報案電話是不必入鎳幣的，向地勤空姐謝了一聲，轉身趨上前去。

他拿起電話，撥下「九九九」，幾乎立即有人來接聽，王小克道：「請代接警察總部的周探長，行嗎！」

接綫生沉吟一下，道：「好吧。」

未幾，電話「鈴鈴」地響起來，可是響了十幾下，仍然沒有人來接聽。

又過了半晌，才聽到有人拿起電話，「喂」了一聲。

「請問周探長在嗎！」

「他剛剛出去了。」對方問：「那一位找他？」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答：「小鬼子。」

「小鬼子！」對方低呼一聲！「我是陳警官，你有什麼事？」

「我——」王小克本來想把一切轉告陳警官，可是回心一想，周探長未必向他提過「大肉囊」的事，所以，立即轉口道：「沒什麼，他幾時回來？」

「不清楚。」陳警官答：「也許你等一下再打個電話來試試吧。」

說罷，陳警官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對着那具公用電話發了一會呆，剎那間不知怎樣做。

最後他告訴自己：先監視住「大肉囊」再說。

當他來到餐廳門口向內望去時，心下不由一慄，大肉囊，整容師和那個日本人已經不在了！

王小克定過神來，忖道：「他們必然還在機場內！」

於是，他毫不猶豫地轉出餐廳，四週搜索着。

地下沒有三人的影子，王小克決定到二樓去看看；當他來到二樓時，看到三人站在「禁區」前「大肉囊」似乎正在和那日本人話別。

跟着，日本人押了整容師入閘，大肉囊則轉身向外走去。

王小克暗暗吃了一驚！大肉囊將整容師交給了個日本人，那日本人卻要將他帶離本市！

王小克告訴自己，一定要阻止這樁罪行！

他不及細想——朝「大肉囊」衝了過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大肉囊」呆了一呆，定眼看時，發覺是個十幾歲的小童，臉上出現厭惡的神色，道：「幹什麼？」

「你逃不掉了，」王小克用力抓住他，一面叫道：「喂，你們快過來，我抓住一個殺人兇徒了！」

「大肉囊」聞言暗暗勃然變色，用力掙扎着，可是王小克實在把他抓得太緊，竟然掙扎不脫。

這時，許多人圍攏過來看熱鬧，一個駐守機場的警察排衆而出，問道：「什麼事？」

「這人是個兇徒！」王小克仍然揪住「大肉囊」不放。

「哦？」警員上下打量着大肉囊。

「胡說八道！」大肉囊叫了起來：「你再不放手的話，我要對你不客氣了！」

王小克有警員壯胆，絕不理會大肉囊的恫嚇，他冷冷一笑，道：「你試試看！」

「大肉囊」額頭漲得通紅，下頷的肉囊微微抖動着，王小克見了他這副恐怖的模樣，心下不由一慄，不由自主地放鬆了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警員問。

「這人是個兇徒。」王小克指着大肉囊，道：「剛才我看到他用手槍挾持着一個人來到機場！」

警員瞬色一變，定眼向「大肉囊」看去。

「大肉囊」雙手亂搖，道：「別聽這小鬼頭亂說，我是個安份守法的居民，怎麼會有手槍？」

「警察先生，不信你搜搜他的身上看看。」王小克說。

那警員沉吟了一下，向「大肉囊」說道：「先生，你不反對嗎？」

「大肉囊」無可奈何地聳着肩，道：「如果你聽信這個小鬼頭的話，那便搜吧！」

王小克料不到他答應得這樣爽快，心下不由一楞。

警員替「大肉囊」搜一會身，然而，却搜不出什麼槍械。

這麼一來，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大肉囊」却憤憤然地道：「你們鬧够了吧？」

警員向「大肉囊」苦笑一下，道：「對不起。」

「我可以走了嗎。」

「請便。」

大肉囊轉身便欲向外走去，王小克大急，伸手要去拉他，却被警員阻住了。

「你……你怎能將他放走？」王小克焦急地道。

警員凝視着王小克道：「你跟我來吧？」

王小克聞言一呆，道：「幹什麼？」

警員亦不置答，抓着王小克一雙手臂，向機場的警岡走去。

踏進一個小房間後，警員把帽子脫了下來，坐到辦公枱去！問道：「你叫什麼名？」

「幹什麼？」

「我要控告你擾亂公共秩序！」警員淡淡地說。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低聲呼道：「你說什麼？」

「我要你的姓名，地址和職業。」警員道：「如果你有的話。」

王小克沉吟一下，嘆了口氣，答道：「好吧，我叫王小克，住在東區山頂木屋第十三號，職業是擦鞋童。」

警員揮筆就寫，將王小克回答的資料塡入一張表格，然後擧起電話，咐吩局裏派人來將王小克帶走。

王小克頹喪地坐倒在沙發上，腦中不斷盤念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大肉囊」身上沒有手槍。難道剛才自己眼花看錯了？

忽然，他眼前一亮，想到那個上唇蓄着短髭，身材瘦削的日本人！

不錯，「大肉囊」一定是把手槍交給那日本人，讓他繼續挾持整容師上機！

想通了這一點，王小克起身向警員道：「我可以打電話嗎？」

警員猶豫了一下，道：「請便。」

王小克撥了一個電話給周探長，接聽電話的是陳警官，他的回答給王小克失望了——周探長還沒有回來。

如今，只好等自己被帶到警局，才親自向周探長解釋了。

× × ×

王小克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衝口便道：「周探長，你究竟到那處去了？」

周探長將手中的文件放了下來，向王小克背後的警員揮揮手，道：「你可以出去了。」

警員轉身離開辦公室時，周探長才道：「小鬼子，你又在攪些什麼鬼？」

「我發現了那個『大肉囊』的踪跡！」

「哦？」周探長一呆之下，立時想到是怎麼一回事，問道：「那又怎樣？」

「他用手槍挾持一個整容師到機場，將他交給一個日本人上了飛機。」

周探長俯首望了手中的文件一眼，道：「可是我們的警員却搜不到你所說那把手槍。」

「那麼他一定把手槍交給日本人！」王小克道。

「可是我們亦接不到有人携帶槍械上機的報告。」周探長擦着鼻子，一面道：「你知道，最近國際間流行刼機這玩意兒，機場的電子測驗器靈敏度甚高，即使一枚刺針也能測得出來。」

「這——」王小克語塞了。

「小鬼子，我告訴你，你的想像力太豐富，同時，也太爲我們警方着想了。」周探長冷冷地道。

王小克發覺周探長的語氣有諷刺的意味，心下甚爲不滿，冷哼了一聲，不說話了。

「小鬼子，念在你以前曾經帮過我一點忙，我——」周探長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我撤銷對你的控訴，你趕快回家去吧，別再自作聰明了。」

王小克霍地站了起身，向周探長辦公室的門走過去。他拉開了門，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時，背後响起電話鈴聲，周探長立即接聽電話，可是王小克已經聽不到他在說些什麼，因爲他實在不滿意周探長對他的態度。

踏下警署台階時，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已經是下午七時了，該回家吃飯了，不知阿發是否把自己的擦鞋箱帶回家裏？

忽然，一個聲音自背後傳了過來：「小鬼子！」

王小克認得那正是周探長的聲音，可是他頭也不回，反而加快了脚步，橫過馬路。

背後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王小克知道是周探長追上來了。

果然，他的手臂被人抓住，周探長焦急地問：「剛才你說大肉囊挾持一個什麼『整容師』到機場去！」

王小克緩緩地回過來，瞪了周探長一眼，道：「啊！那只不過是我自作聰明，看錯了而已。」

周探長臉上全是焦急的神情，他頓了頓脚，道：「小鬼子，別跟我要花槍了，快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訴我吧！」

王小克聳聳肩，道：「我什麼也不知道，剛才我所說的一切，全是因爲我想像力太豐富而已！」

周探長急得更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道：「小鬼子，就算是我錯吧！這次，你無論如何要帮帮手！」

「怎樣帮法？」

「將你今天下午看到的一切，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周探長道。

「你信我？」

「唉！小鬼子，到這個時候還要和我過不去！」周探長道：「我求求你！」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首先我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周探長猶豫着，忽然提議道：「到我的辦公室坐會兒，怎樣！」

「不行，我肚子餓了。」王小克搖着頭：「你又不會招待我吃飯。」

周探長道：「我可以吩咐他們出去買些三文治來。」

王小克終於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

兩人來到辦公室坐下後，周探長道：「剛才我接到一個電話，本市最有名的一個整容師失踪了！」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問道：「他是不是姓朱的？」

「不錯！」周探長一拍大腿，眼前露出一片曙光，道：「我相信他就是被人挾持到機場的那個！」

「朱醫師的醫務所是不是在建成大厦七〇二室？」王小克又問。

周探長忙不迭地點着頭，道：「他叫朱介明，是日本留學回來的整容師，辦公時間由下午二時至六時，而每天下班後，都立即趕回家和家人吃飯。今天，他的家人等到六點四十五分還不見他回家，打電話到醫務所去，惟一的護士回答說，朱醫生下午和一個下頷長着大肉囊的男子出去，一直沒有回來。」

「所以他們立即打電話報案。」王小克插口問。

周探長點點頭道：「據那個女護士說，朱醫生離開醫務所時神色相當奇特，她暗暗懷疑是被人逼着走的。」

「那她爲什麼不報案？」王小克道：「起碼應該通知他的家人。」

「女護士以爲事情不會嚴重，所以一直在醫務所等待朱醫生回來。」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了，小鬼子，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訴我吧！」

王小克仰首望了一下，將下午所看到的一切，詳細地說了出來。

「糟啦！」周探長抬頭望了一下壁鐘，說道：「飛機已經抵達日本，而且，乘客都離開海關。」

「你可以查一查，看看那一班機有沒有朱介明這個搭客。」王小克道。

「對！」周探長立即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吩咐該下午飛離本市的所有班機的乘客名單取來。

當周探長吩咐妥當後，辦公室的門响了起來，一個警員帶着兩個女子出現在門口。

周探長呆了一呆，詫異地望着那兩個女子。年紀大約三十餘歲，風韻猶存的那個踏上前來，道：「探長，我是朱介明醫生的妻子。」

「啊，是朱太。」

朱太指指身畔一個明眸皓齒，秀麗無匹的少女，道：「她是我的女兒，朱海倫。」

「請坐，請坐。」周探長急忙起身招呼兩母女坐了下來。

朱太甫坐下來便問：「探長，關於我丈夫失蹤的事，你們有沒有頭緒？」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剎那間不知怎樣向她解釋。

半响，他才道：「朱太，我們是在一個小時才接到你們的報案電話，即使是蘇格蘭場的幹探，效率也沒有可能這樣快的。」

朱太秀眉微蹙，顯得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她緩緩地點着頭，道：「對不起，我……我只是太緊張了。」

「朱太，你可曾打電話問過你丈夫的朋友，他也許正在他們的家中？」周探長試探着問道。

「我全打遍了，」朱太憂愁地答道：「沒有。」

周探長沉吟一下，道：「那麽，我可以告訴你，朱先生現在可能已經離開本市了！」

朱太聞言雙眉一揚，微顫着聲問：「他……他去了那裏？」

「我們正在查。」

就在這個時候，案頭的電話响了起來，周探長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朱太凝視着周探長，王小克向那朱海倫望去，只見她一雙晶瑩徹亮的美眸，也望住了周探長。

不久，周探長掛下了電話，向朱太道：「我們查到你的丈夫乘搭四零三班機，到日本去了！」

朱太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訥訥地道：「他……他爲甚麼突然間會到日本去？」

周探長指一指王小克，道：「原因他可以告訴你的，朱太。」

朱太疑惑地向王小克望來，周探長道：「小鬼子，你把下午看到的告訴朱太吧。」

王小克簡單地說了一遍，只聽得朱太臉上微微變色，半响說不出話來。

良久，朱太才吁了一口氣，問道：「那個長着大肉囊的男子是誰？你認識他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過，我懷疑他是殺死電影明星藍萍的兇手。」

朱太聞言低呼了一聲，自己的丈夫被一個「兇手」挾持而去，這恐怕凶多吉少了！

周探長白了王小克一眼，急忙解釋道：「那只是揣測而已，事實上我們還沒有證據認爲那『大肉囊』是個殺人兇手。」

「探長，無論如何，你要設法將我的丈夫找回來。」朱太道。

「當然，」周探長點着頭，道：「我會和日本的警方聯絡的。」

「要找到我的爸爸——」一直緘默着的朱海倫忽然插口道：「首先應該先找到那個『大肉囊』。」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朱太站了起身，道：「探長，希望你盡力而爲，我告辭了。」

「不送。」

王小克也站了起身，道：「我想我也該走了。」

周探長將三人送到辦公室外，對王小克道：「有甚麼發現的話，我會和你聯絡。」

三人離開警署，朱太問道：「先生，你住在那裏？」

王小克答道：「我住在東區。」

「那和我們是順路，」朱太側頭垂詢王小克的意見：「送你一程怎樣？」

王小克畧一遲疑，道：「好吧。」

朱太領着王小克向附近一輛豪華房車走去，上了車後，朱太忽然問：「先生貴姓？」

王小克道：「我叫王小克，他們都叫我小鬼子。」

「王先生，照你的話說來，那個『大肉囊』現在仍然在本市了？」朱太一面發動了車子，一面問。

「是的。」

車子向前疾馳出去時，朱太喃喃地道：「他們爲甚麼要綁架介明？」

「會不會想勒索金錢？」王小克道：「最近很流行綁架。」

朱太搖着頭，道：「我先生只有一個醫務所，他不是百萬富翁。」

「朱醫生有沒有仇人？」

「他是個好好先生。」

「我是指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可會和甚麼人結過怨？」王小克問。

朱太沉吟了一下，道：「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看也沒有可能。」

王小克緘默了。

不久，車子來到東區木屋區附近，王小克急忙叫朱太停車。

「你住在這附近？」朱太問。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朱太却追問道：「幾號幾樓？」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半山的木屋區指指，道：「我住在上面的十三號木屋。」

「謝謝你提供的消息，王先生。」

「不要客氣。」王小克說着打開車門，踏下車來。

朱海倫向他揮揮手，道：「再見。」

「再見。」

望着朱太駕駛車子絕塵而去，王小克站在當地呆了好一會，才向百步級走過去。

翌日一早，王小克起身在屋外盥洗，忽見一個便裝探員向木屋這邊走來。

王小克認得探員名叫阿昌，是周探長屬下之一。

阿昌來到王小克跟前，道：「小鬼子，周探長叫我來接你到警署去。」

「幹甚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阿昌聳聳肩，道：「我也不知道。」

王小克回望向白小妹和小辣椒說了一聲，這才隨着阿昌離家。

阿昌的車子就泊在百步級下面，兩人上了車後，王小克問道：「難道發生了甚麼事你也不知道嗎？」

「昨天我休息，」阿昌答道：「今早一上班報到，便接到這個『柯打』了。」

王小克心下暗暗猜忖着，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不一會，車子已經到了警察總部的辦公大樓前，王小克下車後，逕自向內走去。

周探長一見了王小克，便站起身來，搭着他的肩膊向外走去。

「探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在郊區十一咪草叢中發現一具屍體。」周探長說道：「他的下頷，有一個『大肉囊』。」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跳，道：「是他？」

周探長雙眉緊皺，道：「現在還不能確定是不是你所看到的一個。」

兩人來到停車場，周探長打開車門，道：「上車吧。」

「我們到現場去？」

「不，屍體已經舁回殮房了。」

二十分鐘之後，汽車來到海傍殮房，周探長出示證件後，殮房的工作人員領着他們向一條甬道走去。

在冷藏庫中，工作人員推出一具屍體，揭開白色布，王小克湊前一看，果然是那個「大肉囊」！

「是不是他？」周探長問。

「不錯！」王小克答道：「是他！」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他心臟部份連中了三槍，和藍萍以及那個司機死法一樣。」

王小克知道周探長已經開始相信自己說話了，他遲疑一下，問道：「是誰發現他的屍體的？」

「一間小學的旅行團。」

「幾時被殺的？」

「醫官初步檢定，死者的死亡時間是昨晚九時至十二時之間。」

兩人離開了殮房，周探長駕車返回警署，路上，周探長緘默不語，直至車子來到警署，才問道：「小鬼子，你對『大肉囊』的遇害有甚麼看法？」

「我想——」王小克沉吟一下，才道：「他是被自己人殺害的。」

「哦？」周探長側頭望住王小克，問道：「憑甚麼這樣猜想？」

「一種直覺，」王小克道：「你一向不相信的直覺。」

「他的人，為甚麼要殺掉他？」周探長又問。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也許他知道得太多，也許他已經完成了任務，沒有利用的價值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兩人踏進警署時，便看到朱太和朱海倫坐在長櫈上，好像已等候了許久。

周探長迎上前去，問道：「朱太，有甚麼事？」

朱太提着一個大布袋，臉上罩着一種困惑的神色，道：「探長，我——」

周探長向她作了一個「請」的姿勢，道：「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好嗎？」

四人在辦公室坐定後，朱太打開手袋，取出一些文件來，道：「探長，這裏包括有我先生的身份證和護照，你看看。」

周探長過來一看，腦中昇起一個疑團：既然朱介明的身份證和護照放在家裏，他是憑甚麼通過海關上機飛到日本去的？

朱太顯然也為這個疑團困惑着，她道：「探長，你說我丈夫有可能離開本市嗎？」

周探長皺起眉頭，照情理來說，這的確是沒有可能的！

然而，四零三班機的搭客名單上，為何却有朱介明的姓名？

周探長逐漸意味到：朱介明的失蹤，並不簡單！它可能還牽涉着「長春樹」影后藍萍之死！

「朱太，我有一個問題問你，」周探長道：「希望你可以從實回答。」

「當然。」朱太毫不猶豫地說。

「你先生可曾為藍萍整過容？」

一提「藍萍」的名字，朱太不由臉上變色，道：「藍萍的死和我先生沒有關係，他……他絕對不會殺人！」

「朱太，我不是懷疑你先生殺人，」周探長尷尬地一笑，道：「我只是想知道，藍萍曾否找過你先生，請他整容？」

「這個——」朱太俯首沉吟半晌，才點着頭道：「好吧，我老實告訴你，藍萍這幾年來一直在光顧我先生。」

「整容？」

朱太點點頭，道：「我先生替她拉皮膚消除皺紋，也替她漂白，所以，藍萍的皮膚比任何人都白。」

周探長緩緩地點頭，朱太急忙又道：「探長，可是藍萍之死和我丈夫是沒有關係。」

「我知道，」周探長接口道：「殺死藍萍的兇手，多數便是挾持朱先生到機場的那個『大肉囊』！」

「只要你們找到那個『大肉囊』，便可以知道我先生的下落了，」朱太眸子裏閃着光采，道：「是不是？」

周探長澀然一笑，道：「我們已經找到了他。」

朱太聞言大喜，問道：「他在那裏，供了出來沒有？」

周探長搖了搖頭，道：「我們找到的只是一具屍體。」

「啊！」朱太瞪大了雙眼，半晌說不出話來。

「朱太，你可以把朱先生的身份證和護照留在我們這裏嗎？」周探長問。

朱太定過神來，向周探長點點頭，道：「當然可以。」

「我們一有朱先生的消息時，會立刻通知你。」周探長道：「現在，你可以去了。」

朱太神情怔忡地帶着女兒朱海倫離去了，王小克吁了一口氣，問道：「探長，依你看，朱醫生的性命有沒有兇險？」

周探長擦着鼻子道：「但願我知道吧！」

追踪扶桑　義救皇孫

「小鬼子，有人找你！」

王小克睜開眼睛，看到小辣椒站在帆布床前，臉上神色奇特。

「誰？」王小克詫異的問。

「我怎知道？」小辣椒「哼」地一聲，道：「人就在外面，你自己出去看看好了。」

王小克爬了起身，一面撥着蓬鬆的頭髮，一面踏出屋去。

當他看清楚門外站着的人時，不由呆了一呆——她是朱海倫，朱介明的女兒。

「朱……朱小姐！」王小克低呼一聲。

「我終於找到你了！」朱海倫小咀旁泛起一絲淡淡的笑容。

「有甚麼貴幹？」王小克連忙道：「請進去坐一會吧！」

「不，」朱海倫神態侷促，道：「我……我只想和你說幾句話。」

王小克發現她說話時眼光有異，調頭一望，只見小辣椒噘起了咀，站在木屋門口，冷冷地望住了朱海倫。

「——方便嗎？」朱海倫低聲問。

「方便，方便！」王小克連忙道。

朱海倫秀眉微蹙罩着憂愁，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我爸爸自那天失踪後，已經一個多禮拜了，還沒有一點消息。」

「警方正在調查。」王小克安慰她：「總有一天找到的。」

「可是他去了日本，本市的警察有甚麼辦法找到他？」朱海倫一雙悒鬱的眼光向王小克望來，道：「除非他們派人去日本。」

王小克緘默着，他根本不知道怎樣插口才好。

「日本這麼大，人口比本市多十幾倍，」朱海倫美眸裏淚光閃爍，低聲道：「我爸爸，……我爸爸又不是甚麼大人物，那有可能找得到？」說到後來，語氣已呈嗚咽。

「朱小姐，你放心好了，朱醫生吉人天相，一定會平安歸來。」

朱海倫伸手拭着淚水，道：「我媽媽又病了，如爸爸還不回來的話，她……她……」

王小克見朱海倫淚水簌簌而下，刹那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你……你說我應該怎麼做？」

王小克正想出言安慰她，忽聽小辣椒冷冷地說道：「去日本找他好了！」

「小辣椒！」王小克不悅地掃了她一眼，怪她無禮插咀。不料朱海倫眼神一亮，道：「我今天來找你，就是想和你商量這件事的。」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朱海倫，道：「你眞的想到日本去找你父親？」

朱海倫堅定地點着頭，道：「是的，我要把爸爸找回來！」

「可是……可是你剛才自己說過，日本這麼大，到那兒去找？」

「只要你陪我去的話，便有機會了！」

王小克聞言驚訝不已，吶吶地問道：「為……為甚麼？」

「因為你認得那個帶我爸爸上機的日本人！」朱海倫說道：「如果我們幸運的話，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這——」王小克料不到朱海倫有此「奇想」，期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

朱海倫接道：「王先生，只要你答應陪我到日本去，機票和一切費用，全由我負担。」

「你媽媽答應了？」

「我媽媽還說，如果你肯陪我到日本去，將來找到我爸爸後，她還要送你一筆錢。」

王小克沉吟着向朱海倫望去，只見她俏臉上全是渴望懇求神色，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

「王先生，你做做好心，陪我去一趟吧！」朱海倫央求着。

王小克回頭望去，小辣椒「哼」地一聲，轉身入屋去了。

「怎麼樣？」朱海倫又問。

「我……我沒有護照——」

朱海倫不待他說下去，便說道：「不要緊，我爸爸有一個在日本領事館做事的朋友，他說可以幫忙，四十八小時之內，一定可以弄好手續。」

「——好吧！」

朱海倫大喜，伸出手來，說道：「一言為定？」

王小克看到她紛頰上淚珠晶瑩，俏臉上的笑容却如春花初綻，於是也伸出手來和她相握，道：「一言為定。」

兩日後，朱海倫果然將王小克的手續弄好，買了機票，乘搭當天下午三時的日航機到日本去。

在機場上，王小克和白小妹，小辣椒殷殷道別，白小妹道：「你一切小心，如果找不到的話，便早日回來。」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小辣椒拉了他走到一旁神秘地笑道：「小鬼子，你好艷福啊！」

王小克自然明白她的所指，不由神態忸怩，道：「不要胡說八道，人家是千里尋父，我只不過陪她去認人而已。」

「你可是求之不得啊！」小辣椒瞥了站在「禁區」前的朱海倫一眼，道：「怎麼她母親不來送機？」

「病倒了。」

小辣椒道：「快去吧，人家在等你哩！」

王小克發覺小辣椒的語氣有點醋味，只是淡淡一笑，拿起隨身攜帶的小皮篋，向朱海倫走去。

「小鬼子！」忽然有個聲音叫道。

王小克回頭一望，只見周探長匆匆跑了過來，氣喘吁吁地道：「你要到日本去？」

朱海倫迎上前來，道：「探長，是我要求他陪我去的。」

周探長苦笑着搖頭，道：「你們此行便如大海撈針一樣，知道嗎？」

「總比呆在這裏乾着急好，」朱海倫道：「況且，他認得那個帶我爸爸上機日本人！」

「那又有甚麼用？」周探長道：「東京有一千餘萬日本人，你們肯定可以碰到他？」

朱海倫猶豫了一下，道：「只要有運氣的話。」

「運氣？」周探長苦笑着。

這時，擴音器播出「最後召集」的消息，周探長自袋中取出一張卡片交給王小克，道：「這是我一個日本朋友的地址，如果你們需要幫忙的話，可以去找他。」

王小克將卡片放入袋中，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揮了揮手，踏進「禁區」。

朱海倫隨後跟上，拿出手續給海關人員審閱過後，來到候機室。

不一會，空中小姐領着搭客，向閘口走去，乘坐巴士到停機坪去，拾級上機。

在到定的機位坐下後，王小克問道：「朱

小姐，你在日本有沒有朋友？」

朱海倫搖了搖頭道：「叫我海倫好了。」

飛機起飛後，朱海倫忽然問：「對了，你今年幾歲？」

「十五歲，」王小克反問：「你呢？」

「也是十五歲，」朱海倫問：「你幾月出生？」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大淸楚，好像是正月。」

「那你比我大了，」朱海倫道：「我是十二月尾出生的。」

這時，空中小姐走了過來，將茶點送上，朱海倫忽然操着流利的日語，和空中小姐交談起來。

空中小姐走去後，王小克詫異地道：「原來你會說日本話的！」

「不要忘記我爸爸在日本學醫，」朱海倫道：「他日文不比任何一個日本人遜色哩。」

王小克呷了一口咖啡，靠在座椅上，他想：既然朱海倫懂得說日本話，此行無疑是方便得多了。

「在此之前，你去過日本嗎，」王小克問道。

「三次。」

「我們一到日本後，你打算住甚麼地方？」王小克又問。

「當然住酒店。」朱海倫道。

機上有電影放映，所以，三個多小時的航程倒也不悶，何況朱海倫口齒伶俐，聲音嬌嗲動聽，王小克感到這是一個快樂旅遊，根本忘記眞正的目的了。

飛機滑下跑道上，王小克才想起此行目的，問道：「海倫，你有沒有把握，找回你的父親？」

朱海倫咬唇澀笑着，說道：「老實說，我……我並沒有把握。」

隔了半晌，朱海倫問：「你呢？」

王小克不置答地笑了一笑。

這時，搭客已經先後起身取隨身携帶的行李，王小克提起小皮篋和朱海倫向艙口走去。

由於兩人只有兩件隨身携帶的行李，因此，很快便通過海關，離開機場。

朱海倫來過日本三次，對機場的情形甚爲熟悉，逕自向的士站走去，上了的士後，跟司機說明了酒店的名稱。

車行大約半個多小時，才在一座建築物停了下來，王小克抬頭一望，原來是一間位於鬧市，十分宏偉的大酒店，招牌是日本文和英文，他根本看不懂。

朱海倫付過車資後，道：「這間是東京第一流的酒店，我們╳埠也有的，叫希爾頓大酒店。」

「房租一定很貴？」

「唔，大約四十美元一天，」朱海倫道：「而且是單人房。」

兩人踏進酒店大堂，立時有接待員迎上前來，朱海倫的流利日語這時大派用場，不一會，已經訂了兩個互相毗鄰的單人房。

侍者領他們進了房後，朱海倫取了張日幣給他，侍者謝了一聲，轉身離去了。

王小克放下小皮篋，問道：「現在我們應該從甚麼地方開始？」

「你肚子餓不餓？」

「剛才在飛機上吃過東西，」王小克道：「現在只是覺得口渴而已。」

「那麼，我們到二樓咖啡室喝杯冰吧。」

「好極了！」

兩人來到二樓的咖啡室，找了個靠近窗口的位子坐下來，王小克笑道：「你對這間酒店倒是很熟悉。」

「一年前爸爸帶我來日本時，我們便住在這裏，」朱海倫說着向窗外望去。

街上行人如鯽，東京的繁華並不在╳埠之下，朱海倫從人叢中搜索着，雖然她不敢奢望甫到日本便找到乃父的下落，但還是下意識地留意街上來往的人羣。

叫過飲品後，王小克取出一枝烟，燃上了火，緩緩地噴着烟霧。

「海倫，你帶了多少錢來這裏？」王小克忽然問。

海倫先是一呆，隨即答道：「總之够我們的開銷。你放心好了。」

「我意思是，够我們在這裏住多久？」

朱海倫仰首想了一下，道：「半個月不成問題。」

「可是半個月之內，未必可以找到你爸爸的下落。」王小克道。

「必要時，我可以打電報回家叫媽媽再匯錢給我。」朱海倫道。

王小克忽然有一種感覺：朱海倫簡直是在浪費金錢，她絕難得償夙願的！

這時，咖啡座入口處忽然出現了三個人影，爲首一個年紀大約十七八歲，身上衣着光鮮，面如冠玉，一望便知是富家子弟，背後那兩人身材高大，身上肌肉結實，像是保鏢之流。

那三人一出現後，咖啡室的客人不約而同向他們望過去，王小克和朱海倫也向他們投以好奇的眼光。

三人選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了下來，伙記連忙上前招呼。

「小鬼子，你猜那人是誰？」朱海倫低聲問道。

王小克定眼望去，只見那少年人舉止雍容，年紀雖然不大，望上去却有一種威風凜凜的感覺，便像日本古代的小武士一樣。

王小克沉吟着，答不出話來。

「我看他倒有點像武士！」朱海倫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也有這種感覺，不過那少年人穿着煌然西裝，身上又無佩劍，頭髮也作新潮打扮，因此才沒有說出來而已。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又走進四名彪形大漢，冷冷瞥了那三人一眼，在他們隔壁的一張四方小枱坐下。

王小克一看到那四人的態度，便知道是故意挑釁來着，低聲向朱海倫道：「海倫，你信不信等一下有熱鬧看？」

「哦？」朱海倫詫異地向前面望去，只見那四名彪形大漢中，有一個已和那兩名保鏢也似的男子吵上了咀。

兩人越說越大聲，四名彪形大漢忽然站了起身，包圍上去。

「他們在吵些甚麼？」王小克低聲問。

朱海倫神情緊張，向王小克搖了搖頭，示意不要出聲打擾她傾聽。

兩帮人越吵越大聲，酒店的侍者遠遠站在一旁，却不敢上前相勸。

王小克暗暗奇怪，偌大一間酒店，怎容得各人在環境幽靜的咖啡室中吵架？

「你猜那少年人是誰？」朱海倫忽然低呼了一聲，說道：「他是天皇的孫子，名字叫做俊男。」

「啊！」王小克也不禁驚呼了一聲，難怪長得這樣威武了，原來是皇太孫。

那皇孫俊男忽然站起身來，指着一個彪形大漢高聲大罵。

「皇孫爲甚麼大動肝火？」王小克好奇地問。

「他叫那個男子不要侮辱他的祖父，」朱海倫道：「即是天皇。」

「咦？天皇便等於我們古代的皇帝，這男

子莫非活得不耐煩了？竟然敢侮辱天皇？

朱海倫聳了聳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一雙妙目眨也不眨地望着那兩帮人對罵。

忽聽「拍」地一聲，皇孫俊男一巴掌摑在男子臉頰之下，這一巴掌淸脆响亮，圍觀的人羣都是聳然動容。

王小克心下一懍，知道好戲要開始了。

果然，被摑的大漢心有不忿，一掌向俊男脖子斬了過去，原來是「空手道」的好手。

王小克料不到一個平民竟然敢動手打起皇孫來，不禁驚呼了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忽見站在皇孫後面的保鏢右手一揚，將大漢來勢一格，一拳打在對方胸口。

那大漢悶哼一聲，痛得彎下腰去，三名同伴叱喝一聲，攻了上去。

兩名保鏢不慌不忙閃身擋在主子面前迎敵，剎那間只聽砰砰之聲不絕，咖啡室的枱椅都被他們打翻踢倒，亂成一團。

混戰間，一名大漢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皇孫後腰，轉臂一挺，將他舉了起來。

皇孫手足亂舞掙扎，那大漢却哈哈大笑，兩名保鏢見狀急忙來救，可是被三個大漢阻住，那裏近得身來？

眼看那大漢只要一甩手，便要將皇孫摔在地上痛得死去活來，忽見一個人影竄上前去，「呼」地一拳擊在大漢臍下。

大漢吃痛，順手將皇孫拋下地去，定眼一看，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男童雙手叉腰向自己怒目圓瞪，也不理他是甚麼身份，縱身撲來。

原來出手救皇孫脫險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他見大漢們以衆凌寡，心下大不服氣，剛才那一招乃是「威風八路拳」的「初試啼聲」，雖然勁力未足却也打得那大漢哇哇大叫。

王小克見大漢縱身撲來，正是摔跤的姿勢，猛地提了一口氣，飛起一脚向他踢去。

日本人摔跤，極少用腿，這一腿閃避不了，正中小腹，將他一個龐大的身子踢得「蹬蹬蹬」連退三步。

朱海倫想不到王小克突然出手，不由嚇得呆了，那皇孫被大漢拋下地後，早已一個翻身彈跳起來，見王小克一脚踢退大漢，不由拍手叫道：「好！」

大漢一聲巨吼，又向王小克撲來，朱海倫瞧他來勢凌厲，嚇得尖叫起來，然而，王小克身形靈便，一個閃身，那大漢便撲了個空，倒在枱椅之間，枱上的烟灰盅，茶杯嘩啦嘩啦摔在地上，朱海倫急忙起身躲到一條柱子後面，探首出來窺伺外面情形。

皇孫見兩個保鏢正和三個大漢戰得劇烈，看情形還佔了上風，當下除下上裝，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大聲說了幾句話。

王小克聽不懂他的日文，瞪目不知所對，見大漢自桌椅堆中掙扎起身，紮穩馬步，打算以「威風八路拳」對付，忽聽朱海倫在背後叫道：「小鬼子，他叫你攻大漢的面門，他取下盤！」

朱海倫話聲甫畢，大漢又縱身撲來。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來得好！」捏掌爲拳，一拳向他面門擊去。

那大漢倒也乖巧，他早已料到王小克有此一着，頭一仰避過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忽覺小腿上被硬物擊中，一陣劇痛，栽倒下地。

王小克一瞥眼，只見皇孫手持一張木椅，正乘勝追擊朝大漢胸口砸下。

木椅擊在大漢的面門和胸口，登時把他打得頭破皮裂，半晌站不起身來。

皇孫得勢不饒人，一脚向大漢小腹踢去，大漢口一張，鮮血狂噴。

那邊廂，兩個保鏢也把那三名挑釁的大漢打得倒地不起。

這時候，外面人聲沸騰，兩個保鏢趨上前來，拉了皇孫便走。

皇孫向王小克招了招手，忽然用中文叫道：「快走！」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他的意思，一把拉了朱海倫，隨三人離開了咖啡室。

酒店門口，泊着一輛黑色大房車，其中一個保鏢，趨上前去打開車門，讓皇孫、王小克和朱海倫上了車後，才跳上前座，吩咐司機開車。

車子剛向前馳去時，只聽後面警車「嗚嗚」聲响，想是有人報了警。

皇孫深深地吁了口氣，搓着雙手，側頭望了王小克和朱海倫一眼。

「謝謝你！」皇孫忽然向王小克伸出了手來。

王小克和他握了握手，皇孫笑道：「你的中國功夫很不俗呀！」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你的中文也不錯啊！」

「你可知道我是誰？」

「你叫俊男，」王小克答道：「是當今天皇的孫子。」

「啊！你怎麼知道？」

「剛才那四個無賴和你們對話時不是說了出來嗎？」王小克道。

俊男一提到那四個無賴，便恨恨地道：「哼，他們斗胆在大庭廣衆侮辱天皇，剛才實在太便宜他們了！」

「他們是甚麼人？爲甚麼有這樣大的胆子？」王小克詫異地問。

俊男苦笑着，道：「我相信你一定是初到日本來的，對不對？」

王小克由衷地向他點點頭。

「那麼，你很快便會知道原因了！」俊男頓了一頓，臉上忽然現出興奮的神色：「你剛才的中國功夫，是跟誰學的？是不是布祿士·李？」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想到「布祿士·李」便是武打片明星李小龍的洋名，他憑眞功夫上銀幕，已經瘋狂了世界各地的影迷。

「不是。」王小克搖了搖頭。

「我早就聽說過中國功夫厲害，想不到今日果然大開眼界，」俊男道：「你把剛才的拳法敎給我行不行？」

王小克猶豫着，俊男却接着道：「我可以敎你空手道，還有柔道，如果你想學摔跤的話，我也可以一併敎你，這算公平了吧？」

王小克只是澀笑着，憑自己的一點功夫，可以敎人嗎？

可是，俊男却興緻勃勃，連聲央求，似乎把剛才的一場斷殺毆打全忘却了。

「我們到那兒去？」王小克忽然問道。

「啊！」俊男一拍額角，道：「我怎麼忘了，我們到那兒去？」

坐在前座的保鏢轉頭說了幾句日文，俊男向王小克道：「我請你們到我家裏作客，好不好？」

王小克聞言向朱海倫望去，見她經過剛才一場驚嚇後，臉上猶有餘悸的表情，低聲問：「怎麼樣？」

朱海倫沉吟了一下，道：「我們的行李都在酒店內。」

俊男不待王小克接口，便道：「那簡單得很，我派人到酒店取回來便行了。」

「可是我們這次到日本來——」

俊男又不等朱海倫說下去，便道：「老實告訴你，剛才那四個向我們挑釁的無賴，是『社共黨』的打手，你們如果再回酒店的話，說不定他們又會來騷擾一番。」

「社共黨？」王小克詫異地。

「那是『社會黨』和『共產黨』的簡稱，」俊男扮了一個鬼臉，道：「嘿嘿！他們在日本的勢力大得很哩。」

「可是你是天皇的孫子，連你也怕他們？」王小克問道。

俊男聳着肩，道：「日本已差不多是他們的天下了，你不會明白的。」

他頓了一頓，又自嘲地道：「即使天皇，也看不在他們眼中！」

王小克聞言心下暗暗詫異。

誰都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日皇是「神」，是百姓所膜拜的偶像，王小克在一些連環圖書中，曾經看到有關「天皇」權力描寫。

然而，王小克卻不知道，自從發動侵華戰爭後，「天皇」不僅在憲法上被剝奪了過去所擁有的權力，而且連得他的皇位，也有漸趨動搖之勢。

戰後的日本人早已沒有「萬世一系」那份想法，近年的「民意測驗」中，顯示百分之四十三的國民，對日皇已無崇敬之心。

而絕大多數的青年，且認爲皇位阻碍了日本的「革新」，談到日皇，也就流露出輕蔑的表情。剛才四名大漢，更公然對「皇太孫」俊男侮辱日皇。

現在，日皇雖然還住在東京最繁盛的舊日皇宮中，可是他只能研究他的海洋生活，對外活動，只僅限於出席運動會，致祭戰時死亡軍民等等無關重要的儀式。

百姓對「天皇」不再盲目崇拜，國內分掌大權的「社會黨」和「共產黨」又勢力高漲，而這兩個黨派又不擁護「皇室」。

至於支持「天皇」的自由民主黨，在國內聲望卻正迅速下降，這才形成了反對「天皇」及其「皇位」的劇烈份子態度更加囂張，而「皇太孫」在教訓過四名無賴之後，才要倉惶遁逃，以免發生事端。

不過，這一點是王小克所不知道的，他對國際時局一向並不關心，此行來日本，目的也只是想幫朱海倫找回她的整容師父親而已。

閒話表過，言歸正傳，且說王小克在得到俊男的邀請下，正感猶豫難決，汽車已經駛進一幢外型宏偉壯觀的建築物裏。

俊男得意地道：「你猜這是甚麼地方？」

王小克心想，俊男既然是「皇太孫」，他所居住的地方當然便是「皇宮」。於是答道：「皇宮？」

「不，」俊男搖頭笑道：「不過也和皇宮差不多了，這是皇太子的寢宮，叫『太子宮』，我爸爸就住在這裏。」

王小克「啊」地一聲，向外望去，只見亭台樓閣，建築蔚有古風，廣場上有個大噴水池，池水倏升倏降，煞是好看。

車子在一處台階旁停了下來，保鏢首先跳下車，替三人打開車門。

三人剛下了車來，內廂忽然奔出一個身卸和服的中年美婦。

俊男拍拍身上灰塵，向中年美婦走去。

「你又在外面生事啦？」中年美婦向俊男橫了一眼，語氣微慍。

「媽，」俊男上前親熱地抓住中年美婦的手，說道：「來來來，我替你介紹兩個中國朋友。」

原來那中年美婦正是俊男的生母，皇太子的妻室——太子妃。

太子妃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和朱海倫，用日文問了一句話：「你們是那裏來的？」

朱海倫踏前一步，恭敬地向她施了一禮，道：「我們來自╳埠。」

太子妃料不到朱海倫竟會說流利的日文，而且長得明眸皓齒，嬌美無儔，心下十分喜歡，道：「請裏面坐。」

王小克和朱海倫隨她踏進內室，只見客廳面積寬敞，佈置得極爲幽雅，衆人坐下後，早有侍女奉上香茗。

王小克怎想到自己竟能在皇太子的宮中作客，捧起那杯碧綠色的香茗，呷了一口。他不諳日文，坐着緘口不言。

朱海倫和太子妃交談了幾句，俊男拉着王小克，向他使了個眼色，逕自向內廂走去。

王小克不明他到底有甚麼事，跟着他來到一道房門前。

俊男打開房門，房間裏原來空蕩蕩地一無所有，地上鋪着一張草蓆，王小克眼珠一轉，便道：「莫非這便是練武場？」

「來，來，」俊男向王小克招招手，道：「把你的中國功夫教給我！」

王小克想不到此人嗜武如命，當下啞然失笑，說道：「我這些都是三脚貓功夫，怎教得你？」

「甚麼叫『三脚貓』功夫？」俊男愕了一然：「是中國絕技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暗道：「原來他只不過懂得說中文而已，對中國特有詞彙並不熟悉。」以是解釋道：「三脚貓功夫即是不值一文的功夫。」

「剛才我看你出拳的姿勢，可厲害得很啊！」俊男捲起衣袖，說道：「你再使一次我看看！」

王小克心想若不將「威風八路拳」演一次給他看，定會被他夾纏不休，當下畧一提氣，紮穩馬步，將龐清所授的「威風八路拳」一一演練了出來。

這套「威風八路拳」招式雖然簡單，但變化無窮，王小克平日疏於練習，這時演練出來，卻仍然虎虎有威，看得「皇太孫」俊男眉飛色舞。

將八個招式演完，俊男叫了聲好，道：「你看看我學得像不像！」話聲甫畢，竟然將「威風八路拳」一招一式照樣演練出來。

王小克一面在旁指點，一面暗暗稱奇，他自負聰明伶俐，但學習這套拳法時，也費了一個下午，想不到這「皇太孫」俊男卻在自己試練一遍之後，便將招式記得一淸二楚。

俊男學得甚有興緻，經王小克畧加解釋後，更使得威風凜凜，一個多小時後，他將「威風八路拳」重演了一次，才道：「要是早學會了這套拳法，今天也不會被那四個無賴欺負了。」頓了一頓，又道：「剛才那無賴是乘我不備才抓得到我高舉起來，否則，我怎會這般輕易被他碰到身子？」

王小克和俊男相處了幾個鐘頭，已經瞭解他是一個豪邁爽朗，要強好勝之人，聞言連忙答道：「當然，當然！」

俊男大喜，又道：「是啊，剛才我若是一拳向他面門擊去，他吃痛之下，自是非放下我不可！」

「那一拳可以用『直搗黃龍』！」

「不錯，就是『直搗黃龍』！」俊男說着「呼」地一拳向前擊出，王小克忽然發覺，俊男遞出來的拳頭，只是徒具威勢，其實並無甚麼力道。

他腦中念頭一閃，隱約想到俊男嗜武如命，過目不忘，卻又不敵一個彪形大漢的原因，可是那「原因」卻十分模糊。

「來，咱們吃飯去吧！」俊男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外走去，笑道：「今晚要你試試道地的日本菜！」

到來客廳，枱上已經擺滿了佳餚美點，朱海倫和太子妃仍然蓆地侃侃而談。

吃過晚飯後，俊男吩咐家人收拾毗隣的客房讓王小克和朱海倫休息，又着人到酒店去取回行李。

俊男安排好一切離去後，王小克來到朱海倫房中問道：「剛才你和太子妃談些甚麼？」

朱海倫秀眉微蹙，像有重重心事，半晌，才道：「她問我們來日本幹甚麼。」

「你告訴了她沒有？」

朱海倫緩緩地點着頭，眼神卻充滿了疑惑之色。

「有甚麼不對嗎？」王小克問。

朱海倫搖了搖頭，接着道：「可是當我告訴她我父親被一個日本人擄來此地時，她卻神色閃爍不定，追問我父親是幹甚麼的。」

王小克道：「你告訴她之後，她又有甚麼反應？」

「我說我父親是個整容師，」朱海倫雙眼凝視着外窗，喃喃地道：「她臉色忽然一變，手一動，拂倒了几上的一杯茶。」

王小克眨了眨眼，天下間不會有這樣巧的事情吧？

「然後呢？」王小克追問。

「然後，她不再提這件事了，問我打算到甚麼地方去玩，她可以給我們一個嚮導，」朱海倫道：「我告訴她，在沒有找到我父親之前，我是不會出去玩的。」

「她怎麼說？」

「她沒說甚麼，」朱海倫答：「只是告訴我，如果有甚麼需要幫助的話，可以向她提出來。」

王小克在房中踱來踱去，忽然站定了腳步，道：「咦？今晚爲甚麼看不到皇太子？」

「她告訴我皇太子今天早上被召入宮，和他父皇商量要事。」

「那皇太子是將來皇位的繼承人，不知長得怎樣？」

（上官庸按：日皇裕仁生有二子，太子「明仁」早已被册封爲「皇太子」，是將來皇位的繼承人，賜「太子宮」爲府邸。次子被封爲「禮宮」，乃皇位的第二繼承者，倘若「皇太子」遭受意外，皇位則由其接代。日本帝位乃父傳子，子傳孫，和我國古代傳統一般無二，本故事純係虛構想像，故事中人名都經更改，人物也多爲著書者塑造，若有雷同之處，只屬巧合，特此聲明，下文不贅。）

「那皇太子俊男倒是長得十分英俊，」朱海倫嫣然一笑，道：「我看他父親也不會太難看。」

「他的名字便叫『俊男』嘛！」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可惜這個皇太子一天到晚只掛着動手動腳和武士道精神，忽視了我們這位年輕貌美的遠方客人！」

朱海倫臉上一紅，啐了王小克一口，道：「不要胡說八道！」

「我是說眞的，」王小克笑道：「將來要是找到你的父親，再找個皇太孫丈夫回去，你媽媽一定樂死了！」

「小鬼子，我……」朱海倫氣得滿面通紅，道：「你不要不正經。」

王小克嘻嘻一笑，說道：「我原本便不正經。」

朱海倫澀然一笑，幽幽地道：「小鬼子，我看咱們還是住回酒店吧，在這裏不會找得到我父親的下落的。」

「他們又沒有限制我們的行動自由，」王小克道：「我們可以白天出去找，晚上才回來這裏休息，反正又不用付錢的。」

「可是……可是我總覺得住在這裏很不方便。」朱海倫道。

「那麼隨便你吧，」王小克說道：「你是波士！」

朱海倫道：「你睡去吧，我很累了，明天一早便要起來。」

「幹甚麼？」

「幹甚麼！」朱海倫不悅地道：「我們坐在這裏，我爸爸便會從天上掉下來嗎？」

王小克向她扮了個鬼臉，轉身出房。

他沿着一條走廊，向自己的房間走去，一面欣賞着花園中的假山花圃。

這座太子宮是十足十的日式建築，所有的房間全用紙窗間隔，望過去也不知到底有多少房間。

王小克和朱海倫的客房傍着花園，花園有幾座假山，高約十餘尺，假山旁邊有個荷池，上面有一道石橋，月光下，依稀看到荷池中有金魚游動。

王小克雙手放在木欄上，望着那荷池出怔，他在電視片集中看過日式建築的情形，卻想不到自己可以身歷其境，享受到這種超逸的意景。

然而，王小克畢竟不是一個風雅之士，他在木欄處站了一會，便打算回房休息。

就在他轉身正欲離去時，忽聽後面傳來一陣「軋軋」聲，急忙轉身回顧，只見一條人影從假山中轉了出來，匆匆忙向前走去。

王小克心下一懍，看那人鬼鬼祟祟的樣子，莫非是個歹徒？

這時，那人影忽然停下腳步，轉頭四週察看着，王小克急忙躲到一條木柱之後。

那人見四週沒有聲息，這才放輕了腳步，踏上台階，向右邊一條走廊而去，片刻間沒有了蹤影。

王小克心下猶豫不決：跟上前去查看究竟，抑或回房休息？

如果那人意圖對太子妃或皇太孫俊男不利的話，自己這樣坐視不理，豈不是太也對不起人家殷殷招待之情？

他沉吟了一下，決定跟上前去看個究竟。於是提了一口氣，躡足朝那人去向追去。

那皇宮實在太大，走廊迂迴曲折，轉了幾個彎，王小克已經迷失了方向，正感徬徨間，忽見前面轉角處人影一閃，心中不由大喜。

他躡着足一步一步趨上前去，打算在那人背後出其不意地大叫一聲，如果對方是不利於太子宮中人的話，必然抱頭鼠竄，至少也驚醒太子宮中的守衞和保鏢，使他無下手機會了。

當王小克接近那人時，卻發現那人身型苗條，像是一個女子，定眼一看，不是朱海倫是誰？

他偷偷掩掩前去，冷不防叫了她一聲：「海倫！」

朱海倫正探頭向前窺伺，一聽王小克叫喚，渾身震了一震。

「你嚇死人啦！」朱海倫回首白他一眼。

「幹嘛你會在這裏？」王小克問。

「剛才我看到有人影在我窗前一幌，我以爲是你，於是叫了一聲，怎知無人答應，於是開門出來看看，那知看到有個人影朝這邊跑來。」朱海倫道：「我怕是白天的『社共黨』來報復，所以追上來看看。」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這樣說來，朱海倫看到的人影，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一個了！

剎那間，王小克只覺得這所太子宮中充滿了莫可言狀神秘氣氛。

「你呢？」朱海倫問。

「我也是看到有人向這邊跑來。」王小克低聲道：「可是一瞬間便不見了。」

「會不會是太子宮中的人？」

「如果是太子宮中的人，犯不着這樣鬼鬼祟祟。」王小克道：「其中一定有蹺蹊。」

「小鬼子，我們回去吧，不要理這種閒事了。」朱海倫忽然打了一個寒噤，道：「明天一早，還是搬回酒店去吧。」

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朱海倫拉着他循來路而回，可是轉了幾圈，仍然找不到通向花園的路。

王小克暗罵了一聲道：「這鬼地方實在太大了，轉得人頭昏腦漲！」

朱海倫忽然伸手向前一指，說道：「那邊有燈光，讓我去問問看，希望屋裏的人還沒有睡覺。」

王小克循着她的手勢望去，果然看到不遠處，有個房間的紙窗透出燈光，於是，向前走了過去。

兩人接近那個房間時，聽到裏面有喁喁語聲，朱海倫將食指放在口唇中間「殊」地一聲，示意王小克不要弄出任何聲響。

她躡足趨上前去，將耳朵貼在紙窗之上，留心地傾聽着。

王小克見她臉上神情奇特，留心一聽，依稀認得那是太子妃和俊男的聲音，可是他們說的是日文，他一句也聽不懂。

朱海倫從窗隙間窺探，可是那紙窗竟無半點空隙，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王小克心中一動，將食指放到口中，蘸了口水，在紙窗上弄了一個洞，向內望去，只見房中一燈如豆，太子妃和皇太孫俊男席地而坐，好像正在爭論着一件什麼事。

朱海倫拉了王小克一把，示意讓自己看看房中的情形。

王小克向旁邊退開，讓朱海倫望進去。

朱海倫將臉貼在紙窗之上，看到房中兩人果然便是太子妃和皇太孫俊男。

太子妃臉上罩着一層寒霜，道：「無論如何，我不許你再胡鬧！」

「媽，我這可不是胡鬧！」俊男急忙分辯道：「那中國小孩今天救了我的性命。」

「那也用不着帶他們回來！」太子妃冷冷地道。

「媽，我帶他回來，只不過想叫他教我中國功夫而已。」

太子妃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得了這個病，便是學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費心機的。」

俊男俯下首來，滿面懊恨之色，半晌，才道：「聽說中國功夫之中，有一種叫『內功』，如果練得成功，說不定我這個病可以不藥而癒。」

太子妃吁了口氣，道：「孩子，那是騙人的，你怎能相信？」

「總之只要有一綫希望，我……我無論如何是不會死心的。」

「可是你總不能隨便帶人進宮，」太子妃忽然把聲音壓得很低：「宮裏的事如果被外人知道了，我怎樣向你父親交代？」

「媽！」俊男不悅地道：「那兩人只不過是小孩子，你連他們也放心不下嗎？」

「孩子，今天下午我和那小女孩談話時，你可知她告訴我什麼事？」

俊男呆呆地望住母親。

「她不遠千里來此，是爲了尋找她的父親。」太子妃道。

「那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太子妃臉上閃過一陣詭異的神色，道：「她父親是整容師，名字叫做朱介明！」

「啊！」俊男低呼了一聲；隨着他那一聲呼叫，站在窗外竊聽的朱海倫也差點要叫出聲來。

從母子兩人的對話中，朱海倫隱約忖到，這「太子宮」中，正在進行着一樁極其秘密的事。

而這件事，似乎和自己的父親有關。

不過，她總是覺得：天下間絕對沒有這樣恰巧的事。

只聽俊男微顫着聲音，道：「媽，那……那我該怎樣做？」

「很簡單，趁你父親沒有回來之前，明天一早把他們遣走吧。」

「這個——」

「孩子，咱們的身家性命，你父親的皇位前途，全在這幾天內見分曉了，你難道想爲了感恩圖報收留兩個外人而將事情攪垮嗎？」

「孩兒不敢！」俊男慌忙垂下首來。

「那請聽我的話，明天一早把他們送出宮去！」太子妃沉聲說。

「是！」

「唔，你聽媽的話，你是個好孩兒，菩薩保佑，總有一天使你恢復健康！」太子妃打了一個呵欠，道：「你走吧！」

「是！」俊男答應了一聲，站了起身。

窗外的朱海倫大吃一驚，急拉了王小克的手，向外奔去。

兩人在甬道轉角處一條木柱後藏好身子，聽得俊男的靴聲遠遠而去，這才吁了一口氣。

「剛才他們母子在房裏嘰嘰咕咕地說些什麼？」王小克急不及待地問。

朱海倫緊皺着眉不出聲，失神的兩隻眸子，望着地板呆呆出怔。

王小克大感詫異，碰了她一下，道：「喂，你怎麼啦？」

朱海倫這才如夢中初醒，噤聲道：「咱們快找路回房，不能問人了！」

「爲什麼？」

「回房後我才告訴你。」

兩人在甬道與甬道間搜索了一會，終於找到通向自己房間的走廊。

王小克隨着朱海倫來到她的房中，關上了房門！道：「現在該揭盅了吧？」

朱海倫眼珠轉了一轉，上前打開房門，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沒有人影，這才重新將門上了閂，拉了王小克坐到房中的榻榻米上面，儘量壓低着聲音，將剛才母子倆的對白敘述一遍。

王小克聽得楞楞地做不了聲，良久，才道：「我早說過，這『太子宮』中有邪門！」

「明天他們要趕我們走時，怎辦？」

「咦？你不是早就想離開這裏的了嗎？」

朱海倫沉吟了一下，喃喃道：「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忽然有一個預感，如果要找到我爸爸的下落，只有從這裏着手。」

「但地方是人家的。」王小克道：「他們認眞要趕我們走的話，也沒有辦法。」

「我就是要你替我想想辦法嘛！」朱海倫焦急地說。

「哈，想不到我陪你來日本認人之外，還要兼任蠶虫師爺！」王小克打笑着說。

朱海倫含嗔瞪了王小克一眼，道：「這當兒還來跟人家開玩笑！」

王小克見她神色極其認眞，俯首思索了一下，道：「有了！」

朱海倫大喜，急忙道：「快說來聽聽！」

王小克附耳在朱海倫耳畔說了幾句話，只聽得朱海倫連連點頭，俏臉上現出喜色。

翌日一早，王小克尙未起身，便被人推搖身子，他睜開惺松睡眼，蹲在榻榻米前的，正是「皇太孫」俊男。

「起來，起來！」俊男不斷搖着他身子。

「什麼事？」王小克揉着眼睛，坐直起身問。



王小克使出威風八路拳擊向高舉着俊男的大漢腹部。

「昨晚我想過了，强逼你們住在這裏實在沒有道理，」俊男道：「所以，你們可以搬回酒店去。」

王小克佯裝迷茫的樣子，道：「你沒有强逼我們啊！」

俊男澀然一笑，道：「其實這『太子宮』也是不好住的，外面的大酒店有乳膠床，空氣調節，我們這裏的各房却只有榻榻米，太不舒適了。」

「那倒沒有關係，」王小克有意使俊男着急，道：「昨晚倒是睡得很舒服啊。」

果然，俊男不善作僞矯情，臉上現出焦灼的神色，道：「總而言之，你們還是搬回酒店好。」

「你不是說過，什麼『社共黨』會對我們不利嗎？」王小克問。

俊男先是一呆，隨即笑道：「那是我昨天爲了請你們來此作客，故意嚇嚇你們的，他們怎認得人？」

王小克雙眼眨也不眨地望住俊男：「昨天你竟用藉口請我們來這裏作客，今天卻要我們搬出去，到底是什麼原因你改變了主意？」

俊男張大了口，剎那間答不出話來。

半晌，他用力拍了榻榻米一下，不勝煩惱地道：「唉！如果你當我是朋友，那便搬出去吧！」

王小克心知不能再逼問下去，否則，不善作僞的俊男翻起臉來，反而不美，於是站了起身，道：「好，好，我去將朱小姐叫醒，立刻搬出去！」

「對，對！」俊男臉上才露出笑容，道：「這樣才是我的好朋友。」

兩人來到朱海倫門前，王小克伸手敲門。可是等了一會，房裏仍然沒有人回答。

俊男詫異地道：「她怎麼啦？」

王小克伸手一推，把門推開了，只見朱海倫躺在被窩之中，動也不動。急忙趨上前去，道：「海倫，海倫，你怎麼啦？」

朱海倫緩緩地轉過身來，睜開一雙失神眸子，道：「我……我不舒服。」

「哦？」王小克伸手搭她的額頭，一面關切地問：「那兒不舒服？」

「我週身乏力，胃痛得很……」朱海倫有氣無力地道：「……不知是什麼病。」

「海倫，俊男先生要我們搬出去，你——你走得動嗎？」

朱海倫澀笑着搖搖頭，道：「這時候，我連站……站也站不起來。」

王小克轉頭向俊男望去，只見他臉上全是焦灼的神色，站在當地不知所措。

「你說怎麼辦？」王小克問。

「你等等，我……我去叫醫生！」俊男說着轉身向房外奔去。

王小克瞧着俊男的背影離開房間，和朱海倫眨了眨眼，咀角綻出得意的笑容。

「你裝得很像！」王小克噤聲笑道。

「就怕他請醫生來被醫生看透了！」朱海倫担心地說。

「不會的，只有發燒感冒才會被查出來，週身乏力和胃痛，便是華陀再世也驗不出眞假。」王小克安慰她。

朱海倫這才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忽然間道：「你說，這樣一來，他還會不會堅持我們要走？」

「俊男是不會的，」王小克眉尖微蹙，道：「他媽媽就難說得很了！」

朱海倫想到昨晚太子妃的神情和語氣，不由暗暗担憂。如果太子妃堅持的話，也只好「扶病」搬出去了。

不一會，俊男帶了一個又矮又胖的男子進來，向朱海倫道：「他是皇室御醫龍介太郎，醫術很不錯的！」

朱海倫聽見是「御醫」到了，急忙裝出一副痛苦欲絕表情，一顆心卻禁不住怦怦亂跳。

龍介太郎坐下地來，先替朱海倫把了把脈，又拿出聽筒替她聽了一會，臉上現出詫異的神色。

「怎麼樣？」俊男焦急關切地問。

龍介太郎搖了搖頭，道：「看不出有甚麼病徵。」

「她是四肢乏力，胃痛。」俊男道：「你快點給藥她吃，先止了胃病，再恢復她的精力吧！」

龍介太郎沉吟了一下，打開藥箱，自內取了幾個藥瓶出來。

他倒了三種不同顏色的藥丸，用錫紙小心翼翼地包住了，道：「隔四小時服一次，每次各一粒。」

王小克接了過來，俊男用中文解釋一遍，王小克點頭道：「是！」

龍介太郎離去後，俊男才吁了一口氣，道：「嚇死我了，還以為是甚麼大病。」

王小克見他滿臉衷心關懷之色，心中暗暗過意不去，道：「這樣看來，我們是走不了的啦！」

俊男聞言皺起兩道濃眉，沉吟了一下，道：「我去問問母親。」

說罷，逕自轉身出房去了。

王小克等他離房，急忙拿出藥包，各拿了一顆藥丸，放在袋中，向朱海倫一笑，道：「待會他如果問你吃過藥沒有，你說吃過了。」

朱海倫點了點頭，她童心未盡，只覺這樣詐病騙取別人相信十分好玩。

過了一會，忽聽外面脚步聲響，兩個侍女首先出現在門口，跟着，俊男隨着他的母親太子妃出現了。

太子妃踏進房來，一雙精靈的眸子便向朱海倫望去。朱海倫心下一懍，急忙避過她的眼光。

「你不舒服？」太子妃在朱海倫身畔坐下來。

「唔——」朱海倫斷斷續續地道：「剛才醫生來看過了。」

「他怎麼說？」

「給了我一點藥，」朱海倫道：「我……剛剛吃過了。」

「哦？」太子妃眼珠一轉，似乎在搜索着甚麼東西似的。

朱海倫是聰明人，一呆之下，立時想到太子妃找的是玻璃茶杯，因為吃藥如果沒有開水或茶送，怎吞得下喉嚨？

「海倫，再喝一杯水吧！」王小克忽然踏上前來，將一杯熱氣騰騰的開水遞過來。

太子妃一看茶杯，這才釋然，問道：「現在胃還痛不痛？」

朱海倫呷了一口開水，道：「好……好多了。」

「媽，你看她病成這樣，就讓他們再多住一兩天吧。」俊男忽然道。

太子妃白了兒子一眼，似乎怪他在王小克和朱海倫面前，將自己主張要他們離去的眞相說出來。

俊男對這個母親倒是又敬又怕，立即垂手不言了。

王小克和朱海倫一齊向太子妃望去，半晌，她緩緩地透了一口氣，道：「好，你們暫且再住幾天，等病情有起色時才走吧！」

「謝謝你！」朱海倫道。

太子妃不發一言，站了起身，在侍女的服伺下離房去了！

俊男等母親離房後，拍手笑道：「好極啦！你們不用走，又可以陪我玩耍了！」

「原來是你母親要我們走的。」王小克問道。

「這——」俊男自覺失言，訥訥地道：「我……我可捨不得你們啊！」

「為甚麼？」

「你們走了，誰來陪我玩『功夫』？」俊男說到這裏，雙眉忽然一揚，拉住王小克向外便跑，一面道：「來，來，我帶你去見三甫師傅！」

王小克被他拉到房外，詫異地問：「甚麼三甫師傅？」

「他是我們家的侍衛長。」俊男領着王小克穿過花園，向前面一排平房走了過去，道：「功夫高强，我的空手道，柔道和劍道，都是他教的。」

「哦？」王小克好奇心起，道：「原來你們家也有侍應的，怎麼不見他們的人影？」

俊男携着王小克的手向前行，一面答道：「這裏是『太子宮』啊，怎會沒有侍衛，只不過他們平日無事都在侍衛室裏，很少出來而已。」說着向前面一間平房指指，又道：「三甫師傅平日就在屋裏授武。」

兩人來到屋前，裏面轉出兩個大漢來，王小克認得正是那兩個保鏢。

那兩個大漢原來是皇太子的近身侍衛，經常陪皇太孫出外遊玩，這時見少主來到，躬身行了一禮，又向王小克微笑招呼。

衆人踏進屋內，只聽叱喝之聲大作，原來大廳中有十餘個身穿白色柔道服裝的大漢，正在練功。

大廳正中一塊草蓆上，坐着一個清癯老者，那老者頭髮白得銀一般閃閃發光，一雙烱烱有神的眸子，正望，大廳中兩個漢子在撲擊。

俊男拉着王小克向老者介紹，道：「師傅，我帶一個中國朋友來見你！」

老者緩緩抬起頭來，雙目如電般向王小克射來。

王小克接到他的眼光，渾身不由一震。

「他是三甫師傅，」俊男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道：「我的中國話也是他教的。」

王小克站在當地，不知如何招呼，三甫忽然說道：「你就是那個懂得使中國拳的小孩子嗎？」

王小克尷尬地一笑，向他點了點頭。

三甫拍了三下手掌，清脆的掌聲過後，大廳中突然靜了下來。

三甫向那十幾個大漢揮了揮手，大漢一齊躬身行禮，悄然無聲退出，片刻間，大廳中只剩下三甫，王小克和俊男三人。

「你的中國拳是誰教的？」三甫凝視着王小克。

王小克口唇一動，本來想從實回答，可是回心一想，即使將龐清的名字說了出來，面前這個日本皇室裏的「侍衛長」，又怎認得他？

於是，他含糊地說道：「是……是一個朋友。」

三甫向俊男望去，道：「昨天他兩拳便擊退了一個比他高大的男子？」

俊男點着頭，道：「不錯。」

「好，你把拳法使出來我看看！」三甫的聲音竟蘊含着一種無可抗拒的威嚴，王小克猶豫一下，退了幾步，將「威風八路拳」使了出來。

當他使到「再接再厲」時，忽聽三甫雙掌一拍，王小克立即停手，向三甫望去。

「教你這套拳法的人，是不是姓龐的？」

三甫問話時，臉上神情木訥，使王小克猜不到他心底下究竟在打着甚麼主意。

可是，王小克聽他這一問，心下驚訝無已，訥訥地道：「是……是的。」

「他叫龐清？」

「是的。」

「唉！」三甫忽然垂首嘆了一口氣，道：「那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王小克聽得一頭霧水，道：「三甫師傅，你認識龐大哥嗎？」

「豈止認識，我親眼看着他長大的！」三甫無限欷歔地道：「那是戰爭時期，我奉調出

國訓練皇軍近身肉搏之術，當時，龐清大約才十八九歲吧？」

王小克緘默着，只聽三甫繼續又道：「他是我所看到的支那人中，最傲岸不羣一個！」

「三甫師傅，你錯了！」王小克不悅地說道。

「哦？」

「龐大哥是中國人，不是支那人！」

三甫先是一呆，隨即仰天一笑，道：「對，對，幾十年前的叫法叫慣了，一時間竟然改不掉，對啦，小娃娃，龐清現在情形如何？」

王小克黯然地垂下首來，道：「他——他死了！」（詳情請參閱拙作「死亡廣播」。）

三甫聽到龐清死訊，臉上肌肉起了一陣顫動，連連的嘆了幾口氣，說道：「他是武林中的奇材，像他這樣的人材，以後恐怕再也沒有了。」

王小克想到龐清的豪邁爽朗，俠骨仁風，却誤遭奸人所害，不禁心中一酸，臉上掉下淚來。

「小娃娃，剛才你那套『威風八路拳』大概是龐清新創的吧？」

「不錯。」

三甫臉上先是現出一種十分傾服的表情，然而，隨即又以輕蔑的表情代之，道：「你學得還未到家，如果碰到武功眞正高强的好手，不出三招之內，便會被人扭斷手臂！」

王小克臉上一紅，三甫說的確是事實。

三甫轉向俊男望去，道：「你說已學會了這套拳法？」

俊男精神一振，道：「是的。」

「好，那你使出來給我看看。」

俊男抖擻精神，站到廳中，凝神守一，將王小克所授的八式「威風八路拳」練了出來。

他剛練到一半，忽聽大廳口有人叫道：「好！」

俊男拳勢驀然而止，轉頭望去，只見門口站着一個身穿西服，年紀甚輕的少年。

那少年唇紅齒白，相貌甚是英俊，只不過右邊頜下長着一顆黑痣，黑痣中長着一綹黑毛，長得寸許，奇怪的是他並不將黑毛剃去，由此望來有說不出的邪異古怪。

少年踏進廳來，他身後的幾個彪形大漢，却留在外面，沒有隨他進廳。

原來這少年也是天皇的孫子，名叫良秀，乃天皇次子所生，比俊男大了兩歲，經常來「太子宮」作客。

俊男迎上前去，親熱地拉着良秀的手，道：「好久不見了！」

「我昨天剛從夏威夷回來，」良秀向三甫師父，恭敬地行了一禮，道：「三甫師傅，你好！」

三甫畧一點頭，對良秀竟是愛理不理。

良秀也不以為忤，拍拍俊男的肩膊，道：「剛才你那套拳法可好看得很啊，是三甫師傅新傳的？」

「不，」俊男向王小克指了指，說道：「是他。」

良秀見王小克年紀看來比俊男還小，不由愕了一愕，但隨即又關心地問：「我從夏威夷渡假回來，便聽說又有壞份子在公衆場合鬧事了，所以特來看看，你沒被他們傷到吧？」

俊男霍然一笑，道：「憑那四個無賴，怎傷得到我，你消息倒很靈通啊！」

良秀淡淡一笑，道：「改天你再碰到有人斗胆當衆侮辱祖父，請通知我一聲，讓我也去將他們教訓一場！」

三甫見他兩人喋喋不休，臉上現出煩厭的神色，起身向內廂走去。

「師傅，你別走！」良秀叫道。

三甫停下步來，凝視着良秀。

「我這次在夏威夷碰到一個中國人，他也教了我一套功夫，」良秀說道：「正想請你指教。」

三甫道：「甚麼功夫？」

「你看看。」良秀說着，站到廳心一招一招地演練出來。

三甫留神看了半晌，說道：「原來是『螳螂拳』！」

「這『螳螂拳』和俊男的『威風八路拳』相較起來，孰優孰劣？」良秀問。

三甫沉吟一下，道：「中國的武功博大精深，每一門每一派都有其獨特的長處和優點，這個我可未便批評。」

「師傅，現在又不是叫你發表公報，憑你的眼光看呢？」良秀追問。

三甫仍然搖着頭，道：「無可奉告，失陪了！」說罷逕自轉身離去。

良秀看見三甫堅持不肯作評，暗暗有點失望，道：「俊男，咱們不如較量一下，看那一套拳厲害，好不好？」

「好極了！」俊男大喜，連聲道：「來來來，中國功夫對中國功夫試試看！」

王小克見兩人磨拳擦掌，一副興緻勃勃的樣子，心想「威風八路拳」未必便不如「螳螂拳」，於是靠在一條大柱之上，將手盤在胸前，笑哈哈地看着熱鬧。

良秀拳頭向下，足尖微翹擺了個架式，便要向俊男進攻，王小克忽然念頭一閃，想到俊男發拳軟輭無力，如果良秀對招時用了內勁，俊男那裏是他敵手？

正想出聲喝止，良秀已經大喝一聲，中宮直進，一拳向俊男揮去。

俊男見他來勢威猛，倒也機伶，向旁一躍避過了，右手捏掌為拳，「威風八路拳」的第一式「初試啼聲」遞了出去。

兩人你一拳來我一拳去打了起來，最初大家還有點章法，逐漸地，王小克看出俊男使的已經不是「威風八路拳」，其中滲着空手道和西洋拳。

良秀的「螳螂拳」也只使了一半，便改為最諳熟的空手道。

「空手道」原名「唐手」，乃是我國傳入日本，由日本發揚光大而已，是以十個日本人習武，倒有九個會空手道。

空手道講究的是出手之快，勁力之大，俊男出招雖然快若閃電，可是擊在良秀身上，却好像在向他搔癢一般，反而良秀每一招都是虎虎有威，把俊男逼得連連後退。

忽然，俊男跳出了戰圍，雙手亂搖，道：「不打了，不打了！」

良秀却好像聽不到他的話一般，右掌如泰山壓頂一樣，朝俊男腦際劈了下去。

俊男那料得到良秀竟然置若罔聞繼續進攻，眼看這一掌他使上了十成勁力，倘若被他擊中，非要重傷不可，說時遲，那時快，忽聽一聲暴喝，一條人影如電般撲了上來。

那人影身子才到中途，一拳朝良秀手臂擊去。

只聽「啊！」「呀」兩聲，俊男還是躲不過良秀那一掌，頸頸被擊中了。幸好良秀在那電光石火間，手臂上中了一拳，力道消失了一半，否則，這一掌難保不把他擊得昏厥過去。

良秀手臂吃了一拳，痛得叫了出來，定眼望去，只見王小克正扶着俊男，在一個蒲團上坐了下來。

大廳除了王小克之外，沒有第四個人，剛才那一拳，自然是王小克所發的了！

「喂！你這個支那小鬼！」良秀一邊按摩着手臂，一邊向王小克走過去：「剛才幹什麼

打我？」

王小克聽不懂他的日文，但看他滿面忿怒的模樣，也猜到他在說些什麼了，於是指一指俊男紅腫一片的頸顎，道：「你幹嘛又出手打人？」

良秀看到俊男的傷痕，不由吃了一驚，急忙蹲下地來，道：「你不礙事吧？」

俊男苦笑搖搖頭，道：「如果我不是有病，你打不過我！」

也許是爲了彌補自己的過失，更也許連良秀也承認那是事實，他緩緩地點着頭。

「你怪不怪我？」良秀戰戰兢兢地問。

「爲什麼要怪你？」俊男道：「以前武士比武，即使把對方殺了，也沒有話說。」

良秀這才吁了一口氣，向王小克道：「支那小鬼的拳頭倒很有力，我想再領教領教！」

王小克瞠目不知所對，俊男知道良秀是在向王小克挑戰，他生性嗜武，很想見識一下王小克的武功，於是翻譯道：「我這個堂兄弟想和你比劃比劃。」

王小克向良秀望去，只見他眼眶中透着一種怨毒的眼色，暗暗凜了一凜。

「怎樣？」良秀站起身來，退後數步，挑逗地望住王小克。

剎那之間，王小克不知道應戰好還是拒絕好。

「你猜他剛才叫你什麼？」俊男有意煽風點火要看一場打鬥，低聲在王小克耳畔道：「他叫你『支那小鬼』！」

王小克見良秀望向自己的眼光充滿了輕蔑，不禁心中有氣，霍地站了起身。

「良秀是個柔道黑帶四段好手，小心不要被他欺身，」俊男提醒他：「否則會摔得他死去活來！」

王小克緊緊揑住拳頭，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這是他學成「威風八路拳」以來，第一次接受正式的挑戰。

剛才，良秀所施展出來的武功甚雜，不知還有多少絕招不會施出來，自己只會八招「威風八路拳」，能够敵得住他嗎？

王小克並不是一個好勇鬥狠的人，他面對着良秀時，竟然有了怯意。

可是，他隨即想道：自己是皇太孫的客人，現在又在「太子宮」中，大不了被良秀痛毆一頓，他是不敢下手殺人的！

想到這裏，王小克暗罵了一句粗口，忖道：「他媽的，好沒有出息，還未交手，怎知不是人家敵人，你小鬼子怎地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

「來呀！」良秀輕蔑地向王小克招着手。

王小克踏前一步，想到他罵過自己是「支那小鬼」，心中一股忿怒上升，猛提了口氣，「初試啼聲」，「直搗黃龍」兩招連遞而出。

良秀叫了聲「來得好！」覷準王小克來勢，五指一張，要來抓他手腕。

王小克機伶非常，怎會被他照面便抓住要害，中途變招，「一矢中的」，「再接再厲」兩拳，向良秀那條剛才吃過自己一拳的手臂擊去。

良秀見王小克變招如此之快，心下暗自一凜，再無輕敵之心，跳躍閃避，只是不肯和王小克短兵相接。

過了一會，良秀約畧已經看得出王小克的拳路，倏地一脚向王小克面門踢去。

王小克下意識地仰首閃避，不料良秀那脚踢至中途，忽然向下一沉，轉向王小克小腹處踢來。

王小克不會「鐵板橋」，剛才仰首避良秀第一脚時，立足已經有點不穩，如今見他來勢凌厲快捷，實在閃無可閃，情急智生之下，忽然雙腿一屈，滾下地去。

當他仆跌下地時，雙手却在那一瞬之間，托住良秀小腿，借力打力一推，良秀立足不穩，也栽倒下地。

王小克一個鯉魚翻身，從地上跳起身來，矯捷無倫地繞到良秀背後一拳向他腦際擊下。

良秀正在地上掙扎着想站起身，忽覺腦頂生風，暗叫不妙。

「住手！」一個聲音驀地自王小克背後傳來。

王小克將那一拳硬生生地收了回來，調頭望去，只見太子妃怒容滿面地站在大廳口。

良秀慌忙爬起身上前見禮，太子妃冷冷瞥了他一眼，逕自向兒子走過去。

俊男見母親驟然駕臨，自蒲團上站了起來，笑道：「媽，你怎麼會來這裏的？」

太子妃一瞥見俊男頸顎間的傷痕，秀眉微一揚，道：「是怎樣弄成的？」

「我……我和良秀鬧着玩，」俊男訥訥地回答：「是他不小心擦傷的。」

太子妃轉頭向良秀望去，冷冷地道：「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良秀垂下首來，囁嚅着答不出話。

「告訴你，俊男是皇太孫，你雖然長他幾歲，却也不能對他這樣無禮。」

「是！」

「快走吧！」太子妃語氣嚴峻，道：「以後不要再這樣亂來了。」

「是！」良秀透了一口氣，轉身匆匆忙走了。

那幾個大漢一直站在門外不敢進屋，此時隨着主人，離開了「太子宮」。

太子妃冷冷望了王小克一眼，她知道王小克聽不懂日文，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向俊男道：「還不快快回去？」

「是！」俊男向王小克使了一個眼色，離開練武廳。

王小克來到房中，見朱海倫仍然躺在床上，問道：「剛才有沒有人來騷擾你？」

朱海倫搖了搖頭，說道：「你跑到那裏去了？」

「和皇太孫去拜見他的師傅。」

朱海倫秀眉一蹙，道：「你們男孩子就只曉得動手動脚。」

王小克赧然一笑，轉身向房外走去。

「喂，你要到那兒去？」

「出去走走。」

「喂！不行！」朱海倫急道：「你要在這裏陪我！」

王小克搖着頭，道：「對不起，叫我整天坐在你房中，悶也悶死了。」

「可是等一下如果太子妃或者俊男再來看我，我……我一個人怎樣應付？」

「我的朱大小姐，如果我一天到晚在這裏陪着你，你爸爸會從天上掉下來嗎？」王小克向他裝了個鬼臉，道：「乖乖地躺着裝病，我出去看看。」

朱海倫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只得嘆了一口氣，道：「好，你走吧！」

王小克離開朱海倫的房間，在花園中走了一會，忽然心念一動：既然來到日本，爲什麼不出去四處逛逛？

他伸手入袋，取出幾張鈔票出來看了一看，暗想如果要花錢的話，到銀行去兌換日幣便行了。

袋裏有錢，王小克踏着輕快的步伐，離開了「太子宮」。

那「太子宮」位於東京一條頗爲繁盛的街道上，王小克踏出宮來，只見招牌林立，遠處

都是高樓大厦，和這「太子宮」的古老建築物，實在是個强烈的對比。

他漫無目的在街上閒蕩着，忽見前面有個招牌寫着「兩替店」三字，不由大喜。

王小克在中區擦鞋的地點，也有一間「兩替店」，多數是遊客兌換現鈔，他三步作兩步進了店，換了日幣，拍拍袋子，打算找間小食店吃些東西再說。

王宮抗暴　地室遇險

東京是世界上最繁榮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街道上商店林立，行人熙來攘往，十分熱鬧。

雖然日本已經一躍成爲世界經濟大國，科技進展也是舉世無二，可是街上行人，竟有許多仍然穿着和服，尤以女性爲然，王小克瞪着和服後面的那個小包袱，心下暗暗奇怪，像那樣小的包袱，裝得下什麼東西？

當然，王小克不知那只是傳統裝飾而已。

不久，王小克來到一條熟食店遍佈的街道，正想找間適合自己口味的店子幫襯，忽然有人大力向他推來。

街上行人擁擠，却還不致到達人推人的程度那樣嚴重，王小克冷不及防，一個踉蹌，向前仆倒下去。

當他仆跌下地時，背後暴發一陣笑聲。

王小克心知有異，旋即彈跳起身，只見背後站着四個大漢。

那四名大漢手中各拿着一個大蘋果咬着，正是在酒店咖啡廳中生事的無賴，冤家路窄碰上了。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那個被王小克打過兩拳大漢踏上前來，伸手向王小克當胸抓下。

王小克早有防備，閃身避過了。

他衡量輕重，自己勢孤力單，何況人地生疏，有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時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就在閃身避過那大漢一抓之際，忽然矮身向空隙間衝了出去。

四大漢被動作矯捷的王小克逃出了掌握，齊聲大叫起來。

他們這一叫，路上行人眼光全射在王小克身上。

王小克見路人投向自己的眼光，充滿了鄙夷之色，心下暗暗奇怪，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個又矮又胖的男子從旁竄了出來，雙臂一展，將王小克緊緊摟住了！

男子捉住王小克之後，也大聲叫了起來。

王小克又驚又急，暗想日本鬼子果然同聲同氣，只是這樣來欺負一個小孩，却不見得英雄。

他在男子懷中拚命掙扎着。可是，那男子力大無窮，那裏掙扎得脫。

王小克抬頭一望，見那四個無賴已經追近，爲首那人正是怒目圓瞪，恨不得吞了自己似的，情急之下，將口一咬！

「媽呀！」胖男子大叫一聲，被王小克掙脫了。

王小克一離男子掌握，那裏還敢逗留，拔脚便逃。他有過一次教訓，這時專揀無人的地方奔去。

背後那四個大漢又大聲喊叫起來。

路人一聽到他們的叫嚷，紛紛駐足而觀，有幾個甚至參加了追踪的行列。

王小克暗罵一聲，脚下加快向前奔逃了。

原來那四名無賴叫的是「捉扒手，捉扒手！」路人不察，以爲王小克當眞扒了他們什麼物事，於是才合力追捕。

不料這却苦了王小克，他以爲所有的日本人都以己爲敵，倉惶間遊目四顧，希望幾個行人較少的方向逃跑，可是東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到處都是人，那有比較空曠的地方？

這時，跟在後面的人越來越多，王小克向前一望，見有一間超級市場，裏面黑壓壓地全是人頭！

看到這種情形時，王小克心頭一亮，要嘛向無人之處逃，要嘛向人最多的地方躲，這才有脫身的希望。

他不及細想，奔進那「超級市場」之內。

由於「石油危機」和「紙荒」喧囂塵上，日本許多家庭主婦一窩蜂地四出搜購石油產品和肥皂、洗衣粉、厠紙等等日常必需品。

所以，超級市場內，到處都是人，擠擁的程度，比街上厲害幾倍。

王小克身手靈活，攢進了人叢之中，不一刻已失了他的蹤跡。

那四個無賴追到「超級市場」門口，一見裏面擠擁的情況，不由皺起了眉頭。

四人商議了一會，決定分頭追搜。

且說王小克在人叢中攢來攢去，好幾次碰上了人，然而，他並沒有道歉，亡命似地向內擠，向內擠……

忽然，他被一個巨大的身軀擋住了去路，原來是個胖婦人。

那胖婦人正在貨物架上拋送貨物，王小克從她身旁擠過去時，被旁邊一人推了推，那胖婦人立足不穩，肥大的肚腩向貨物架頂去。

貨物上有一個鐵鈎，刺得胖婦人大叫一聲，手中的東西掉了下來。

王小克見胖婦人向自己杏眼圓睜，正欲大興問罪之師，急忙說道：「阿里阿度！」（日語「謝謝你」的意思。）

原來王小克只懂得日語一句，那便是「阿里阿度」，這時也不理是甚麼意思，總之說口而出，在那胖婦人詫異迷惑的眼光下，擦身而過，不久又隱沒在人叢中了。

那「超級市場」共有八層樓，佔地十餘萬方呎，是東京著名的購物中心，王小克轉了幾個圈，心想那四個無賴便是有通天本事，也捉不到自己了！

想到這點，他心下稍定，一瞥眼，見前面有一個賣雪糕的攤位，於是擠了上前。

剛巧有個學生打扮的少女在高櫈上下來，王小克也不客氣，擠着坐上去了。

伙記過來招呼，王小克取出一張千元日鈔，向軟雪糕機一指，示意自己要一杯。

伙記接過鈔票，先找了錢給他，這才將雪糕送上。

王小克坐在高櫈上，用舌頭舐着軟雪糕，入口甘芳香甜，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氣。

當他張口想去舐雪糕時，忽然有人在他肩膊上一拍。王小克的心陡地一跳，調過頭來，四個無賴其中的一個，正似笑非笑地站在自己背後。

王小克將食指放在唇中，「殊」地一聲，那無賴呆了一呆，不知王小克意欲何爲。

就在他一呆之間，忽覺面門一涼，有一種軟綿綿，滑膩膩，凉冰冰物事塗到自己面上。

他急忙用手一抹，定眼望去，已經不見了王小克的蹤跡。

無賴又驚又氣，將臉上的軟雪糕抹去，凝視四顧搜索王小克的影子。

原來王小克趁無賴一呆之下，將手中的軟雪糕向他面門遞去，塗封了他的雙眼，乘機滑下高櫈，從他身旁攢入人叢中。

那無賴咒罵一聲，排衆離開雪糕攤位，繼續追查王小克去了。

就在那無賴離去之後，隔壁一張高櫈下面探出一個頭來，精靈的眸子滴溜溜地轉着，正

是「小鬼子」王小克！

他取出鈔票，又向伙記要了一杯軟雪糕悠哉優哉地吃着。

無賴一回頭發現了王小克，叱喝着又擠上前來。

王小克聽到聲音，急忙跳下高櫈，朝相反的方向逃去。

他一邊舐着軟雪糕，一邊向前擠着，忽然衣領一緊，被人抓了起來。

王小克暗叫一聲「糟糕」，抬頭看去，果然是另一個無賴，正獰笑望着自己。

王小克倏地將手中的軟雪糕向旁邊一個妙齡女郎的胸前印去。

那女郎尖叫了起來，她路旁的男友見狀大怒，一拳向王小克揮來。

王小克雙臂一緊，抱住了那無賴，把身子蜷縮在他懷裏，那一拳便誤中「副車」，擊在無賴肩上。

無賴肩上吃痛，抓着王小克的手鬆了，王小克乘機掙脫，又向人叢中攢去。

女郎一面抹着胸前的軟雪糕，可是那軟雪糕遇熱便融，竟從乳溝中淌了下去，她氣得連聲尖叫。

女郎的男友遷怒在無賴身上，揪住他理論，王小克知道機會一瞬即逝，早已在人叢間消失了。

他一口氣擠到電梯前，這時電梯門剛打開，許多人擠進電梯之中。

王小克眼珠一轉，隨着人羣攢進電梯內。電梯門旋即閤上了。

王小克仰首望着燈號，不久電梯在二樓停了，出去了一批人，又進來另一批人。

如是這般，電梯來到八樓，王小克才踏出電梯？

超級市場的八樓是傢俱陳列，偌大陳列廳中，擺滿了沙發、床褥、衣櫃、茶几和碌櫃。

王小克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早已累了，見前面有套軟皮沙發，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去。

屁股剛在沙發上坐下來，一個穿着職員制服的女子趨上前來。

「先生，我們的陳列品是不能坐的。」女職員禮貌地提醒王小克。

然而，王小克却聽不懂她的話，張大了眼睛，不知所對。

女職員又複述了一遍，見王小克仍然沒起身的意思，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

王小克鑒貌辨色，終於明白了女職員的意思，暗罵了一句「小氣鬼！」起身向前走去。

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盤算怎樣設法離開這間超級市場。

瞥眼間，忽然看到另一個無賴正自「太平梯」那邊轉了出來。

那無賴一雙灼灼的眼光四處搜索看，王小克心下一懍，見身旁立着一個大衣櫃，不理三七廿一打開櫃門，閃身而入，又把櫃門掩了上來。

王小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地躲進衣櫃之中，可是他的舉動早已被暗中留意的女職員看到了！

女職員不動聲色地趨上前去，打開櫃門，不料就在櫃門打開之際，一個拳頭迎面打來，她眼前一黑，栽倒下去。

王小克以為是無賴發現自己的行蹤。所以，在聽到脚步聲向這邊走過來時蓄勢以待，準備一拳迎擊對方乘機逸逃。

當他發現誤打了女職員後，心中叫了一聲苦，那無賴聽到異聲，轉頭看到王小克，發了聲喊，自後追上前。

王小克正俯身打算把女職員扶起來，聽到叫聲時，無賴已經追上前來，順手拿了兩個「衣架」，向無賴面門擲去，拔脚便逃。

無賴接過兩個「衣架」拋在一旁，向王小克追來。

陳列廳中顧客較少，但正因為如此，王小克的目標更是顯露，不一會，已被無賴追近。

王小克回頭一看，見無賴已經追近，不由大吃一驚，跳上了一張彈簧床，身子立時彈高了起來。

這時無賴已經追上，王小克的身子落下來時，覷準無賴頭部，一脚蹬去。

這一蹬之力甚大，無賴慘叫一聲，口鼻流血，仰首一交跌下地。

王小克不顧一切向「太平梯」跑去，三級作兩級地下樓。

他一口氣來到樓下，原來出口處是條橫巷，不由大喜過望。

橫巷中停着一輛黑色大房車，王小克正欲向外逃跑時，車中那人偶一回頭，王小克認得正是良秀，不由吃了一驚，將跨出去的脚硬生生收了回來，縮在門後。

良秀為甚麼會在這裏？

看他的樣子，好像正在等着甚麼人似的，他在等誰？——

一連串的疑團升了起來，王小克決定先看清楚情況之後才打算。

只見良秀伸手撫着黑痣上的長毛，滿面焦灼之色。

「他奶奶的，這小子乳臭未乾沒有鬍鬚，却把痣毛當作鬍鬚摸個不休！」王小克將身子貼在牆上，窺伺良秀的動靜。

這時，橫巷外人影一閃，有個人向良秀的黑色房車走去。

王小克定眼一看，陰陰「啊呀」一聲叫了出來。

原來那人正是四個無賴之一——被自己以軟雪糕塗面的那個。

良秀是皇親國戚，怎會和這種無賴在一起的？

王小克絕頂聰明，剎那間已猜到個中原委，看來良秀不但和這四個無賴一黨，昨天俊男在酒店中受辱一幕說不定便是良秀唆使的。

——良秀為甚麼要這樣做？

王小克畧一沉吟，已明其理，忖道：「是了，俊男的老子可以繼承天皇的皇位，他老子却只是『後備繼承人』，難怪把皇太子一家視為眼中釘了！」

王小克這個猜想一點也沒有錯，其實天皇的兩個兒子——自從俊男的父親福仁被册封為皇太子後，其弟貞仁心下忿恨不平，一直在設法打擊乃兄福仁的聲譽和地位。

只見那無賴來到良秀車子旁，向他說了幾句話。

良秀不斷點着頭，不久無賴轉向外走去，良秀也發動了車子的馬達，駛離橫巷。

王小克等汽車馳去後，這才現身，向街口奔去。

來到街口時，王小克向左右望了一眼，不見四個無賴蹤跡，於是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王小克告訴自己：儘速離開此地，不論到甚麼地方去都好！

偶爾回頭，看到四個無賴正自超級市場內走出來，心頭不由一跳！

這時，剛巧有一輛的士駛過，王小克招手截停了，打開車門，跳上車去。

可是，其中一個無賴已經看到了王小克，吶喊着追上前來。

「快開車！」王小克大急，向司機叫道：「快開車！」

司機聽不懂他的中文，王小克心念電轉，忽然自袋中取出一張卡片交給司機，道：「去

這個地方！」

司機望了上面的地址一眼，立時會意，踩下油門，車子向前飛馳而去。

原來王小克和朱海倫啓程來日本之前，周探長曾在機場交給他一張卡片，還說如果需要幫忙時，可照卡片上的地址上門造訪，對方自會給予協助，王小克見司機聽不懂自己的話，卡片上的日文地址却是看得懂的，因此，在情急智生之下，叫司機載他前往。

司機一踩下油門之後，王小克轉頭去望，只見那四個無賴，站在當地又氣又急，哇哇大叫。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一輛的士駛了過去，那四個無賴急忙伸手截停，跳了上車吩咐司機掉頭追踪。

兩輛的士雖然有一段很遠的距離，但王小克知道這四個無賴隨後僱車追來，還是暗自担憂，不斷拍着司機的肩膊，叫道：「快點！快點！」

司機明白他的意思，駕着車子在通衢大道上向前飛馳。

王小克轉頭一望，看不到那輛的士的踪影，這才吁了一口氣。

這時，車子駛上了一條快速公路，速度提高了。

王小克從車窗望出去，只見快速公路兩旁景物不斷的後退，也不知道司機要載自己到什麼地方去。

「喂，載我回『太子宮』去，」王小克叫道：「我不想去找人了！」

司機不知他說什麼，伸手朝前一指，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話。

王小克大急，道：「喂，我忽然改變了主意，想回去了，你聽到沒有？」

司機向他翻了一個白眼，車子仍然向前飛馳着。

王小克知他弄不懂自己的意思，只好嘆了一口氣，暗忖：算了吧，去見周探長的朋友也好。

大約半個小時後，車子轉上了一條斜坡，在一幢紅磚大屋前停了下來。

那紅磚大屋佔地甚廣，樓分兩層，這時，騎樓上站着一個中年男子，正俯首下望。

司機將卡片交給王小克，嘰嘰咕咕地說了一串，王小克抬頭望去，見那中年男子正微笑望着自己，於是付了車資，打開車門下車。

王小克一踏下的士，司機掉頭將車子朝來路駛回了。

「找誰呀？」騎樓上那中年男子問道。

王小克俯首望了卡片一眼，上面雖然有名字，但王小克却看不懂，他畧一沉吟，叫道：「我是X埠來的，周探長的朋友。」

那人「噢」地一聲，轉身入房，不一會，從大門口奔了出來，拉開關閘，道：「請進請進！」

王小克打量了他一眼，只見他長得龍眉鳳目，相貌十分俊朗，身上的衣服極其名貴，一望而知是大有身份的人。

男子將王小克迎進屋內，道：「閣下貴姓大名？」

「我叫王小克，」王小克說道：「請問先生你——？」

「啊，我姓陶，陶知之，」男子笑道：「老周倒還記得我這個朋友。」

兩人在佈置得得極為豪華講究的客廳中坐了下來，陶知之凝視着王小克，問道：「王老弟不遠千里而來，不知有什麼指教？」

王小克聽他說得客氣，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道：「我有什麼指教？只不過被人追得兇了，所以，才到你這裏來避上一避而已。」

陶知之聞言並不以為忤，訝異問道：「王老弟此言從何說起？」

王小克把此行的目的以及剛才在超級市場的情形說了出來，只是將太子妃和俊男在房中的對話畧過不提。

陶知之呆了半响，才道：「想不到，除了政黨紛爭之外，連皇室內部，也有這等事情發生。」

王小克望着陶知之呆呆出怔，關於日本的政局時勢，他根本一竅不通，只是隱隱地覺得，良秀唆使手下當衆侮辱天皇，毆打俊男有悖常理。

陶知之嘆了一口氣，道：「唉！天皇在幾個在野黨的箝制下，本身權力和聲望，已經每況愈下，皇室中人再來一番自相鬥爭，看來天皇駕崩之後，即使福仁太子登位，也難有作為了！」

「陶先生，你說天皇已經沒有了權力？」王小克楞楞地問。

陶知之點着頭，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天皇的權力已逐漸被國會取代，一切重要議決，都由國會中在野黨代策代行，天皇幾乎是形同虛設了。」

「可是……可是以前並不是這樣子啊！」

「時代在進步，人的思想也煥然一新了，」陶知之燃上了一口烟，道：「以前，人們認為効忠天皇是為人子民者的本份，如今——唉！聽說社會黨和共產黨正在醞釀將天皇最後的一點點權力也削去！」

「這麼一來，日本皇家豈非……豈非崩潰了？」王小克低呼一聲。

「總有一天會這樣的，」陶知之淡淡一笑，道：「看在遲早而已。」

「那福仁太子豈非中了『空寶』，即使天皇駕崩，他也不能過一過皇帝癮？」

陶知之點着頭，道：「除非福仁太子比常人聰明睿智，有辦法在反對黨未實行推翻帝制之前，取得一定權力，這才能够鞏固天皇的地位。」

王小克腦中閃過一個極其糢糊的念頭，只聽陶知之接道：「不過，如果天皇在最近一兩年內駕崩，那麼福仁太子便沒有機會了。」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社會黨和共產黨在國會取得壓倒性的席位，而擁護天皇的自由民主黨，在國會的影響力却日漸低落，天皇如果在這一兩年駕崩，『社共黨』無疑會立即廢除帝制，」陶知之道：「除非天皇龍體無恙，一直活到福仁太子佈署好一切，控制到國會議席一半以上，才有機會重振雄風。」

王小克「哦」地一聲，緩緩地點着頭。

半响，他忽發奇想地問：「如果『社共黨』先下手為强，設法……設法令天皇提早駕崩呢？」

「你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嗎？」陶知之臉上微微變色，反問道。

「——當然有可能的，不是嗎？」

陶知之緩緩地點頭，喃喃道：「當然有可能，不過，『社共黨』在國內雖然意氣風發，大概也不敢這樣做吧？」

「我聽人說過，攪政治的人是最奸險狡詐，手段狠毒的，即使他們眞的這樣做，也不出奇。」

陶知之料不到王小克小小年紀，竟然懂得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由對他刮目相看，道：「你認為『社共黨』有這等陰謀存在？」

王小克沉吟一下，向他點點頭，道：「皇太孫俊男便向我說過，『社共黨』現在已經目中無天皇的存在了！」

陶知之嘆了一口氣，說道：「那的確是事

實。」

「陶先生，爲什麼良秀要唆使手下侮辱天皇，毆打皇太孫呢？他們不是自己人嗎？」

陶知之淡淡一笑，道：「那有什麼出奇？剛才你自己不是說過嗎？攬政治的人是最心狠手辣的，福仁太子一天存在，良秀的父親貞仁便一天不能繼承皇位——」

王小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難怪良秀視俊男爲仇人了！」

「不僅止俊男一人，甚至視福仁太子一家爲仇人！」陶知之道。

「陶先生——」王小克頓了一頓，不解地問：「既然天皇的皇位這樣不鞏固，良秀他們爲什麼還要覬覦它？」

「這就難說得很了，」陶知之道：「也許貞仁收買到『社共黨』的人心，有辦法一統大業呢？」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想起俊男曾將那四個挑釁生事的無賴形容是「社共黨」人馬，由此看來，福仁太子的弟弟貞仁和「社共黨」互相串謀籠絡，也絕不爲奇。

隔了半晌，王小克忽然道：「陶先生，你對日本的情形倒是很熟悉啊！」

「你猜我在日本住了多久？」

王小克瞇着眼睛望住他，沒有答話。

「足足三十年了！」

「陶先生在這裏幹什麼？」

「攬點小生意，」陶知之道：「間中替外國通訊社寄幾篇通訊稿。」

「原來陶先生還是個作家！」王小克低呼一聲，對這個陶知之油然生敬，道：「難怪對政治時局這樣清楚！」

陶知之微微一笑，道：「你們此行既然是爲了尋人，怎麼會住在『太子宮』中，那不是太不方便了嗎？」

「也……也沒有什麼不方便。」王小克支吾回答。

「對了，那個姓朱的整容師長得怎樣？」陶知之道：「你把他形容給我聽聽，也好讓我代爲留意一下。」

王小克簡畧將朱介明的特徵長相描述一遍，陶知之道：「好，我替你們留意留意。」

「陶先生，據我看來，只有找到那個挾持朱醫師來此的日本人才是辦法，」王小克道：「試想想，朱醫師既然被人强行擄到日本來的，他們怎會放他出來自由行動？」

「說得是，說得是！」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記掛獨自一人留在「太子宮」中的朱海倫，於是站了起身，道：「陶先生，打擾你了。」

「那裏話，」陶知之送了王小克出來，道：「你可以隨時打電話來跟我聯絡。」

這時，剛巧有一輛的士駛過，陶知之將它截停，向司機說了王小克的去處，說道：「再見！」

「再見！」

回到「太子宮」已是黃昏時分，王小克匆匆向朱海倫的房間走去，打開房門，却見房中空無一人，朱海倫不知那裏去了。

他心頭陡地一跳，奔到花園中去，只見朱海倫和俊男坐在一張石櫈之上，正喁喁細語。

王小克見他兩人談得甚爲投機，不忍上前打擾，逕自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剛才在「超級市場」和四名無賴擾攘了一段時間，昨晚又不得好睡，已感疲累，躺在榻榻米上不久，便呼呼入睡。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間，才醒了過來，只覺飢腸轆轆，從榻榻米上坐了起身，看到矮几上放着一個木盤，上面有幾個瓦碗，都用碟子蓋着。

王小克揭開碟子一看，在一個瓦碗中盛滿了白飯，另幾個則裝滿菜餚，不由大喜過望。

飯菜雖然已經冷却，但王小克正感肚餓，也不理會，拿起瓦碗和竹筷子，張口大嚼。

不一會，一大碗白飯已扒進肚中，幾碗菜餚燒得極其精美，王小克也吃了個碗底朝天。

「菜是好菜，就可惜沒有湯！」王小克喃喃地道。

他站了起身，走到茶几前，倒了杯熱水，骨碌骨碌地喝了下去，只覺舒暢無比。

放下茶杯後，王小克從敞開的紙窻向外望去，花園中黑漆一片，望了望碗表，原來已經是晚上十一時多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決定到朱海倫的房間看她睡着了沒有。

他開了房門，踏出房去。

花園中虫聲唧唧，王小克下意識地向假山那邊望去，見花園中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這才向朱海倫的房間走去。

來到朱海倫房門前，見房裏沒有燈光，他在門邊悄聲叫道：「海倫！」

朱海倫沒有回答，想是睡着了。

王小克正想轉身回房，忽聽遠處一聲呼哨傳了過來。心下不由一懍，轉頭望去，只見幾個黑影矯捷無倫地越過圍牆，跳進花園。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閃身躲到一條木柱之後，探首向外窺伺。

那幾個黑影互相低語了一會，分頭向內廂奔去。行動快如鬼魅。

「好傢伙！」王小克低叫了一聲，細想道：「他們是甚麼人？會不會是刺客？難道福仁太子從皇宮回來了嗎？」

不一會，那幾個黑影已在走廊轉彎處隱沒了。王小克知道來者不善，一時間却不知應該如何應付。

他躡足朝黑影去向追去，轉了一個彎，忽聽前面有人叫道：「甚麼人？」正是俊男的聲音。

一聽到俊男的聲音，王小克心下又驚又喜，喜的是俊男也發現「太子宮」中來了不速之客，驚的是萬一來人想對付他的話，他四肢無力，怎是敵手？

王小克想到這點，立即大聲叫道：「來人哪，來人哪！有刺客呀！」

他叫的是中文，但心想如此大聲呼叫，必然將「太子宮」中的人吵醒，只要宮中侍衞聞聲趕來，那些不速之客便無機可乘了！

果然，他叫聲甫畢，宮中忽然燈火大亮，十餘個侍衞從侍應室中奔了出來。

爲首兩個黑衣幪面大漢見狀大驚，其中一個向披衣出觀的俊男衝了過去。

「小心！」王小克叫道。

俊男見那大漢由頭至頸都用黑布幪住了臉，看不出廬山眞面目，但來勢洶洶，急忙站穩馬步迎敵。

那大漢衝到俊男面前，一掌向俊男面門劈去。

俊男行動極是靈便，一側身閃過了，大漢右腳一揚，向他當胸踢去。

俊男覷準來勢，想伸手去扳大漢腳踝，不料力不從心，還是被大漢一腳踢在腕上，痛得大叫一聲，仆倒下地。

王小克本來站在當地趦趄不前，此時見四下裏全是「太子宮」的侍衞，已方顯然人多勢衆，有了壯胆，正是表現英雄本色的時候，那肯讓這等機會溜掉，叱喝一聲，向那大漢揉身攻去。

大漢聽到背後有人撲來，驀地轉身一腳踢去，他聽聲辨向，這一腳剛好對準了王小克胸膛，王小克想不到大漢腳上功夫如此使得，眼

見如果撞上了的話，不死也得重傷。

可是，此時變勢已經不及，王小克情急智生，忽然一矮身，從大漢胯下鑽了過去。

就在這個時候，那大漢突然「哇哇」怪叫起來。原來王小克在他胯下鑽過去之際，伸手一抓，正好抓住大漢陰部，使勁一揑，只痛得那大漢冷汗直冒。

另一個大漢在那瞬息之間，已經趨了上前，一把揪住俊男，右手揚起，一拳便欲向俊男天靈蓋擊下。

「休傷我孩兒！」太子妃身上衣服不整，從房竄出，向那大漢撲去。

那大漢「嘿嘿」兩聲冷笑，化拳爲爪，又把太子妃抓住了。

他兩手各提一人，退到牆邊，這時，十餘個侍衞已經圍上前來，可是眼見主人落在敵人手中，一時，竟是不知如何是好。

「放下皇孫和太子妃！」侍衞羣中一人排衆而出，沉聲喝道，正是侍衞長三甫師傅。

王小克轉頭去看，原來另外幾個黑衣大漢已被衆人抓住，站在一旁。

那大漢「嘿嘿」冷笑，一雙精光逼人的眸子，向四週打量着。

「放下他們！」三甫踏前一步，威風凜凜地道。

俊男被那大漢抓住，身上痠軟無力，但是是側頭問道：「媽，你不碍事吧？」

「我沒事，你……你呢？」

俊男向乃母點了點頭，太子妃這才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見太子妃被那大漢抓着，臉上神色却鎭定如常，絲毫沒有恐懼之色，心下暗暗佩服。

那大漢環目一掃，忽然將俊男向前一推，道：「去吧！」

俊男吃他一推，向前撲倒，三甫一個箭步竄了上前，將他扶住了。

那大漢騰出右手，驀地從懷中取出一把短槍，沉聲道：「如要保存太子妃性命，你們都給我退下去！」

「媽！」俊男大聲叫了起來，聲音充滿了驚惶焦慮。

「快點退下去！」大漢將槍咀對着太子妃了。

太子妃被大漢抓着，她女流之輩，那裏有力掙扎反抗，但此時在槍管指嚇之下，却絲毫沒有露出驚懼之意，衆人都暗自折服。

三甫衡量輕重，向衆侍從揮了揮手，道：「你們先退下去。」

他上前拉了王小克一把，隨着衆侍衞退到走廊盡頭。

大漢雙目一轉，叫道：「把我的同伴都放了！」

三甫臉色一變，道：「你們率衆夜闖太子宮，究竟誰主使，有何企圖？」

大漢並不置答，喝道：「把我的同伴放了！」說罷又將槍咀向太子妃的腦頂移近一吋。

三甫沉吟了一下，向手下使了個眼色，示意把那幾個黑衣大漢放了。

四個黑衣大漢恢復自由後，急忙向前奔去，那大漢扶持着太子妃，道：「我們這便離去，若是有人自後追上來的話，哼哼，太子妃性命不保！」

說罷，向同伴使個眼色，五人戒備着慢慢向旁移步。

三甫等五人在走廊彎角消失後，才躡足追上前，那五個大漢一脫離衆人視線，亡命價地向「太子宮」外飛逃了出去。

「太子宮」對面街口停泊着一輛黑色房車，五個大漢跳上車後，將太子妃一推推跌於地，車子怒吼一聲，不久消失在黑暗之中。

俊男領先向太子妃奔過去，伸手將她扶了起來，道：「媽，你不碍事吧？」

太子妃搖着頭，拍拍身上的灰塵，道：「咱們回去吧！」

三甫見太子妃母子兩人安然無恙，這才暗自鬆了一口氣，他向手下侍衞怒瞪了一眼，咬牙切齒道：「一個也逮不住，丟臉！丟臉！」

那十幾個侍衞都面帶愧色，三甫轉身逕自向內走去，一面兀自咕噥：「丟臉！丟臉！」

俊男扶着母親回宮，經過王小克身旁時，誠懇地道：「謝謝你啦！」

王小克知道他在謝自己剛才奮身相救之事，淡淡一笑，道：「只惜捉不到他們，否則也可以查出到底是甚麼人主使的。」

俊男正要回話，太子妃指了他一下，道：「回去吧，站在街上成甚麼樣子？」

望着母子倆在衆侍衞簇擁下向內走去，王小克忽聽朱海倫叫道：「小鬼子！小鬼子！」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朱海倫站在宮門口，正向自己招着手。

「海倫，你這樣子裝病可不大像啊！」王小克趨上前低聲道。

朱海倫臉上一紅，她也是好動之人，叫她一天廿四小時躺在床上，週身有說不出的不自在，剛才聽到外面人聲，按捺不住起身離開觀看。

「發生了甚麼事？」

「太子宮來了刺客。」

「哦？」朱海倫道：「那還成體統？」

王小克和朱海倫來到房間，朱海倫問道：「那些刺客是甚麼人？」

王小克雙眉微蹙，道：「九成是『社共黨』的人，也有可能是極左派的激烈份子。」

「甚麼極左派份子？」

王小克將下午和陶知之的對答說了出來，朱海倫聽得呆呆出怔，半晌才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你說我們還要裝病在這個『太子宮』住下去嗎？」王小克問。

「爲甚麼不？」

「咦？這『太子宮』並不安全哩！」王小克道：「你看，今晚不是來了刺客嗎？他們這次所謀不遂，下次一定會再來的。」

「可是他們對付的是皇子皇孫，又不是對付我們，」朱海倫頓了一頓，道：「何況，我一直感到我爸爸好像就在這附近。」

「那麼你還是繼續裝病吧，」王小克說道：「皇太孫雖然喜歡我們住下來，太子妃可不是。」

朱海倫點了點頭。

「睡吧！」王小克站起身，道：「明天再說。」

王小克轉身出房，朱海倫忽然叫住他：「今天你在外面有甚麼發現？」

「差點沒被人打死！」王小克向朱海倫吐了吐舌頭，離開她的房間。

翌日一早，王小克又被俊男叫醒。

他睜眼一看，見俊男滿面興奮的神色，心中一動，問道：「又要帶我去見甚麼人？」

「快起來盥洗和吃點東西，」俊男神秘地笑着說：「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甚麼地方？」王小克問。

「起來再說吧！」

王小克見他故作神秘，心知即使苦苦追問，他也不會講出來。所以，起身盥洗完畢，拿了個飯糰吃着，道：「現在可以說了吧？」

俊男在房中踱來踱去，雙手不斷搓着，顯得猶豫不決。

最後，他好像決定了甚麼事似的，「拍」

地一聲彈了一下手指，道：「走吧！」

「到底要到甚麼地方去？」

「皇宮！」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訥訥地道：「皇……皇宮！」

俊男向他點點頭，道：「不錯，我也很久沒有去過了。」

王小克問：「你可以進去嗎？」

「當然可以，」俊男道：「宮裏的侍衞和從人都認識我的。」

「我們到皇宮去幹甚麼？」

俊男沉吟了一下，答道：「我爸爸被祖父召入宮去幾天了，還沒有回來的消息，我想進去看看。」

王小克這才想起自己這幾天還不曾見過皇太子福仁——俊男的父親，道：「好，我陪你去看看。」

兩人來到朱海倫房間，向她叮嚀了一句，這才離開「太子宮」。

俊男截了一輛的士，領先跳上車去，王小克隨後上車，詫異地問道：「爲甚麼不坐自己的車呢？」

「我媽媽不知道的！」

王小克「哦」地一聲，原來俊男此次入宮，乃是瞞着太子妃的。笑道：「被她知道了，一定要挨罵！」

「不，我媽媽很少罵我。」

車子在街道上穿來插去，大約半個小時後，來到一座大建築物附近。

那座建築物便是「天皇」的寢宮，四週圍繞是一條寬約四五丈的「護城河」，入口處有制服鮮明的衞兵守衞。

的士不能長驅直進，在皇宮不遠處停下，俊男拉着王小克的手，向前走去。

守衞認得是皇太孫駕到，向他行了個禮。

俊男神氣活現地拉着王小克的手，踏進皇宮。

那皇宮面積又比「太子宮」大了不知幾倍，而其宏偉壯觀處，也是「太子宮」所比不上的，王小克初次見識到「皇宮」的氣勢，便如劉姥姥入「大觀園」一般目不暇給。

王小克隨着俊男沿一條大理雲石鋪成的甬道向前走着，偌大的皇宮中，竟是靜悄悄地不見半個人影，和王小克想像中截然不同，心下暗暗納罕。

俊男領着王小克在皇宮中轉來轉去，走的都是廻廊，也不知道要走多久，王小克道：「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俊男皺起了眉頭，似乎在努力追憶着什麼事一般，喃喃道：「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是在『長崎殿』轉右……糟糕是轉右還是轉左？」

說罷，拉着小克向右邊走去，王小克發覺環境很熟，剛才好像已經走過，於是道：「我們剛才來過這個地方。」

俊男「啊」地一聲，道：「不錯，我們剛才經過這裏。」於是轉左邊走去，一面道：「我的記性越來越壞了，一個月前才過來，怎麼便忘了。」

「也許是皇宮太大，你一時間認不得路吧？」王小克道。

「我十五歲那年，就是閉着眼睛也能走遍皇宮每一個角落。」俊男拍拍額頭，道：「近來記性是越來越壞了，眞奇怪！」

「莫非皇宮經過改建？」

俊男澀然一笑道：「你以爲這是五十年前的時代嗎？」

「五十年又怎樣。」

「那時候的天皇是『神』，莫說改建皇宮，便是再造一所，也只消頒下令旨便可。」俊男道：「現在嘛，便是加添一些東西，也要經過什麼財政大臣，國會議員認可，眞是他媽媽的混帳！」

王小克「咭」地一聲笑了出來。

「笑什麼？」

「沒……沒什麼。」王小克連忙斂起笑容，原來俊男雖然中文說得流利，在三甫教他中文時，認爲以「皇太孫」之尊，實在不能口出粗鄙之言，因此並無教以任何粗口，俊男曾聽人罵過「他媽的」這句中國「國罵」，激動之下，多了一個「媽」字。

「小鬼子，你說一個人的記憶力會不會突然間衰退？」

「記憶力衰退？」王小克遲疑了一下，答道：「我聽人家說過，一個人上了年紀後，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換言之，卽是說年輕人不可能有這種跡象發生的了？」

「我猜是吧？」

「那爲什麼我最近經常記不起以前做的事？」俊男滿面迷茫，道：「好像說，以前我對皇宮中的路很熟，現在却模糊得很。」

「你究竟想到那處去？」

「當然去找我父親。」

「你父親現在會在什麼地方？」

俊男仰首想了一下，答道：「這時候，他大概會和天皇在『養心殿』說話。」

「那麼，咱們到養心殿去好了。」

「可是我不知怎的，竟然忘記養心殿在那裏。」俊男焦急地道。

「不要急，慢慢找一定找得到的，」王小克安慰着他道：「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

兩人肩並肩向前尋找「養心殿」的所在，俊男盡力追憶腦中「養心殿」的外型和四週環境，王小克則留意有沒有一個「心」字殿名。

俊男一邊向前走着，一邊咒詛：「眞是他媽媽的莫明其妙，這附近一帶的情形我分明十分諳熟，一時間却想不到那條路可以通向『養心殿』去。」

「欲速則不……不什麼的。」王小克道：「慢慢找吧！」

「小鬼子，你可記得那天我和良秀比武時，那套『威風八路拳』才使到一半，便改用其他的武功？」俊男忽然側頭問道。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卽笑道：「你所學那套拳法，還不大嫻熟，臨陣時自然而然使出其他的武功，也是毫不足奇。」

「問題就在這裏——」俊男頓了一頓，道：「以前我不論學什麼武功拳法，都是過目不忘，那天你把『威風八路拳』敎給我時，我也是一學便會，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當時自己還暗自稱讚俊男的記性。

「可是，良秀找我較量時，我只使到一半，便把下面的拳法忘記了，」俊男眼眶裏全是迷茫的神色，道：「我眞不明白，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也許你最近患了『失憶症』吧？」王小克打笑道。

「失憶症？失憶症……」俊男忽然向前一指，聲音透着興奮，道：「對啦！前面就是『養心殿』！」

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只見不遠處有一所大屋，飛簷繪彩，棟樑雕花，他一生之中，那裏見過這等富麗豪華的大屋，不由呆住了。

「看到嗎？」俊男的聲音透着興奮：「總算被我找到了。」

兩人快步來到殿前，踏上台階，俊男的腳步忽然輕了起來，回頭低聲問王小克道：「小聲一點，我祖父和人談話時，不喜歡有旁人打擾。」

王小克想到等一下可以看到「天皇」的廬山眞面目，心下又是興奮，又是緊張。

兩人踏進殿去，偌大的「養心殿」中，竟然闃無人踪。

「咿！怎麼無人？」王小克噤聲道。

俊男不發一言，擺頭四週巡看着。

王小克游目四顧，只見「養心殿」中陳設優雅，兩壁都是木櫃，放滿了大大小小，厚度不一的書籍，右邊有道房門虛掩着，他探首向內一瞧，室中放着一矮几，上面燒着一炷香，四壁全是木櫃，看來是個「書房」。

「我祖父接見大臣商量要事都在這裏，」俊男向那書房一指，道：「平日研究他的海洋生活，就在這個書房之中。」

「海洋生活？」王小克詫異地問。

「我祖父對海底生物很有興趣，」俊男向四壁木櫃指去，道：「這些書籍中，有關海洋、海洋生物的資料書，倒佔了一大半。」

王小克暗暗詫異，俊男的祖父貴爲「天皇」，爲什麼對海洋生物有興趣。

俊男踏進書房，隨手取了一束書下來，一邊翻閱着，一邊道：「你不知道，我祖父博學多才，是個大大的好人，你一定會喜歡他。」

王小克並不答話，因爲他知道，發動侵華戰爭，殺死中國人無數的，正是這個「天皇」，「好人」云云，實在是個疑問。

「我祖父對當年的中日戰爭一直耿耿於懷，」俊男眼光向王小克射來，道：「他常對我說，很對不起你們中國人。」

王小克淡淡一笑，那是上一輩事了，他未經戰火蹂躪，嘗不到那種苦況，對日本人或對天皇，都沒有什麼强烈的愛好。

「祖父對我很好，經常將他研究所得告訴我。」俊男道：「不過，處理國家大事時，却又一本正經，不准我在旁。」

「爲什麼？」

「也許他怕我向他偷師吧？」俊男笑了一笑，忽然道：「喂，小鬼子，你可知道，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做日本天皇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的確有這個機會——如果「天皇」帝制不被國會廢除的話。

就在此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俊男雙眉一揚，喜道：「我祖父來了！」

王小克立時緊張了起來。俊男將書籍放回木櫃中探首向外張望，又把頭縮了回來。

「怎麼啦？」

「是首相！」俊男噤聲說道：「是愛知菊五。」

王小克從門隙間向外望去，只見一個身材臃腫，滿面紅光中年男子，從外面走了進來。

那男子正是首相愛知菊五，他身後還跟着幾個男子，却站在殿門之外，沒有跟他進來。

「愛知來這裏幹什麼？」俊男喃喃地道。

愛知菊五在大殿中轉了一圈，向殿外那幾個男子說了幾句話。

「他說什麼？」王小克問。

「原來他約了我祖父來此議事，」俊男道：「他叫那幾個部長級人等在外面稍候，我祖父一定會依時出來接見他的。」

王小克見那愛知菊五不斷焦躁地望着腕錶，心想以他首相之尊，怎會如此浮躁。

就在此時間，內廂脚步聲响，有人走了出來。

王小克張眼望去，原來是個年約四十餘歲，國字方臉，相貌十分威武的男子，暗想「天皇」原來是這樣年輕的。

站在背後的俊男却輕輕「噫」地一聲，道：「是我父親！」

原來從內廂走出來的那個中年男子，正是日本當今皇太子福仁，他向愛知菊五含笑打了一個招呼，道：「首相閣下，累你久候了。」

「皇上呢？」

「我父皇身體不適，未能親自接見首相閣下，實在十分抱歉。」

愛知菊五似乎不把福仁看在眼中，冷冷哼地一聲，道：「皇上是否堅持不肯見我？」

「首相閣下此話是何意思？」福仁臉色一變。

「我前後已經來過三次了，」愛知菊五道：「皇上再不作個決定的話，一切後果要他自行負責。」

「什麼後果？」

「一種無法預料的後果。」

「可是歷屆國會開幕，天皇例應出席致訓的，」福仁道：「如果這一屆突然不出席，外界必定會多所揣測。」

「福仁殿下，」愛知菊五沉着聲道：「你要明白，這是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議決，如果不遵照的話，將會引起軒然大波。」

福仁不慌不忙道：「照我說，我父皇不出席的話，才會引起軒然大波。」

「何以見得？」

「你猜外電會怎樣報導？人心怎樣臆測？」福仁道：「我明白，『社共黨』此舉是想削減皇上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但你們不要忘記，他仍然是『天皇』，是大和民族領導者！」

愛知菊五漲紅着臉，囁嚅地說不出話來。

福仁又道：「首相閣下，年前父皇預定訪問美國，一切細節問題全已佈署妥當，也是你們這班人叫囂反對而取銷的，你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脅『天皇』威望，未免有點過份！」

愛知菊五口唇掀動了一下，半晌才道：「總而言之，國會開幕時，百分七十以上的議員不希望皇上出席，請代轉告皇上！」

說罷，逕自轉身走了。

福仁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出怔，等愛知菊五殿外那些男子走後，才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但從兩人的語氣和神情看來，也知道愛知菊五在向俊男的父親福仁下壓力，而福仁却不肯讓步。

俊男見乃父站在當地呆呆出怔，輕輕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爸！」

福仁驟然見到兒子出現，不禁愕了一愕，道：「俊男，你……你怎會在此？」

王小克隨着俊男踏出書房，福仁一見之下，更感詫異。

俊男將王小克介紹給乃父認識，福仁見王小克年紀和兒子相若，長得眉淸目秀，微笑向他打了個招呼，道：「你們肚子餓不餓？來用些茶點吧？」

福仁帶着俊男和王小克向內廂走去，在一個房間中坐了下來，自有侍女捧上精美茶點。

俊男呷了一口淸茶，道：「爸，剛才你說的可是眞話？」

「什麼話？」

「你說祖父身體不舒服，」俊男關切地問：「是不是眞的？」

福仁淡淡一笑，支吾答道：「也沒有什麼，只是暑感疲倦而已。」

「爸爸，我可以見見他嗎？」

「讓他休息一下吧，」福仁望一望腕錶，道：「我也要回去了。」

俊男見不到他的天皇祖父，心底下畧感失望，拿了一塊糕點遞給王小克，道：「試試我們日本點心。」說着用紙包了幾塊遞給王小克，道：「帶回去給朱小姐吃。」

王小克謝着接過了，在這個不怒自威的皇太子福仁身畔，只覺有說不出的侷促感。

用過茶點之後，福仁提議出宮，俊男只得

點頭稱好，三人回到「太子宮」時，已是中午時分，沿途，俊男將昨晚發生的一切告訴乃父，福仁記掛妻子，一回到「太子宮」，便匆匆入內，向他的寢宮走去。

王小克和俊男來到朱海倫的房間，將糕點拿了出來，朱海倫正感煩悶，見兩人歸來，不由大喜過望，一邊吃着糕點，一邊問長問短。

王小克見他們兩人的眼神含情脈脈，站了起身，道：「你們談談，我出去一會。」

他來到自己房中，在榻榻米上躺了下來，腦際間盤念着一個問題：來日本幾天了，仍然沒有朱海倫父親的消息，他到底身在何處？會不會和皇家有關連？

這天下午，王小克和俊男到三甫師父的練武廳觀看衆侍衛練武，俊男又纏着王小克，要他將「威風八路拳」再教一次。

三甫在旁見了，從中指點俊男發拳姿勢方位，王小克知道三甫是武學奇人，在旁暗中記住，便也領悟出不少以前從未想過的好處。

如是這般，王小克和朱海倫在「太子宮」中又住了三日，每天和俊男在練武廳切磋武功，三甫則從旁指點，王小克跟龐清學那「威風八路拳」時太過匆逼，如今經三甫細心指撥，他聰明透頂，已把八招拳術學得十分到家。

朱海倫見太子妃並不堅持趕自己離去，於是「胃痛」和「週身乏力」霍然而癒，乾脆起身走動。

俊男，王小克和朱海倫年紀相若，自然格外談得來，俊男貴爲「皇太孫」，卻絲毫沒有皇親貴胄的脾氣，三人每天在一起談笑玩樂，十分開心，王、朱兩人反而把此行的目的忘卻了。

這天，三人在花園假山附近散步，王小克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在花園中看到的人影，於是繞假山轉了一個圈，問道：「這座假山中有沒有什麼機關？」

俊男臉色微微一變，急忙道：「那有什麼機關？」

王小克想不到輕描淡寫一句問話，俊男卻如此緊張，心知有異，道：「有一天晚上，我好像看到一個人影從假山後面出來。」

「不會的！」俊男道：「一定是你眼花看錯了。」

「你怎知是我眼花看錯了？」

俊男臉上神色尷尬，訥訥道：「我的意思是說，晚上怎會有人在花園中？」

王小克見俊男矢口否定自己在花園中見過人影走動，當下將話題扯開了。

這天用過晚飯後，王小克將朱海倫拉過一旁，說道：「海倫，你究竟想不想找回你的父親？」

「當然想！」朱海倫急忙問道：「你有我爸爸的下落了？」

王小克搖着頭，道：「暫時還沒有，不過，如果你向俊男試探一下花園中那座假山有什麼乾坤的話，也許可以露出一點端倪。」

「花園中假山和我父親的下落拉得上什麼關係？」朱海倫詫異地問。

「這便難說得很了，」王小克道：「你試探一下看看好了。」

朱海倫沉吟了一會，終於向王小克點一點頭。

兩日後，朱海倫把試探的結果告訴王小克：「俊男無論如何不肯講。他反而叫我最好別走近那座假山。」

「爲什麼？」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他有說出原因嗎？」

「原因他不肯說。」

王小克咬了咬唇，這樣說來，花園中的那座假山的確是有點邪門的了！

刹那間，王小克決定好好地觀察一下那座假山，看看能否發現其中秘密。

這天晚上，他等「太子宮」中的人全入睡後，帶了袖珍電筒和一些用具，打開房門，來到花園。

花園中虫聲唧唧，一片寂靜，王小克在朦朧的月光下，向假山走過去。

那座假山高約數丈，上面移植了不少花草樹木，王小克拿出袖珍電筒，小心查看着。

然而，偌大一座假山，一時半刻之間，怎能從頭到尾查到清楚。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熟悉的「軋軋」聲又響了起來。王小克心中陡地一跳，那天晚上看到人影從花園中竄出來之前，不是也有這種聲響出現過麼？

他迅速躲到一個草叢之後，只見前面一塊大石向旁移開，一個人影自內探首出來。

那人見四週無人，這才跳了出來，轉身將那塊大石移回原位。

王小克心頭一亮，忖道：「他奶奶的果然正如我所料，假山中有秘密！」

那人將大石推回原位後，立時向外奔去，王小克瞧不清楚那人面目，卻也無意去追。

他悄悄現出身來，趨上前去，伸手抱住那塊大石，提了口氣，打算把大石移開。

然而，他卻用錯了力！

原來那塊大石並不如他想像中的重，只消輕輕一用力，便向外分了開來。

王小克一發現大石有異狀，立即放輕氣力，慢慢把它扳開。

在月色掩映下，一條石級出現在王小克眼前！

那石級蜿蜒而下，也不知道通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不由猶豫了起來。

既然發現了假山的秘密，是繼續追探下去呢？抑或到此爲止？

王小克的好奇心逾乎常人，他畧一猶豫，立刻決定了：下去看看！

他將袖珍電筒提在手中，踏上石級，輕輕將大石掩上，這才轉身向下走去。

石級濡濕異常，幸好王小克生怕發出任何聲響被下面的人發覺小心拾級而下，因此並未摔倒。

大約下了三四十級，眼前現出光亮，花岡石砌成的地下室壁牆上，開始有燈光照路了。

王小克看到燈光，反而放緩了脚步；他收起袖珍電筒，把身子貼在牆上，一步一步地挨上前。

來到牆壁轉角處時，王小克探頭一望，原來是一條甬道。

甬道間燈光亮若白晝，却是闃無人影。

他沉吟一下，向甬道奔去，來到盡頭，見左右兩邊又有兩條走廊，刹那間不知轉左還是轉右。

王小克先向左邊走廊望去，只見兩邊都有房門，右邊的走廊却只有一道大鐵門，於是將身貼在牆上！向左邊走廊走去。

不一會來到一個房門口，王小克耳朵貼在門上傾聽，裏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伸手搭住那門柄，輕輕一扭，門應手開了。

王小克向內望去，只見房裏黑樾樾地，似乎沒有人在裏面。

就在此時，走廊後端響起一陣脚步聲，有人向這邊走了過來，王小克不及細想，閃身入房。

他輕輕將房門關上，貼在門靠上向外傾聽，那脚步聲由遠而近，而由近而遠了，這才吁了一口氣。

這時王小克眼睛已習慣了黑暗，定眼向房

間望去，只見房中全是架子，架上放滿了玻璃瓶。

那些玻璃瓶中全裝着粉末或液體，也各有標紙，黑暗中看不到標紙上寫些什麼。

王小克趨上前去，伸手拿下一個玻璃瓶，揭開蓋子，凑到鼻端一嗅，一股濃烈的藥味自內冒了出來，險險打出噴嚏。

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陣脚步聲，王小克豎起耳朵一聽，那脚步聲越來越近，竟然在門口停住了。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將玻璃瓶放回架子上，閃身躲到藥架下面。

房門開了，一個人影出現在門口！

王小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藏在藥架下面，只希望那人立即離去。

「拍」地一聲，房中的燈亮了，王小克一目眩，急忙將身子盡量向內擠。

那人緩緩走到藥架前，背向着王小克，挑選架上的玻璃瓶。

王小克偷偷探頭一看，只覺那人身型十分稔熟，不知在什麼地方看過。

這時，那人微微側着頭，檢視玻璃瓶中綠色粉末，王小克一看到他上唇蓄着的短髭，却差點叫出聲來——他就是那個挾持朱醫生到日本來的男子！

王小克這幾天來，腦中不時現出那日本男子的樣子來，所以，即使他化了灰，王小克也認得出來！

刹那之間，王小克心底下的興奮是難以形容的，因爲日本人在這裏的話，朱海倫的父親也必然會在！

問題是，朱醫生被囚在什麼地方而已！

那日本人終於取了那瓶綠色藥粉，熄了房中的燈出去了。

房門又陷入一片黑暗，王小克的眼前却大放光明！

他忽然想起古人說過：「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句老話！

既然發現了朱海倫乃父下落，應該立即上去通知她呢？抑或繼續在這地下密室中搜查？

他從藥架下爬了出來，望着面前那道房門，呆呆出神。

他想：如果上去將這個消息告訴朱海倫，她一定要親自來地下室救父。

可是，這地下室到底是爲什麼而建的？同時，「太子宮」中究竟又在進行着什麼勾當？

如果海倫是白小妹或者小辣椒，他會毫不猶豫地上去叫她下來幫手，可是，朱海倫是沒有任何歷險經驗的千金小姐！

與其和朱海倫聯手救人，倒不如自己單獨行動來得乾脆俐俐！

王小克轉念之間，已經決定了！先查一查朱醫生被關在那裏再說。

他站了起身，躡足踏上前，打開房門，等看清楚走廊中沒有人時，立即閃身而出。

可是，王小克一打開房門，便倒抽了一口冷氣，——一枝槍咀正等待着自己！

那日本人一手捧着玻璃瓶，另一手拿着一把裝了滅聲器的短槍，槍咀指住自己的心臟部位。

看來，那日本人在門口已經等了自己很久了！王小克又驚又奇，他怎會發現自己在房中的！

日本人口角泛着狡獪的笑容，上下打量着王小克。

搗毀陰謀　完成任務

王小克緩緩地舉起雙手，道：「別開槍，我們是你的朋友！」

「朋友？」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那日本人竟會說流利的國語：「我們有你這樣的朋友嗎？」

王小克腦中迅速地轉着念頭，冀望出其不意地奪路而逃，然而，那人十分機警，不等王小克再說話令他分心，將槍一擺，喝道：「出來！」

王小克只得舉高着雙手，踏出房來。

「向右邊，走！」

王小克在他槍口威脅之下，只得乖乖地向前走去。

經過了一個門口時，那人竟然叫道：「停住！」

王小克依言停了下來，那人又道：「伸手敲門，輕輕地，敲三下。」

王小克側頭想去看那人，不料被喝道：「別回頭！敲門！」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乖乖伸手在門上敲了三下。

門旋即打了開來，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身御白袍，看樣子像是醫生的日本人。

「澤戶，他——他是誰？」

站在王小克背後的澤戶答道：「是皇太孫的朋友，不知怎的闖到這裏來。」

「皇太孫的朋友？」那醫生凝眼打量了王小克一下道：「你怎會尋到地下室的入口？」

「我剛才在花園中散步，看到有人從假山處出來，於是好奇地進來看看。」王小克見他語氣並不嚴峻，答道：「我一點都不知這裏還有個地下室這樣好玩！」

「澤戶，他說的可是事實？」

澤戶向他點了點頭。道：「不過照我看來，這小子似乎是有意來窺探的。」

「哦？」

「先生，請你相信我！」王小克急忙說道：「我是無意發現這個地方的，我現在立刻離去，不向任何人提起。」

「笑話！」澤戶冷笑了一聲，道：「誰來相信你的鬼話。」

王小克求援的眼光向那人望去，道：「先生，我可以發誓，我不會對任何人提起這裏有個地下室！」

不料那人緩緩地搖着頭，道：「小朋友，你暫時不能離開這裏！」

「爲甚麼？」王小克心下一懍。

「等我們查清楚一切，自然會放你的，」那人淡淡一笑道：「澤戶，帶他出去吧。」

「是！」

澤戶將玻璃瓶交給那人，押着王小克離開，在走廊中，迎面碰到一個身材瘦削的男子，王小克定眼一看，不是朱介明醫生是誰？

朱介明身上也穿着白袍，經過王小克身邊時，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擦肩而過。

王小克眼珠一轉，向澤戶道：「我如果不立即上去的話，我的朋友海倫會急死的！」

澤戶並不答話，可是向前走着的朱介明却停住脚步，回過來。

王小克回頭向他打了一個眼色，繼續向前走着。

澤戶將王小克領到一個小房間，從外面反鎖上了。在門上一個小洞笑道：「乖乖待在這裏，如果行爲良好的話，東條醫生說不定會放你。」

王小克呆了一呆，隨即想到，「東條醫生」大概便是剛才見過的那個日本人了。

這地下室中的人，爲甚麼都是醫生？

王小克在房間中的一張小床上躺了下來，試圖解釋心中的幾個疑團。

忽然，房門「砰」地一聲開了，王小克霍地從床上彈跳起身，定眼一看，站在門口的竟

是朱介明！

朱介明將一把鎖匙放到袋裏，閃身入房，把房門關上了。

「朱老伯，我正在担心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王小克大喜過望，道：「你果然來。」

「剛才你提到海倫這個名字，」朱介明問道：「是不是我的女兒？」

「不錯。」

朱介明雙眉一揚，眼眶裏閃過一陣喜色，問道：「她在那裏？」

「朱老伯，你且坐下來再說吧！」

朱介明在床畔坐下，焦急地問：「海倫也在太子宮內？」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道：「是的，她和我一塊來找你。」

「你們怎知我在這裏？」

王小克將怎樣在酒店中碰到「皇太孫」俊男，怎樣帮他打退四個無賴，然後被邀請來「太子宮」作客的經過說了出來。

「眞是天意！」朱介明嘆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從此便見不到海倫了。」

「朱老伯，你爲何被他們擄來日本，又被關在這不見天日的地下室中？」

朱介明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剛才我向東條醫生討了個人情，才能取得鎖匙來此見你，就把原委簡畧地說給你聽聽吧。」

「好。」

「那天，我的醫務所中來了個不速之客，他下頦長着一個大肉囊，最初我還以爲他想要求我施手術替他割去，可是，他一進我的辦公室，便取出手槍，叫我不許聲張跟着他走。

「在那種情形下，我只得跟着他離開醫院的，不料他却帶我到機場去。

「在機場中，有個日本男子在等着我們，他就是剛才押你進來此間的澤戶。」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朱介明接着又道：「澤戶竟然有我的護照和一切身份文件，還老早替我買了機票，要脅我上機。

「我問他們究竟是甚麽意思，澤戶很客氣地告訴我，他們有一個整容手術正在施行，需要像我這樣的人材去帮手。

「我最初覺得十分奇怪，既然是我的老本行，爲甚麽用手槍來威脅我？

「老實說，只要他們付給我若干手術費，我是毫不猶豫會跟他們走的。那時，我早知道他們不是簡單的人了，因爲能够製造假護照和身份證明文件而不被海關人員發覺，是很不容易的。」

朱介明頓了一頓，又道：「以這樣的組織，想請我去做一個整容手術，沒有理由是付不出費用的，爲甚麽要用强？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他們要做的手術，是將一個人的樣子，改成另一個人的樣子，像這種手術，我以前從未做過。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將一個普通人的樣貌，改成和天皇一模一樣。」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低呼了起來。

「我初到此地後，立時明白他們的企圖，因爲他們放映天皇的生活照片給我參考。」

「他們爲……爲甚麽這樣做？」

「當初我也莫明其妙，後來，總算被我洞悉到其中原委，」朱介明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你可知道天皇現在的地位？」

「我知道。」

「如果天皇在最近駕崩，帝制可能從此廢除，你也知道？」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想起陶知之的那番話來，失聲叫道：「這樣說來，主持這樁改容計劃的是……是皇太子福仁了？」

「不錯，」朱介明道：「天皇現在雖然還很健康，可是天曉得他會不會突然駕鶴歸西去？皇太子爲了安全計，決定改造另一個『天皇』，在眞正的『天皇』去世後頂包，這樣一來，他便有時間來醞釀恢復天皇的實際權力的機會了！」

經朱介明詳細一解釋，王小克不禁茅塞頓開，所有疑團一掃而淸。

半晌，他問道：「如果天皇不死呢？」

「那麽，這個整容的天皇替身便用不着了！」朱介明仍然壓低着聲音，道：「皇太子這一着棋是防範於未然而已。」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難怪太子妃一聽到朱海倫千里尋父的消息時，驚恐得碰跌了茶杯，同時要把自己趕出太子宮。

太子妃生怕自己發現個中秘密！

「朱老伯，你的手術進行得怎樣？」

「前後已經施過三次手術，還差一次便可大功告成了。」

「他們答應手術一成功後便放你走？」

朱介明苦笑了一下，道：「他們的確是這樣說過，可是，能相信麽？」

王小克咬住了唇，緩緩地點着頭，假造一個「天皇」是何等秘密的事，皇太子肯不肯恢復朱介明自由，倒眞是一個絕大的疑問。

「唉！其實我也不敢奢望他們放我走，」朱介明嘆了一口氣，道：「我只希望能够見見海倫那麽……那麽就算死，也死得瞑目了？」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朱老伯，你有沒有想到，海倫在見到你之後，一樣會有性命危險？」

「這——」朱介明皺起眉頭，道：「這便如何是好？」

「朱老伯，你可以設法偷偷上去見她嗎。」王小克問道。

「不行！」朱介明搖着頭道：「他們將我看得很緊，我寸步都不能離開這個地下室。」

「這個——」

就在此時，房門「砰」地一聲打了開來，一個身穿白袍的女護士出現在門口，向朱介明說了一句日本話。

朱介明站了起身，道：「手術就要開始了，他們在叫我。」

「朱老伯，你——你幾時再來見我？」王小克急忙問道。

朱介明苦笑了一下，道：「希望東條醫生再大發一次慈悲！」

說着，朱介明向房外走去，女護士向他取了房間鎖匙，又將王小克反鎖在裏面。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躺了下床。

× × ×

「不行！我一定要見他！」

「聽我說，這件事我拿不了主意，要稟告殿下才可以！」

「他是我的朋友，你們不能够這樣對待他的！」

王小克聽到房外聲音喧嘩，急忙坐直起身，就在這個時候，房門打了開來。

站在門口的是「皇太孫」俊男！

在俊男的背後，站着滿面驚詫惶急的東條醫生和澤戶，另外還有幾個女護士。

「小鬼子！」

王小克趨上前去，喜出望外地叫道：「俊男，你終於來了！」

東條醫生嘆了一口氣，垂手立在一旁。

俊男轉身向東條醫生道：「你們且退開吧，我有幾句話要和他說。」

東條醫生沉吟了一下，向澤戶和衆女護士

打了個眼色，轉身離去。

衆人離去後，俊男關上了房門，低聲道：「小鬼子，你怎會闖到這個地下室來？」

「誰叫你不將眞相告訴我？」王小克道：「我好奇心起，才會弄成現在的情況。」

俊男頓了頓足，道：「小鬼子，這個地下室是『太子宮』的秘密所在，你……你是外人，我怎能從實告訴你呢？」

「現在怎辦？」王小克關切地問：「據東條醫生說，我暫時不能離開這裏哩！」

俊男嘆了一口氣，臉上現出焦慮的神色，半晌，才道：「看來只有去向我父親求情。」

「俊男，海倫的父親就在這個地下室中，你知道嗎？」王小克問。

俊男緩緩地點着頭，道：「我知道。」

「朱醫生希望見見海倫，有這個可能嗎？」王小克又問。

「這個——」俊男猶豫着，一時間拿不定主意。

「海倫和我來日本的目的，便是爲了尋訪他的下落——」

俊男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全知道，只是……只是……，」說着煩惱無比地搖着頭。

王小克知他心情矛盾，凝眼望定了他，並不說話。

良久，俊男嘆了口氣，道：「我向父親說說看，希望他答應。」

就在此時，房外一陣脚步聲，跟着有人叫道：「俊男！」

俊男雙眉一揚，低聲向王小克說道：「我爸爸來了！」

果然，房門一開，皇太子福仁濃眉倒豎，怒氣冲冲地出現在門口。

「爸爸！」

「俊男，你出來！」

俊男猶豫一下，踏出房去。

澤戶把房門關上，王小克聽到他們的脚步聲由近而遠去。

俊男一去之後，再也沒有出現，王小克在房中或坐或站或臥憂心忡忡。

他想：俊男有沒有可能說服他的父親放了自己？並且也讓朱氏父女團圓？

王小克心底下明白，這種「希望」是微乎其微的，皇太子福仁所從事的計劃是極度機密，他怎會冒秘密外洩之危險放走自己？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王小克最初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俊男身上，希望他來相救。如今，俊男來過了，而自己仍然被囚在小房中！

不久，女護士送上食物，王小克正感肚餓，老實不客氣地吃個精光。

吃過東西後，王小克望了望腕表，已是淸晨五時多了，東條醫生却在這個時候出現。

從東條醫生臉上溫和的神色看來，王小克眼前又現出了一綫希望。

東條醫生在床畔坐了下來，笑問：「日本菜還吃得習慣嗎？」

「味道不錯，」王小克問：「俊男呢？」

「他上去了。」東條醫生摸出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還替他燃上了火。

「我幾時可以自由？」王小克試探着問。

「暫時是沒有可能的了，」東條醫生道：「我相信，朱醫生已經把這裏的一切告訴你了吧？」

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他不知道這小房中是否裝有竊聽器，將朱介明和自己的一番說話傳入他們耳中。

在這個時候，如果表示自己知道得越少，那便越有利。

「我們正在施行一項前所未有的大手術。」東條醫生道。

「我不管你們在施什麽手術。」王小克道：「我只想離開這裏！」

「手術過幾天便大功告成了，」東條醫生道：「這幾日內，你安心住在這裏好了。」

「你會放我？」

「只要福仁殿下吩咐，我當然立即放你，」東條醫生道：「我只是這項手術的主任醫生而已，我沒有必要拘禁你，對不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目前的關鍵在「皇太子」福仁身上！

福仁肯放自己嗎？

王小克又想到在上面的朱海倫，福仁會怎樣對付她呢？

東條醫生站了起來，道：「在可能的範圍內，我會帮着你的。」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他，道：「東條醫生，爲……爲什麽你要帮我？」

東條醫生澀然一笑，道：「我們現在是同病相憐，難道你看不出麽？」

說完，東條醫生轉身向外走去。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東條醫生所說的話是事實，他的情況處境，並不比自己好得了多少，甚至還要惡劣幾分。

東條醫生是這次手術的主任整容師，他所知道的，一定比任何人都多。

當手術大功告成後，皇太子福仁會不會下令將從事這樁計劃的人員殺掉滅口？

想到這一點，王小克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哆嗦，因爲可能性極大。

「對啦，」東條醫生走到門口，忽然駐足說道：「從現在起，房門會開着不上鎖，你可以在地下室中自由活動，當然，如果你接近出口的話，剛派來的衞兵會立刻把你射殺的，不要忘記！」

王小克大喜，只要離開這個小房間，說不定有機會脫出生天的。

這天下午，俊男意外地又出現了，他喜孜孜地拉着王小克的手，道：「小鬼子，從今天起，你可以在地下室中自由活動了。」

「我知道，」王小克道：「東條醫生已告訴了我，我早兜了個圈啦。」

「你可知道是誰替你說項的？」

「難道不是東條醫生。」

「笑話，東條醫生怎說得服我爸爸？」俊男道：「是我母親！」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

「我媽媽向爸爸求情，爸爸才准你在地下室中走動，」俊男道：「否則，東條便是有老虎胆，也不敢私自放你離開這個房間。」

王小克腦際一片迷茫。

在他想像中，太子妃是個極其厲害的女人，同時，對自己也沒有什麽好感，她爲何要這樣做？

「你知道嗎？在手術進行中，我可以下來看你了，」俊男道：「這也是我媽媽替我求情的。」

「那你爲什麽不設法讓海倫見見她的爸爸呢？」王小克問。

俊男黯然地搖着頭，道：「我試過了，他們怎麽也不肯答應。」

王小克緘默了。

「海倫知道你在這裏，」俊男忽然壓低聲音說：「她一直吵着要下來見你，要不是我將你的處境告訴她，她怎會聽話。」

「她知道她的爸爸也在這裏嗎？」

「我……我沒有說。」

「爲什麽？」

「因……因爲爸爸和媽媽關照過我，叫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這件事告訴她。」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忖道：既然海倫在

這情形下無法見到乃父，倒不如瞞着她更好。

「我上去了。」俊男道：「下午約了海倫去看『松竹歌舞團』的表演。」

王小克將俊男送到出口處附近，早有荷鎗實彈的守衛將他們隔開了。

「回去吧！」俊男向他揮揮手，道：「明天我再來看你！」

王小克這才轉身回房，經過手術室時，他從玻璃窗望進去，見東條醫生，朱介明和四個女護士圍站在一張手術床旁邊，正在替床上那人拆繃帶。

王小克心中一動，暗想：床上必定是被改造成「天皇」模樣的假天皇了！

他本來想看看那「假天皇」改造得怎樣，可是繃帶拆到一半，東條醫生用棉花蘸了點藥水塗在那人額上，便停止工作了。

東條醫生打開手術室的門出來時，王小克問道：「大功告成了？」

東條醫生淡淡一笑，道：「差不多，明天便可以全部解開繃布啦。」

朱介明向王小克走了過來，問道：「你有沒有海倫的消息？」

「她很安全，」王小克說道：「你放心好了。」

朱介明臉上憂形於色，道：「手術的後果明天大概可見分曉，我的命運，也要揭盅。」

王小克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本來想出聲安慰他幾句，可是想到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不禁嘆了一口氣。

這天晚上，王小克躺在床上翻側難眠，他腦中不斷盤念着脫身之法。

然而，地下室的唯一出口處有幾個荷鎗實彈的守衛嚴密監視，東條醫生說過，只要自己接近出口，便會被他們射殺，看來自己是沒有機會的。

——難道就這樣坐以待斃？

王小克不斷地告訴自己，不會的，我小鬼子一定有辦法的。

他以手作枕，腦中轉了不知多少念頭。

忽然，他腦中一亮，坐直起身，趨上前將房門打開，探首向外望去。

甬道中沒有人影，王小克辨明了方向，朝「手術室」那邊走去。

接近「手術室」時，忽聽前面有腳步聲傳來。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躲到附近一道凹進去的門框之中，將身子緊緊貼在門扉上。

那腳步聲細碎，不久，已接近隔壁的手術室。

王小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緊緊貼在門扉上，窺聽動靜。

「呀」地一聲，「手術室」的門被人打開了，王小克探首向外一望，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正閃入「手術室」中。

王小克心中一動，那人身穿和服，不正是「太子妃」嗎？

太子妃怎會在這個時候來到地下室？她鬼鬼祟祟地閃身進入手術室，又是為了什麼？

王小克等「手術室」的門關上後，躡足踏上前去，從玻璃窗望進去。

「手術室」裏沒有燈光，太子妃手持電筒，向躺在手術床上的人射去。

電筒光將太子妃的臉孔反射出來，只見她咀角泛着一種詭異笑容，望着那人呆呆出怔。

王小克屏住氣息，怕自己的呼吸在玻璃上留下水氣被人發覺，心下暗暗驚詫，太子妃所為何來？

忽然，王小克眼前一亮，太子妃從懷中取出一把精光四射的七首來。

王小克剎那間如墮五里霧中，一點都猜不透太子妃究竟想幹什麼。

太子妃舉起七首，想向床上的那人面門戳下。

王小克心底下的驚疑迷惑已到極點，險險呼叫出聲來。

然而，太子妃忽然好像改變了主意，將七首輕輕放在床邊，轉頭向手術室外望來。

王小克急忙將頭縮回，一顆心怦怦亂跳。

隔了半晌，他才緩緩伸頭向內張望，只見太子妃手中拿着針筒，正替床上那「天皇替身」右臂上注射。

「奶奶的，她究竟在攪什麼鬼？」王小克半點摸不着頭腦。

太子妃將針筒裏的藥液注射入「天皇替身」體內後，隨手將針筒放到儀器盤上，拿起七首，望看床上一動不動的替身。

隔了一會，她揚起手來，向替身臉上刺下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只見太子妃手起刀落，在那替身面上刺了十幾下，這才收手。

鮮血從雪白的繃布上滲了出來，電筒光折射下，太子妃衣袖上也是殷紅血漬，她臉上神情兇狠，望過去便如女巫一般，十分恐怖。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他起身來手術室時，便已打定主意將「天皇替身」毀容——只要天皇替身未曾完成，朱介明，自己，甚至包括東條醫生他們，都可暫時保住性命。

然而，王小克只打算割開替身臉上繃布，再用力在他頰上輕輕劃幾下，像太子妃這樣猛力用七首刺割，那替身大概難以活命了。

這時，王小克才明白太子妃何以要向替身注射，針筒裏的藥液可能是麻醉劑，只有將他先行麻醉過去，刺割時才不會弄出聲響。

從這麼看來，太子妃是瞞着衆人來施辣手的，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王小克剎那間怎猜得到其中原委？眼見太子妃將七首藏入懷中，轉身向門這邊走來，急忙閃身躲到門框之中，動也不敢動一動。

太子妃腳步聲遠去後，王小克急忙奔回房裏，一顆心仍然怦怦亂跳不已。

他腦中不斷地問自己着：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王小克隱約地感覺到，這其中還包藏着一個大陰謀和大秘密。

這天晚上，王小克躺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不久，忽聽走廊中傳來急驟的腳步聲，跟着有人叫了起來：「來人啊！來人啊！」

王小克知道地下室的人終於發現「手術室」中發生變故了！

他起身打開房門出去，只見澤戶神色張惶向這邊跑了過來，一把揪住王小克衣領，道：「你幹的好事！」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想到他們誤會是自己殺了那個替身的，急忙叫道：「不是我！不是我！」

澤戶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好啊！你不打自招了，如果不是你，你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說！」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

這時，東條醫生和朱介明也奔了過來，朱介明不解地望住王小克，道：「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是我！是——」

「是誰？」

王小克本來想將真相說了出來，可是回心一想：他們會信嗎？

與此同時，王小克腦中突然念頭一閃，暗叫不妙，他想到太子妃為什麼要向皇太子求情，允許自己在地下室中自由活動了！

正因為自己可以在地下室中自由行動，才有可能進入手術宅中施辣手！

王小克恍然大悟：太子妃擺下了圈套，要將一切嫁禍給自己！

東條醫生見王小克張目結舌說不出話來，沮喪地搖了搖頭，道：「你太不聰明了！」

忽聽前面又傳來急驟的腳步聲，是皇太子福仁和太子妃聞訊來查看究竟了。

「什麼回事？」福仁焦急地問。

東條醫生把一切說了出來，福仁臉上勃然變色，道：「帶我去看看！」

衆人來到「手術室」，只見那替身頭部血肉橫飛，早已死了。

福仁緊握住拳頭，咬着牙不出聲。

「是誰幹的？」太子妃問。

「他！」澤戶向王小克一指，道：「我早知道這個小鬼頭不是好東西了！」

太子妃兩道陰險的眼光向王小克射來，道：「好啊，他壞了我們的大事，這次不能饒他了！」

王小克的反應出乎太子妃意料之外，他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太子妃，向澤戶道：「昨天晚上不知有誰來過地下室，先用針筒替他注射再用七首往臉上直刺呢？」一邊比着手勢。

太子妃聽不懂王小克的中文，却看得到他的手勢，臉色微微一變，道：「澤戶，他說些什麼？」

澤戶照實翻譯了出來，太子妃大怒：「這人胡說八道，快把他殺了！」

「是！」

「且慢，」福仁皺起兩道濃眉，道：「我要查明是誰主使他的。」

「還用得着查嗎？」太子妃向東條醫生和朱介明望過去，冷冷地道：「這地下室還有其他人嗎？」

王小克看了她不懷好意的眼光，已猜得到她的心意，不由一懍，暗忖：臭婊子耍把他們也拉落水哩！

東條醫生聞言勃然變色，道：「太妃不要冤枉好人，我……我對這件事毫無知情！」

朱介明也連忙解釋，太子妃道：「哼，你們以為這樣做便可從頭來過，多活一些時日，覷機逃走了，是不是？」

東條醫生連道：「冤枉！冤枉！」

福仁向澤戶道：「把這人帶上去，我要親自問問他！」

「是！」

澤戶拉着王小克，向外走去。

王小克聽不懂福仁的話，詫異問道：「你要帶我去那裏？」

「殿下有話要親自問你！」

王小克眼前露出一絲曙光，隨着澤戶向石級走去。

× ×

福仁背負着雙手在房裏踱來踱去，王小克見他濃眉深鎖，似乎在盤算着什麼重大心事一般。

房中牆上掛着一個大壁鐘，秒針「滴答滴答」地走着，除了這個聲音之外，更沒有其他聲響。

王小克見福仁一直沒有出聲，半個多小時就這樣過去了，不知福仁心下有什麼打算，大家言語又不通，難以詢問究竟，暗自納罕。

「篤篤篤！」

房門響了起來，福仁雙眉一揚，趨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出現在門口的是滿面狐疑的俊男，在他背後，還跟着朱海倫。

「爸爸！」俊男喚了福仁一聲，和朱海倫雙雙踏進房來。

「坐。」福仁沉聲道。

俊男見乃父神態有異，轉身將房門關上了，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

朱海倫奔到王小克身畔，正想出聲詢問別來情況，王小克急忙向她連打眼色，示意不要出聲。

朱海倫會意，默默的在王小克身畔坐了下來。

福仁忽然仰首嘆了一聲，道：「俊男，你問你的朋友，昨晚是誰做的事？」

俊男用中文向王小克道：「我爸爸問你，昨晚的事是誰做的。」

「你告訴他，是你母親。」

俊男將王小克的話轉述了，福仁神色一變，連忙追問究竟。

王小克將昨晚親眼看到的情形和盤托出，經俊男翻譯後，福仁兩道濃眉皺得更緊了。

「爸爸，媽……媽為什麼要這樣做？」俊男疑惑不已。

福仁沉吟着不出聲，半晌才道：「叫你的朋友不要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暫時也不要離開這裏，出去吧，我要休息一下了。」

「是。」俊男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拉了他出房，將乃父剛才的話說了一遍，王小克點頭答應了。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家醜不可外揚』，我不會向外人提起的。」

俊男這才放心地點點頭，道：「不過，媽為什麼要這樣做？」

王小克沒有回答，他腦中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 ×

花園中一片寂靜，連平日的唧唧虫聲，也沉寂了。

王小克站在窗口，向花園中的假山望過去，假山下面有個地下室，朱海倫的父親朱介明就在裏面，此時卻不知命運如何？

王小克抬頭一望，夜空中月黑星稀，四下裏黑檝檝地。

瞥眼間，忽見人影一閃，向圍牆上跳去，身形靈活之極，也熟悉之極。

王小克定眼一看，依稀認得那身型苗條異常好像是個女子，腦中不由一亮：是太子妃！

太子妃平日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那有這樣的好身手？

王小克跟着又想：深夜人靜，太子妃要到什麼地方去？而且不走正門走後門？

他畧一猶豫，決定跟上去看個究竟。

太子妃越過圍牆後，須臾間，已隱沒在黑暗中。王小克自後追出來時，已經失了她的踪跡。

王小克正暗自頓足，忽聽附近傳來汽車馬達引擎聲，急忙奔上前去，只見太子妃坐在一輛小型轎車中，正在發動馬達，心下大喜。

那汽車馬達失靈，發動了好幾次，都劃不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怪嬰** 上官庸著

一個甫出世的嬰兒，被生母從十餘樓高空拋了下來，腦漿迸裂而死，親眼看到那嬰兒死狀的警員，嚇得險些昏死過去，究竟那嬰兒之死狀如何恐怖？而十七歲的母親，為何忍心將之謀殺？

由於這樁「殺嬰案」引出了一個波譎雲詭，聳人聽聞的奇情故事，牽涉之廣，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不日刊出，敬祈留意。

上火，王小克悄悄掩了上去，伏在後面的行李箱上，伸手抓住一枝伸出來的天綫，雙脚則踏在撞風板上。

這時，馬達劃上了火，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馳去。

王小克死命抓住那枝天綫，雖然顚簸不堪，却仍隱隱伏在行李箱上。

太子妃駕着車子，在小街橫巷之間走了一會，最後在一幢大屋前停下。

她熄了引擎，打開車門下車，向着大屋走去。

王小克在車子停定時，已經跳下車來，躲在街邊一個電壓箱後面。

太子妃一面將車匙放進手袋，一面向大屋走去。

大屋門口站着一人，將太子妃迎了進去。

王小克等兩人進屋後，才竄上前去，在大屋四週查看一會，終於被他發現一個狗洞，當下不理三七廿一，匍匐着身子爬了進去。

那大屋氣派豪華，建築雄偉，一望而知屋主是個大有身份的人，王小克爬進去後，看到面前是一個花園，花園中種滿了奇花異卉。

他見大廳中有燈光亮射了出來，於是一個箭步竄上前，伏在窗口，向內窺探。

只見大廳正中坐着一人，正是首相愛知菊五，太子妃則面向着他坐在一張沙發上，兩人正在低聲交談。

「太子妃怎會深夜來見首相？莫非她要送一頂大綠帽子給皇太子？」王小克暗忖：「奶奶的，偷漢子怎會在廳中？兩人定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話要商量，可惜我聽不懂日文，錯過了這個好機會，否則將他們的對話原庄搬給皇太子妃，看她怎樣分說！」

太子妃燃上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臉上現出舒適無巳的表情。

王小克暗暗詫異：平日怎麼看不到太子妃抽烟？

太子妃吸了幾口烟，愛知菊五不悅地道：「勝美，等一下回去可要記得漱過口，以免留下烟味在口腔中。」

「我知道。」太子妃向他點點頭，道：「一個多星期不曾吸過半口烟了，忍得我好辛苦！」說罷又狠狠地吸了幾口。

王小克見她好像前世未吸過烟一般貪婪地吸啜着，心下暗暗奇怪。

「好了，快說正經事吧！」

太子妃噴了口烟，道：「你吩咐的那件事，我昨天晚上已經辦妥了。」

「好極了！」愛知菊五一拍大腿，喜道：「有沒有留下甚麼疑點？」

「沒有，我把一切推給那些工作人員。」

太子妃得意地說。

「唔，你這次做得好，不枉我們在你身上花了這許多心神。」愛知菊五道：「你繼續留在他身邊，看看他還有甚麼計劃。」

「首相，他——他好像開始在懷疑我了！」太子妃道：「我看你還是派別人來担當這個任務吧。」

愛知菊五臉色微微一變，道：「福仁是一個小心謹愼的人，除了他的妻子外，任何人都難以在他口中探到甚麼情報，我們花了這許多錢替你改裝易容扮成太子妃，又花了不少人力才設法將你送進去『太子宮』頂包，並且把眞正的太子妃擄出來，你……你現在竟然向我提出不幹，叫我怎樣向其他人交待？」

太子妃將烟蒂按熄，道：「可是我已經替你們完成了任務，把那個幾可亂眞的假天皇毀了容！」

「可是，如果他要再做一個頂替，也是有可能的。」愛知菊五道。

「那大約要花他四五個月的時間。」太子妃道：「你不是說過嗎？只要再四五個月的工夫，你們便能推翻天皇，永遠廢除他地位？」

「可是事情有了變化。」愛知菊五道：「那老頭子避不見人，我們暫時做不到這點。」

「那是你們的事！」

「勝美，不要忘記我們所付的報酬！」愛知菊五道：「一億日元！」

「可是冒充太子妃也不好過，那福仁精明得緊，偶一不愼便會露出破綻，你知不知道這一個多月來，我一直在戰戰兢兢中過日子？」

「勝美，如果我們再給你兩億元，你肯不肯繼續冒充下去？」

「兩億元？」冒充太子妃的勝美瞪大了眼睛。

「不錯。」愛知菊五道：「而且不用下手殺人，只消試探福仁採取甚麼策畧來對付我們便可以了。」

「兩億元，現鈔！」

勝美臉上現出了猶豫的神色。

王小克在窗外聽見兩人你一言我一句地交談着，究竟在談些甚麼却聽不懂，甚感乏味，轉身離開窗畔，從狗洞爬出大屋，向勝美的房車走去。

他來到汽車旁邊，托着下額沉吟着，忽然一個人影從黑暗中竄了出來，王小克大吃一驚，定眼望去，正是「皇太子」福仁。

王小克驟見福仁，不由大感意外。

福仁向他打了個眼色，示意不要出聲，伸手打開車子後座的門，叫王小克上車。

王小克會意，踏上車去，福仁隨後上車，示意王小克將身子伏下來藏在座椅下面。

兩人剛伏下身時，遠處便傳來「太子妃」的脚步聲了。

王小克和福仁貼在一起動也不敢動，只覺福仁渾身微抖，心情十分激動。

這時，勝美踏了上車，福仁立時後座現身，手中多了把短槍，指住勝美的腦門。

勝美大吃一驚，待看淸楚是福仁後，强裝鎭定，嗔道：「嚇死我了，幹甚麼？」

「開車！」福仁聲音冷峻：「不要再耍花槍了，勝美小姐！」

勝美一聽出自己的眞名，渾身如入冰窖之中，臉上再無半點血色。

「把車子劃上火，然後，慢慢地駛回太子宮。」福仁冷冷地道：「不要耍花樣！」

勝美只得發動馬達，車子緩緩地向前駛出去。

不一會來到「太子宮」，福仁仍然用槍指嚇着勝美，和她踏進書房。

王小克隱約也猜到是甚麼一回事了，站在書房外面，窺伺動靜。

福仁將勝美押進書房後，道：「勝美小姐，抽烟嗎？」

勝美這時反而恢復了鎭定，道：「你甚麼都知道啦？」

「哼！你當我是死的？」福仁道：「我老早就知道了，只是不知你到底是『社共黨』的人，抑或是貞仁派來的奸細！」

「現在你連這一點也知道了吧？」

「還有一事不明。」福仁問道：「你爲甚麼要向俊男下藥，難道他和這場『戰爭』有關嗎？」

勝美張大了口，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你連這件事也發覺了？」

「俊男近月來記憶力失常，週身乏力，我已暗自奇怪，昨天將你命人送給他的飲食送到化驗所一驗，才發現裏面有毒素！」

勝美嘆了一口氣。「這也怪不得我，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爲甚麼要這樣做？」福仁咬牙切齒地問道。

「他們沒有告訴我原因，只是想將俊男毒成一個白痴。」勝美道：「一個只會吃飯拉矢，不會思想的白痴。」

福仁轉念之間，已明其理，恨恨地說道：「你們好狠毒，生怕對付不了我，便向俊男下手！」

「我早已說過，我只是奉命行事！」勝美臉上露出恐懼的神色，道：「不關我的事！」

「現在，他們總算得償夙願了！」

「不，俊男所服的毒藥份量很輕，只要立即停止服用，記憶力便會恢復過來。」

「你以爲這樣便能饒你嗎？」福仁手中緊握着短槍，向勝美一步步迫近。

勝美連連後退，雙手亂搖，道：「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告訴我，太子妃現在下落如何？」

「她在西郊一個廟中，還沒有死！」勝美急忙道：「如果你饒了我的話，我……我可以帶你去接她回來。」

福仁咬了咬牙，道：「好！」上前打開房門，道：「走吧！」

勝美領先踏出房去，可是，她只跨出一步，便「啊呀」一聲，雙目圓瞪，仆倒下地。

王小克聽到「砰」地一聲，知道有人發射裝了滅聲器的手槍，急忙向前望去，一個黑衣漢子，正迅速地翻過了圍牆逃去了！

福仁扶起勝美，只見她額角正中吃了一顆子彈，鮮血兀自汨汨地淌了下來却已斃命了！

王小克見地上有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幾個日本字，於是拾了起來，遞給福仁。

福仁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的是：「不可張揚，否則太子妃處死。」下面並無署名。

太子宮中的侍衞聽到勝美剛才那下叫聲，紛紛跑出來察看究竟。見「太子妃」伏屍地上，不由大驚失色。

福仁雙眼一轉，摒退了左右，道：「沒事沒事，你們回房去吧。」

他抱起了勝美屍身回房，俊男自後追了上去，看見「母親」死狀，不由大慟哭了起來。

福仁把原由說了出來，俊男才停下哭聲，恨恨地道：「我一定不饒他們！」

× ×

福仁假造「天皇」的把柄落在「社共黨」手中，而「社共黨」找勝美冒充太子妃的事也被福仁洞悉無遺，雙方各有所忌。因此，把眞相隱瞞，並沒有張揚出來。

三日後，眞正的「太子妃」平安歸來，還帶回「社共黨」的口訊，吩咐福仁不可追究此事，否則大家互揚醜史，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福仁心知「社共黨」勢力奇大，自然不敢張揚，就當這件事不曾發生過。

在俊男的央求下，福仁終於答應恢復朱介明和東條醫生等人的自由。

衆人發過毒誓不將施手術改造「天皇」的事洩漏，福仁各送了他們一筆錢，吩咐衆人立即離開「太子宮」。

臨走時，朱海倫和俊男依依不捨。

「希望你有機會到×埠來看我們。」朱海倫粉頰暈紅，道：「我……我會義務充任你的嚮導的。」

「我一定會來。」

「再見。」朱海倫伸出手來。

俊男另一手執住王小克的手，道：「小鬼子，你也歡迎我到×埠來嗎？」

「當然歡迎！」

朱介明望了望腕錶，道：「飛機快起飛了，我們也該走了。」

衆人來到太子宮門口，一輛汽車飛馳而來，在王小克身畔戛然而止，車中跳下一人，正是陶知之。

「王老弟，你……你們走了？」陶知之詫異地問。

「是的。」王小克答道。

「我聽人說過，太子宮最近發生了一連串的怪事，甚至有人說太子妃中槍斃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陶知之將王小克拉過一旁，低聲問：「我正想寫一篇內幕報導文章，你把資料供給我怎樣？」

王小克歉笑着說道：「對不起，我一無所知。」

陶知之還要追問，王小克道：「陶先生，飛機快要起飛，我們在趕時間。」

俊男緊緊握住王小克的手，誠懇地道：「小鬼子，謝謝你！」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們是好朋友，對不對？」

「當然，像你這樣的好朋友，我還是第一次交到。」

王小克歡愉地笑了，他在想，當自己回×埠後告訴白小妹和小辣椒，日本的「皇太孫」是自己的好朋友時，她們一定會罵自己瘋了！

× ×

在飛機上，王小克和朱介明談到福仁計謀失敗之事，朱介明無限欷歔地道：「其實天皇早已死了。」

王小克愕了一愕，說道：「死了？幾時死的？」

朱介明知道他誤解了自己的意思，笑道：「名存實亡，沒有絲毫權力和地位，不是等於死了嗎？」

王小克「哦」地一聲，他忽然想，福仁、貞仁和「社共黨」之間，日後必定會繼續下去，到時鹿死誰手，眞是未知之數了。（完）

編後話

本刋「定型性」之十萬言巨型小說，每期均由名家輪流執筆，內容以現實性社會傳奇，恩仇俠義，技擊打鬥，除奸助弱……等爲題材，包羅萬有，篇篇精彩，部部新奇。

今期刋出之「天皇之死」爲上官庸君精心作品。「人細鬼大」的小鬼子在故事裏詭計百出，鋒芒露盡，他究竟怎樣協助周探長揭發一個什麼大陰謀，各位閱後，自有答案。

× × ×

臥龍生君之「神眼遊龍」，下期恢復刋出。「神眼」故事進入高潮，欲知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險心理之岳秀身陷牢籠後，能否逃出生天，而對他視如眼中釘之敵人，會不會放過他呢？下期將有交待。

× × ×

「練武樓隨筆」今期談論中國五大器械之「槍術」，半禪居士對中國武術器械之研究，頗有心得，從他對每一招一式之講解，稔熟其詳，可見一斑。際此社會治安不靖，刼案頻生之時，若能練有三招兩式防身技藝，遇事時或可解厄境，倒未嘗不是一件稱心快事。居士還極力指出：練武不但可防身自衞，還可鍛鍊身體。他下期將繼續講解「劍術」，祈請垂注。

兩期完俠情恩仇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恩仇劍（上）



義釋兇徒去　勇闖虎穴來

傍晚了，太陽已經下山，天空中盡是如鱗片片的錦雲，美極了，片雲與片雲之間還透射出太陽的餘暉，更增加了美感。

天氣很熱，並未因火陽下山而清涼。

「爹，我們在那裏吃飯？」一個少年的聲音由一間小屋子內傳出，從聲音判斷，大約只有十四五歲。

「搬出來吧！阿德呢？還沒回來？」這是坐在一株大龍眼樹下乘凉的老頭回答的話！從語氣可以聽得出，他就是那個少年人的爹！

「德哥還沒回來！不等他了？」又是少年的聲音。

「別等了，留他一份吧！」老頭回答得十分肯定，由此可以想他平日的爲人，諒必也十分果決。可是他回答了兒子之後，又自語道：「奇怪，阿德去了那裏？這幾個月來，他總是去這去那的，到底是爲了什麼？該不會是幹什麼壞事吧？看來我得好好跟他談談！他要走，要留，都由他，但絕不能在這裏幹壞事！」

老頭子似乎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心情比先前開朗了。

「爹，你不是說今晚有雷雨？怎麼還到龍眼樹下吃飯！」

「下雨也不會這麼快呀，我們又不會吃飯吃到半夜！」

「你爹是個神仙，什麼都知，什麼都懂！你信他呀，連粥也喝不成！」

「怎麼，你是這樣教孩子的？他不信爹的，信誰？」

「我說呀，他該跟阿德學學！阿德就知得比你多，比你沉實！」

「你看你，我幾時不沉實了？」

「你呀，眞是幡竿燈籠，照遠不照近，說別人的都準就是對自己沒一次準！」

「哎呀，我的好奶奶，你別在孩子面前損我好不好？你倒說說，我有那一點不準？」

「準，準個屁！」

「但你得說出個事實呀！」

「好！我說！你自己想想吧！你跟我成親之前說過什麼？說將來一定要使我過好日子，過得舒服！成親之後又說過多少次？話可眞甜，眞好聽，可是怎樣？我們成親快三十年了，我就沒有一天舒服過！你……」

「好奶奶！算你對，是我不準，」老頭說：「我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你這老太婆嚕囌！」

「那也好，你總有怕的時候！」

「是呀，我就只怕你一個人！」

老太婆笑了！老頭子和兒子也笑了。

老頭子對妻子倒是眞有一點內疚的，他想，假如早年自己不是把她奪過來，她嫁到那麼有錢人家去，是會舒服得多的，但她當時不願意嫁那個有錢人，却喜歡他，這說來不是他的錯，但他成親快三十年了，却無法掙多一點錢，無法使她日子過得好一些，舒服一些，這就是他的錯，使

他內疚。

少年名虎子，因爲他出生屬虎而得名！他對於爹娘這樣爭辯已經聽得太多了，所以一點也不緊張不怕他們會眞的吵架。

天色已近黃昏，飯也吃完了，老頭子已經放下飯碗，燃上了烟，在吸烟了！

「老頭，你說，怎麼阿德還沒回來？阿珍也該回來啦，天都快黑了！」

「娘，你說姐姐？她不是說今晚是表哥生日，她不回來，明天才回來？」

「哎呀，你看娘眞不中用了，早間說過的話，晚上就忘了！」老太婆輕輕打自己的腦袋。

「阿珍年紀不小了，不知你妹妹怎樣？阿珍和福成的婚事，也該辦了！」

「誰說不該？可是妹妹，她眞是個胡塗虫！」

「她怎麼啦？她要反悔？」

「還不至於！但外邊風言風語，說阿德住在我們家……」

「怎麼？外間有人說阿德與阿珍的閒話？」

「唔！」老太婆點點頭。

「簡直是放屁！」老頭子一拳打在桌子上，「砰」一聲桌上的筷子碗碟都跳動了！

「你氣什麼呢？只要不是事實，怕什麼人說！」

「我知道得比他們清楚，我自然不怕！可是你妹妹，還有福成！這會影響玉珍一輩子的！」

「你放心，福成才不相信這一套。」

「他不信？爲什麼不信？」

「他自然不信！」老婆子說：「有兩次，玉珍和福成在一起，外人不知道，只看到玉珍和阿德都先後從一個地方經過，於是，第二天就傳出阿德與玉珍兩個的風言風雨，眞的一樣，可是那兩次，福成與玉珍兩個整天在一起，根本沒分開過，外間的傳說，他們當然不會相信。」

老夫妻話家常，孩子的朋友來叫他去洗澡了。

「爹，娘，我去洗澡！」

「老爹，你放心，我會照顧虎子的！」鄰家的人與虎子一起走！他們是去河裏洗澡。

河，就在龍眼樹不遠處。

虎子走了不到頓飯時光，河邊的人聲突然嘈吵起來，還有人朝村裏跑，老頭子夫妻給驚動，迎上去，問發生了什麼事。

「老爹，河裏，有兩個人，給人家綁着的，還沒死！」來人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我去看看！」老頭斷然說。

「我也去！」老太婆也說。

其實，這老頭只有五十二歲，女的只有四十六歲，一點也不老，他們那麼叫，不過是表示親熱，叫着玩的。

老頭叫林大星，他走得快，妻子走得慢，他就扶她一把，所以更見親熱。

林大明到達時，那兩個人已給抬到沙灘上，都醒過來了。

有人說他們是奸夫淫婦，不該救他們；有人說還未知什麼人，應該問個明白；有人說不管怎樣，他們是人就應該救！見死不救，還算得是個人嗎？

說救的，都是年青人，說不救的，多是老年人！他們都是到河裏去洗澡的，只有男人，沒有女人！

他們在爭論，老的倚老賣老，年輕的人多，有一個人高聲說：「剛才不救他們上來，我們可以當作沒有看見，現在救上來了，他們也醒了，誰敢再把他們丟進水裏？那是謀殺呀！」

這句話嚇得許多人都不敢出聲，但如何處置，仍沒有主見。有胆小的更悄悄地離開了。

「林老爹來了，林老爹來了！」

「林老爹，你看，怎麼辦？救不救他們？」

「林老爹，你說救不救？」

各人都看着林老爹，等他說話！林老爹未開腔，林大娘先開腔了，她問：「你們先說，爲什麼不救他們？」

「他們是奸夫淫婦，有傷風化，不能救！」

「我們不該救奸夫淫婦！」

幾個人肯定地嚷叫。林大明望向說話人：「你們認識他們？他們是什麼人？」

「我們都不認識他們！」各人爭着說道。

「那麼，你們怎知道他們是奸夫淫婦？問過他們了？他們自己這麼說？」

各人又說沒有。林大明想起人家早年說與妻子的謠言和最近說阿德跟他女兒的謠言，心中起了反感，冷冷地說：「你們既然不認識他們，又未問過他們，憑什麼斷定他們是奸夫淫婦，不該救呢？」

早先說不能救，不該救的人都啞口無言了，早先說要救的，都說林大明說得好，在嘈吵中，林大明親自替那兩個鬆了綁，林大娘是當塲唯一的本地女人，她把那女子扶起來抱起來，那女子激動得哭了。

這兩個男女是兄妹，是距離林村五十多里外的，白田村的村民，林村中人有一個叫林根和一個叫林茂的人都認識他們，證明他們是兄妹，不是什麼奸夫淫婦。這個事實教育了好些人，他使那些自以爲是，主張不救這兩兄妹的那些人感到慚愧！

不過，不管怎樣這兩兄妹總算是逃出鬼門關，給救活了。

這兩兄妹就住在林大明家。

天快亮了，林村的狗突然狂吠起來，給吵醒的人都覺得奇怪，有人爬起身去查看，但那些狗只吠了片刻，又都靜下來。

這時候，有一個人正緩緩地走向林大明家去，來到那株龍眼下，他坐下了，背靠樹幹，目瞧遠方，靜靜地在想些什麼？

這個人就是阿德，他姓陽，叫德生，不知爲了什麼，他自稱是陽德，到了林家，認了林大明做義父之後，又改爲陽德！林大明原不叫他改姓的，他說，林村沒有異姓男人，他應該跟義父姓！出到外邊，他會仍然姓楊的！林大明見他說得認眞，也不勉强。

陽德生在想些什麼，沒有人知道。他在這樹下，這時也沒有人知道！

雞叫了，更鼓響了，那是五更，天快亮了。陽德生挪動了一下身子，似乎想站起來，但想了想微微一笑，又瞌上眼不動了。

天亮了，林村開始熱鬧起來。林大明

起得早，出門就看到陽德坐在門口掃樹葉，愕然一怔，旋即問他：「你剛回來？昨晚去了那裏？」

「我去找個朋友，約好了的……」

「就一直留在朋友家中？」

「不！朋友不見了，找不到！」

「那你該早回來才是！」

「我不放心！我找了一整天！……」

「結果還是找不到，所以你現在才回來！」

「唔！」陽德生黯然地點頭。

「你……唉，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找不到？」林大明本來要責備陽德生說謊的，但見他那麼悲苦，又不忍責備，所以改了話語。

「據他隔鄰的人說，他家遇劫，人也被劫走了！我到遲了一天！」

「嗯，遇劫！連人也給劫了？這就難怪找不到了！你知道是什麼人劫的？」

「不能肯定，他們都不敢說，怕賊人報復！我怕你你掛望，所以先回來……」

「你仍舊要去查？」

「唔！我受人之託，不能不去！爹，我不能對不起朋友！」

「你這話也是！做人，最緊要對得起朋友！你辛苦了一日一夜，先回去歇歇，養足精神再去吧！」

「爹，我想馬上就走了！救人如救火，早一時得一時，我……」

「爹，你……嗯，德哥，你回來啦！」虎子由屋內出來，見到陽德生，高興極了。

陽德生原想悄悄地走的，給虎子一叫，他娘已經聽到，他當然不能悄悄地走了。

「阿德，你回來啦！你昨晚去了那裏，害得你爹整夜睡不瞌眼！」林大娘的聲音由屋裏傳出，人也跟着出現門口！

「娘，是我不好，害你們掛心！」

「你知道就好，以後可別這樣了！」

「娘，我記住了！不過，我……」

「德生哥，你也在這裏？」一張新面孔出現在林大娘身邊。陽德生一怔，脫口問：「丁公子，你怎會在這裏的？」

陽德生與丁昭俊兩個似乎熟絡，各人都大爲奇怪，目光不斷在他們二人身上飄來飄去。

「德生哥，眞是說來話長！你是去找過我吧？」

「找了！」

「阿德，你剛才說找不着的朋友就是丁公子？」

「是的！想不到我找不到，却在這裏見到！」

「這就太巧了！」林大娘於是把去夕拯救丁氏兄妹的經過告訴陽德生！

「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我找不到啦！不過，」陽德生把話題一轉，注目丁昭俊道：「他們不是跟你說好了日子的，怎麼突然提前鬧事？」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懷疑他們知道我們的計劃，所以先採取行動！」

「奇怪！他們怎會知道！」陽德生沉思，自語地說。

「德生哥，古人有說，變生不測，我過去不信，現在相信了！」

「哥哥，什麼不測，我們是有眼無珠，給人出賣了才眞！我早提醒過你，偏是你不肯相信！」丁姑娘由房中出來，見到陽德生，就氣憤憤地說，使陽德生爲之一怔，也感到不快。

「妹妹，你別說得那麼肯定，你又沒親眼見到，怎能那麼說！」

「爲什麼不能？我雖沒親眼見到，但我却親耳聽到！他那把聲，不會聽錯的！」她突然轉向陽德生說：「陽大哥，你說，聽到算不算是證據？」

「見到，聽到都可以算證據，但必須正確，不能靠估靠猜，那會害死人的！」

「我不是靠估靠猜的，其實，我不但聽到，還看到他的背影呢！怎會有錯！」

「丁姑娘，你是說誰呢？」

「史仲垣！」

「史仲垣？就是在家裏做賬房的史仲垣？」

「不錯，就是他！陽大哥，我記得你曾叫我哥哥小心提防他的，哥哥沒有，我可提防着！我們被綁着的時候，我就聽得他對什麼人說斬草要除根，千萬不能留後患！」

「丁姑娘，我還有點奇怪，他們爲什麼不先殺死你們，却讓你們活着飄流？」

「他們原是要殺死我們的，後來，負責殺我們的人對我們說：『丁公子，丁姑娘，我知道你們是寃枉的，但我不能放你們走！我也不忍殺你們，我把你們丟進水裏，或生或死，要靠你們自己的運氣了！』他還說，如果死了，可別怨他；若能活着，就遠走高飛，練好本事回去報仇！想不到我們眞能活着！」

「這麼說，固然是你們兄妹命運好，那個人可也不壞，將來你們若眞個要報仇可記得那位恩人，千萬別錯待他才是！」

「德生哥，我担心他們已經得到消息，不待我們報仇就先來找我們了！因此，我準備馬上就離開這裏，找個地方躲起來，也免得連累林伯！」

「這個！你們可有地方躲？」

「還沒有！」

「這樣吧！我給你們一封書信，你們按址投遞，他自會安置你們的，以後的事，你可以和他們商量！至於他們來這裏找人，你放心！白天他們未必敢來，晚上，我會趕回來的！你們快吃早點，不要客氣，我換過衣服，馬上就送你們一程！」

陽德生送丁氏兄妹上路的時候，林家的人當然會談論他們的關係，不必細表。

晚飯時候，陽德生回來了。他不大出聲，心情顯得很是沉重，林玉珍則和他恰巧相反，她顯得非常開心，不斷提到參加表哥生日的經過。

晚飯之後，林大明怕陽德生會有損身體，便勸他放開心懷，陽德生仍然不出聲，直至天黑了，他才說：「爹，我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到第二個辦法，只好請你和娘他們到河洞去過一夜了！」

「去河洞過夜？爲什麼？」

「我想過了，要殺丁公子的那些人，今天可能已經得到消息，說不定今晚會來報復！」

「你是說，叫我們避開他們？」

「不錯，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們暫時

避開一下，我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你叫我們避，你自己不避？」

「我不能避的！我要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林大明不肯，林大娘也要陽德生一起躲避。虎子呢，他當然更不肯走了。不過，到最後林大明還是帶着各人到河洞去。

二更過後，林大明看到有一隻小船，船還沒有停泊得好，已經有八九個大漢急不及待的由船上跳下水去，又匆匆上岸，疾朝一個方向走。

林大娘看得惴惴不安，不斷問丈夫怎麼辦。林虎子要去幫助陽德生，做父母的自然不肯。

河洞距離林家不遠，清楚地聽得連續傳來的慘叫聲。林大明一家都在求菩薩保佑陽德生平安。

慘叫聲過後，跟着傳來的是沉重的腳步聲與痛苦的呻吟聲，林虎子探頭到洞外偸看，見到人影幢幢，遠遠而來。他說：「他們打敗了，有的揹着，有的扶着，十分狼狽，眞好！」

「他們走了，我們可以回去啦！」林玉珍說。她對這個河洞十分討厭！但審愼的林大明反對，不許她出河洞。父女倆正在低聲爭辯，林虎子低聲叫道：「爹，你瞧，又有一艘船來了！」

各人都湊到洞口去，果然看到有一隻船正要靠岸。

船上共有四個人，一個蹲在船上，另三個都一躍而起，飄然上岸，他們顯然比早先那些人是高明得多了。

「爹，我們要不要去幫德哥？」虎子關懷着陽德生，恨不得爹同他一起去。但林大明却斬釘截鐵般叫他不可出聲，大失虎子所望。

那三個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來到龍眼樹下，其中一個揚了揚手，一大把暗器打到龍眼樹上，發出一陣聲響，却不見有人露面。那個人便煞有介事地說：「別躲了，快把姓丁的交出來，饒你一死！要是敢於反抗……」

「那又怎樣？」一個聲音響自他們背後，他們驀然回頭，赫然發現身後二丈左右處站着一個少年人，十分陌生，顯然不是姓丁的青年！

這個人悄然出現在來人背後那麼近，假如他不先出聲，先發暗器，他們能否躲避得過，眞不知道呢。但他不先發暗器先發聲，可見他行事光明磊落，與他們的鬼崇行爲不同。

三個人都目透兇光，灼灼地瞪視着陽德生。陽德生屹立不動，自有一種凜然不懼的精神，那三個人爲他神威所懾，竟是不敢輕舉妄動。

雙方在對峙中。一邊是三個人，兇光滿目，一邊是神態凜然，手中連武器也沒有，眞難爲他有這個胆，一點怯懼意也沒有。

雙方對峙片刻之後，來人忍不住了，其中一個擺了擺手，道：「各守方位，別給他跑了！姓丁那小子就落在他身上。」

「是！不能讓他逃了！」

「誰先上？」

「俺先上！臭小子，你叫什麼？從那裏鑽出來的？姓丁的在那裏？」

「你把姓丁的那小子，藏在那裏？快說！」

「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跟他說，眞是白費！還是動手吧！」

「是！臭小子，別打瞌睡了，接招吧！」一步踏出，刀鋒便朝陽德生砍去。陽德生十分鎭定，對於敵方的進攻，只是注視着，不問也不接，倒把對方嚇了一跳，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怕上當，未把招用盡，急急撤招後退，又成對峙之局。

「你怎麼不動手了？爲什麼？」

「臭小子，看招！」來人二次進攻，攻勢更盛，刀光一閃，雖在黑夜，仍然十分明亮，陽德生畧向左閃，身形一斜，猝然拍出左掌，在對方後腰處一插一推，便把對方推得站不住腳，一連衝前了兩步，刀光一凝，火花四射，都沒有受傷。但表情却是尷尬。

三個來人都是手握武器，分站成一個無邊三角形，把陽德生困在中央，由其中一個出手，另兩個守着，假如陽德生接招不退，他們便冷眼旁觀，要是陽德生退避，退向那一方，那一方的人就出手夾攻。這是他們的習慣打法，剛才陽德生便遇上了。但陽德生却機巧地使對方迎頭火併了一招。

「你們是怎麼攪的，怎麼自己打起來？」陽德生挖苦地問上一句。

「你高興得太快了，臭小子！」

「何洛，你上，白原，你跟我守着方位！」

「好！我收拾他！」何洛毫不推辭，一口答應下來，並且馬上動手！

「劉法，要死的還是活的？」何洛滿有把握地說。

「死活都要，活的不成死的也要！」

「好！」轉口又對陽德生說：「臭小子，想死還是想活，要看你自己了！」

「當然，要死的活的都由我！」陽德生斷然回答。

何洛是用刀的，他不知是什麼門道，出手之前，先把刀向上一抛，然後接住才發招。刀法倒還不錯，迅疾有勁，顯出他的功力也不壞，怪不得劉法叫他先出手，看來他的功力比白原要高出許多。

何洛的刀法，一出手就是連環三招，劈胸膛，掛兩肋，十分兇猛，看他動手，似乎志在必得，不顧對方死活了。但他攻勢雖猛，陽德生却身形飄忽，腳下踏出半步，一閃一幌，已經避了過去。

「臭小子，有本事！」何洛怒叫，再次發招，又是連環出招，刺咽喉，劈胸膛，挑下陰，同樣是毒着！陽德生忿然道：「我讓過你一招，以爲你知所悔悟，不料你竟執迷不悟，出手如此毒辣，我看來是不得不開殺戒了！」陽德生說着話，又閃開了。

「何洛，小心了！」劉法旁觀者淸，提醒何洛。

「你放心！諒他活不了多少時間！」何洛還是大言不慚，滿懷信心。

何洛的第三次進攻，使的是一招「吳剛伐桂」堂堂正正的斬過去，因爲他在前兩次發招都那麼陰險狠毒，引起了陽德生注意，所以這一次使用光明正大之招，便引起陽德生懷疑，並不接招，再次迴避！

何洛冷冷一笑，刀使到一半，陡然變了方向，原先是由斜向左方下劈的，一變便變成轉向右劈下。方向大變，這是十分可怕的，若果對方是向左迴避，就正好送上門來，被劈個正着。

但是，他陰險，陽德生比他更狡猾，他在後退之際，似乎失足，身子一閃，蹌踉地似乎要塌倒在地，其實却是醉八仙的身法，足尖一點，人去如箭，只一閃已躍到白原跟前。陡然發掌，招式未實，虛中變實，硬生生把白原的刀奪了過去，順手一挺，就用刀柄撞在白原胸上，只聽得白原發出一聲悶「哼」，人便向後倒，蓬一聲跌倒在地了。

「你來得正好！」陽德生猝然轉身反撲，迎上追趕而來的何洛。何洛聽得劉法的聲音焦急地叫：「何洛，小心！」何洛聽是聽到了，但却急忙之間，仍未能够完全明白，稍爲遲疑了一刹，陽德生的刀光已經閃入眼簾，臉部也覺得森寒了。

何洛是手中握着刀的，本能地予以招架，舉刀一封，先擋對方攻勢。誰知道手才舉起，已失了敵蹤，剛聽得劉法再叫他小心，可是遲了，他來不及察看，後心已經中招，感到一陣劇痛，支持不住，踉蹌地踏兩步，已發覺血向外流，心頭一凉，鬥志全消，跌倒了！

「姓劉的，這一回輪到你啦！你們已是個好朋友，當然少不了你！他們全在地下等你的！」

「臭小子，你跟姓丁的是什麼關係，要替他送死！」

「你要知道嗎？眞想知道？」

「你說吧！」

「好！我說！」陽德生斷然回答：「你到閻王殿上去問閻羅王吧！」

「臭小子，你敢捉弄我！看招！」聲發招發，一記「猩猩拔樹」，一刀一掌都在第一招用了出來，可見其心急與氣忿。

陽德生故意激怒他，冷然地回答：「我不止捉弄你，我還要殺掉你呢！你們三個人來，總不好意思薄待你，不把你留下吧！」陽德生口中說着話，手法步法可一點也不受到影響，他和劉法認眞打在一起。

劉法和白原，何洛三個一起來，白原與何洛都死了，只留下他一個，早已心胆俱寒，失盡鬥志了，他與陽德生動手，是被迫出來的，絕談不到自願，再加上動手之後，不幾招已經自覺技不如人，無法可以獲勝了，因此他但求支持些時，找到機會便要溜之大吉了。

但是，劉法想溜的心意似已被陽德生看破，處處都予以阻攔，不讓他有溜的機會，而且着着險，招招狠，直使劉法又驚又急，冷汗暗流，章法也亂了，這情形不僅劉法自己明白，陽德生同樣的感覺到。

劉法越是想溜，心神越是不定，打來更加不濟。他打了好一會，還找不到機會逃走，陽德生則說風凉話道：「你眞不够朋友，老是想逃走，不把朋友放在心上，一死恩怨消，你的朋友都死了，你竟不肯多陪他們一會，未免太無情義了！姓劉的，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自己動手吧！」

劉法眞給他氣得五內生烟，再也按捺不住，開始使出拚命毒着，似乎已準備豁出性命不要了。他在猛烈反擊中，也着實顯出了眞功夫，使大胆的陽德生也不敢輕視他了。

雙方用出眞功夫，眞打得天昏地暗！星月無光，劉法的劉家刀，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氣，可惜傳到劉法這一代已經式微，他學得不精，無法使出精妙招式，以致處處受制於陽德生，被陽德生佔盡先機，控制大局，使劉法動彈不得，狂攻了一輪之後，連守也感到困難了。

「怎樣，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動手？」陽德生毫不客氣地說，似乎他眞有此把握，立即可以辦到！劉法當然不甘於自裁，所以他不答，鼓起勇氣再次進攻。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了！好吧，你接得了我十招，就饒你不死！」

「哼，少放臭屁！」劉法聽得對方只限在十招之內殺他，便升起了一綫希望，因爲他自信十招是無論如何都可以接得下的！有了求生希望，精神爲之一振，於是用盡全力接下第一招！雙方武器一交，「噹」初一聲，聲音是不小，但傳到劉法手中，似乎功力有限，只是手腕微微一震，虎口還沒覺得痛呢！

「好，第一招了！」劉法高聲說，內心的興奮，盡在這一言中傳了出來。

「那你就接第二招吧！」招隨聲發，又是平平無奇，一點也不精妙，功力也不見怎麼增加，使劉法感到莫名其妙。不過，很快他就覺察出了，當他擋到第五招，他自己已發不出勁道，覺得手中刀一下子重了幾十倍，似握着一柄大關刀，幾乎舉不起來，接招之後，全身一震，內臟受到極大震蕩，不自禁的退了兩步才穩得住身子，但虎口已經爆裂，刀更跌出幾丈遠了。他知道無望了，把心一橫，咬着牙，猛的撲向陽德生。但身形一動，立即覺眼前金光亂閃，腹部絞痛無比。他自知命盡，只好認命，倒在地上呻吟。

「你如肯合作，回答我幾個問題，我會叫你死得舒服，要不，你就得挨半個時辰才能斷氣，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好好想吧！」

陽德生冷靜地站在一邊等待劉法回話，自然也是監視劉法的變化！

初時，劉法還要裝英雄，逞好漢，但過不了盞茶時間，他支持不住了。他要求陽德生點他穴道，陽德說不行，必須他先說，他說得快，便舒服得快，否則，就要多挨點苦！劉法心中恨極，却不能不低頭回意，並催陽德生快問。

「你是受誰指使來的？原老頭還是史仲垣？」

劉法聽得心頭一凜，暗暗想道：「奇怪，他怎麼都知史仲垣是丁家的內奸，並不露面，原老大是王家的花王，更是下人，他們都是沒名沒姓，不見經傳的人，怎麼都被他知道？劉法原打算胡說一通的，此刻也不够胆，他回答是原老頭派來的。

「王仁道房中那暗道你進入過沒有？就是在衣櫃下入去那條暗道，你可曾入去過？通到那裏出口？」

王仁道房中有條暗道，劉法並未清楚，但他知道王家有一條可以通向屋外的地下暗道，至於入口處在那裏，出口處又在那裏，他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對於陽德生的精明與熟悉王家內情，更加不敢胡說八

道了。

陽德生問清楚之後，出乎劉法意外地解開他的穴道，對他說：「你走吧！王家你是回去不得了，如果王大肚子知道你說了這許多給我聽，他是不會放過你的！原老頭也不會放過你！」

「你眞讓我走？不怕我報仇？」

「報仇？你報不了的！」

「爲什麼？」

「你想想，你今年多大？我多大？今天你贏不了我，以後更休想，你一年一年接近衰老，我一年一年更加壯健，在年齡方面，我佔了便宜，至於武藝你會練，我也會，你有進步，我也會有，但在氣力上，我一定勝過你，所以我不怕你報仇！」

「今晚，你們來此的目的不是我，是姓丁的兄妹，你是受人之托而來，是爲朋友！我們本身前此並無寃仇，只是爲朋友，我們已打過一仗，冒過險，對得起朋友了，怎會再尋仇？你走吧，等一會如果王家再有人來，看到你同我有講有笑，對你會十分不利！你走吧，此地不宜……誰？站出來！」

「姓劉的，我以爲你眞是一條好漢，想不到你竟是個吃裏扒外的怕死鬼！姓陽的放你走，我可不能放你走！這是你命中註定，你認命吧！」一個聲音突然由龍眼樹後傳出來。他的話不是針對陽德生，是針對劉法。劉法聽得全身打顫仍極畏懼。

陽德生道：「你老是什麼人，也來管這閒事？」

「他是王家的總管駱天照，陽兄，這不關你的事，你快走吧！」

「我走？你呢？你不走？」

「我走不了啦！陽兄，你還年輕，將來替我報仇！現在，我求求你快走吧！」

「不，憑你這句話，我就不能走！何況，還有林家幾條性命，你說，我能一走了之嗎？」

「好親切的關懷啊！自己可以不理，却要照顧別人，姓劉的，你眞了不起，居然做起俠士來啦！」駱天照突然哈哈大笑，十分得意。但笑聲忽然停住，轉了另一種語調，道：「你們不用爭了，你們一個都活不了，姓林的也活不了！」

「駱大總管，你說得這樣有把握？你以爲這是王家，我們一定要聽你的話？」

「姓陽的，你不錯曾打敗了他們三個！可見你也確是有點功夫，但你別忘了，我不是他們，我姓駱，不姓劉！」

「管你姓駱姓馬，都是王家的奴才，王家的一條狗，才不在我陽德生眼內呢！有什麼本事就掏出來吧，且看誰活得時間長些……」

陽德生這話，把駱天照激壞了，他不待陽德生把話再說下去，先拔出厚背刀大喝：「小畜牲你找死！」

「陽兄，小心！」劉法也拔出了刀，但沒有出手。

「劉兄放心好了！就憑王家一條狗能咬得了誰！」陽德生說着話，連避三招，退了三步，趁勢用足尖一挑挑起地下一柄刀，抓在手中，隨手挽個刀花，全身幌動着，便擋住了駱天照的猛烈攻勢，一連傳出了三次碰擊聲，但雙方都沒有後退，似乎都在輕描淡寫地試探，並未用出全力！但是當事人駱天照和陽德生却都心中有數，暗暗爲對方功力高强而吃驚了。

劉法的功力不如駱天照，這是他自己深知的，他曾和駱天照交過手，駱天照的連環招源源不絕，一出手就是連環而發，攻守兼備，十分厲害。劉法和他過招，只擋了三招，第四招便落敗了，有的連第一招也接不下呢。他又與別人聯手，以二對一，三對一和駱天照動手，結果還是敗在他手中，因此，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據駱天照表示，他們三位師兄妹，以老三梅青青的武功最高，也最得師父痛愛，他是老大，老二的功力和他相若，但花巧多。三個當中，他已經是武力最差的一個了。但就是這樣，劉法還是佩服萬分。

這時見他與陽德生只交手了一招，便雙方都停住手，不由的感到奇怪。劉法想：奇怪，他怎麼不乘勝追擊？他的連環快刀是武林一絕呀！劉法實在不明白駱天照何以不繼續進攻？

駱天照何以不繼續進攻？原來他剛才，一招已蘊藏了十招的，但剛使到第三招，已被封死，無法再進，若不收招，可能被對方反擊過來，那就不堪設想了，駱天照知己知彼，未求有功，先求無過，這是十分穩重的做法。劉法是旁觀者，非身受，所以不明所以！他怎地知道駱天照已經遇上勁敵？

駱天照撤招注目凝望，陽德生也注目凝望。一刹之後，陽德生道：「不愧爲王家總管，果然身手不凡！佩服！佩服。不過，要想打敗我，還得再拿點眞功夫出來才行。」

「少廢話，接招！」揮刀再攻，出手如電。陽德生向後退出一步，猝然繞向左邊，身子一蹲低，已經進了兩步，刀光如練，斬向對方兩足。駱天照正在進攻，陡然被襲下盤，大出意料，急忙向後退避，同時回刀向下疾劈，阻止陽德生站起身，用心甚爲狠毒。

陽德生眞是藝高人胆大，他在對方刀光霍霍中，突然使出「三花聚頂」，硬拚敵招，向上躍起，同時飛出一脚，「蓬」一聲，足尖踢在對方腹部把他踢退幾步。

「怎樣，捨不得把眞功夫用出來？要是這樣，吃虧的是你！」

「臭小子，休要猖狂！看招！」駱天照的刀光又閃向陽德生要害。可是陽德生並不畏懼，他見招接招，「噹」然一聲，便失聲驚叫，同時，他那柄刀也給震飛上了半天，手中再沒有武器了。

旁觀的劉法見狀也失聲驚叫，惶懼已極。駱天照則大爲開心，趁勢追擊。但陽德生並未逃走，他身向後退，一個蹌跟，跌倒在地，駱天照恰巧追到，這一來，俯下劈斬，一刀劈下，忽地「哎呀」驚叫，倒退不迭，又把劉法嚇了一大跳。看清楚才知道駱天照雙腿出了問題，不，用手背揩擦眼睛，陽德生丟了刀，拔出身上佩劍，疾向駱天照撲去，劍到人到，一連刺了兩下，駱天照中招受傷，再難支持，連退幾步之後，倚在樹幹才能支持得住。

「劉兄，你可以走了！我沒事啦！」陽德生對劉法說。

「陽兄，他怎麼了？」劉法反問。

「沒什麼，他不會死的，但我已毁了

他的武功，他最快也得三年後才能恢復！再說，還得有高手相助才行！」

「你不殺他？留此後患？」

「由他去吧，不必殺他了！」

「將來他的師弟師妹，必要替他報仇的！」

「謝謝你！但我還是不忍再殺他！今天，我已殺得不少了！我不想殺太多，有傷天德！趁他們還沒有來，你快走吧！」

劉法暗暗嘆一口氣，只好告辭。

過了一會，陽德生又叫駱天照走。駱天照恨恨地說：「你別以爲這樣會討好我！我不會領你的情的。我一定會報仇！你如果後悔，現在還來得及殺我，要不，縱虎歸山你後悔就遲了！」

「不錯，縱虎歸山易擒虎難，但也得看縱的是什麼虎。如果潛藏未露的小虎，牠會長大，牠會强壯，縱牠歸山，當然是一件極爲危險的事，但若果縱的是無用的老虎，那又有什麼了不起？你走吧，你已經是一隻病虎了，還怕你作甚？」

駱天照本來要抬高自己聲價的，不料給陽德生三言兩語，就氣得駱天照哇哇叫，戟指大罵：「臭小子，你別高興得太快，等一會你就知道了！」

「你還不走？我可要不客氣的了！」

「好，我走，馬上就走！」駱天照說走就走，連他帶來的一個小包袱也不要。

所有敵人都走光了，留下的只是寂靜。陽德生看看死去的屍體不禁喟然長嘆。

忙，固然使人透不過氣，靜，有時一樣令人透不過氣的，此刻的陽德生就感覺如此了。

陽德生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雖然練有一身武功，却不輕易殺人的，想不到這一晚一下子就殺了不止一個人。殺的時候是拚命，你不殺我，我便殺你，在此情形之下，教他如何可以不開殺戒？但此刻回想起早先的兇險惡鬥，還覺得心悸！

早先，王家先後派了好些人來追殺丁氏兄妹，這是爲什麼？是要斬草除根，還是追索珠寶？他們之間何以有此深仇大恨，竟要滅絕其中一家？這是什麼仇呢？

陽德生無法猜想得透，念頭一轉，不想了，把注意集中在死者身上，將他們投出去埋了。

「唉，總算了結！可是一個人，爲什麼要打？爲什麼要殺人？爲什麼不怕死？由出生到成年，不容易啊！練功的日子也不容易啊！何以人們總是這樣嗜鬥？這樣重金錢輕生命？」陽德生又感到不解。

「好威風啊！年青人！」一把老人口音突然傳出來，陽德生聽來一愕，急忙循聲望去，却是漆黑一片，無法看到，心頭一凜，馬上予以戒備，又聽得對方冷冷說道：「怎麼？這樣大模屍樣的回話也不答一句？」

「對不起，我根本瞧不見你老人家，所以未答，還請老人家原諒！」

「這不像句話！小伙子，我問你，你要好好回答！」

「老人家請問！只要我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你叫什麼？我是說，你的眞實姓名是什麼？」

「陽德生！陰陽的陽，道德的德，生死的生！」

「你和他們有什麼深仇大恨？這樣狠心！」

「我跟他們原不相識，更加談不上仇恨！」

「那麼，你何以要殺他們？」

「老人家，不是我要殺他們，是他們要殺我！可惜你老人家遲到一步，要不就能看到一切，可以知道我不是存心殺他們了！」

「你這話當眞？可有證據？」

「早先有一個叫駱天照的，他曾敗在我手中，他還聲明要來報仇，我也沒有殺他，如果你老人家找到他他會告訴你！」

「你以爲我會上當？他不會和你串通的？」

「你老人家這樣說，倒可以不必再問了！」

「爲什麼？」

「你老人家如此不信任我，又何必白費時光呢？」

「你既然和他們無怨無仇，他們爲什麼要殺你？他們總不會無端端要殺你呀，是不是？」

「這倒是眞的！他們雖然不是與我有仇，却與我一個朋友有仇！他們要殺他，我義父救了他，他們追到這裏來要殺我義父一家，我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觀！」

「你既然知道駱天照要找你報仇，你可知道他還有靠山。爲什麼斬草不除根？你有得說嗎？」

「他的靠山是王仁道！這個人，我是不會放過他的，他害的人太多了，而且，還繼續在害人！我不能容許的！他另外還有一個師弟和一個師妹，據說武功都很高，看來一個對一個，我未必會輸給他們，但他們如果聯手，我多半要落敗！但他已經失去武功，我實在不忍再殺他，所以放過了他！」

「唔，你倒回答得幾老實，不算驕傲自滿！你怎會知道他有師弟師妹？他自己說的？」

「不是！別人說的！」

「誰？」

「對不起，我不願說出他是誰，免他有麻煩，請你老人家原諒！」

「你是誰的門下？」

「這一點，我也不能說！我答允過恩師，不把師門告訴任何人！」

「看不出，你倒很守諾言呢！離師門快五年了吧？居然還記得如此清楚，恪遵師命，不露師門！十分難得！」

陽德生心頭一凜，大感奇怪，何以這個人對他似乎知得十分清楚，連告別師門五年也知道！略一沉思，便脫口急問：「你老人家是……」

「你別亂猜，你不會見過我的！你好好幹你的吧，我找駱天照去問個清楚，你若有半句虛語，我會再來找你！」

「老人家請便，我這就到王家去，不敢久留了！」

老人家本是告別在先的，反而變爲送行了。他看着陽德生走了，才輕輕一嘆道：「知徒莫若師，師兄倒是有識人之眼，可惜他死得早，看不到！但我却可以放下心事了！」老人家自言自語，沿着陽德生走去的路也走過去。

陽德生一口氣趕到王家，遠遠就看到王家燈光明亮如晝，他想：他們大約等待駱天照回來慶功吧？哼，讓他們等到天亮吧！

陽德生心是這麼想，脚步可不慢，借物障形，蛇行鼠伏，既小心，又輕快，不一會已摸近了王家。他見前面人影綽綽，便轉到後門去，翻入後園直趨王家後院。

王仁道這一晚先後派出了三撥人去追殺丁氏兄妹，志在必得，而由他派出去的人來看，也應該是得的。因此，他在家中擺下慶功宴，只待派出去的人回來，便可以開始了。

可是等了許久，一個人也未見回來，這倒是奇了，怎麼都不見回？難道全都給人殺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啊，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這不可能，不可能！」王仁道終於自語了。

「老爺，你說什麼？這是眞的，可能的！」

「不，不可能！不可能。」

「可能！老爺你，你冤枉我！」

「啊，什麼事？五娘，什麼事？誰冤枉你了？」

「你！就是你這個沒有良心的，冤枉我！」

「我？我怎會冤枉你？我怎捨得啊！五娘，你且說來聽聽，我怎樣冤枉你？」

「怎麼？難道你剛才不是在聽我說話？你沒聽到？」

「沒有呀！你說什麼了？」

五娘是王仁道的第五房侍妾，最得寵的一個，就是最近幾個月才娶回來的一個。她聽後，撒嬌地再說了，原來他告訴王仁道，她似乎有喜了！其實她知道，王仁道雖然與她有房事，却不會孩子的，她這孩子，另外有爹爹，這因爲她明白，在王家，如果生有孩子是沒有地位的，母憑子貴，如果答得一個可愛的小子，身份便會不同。再說，王仁道已經六十有三了，雖說得保養得好，到底是個老人，如何還能滿足只有二十四歲，剛由歡場地方轉過來的女人。因此，不管是爲了自己之需要，還是爲了未來身份，她都要送給王仁道一頂綠帽子作禮物的。但王仁道却懵然未知，以爲眞眞是自己了得，所以聽來大爲開心。這也難怪王仁道不知的，五娘在歡場練來的一身功夫，由外部表情調情手法，都非她的四位「姐姐」可比，王仁道在另四個老婆處，無法獲得在五娘身上所得到的享受，所以他特別寵愛五娘，也給五娘的表演迫眞所瞞過。

王仁道高興極了，他許下重諾，說將來五娘養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他都會隆重慶祝一番！他並說出剛才自己所說不可能的原因，老夫少妻倒開心地笑。

他們在親熱，樣子叫恰巧看到的陽德生感到臉紅。他認得王仁道，却不認識五娘，也不知道五娘是王仁道的侍妾，因此他心中暗罵：好一對狗男女，眞不要臉！順手折了兩小節樹枝，一彈射入房去，王仁道的手掌正在搓揑五娘的胸部，手背突然給插上一節樹枝，這一突然的痛楚，痛得王仁道厲聲高叫，把正享受着愛撫的五娘嚇了一大跳，整個人彈了起來，一怔之後，便大罵道：「你，你作死了？這麼大聲……」

「有，有賊！有賊呀！」王仁道揚動着手說。

「來人呀，有人行刺老爺呀！」五娘也看到丈夫的手背插着一段樹枝，流出鮮血了。

消息外傳，王仁道却由暗道走了。

陽德生發射暗器之後，立即入房去追殺王仁道，可惜給五娘赤着身子一攔，他不想碰在她身上，遲疑了一剎，便給王仁道逃了。

陽德生此來的目的是誅殺王仁道，爲死難者報仇。爲生者除害，不料仇人見面，却給他溜了。對陽德生來說，自然不甘心的，但他已經逃了，不甘心又如何？不甘心也沒有辦法呀，他迅速地找了片刻找不到機關，只好先行離開去，再作打算。

但是，王家養有不少武師，雖然有一批人調了出去，留守王家的還大有人在，他們正在等待宴飲，一聽得有賊，誰不想爭功？陽德生還未衝得出去，已經給王家的武師截來了。

一個鴛鴦眼的漢子揚了揚手中刀，向陽德生一指，冷冷地說：「好小子，年紀輕輕就想死了！讓老子送你上路吧！」言盡招發，一閃身已撲近陽德生，刀光閃閃，疾斬陽德生左脇，身手極快。有人大聲喝采助威，以增聲勢。陽德生屹立着，神態倨傲地瞥了對方一眼便把目光掃視其他人，似乎對來人的進攻並未留意，這一來可氣壞鴛鴦眼了。

鴛鴦眼的刀勢用實了，刃鋒快斬到對方的衣服了，陡覺人影一幌，一刀已經走空，爲在氣頭上，用力過甚，踏出了一大步，給自己的刀勢帶動步法，走了空招便身形更側過一邊。就在這一剎時光，旁觀的已經發出驚叫，鴛鴦眼正自一怔，要迴避已來不及，見到身子一閃，手中刀已被踢出了幾丈，越過人頭，飛出去了，與此同時，他胸口也中了一脚，被踢翻在地打滾。陽德生連手也沒有動，只踢出兩脚已把鴛鴦眼踢得爬不起來了。

不過，王家人多勢衆，倒了一個並不重要！倒了一個，却來了兩個呢！他們都是使三節棍，舞動得環節叮叮噹噹，擾人心煩，陽德生朝他們看一眼，咀角微一翹，似有不屑之意，又引起對方憤激，怒吼狂叫，雙棍揮舞，分由前後來攻。

陽德生只想殺王仁道一個人，並不想濫殺無辜，所以他見兩人揮棍夾來，急忙避過，同時喝道：「住手，我有話說！」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他有什好聽的話說，放倒算啦！」

「別聽他放屁，臭死人的！」

七嘴八舌搶着說，不讓陽德生說話。

但陽德生仍然說道：「你們聽了！你們都有一身武功，都是英雄好漢，爲什麼要爲虎作倀，協助王仁道作惡？你們都眼明耳靈，當然知道王家是怎樣的人，也知道王家怎樣害人！你們是英雄，不是狗熊呀，怎麼甘心做狗熊，受王仁道欺騙，受王仁道利用，我與大家無仇無怨，不想和大家拚命，你們又何必爲這樣一個人賣命？値得嗎？」

（下期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老龍潭發現冰屍，捕頭張方奉李知府命將冰屍起回捕房檢驗，詎翌日忽發現冰屍失踪，初疑屍變，旋李大人爲復活冰屍恐嚇勒索，據稱彼原借厚冰練功，爲官府所擾，幾喪功力，要李大人賠償萬両，李大人一因清貧，二恐其一而再，遂領文案方師爺及張方往青竹堡拜訪歸隱泉林的武林前輩一字劍柳鶴鳴，請求援手，抵埗後，李大人命方師爺將事情經過，一一詳細說出，柳鶴鳴聽知一切，自忖非敵，心存顧忌，然目睹李大人的凝重神情，他卻又不忍拒絕，終於勉強點頭答應，前往會晤這個奇人——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著
盧令·圖

冬眠先生



喜有用武地　悲囑接班人

李知府，方師爺頓時臉色大悅！

柳鶴鳴苦笑了一下道：「爲大人計，暫時還是先要把錢湊足，萬一晚生說合不成事敗，這一萬両銀子，誠是大人救命之數了！」

李知府聽他口氣，似乎只是作說合之意，未免又感失望，話已至此，也就不便再强人所難！

柳鶴鳴站起道：「距離明午時份不多，大人尚須多作準備，晚生也須少作交待，也就不再多留大人了！」

李知府遂卽站起，連連道：「偏勞，偏勞！」

一行人告辭而出！

柳鶴鳴親送到大門，長揖再三始回！

× × ×

柳鶴鳴再回到屋內時。房中多了一個長身玉立，面目清秀的少女！

她年在二十上下，蛾眉杏目，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袷襖袂，由於剪裁適當貼身，穿在身上也就越發的顯得標緻可人！

迎着柳鶴鳴她喚了聲：「大伯——」

柳老人怔了一下道：「妳什麼時候來的？」

少女道：「姪女站在裏面很久了！」

柳老人點點頭道：「妳都聽見了？」

「都聽見了！」

「很好！」柳老人點着頭道：「十年來我不曾管過別人閒事，今天破例要管一次了！」

少女道：「大伯……你老人家已經封劍了！」

柳鶴鳴苦笑了一下，點點頭道：「不錯！」

他緩緩的坐了下來！

少女睜着一雙大眼睛看着他！

「你眞的要去？」

「我已經答應人家了！」向着她微微一笑道：「妳應該知道，大伯生平爲人，言出不二，答應了人家的事，刀山火海，亦不反悔！」

「可是你老人家也曾親口宣稱封劍江湖的呀！」

「唉——」柳鶴鳴長嘆一聲道：「青嬋！妳自幼隨我習劍練武，應該體會得到，這二十年來，我該是何等的寂寞……」

「大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麼我告訴妳！」柳鶴鳴冷冷一笑道：「大伯問妳一句話，人生最悲哀的事是什麼？」

「是——」柳青嬋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英雄無用武之地——」

悵然的嘆息一聲，柳鶴鳴苦笑着接下去道：「……明白了吧！孩子！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悲哀的事了……」

「不！」青嬋道：「你老人家做了很多俠義的事情！」

「但是，對我來說，都是太輕而易舉了！」柳鶴鳴微微閉上眸子，道：「比較夠得上我敵手的，只有一個人！」

「是誰？」

「馬岳，『平江羽士』馬岳！然而，……」柳鶴鳴睜開眸子來嘆息了一聲道：「然而那一次也只不過施出了我劍術中六成的功力而已……自從那一次以後，這二十年來，我就再也不曾遇見一個眞正的敵手……」

他是那麼的氣餒，苦笑了一下又道：「人們只聽見我柳某人三個字號，正派人禮敬有加，邪道人避之爲吉，近二十年來，我飽嚐寂寞之苦！

「我封劍的原因，也就在此……一個沒有敵人的劍士，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有時候我眞後悔練武——」

他瞇縫着一雙眸子，回憶着如同「白駒過隙」的既往，不勝感慨的道：「如果一開始，我全心治學，那麼恆五十年的決心，今日已足可成爲造福人間的學士，或許已成爲朝廷倚靠方面大員……然而我卻不幸選擇了練武習劍之一途，以至於歲月蹉跎，至老一事無成！」

一剎間，他像是眞正的感到悲哀了！

看上去，他的確也顯得老了！

柳青嬋忽然注意到他眼角以及兩腮上深刻皺紋，顯示出他的話果然不假，誠然寂寞的生涯，空負了他身懷的奇技！

他霍地由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佈滿了笑容，較之先前的形銷骨蝕，一時判若兩人。

「把我的劍拿來——」

柳青嬋怔了一下，她想勸阻，卻知道這位大伯生平剛愎自用，說一不二，他決定的事情別人是改變不了的。

劍拿來了！

外面包着一層黃色的布套！

黃色的劍穗，就同他身上那襲杏黃色的長衫是一樣的顏色！

看着這柄劍，柳鶴鳴驀然的飛起了一片遐興！

柳青嬋自幼隨這位伯父練成了一身絕技，對於這位伯父那一身精湛的武功，她一直是由衷的欽佩，從來就不曾懷疑過他會敗給誰——

然而這一次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作祟，竟然使得她爲着這位技驚羣倫的大伯父担起心來了。

她雖然不曾見過那個怪人，可是卻由方師爺嘴裏聽出了一個大概，下意識裏，她對那個冰中怪人起了一種莫明的懼怕！

「大伯！我害怕你老人家……」

「怕我不是那人的對手？」

柳青嬋點了點頭，口中吶吶的說道：「這個人的武功怪異，聽那位方師爺的口氣，他的武功像是西崑崙一派的，這一派的人，在江湖上聲名卻不大好，而且武技高强！」

柳鶴鳴微微一笑，點頭道：「妳果然是長大了，能夠有這一番見解，確是不容易，聽方師爺所說，我倒也懷疑到他是西崑崙派的人，可是西崑崙自從教主李元烈崑崙坐化之後，教中人零星分散，已難見再有高手，如果那位方師爺所形容一切屬實的話，這冰中怪人的身手除了有崑崙一派『閉氣』的優點以外，顯然還具有『大荒』一門中的不傳之秘——」

說到這裏，這位素來甚有修爲的老劍客，像是忽然觸動了什麼！

他神色微微一呆，道：「噢——我幾乎忘了……」

「忘了什麼？」

柳鶴鳴面色猝然大變道：「是了……是了……」

柳青嬋驚道：「大伯，你老人家到底想到了什麼？」

柳鶴鳴神情沮喪的道：「昔日大荒門的獨孤無忌稱霸兩湖，曾遭海內外十一門派聯手攻擊，在洞庭君山爲『乾坤正氣門』的尙先生出奇技以火箭圍攻，獨孤一鷗時在睡夢中不及逃避，將一張美好的面容，燒得慘不忍睹——」

恩索了一下，他繼續道：「……那獨孤原有中原第一美男子之稱，素日亦以此自詡，事發之後，痛不欲生，因以啣恨中原各派，他以『屍解』之術，逃開火海，毒手殺死尙先生之後，曾發恨說起，三十年後，當派其弟子入霸中原，盡殺正道之士……」

他神色一呆，冷冷笑道：「算起來時間正好……莫非這人就是獨孤老魔的傳人不成？」

柳青嬋聽了一跳道：「這位獨孤先生莫非還在人間？」

「當然在——」

「那麼他就該自己出山復仇，爲什麼要假手他的門下弟子？」

「這一點妳就不知道了！」柳鶴鳴道：「那獨孤無忌生具一副美好軀殼，以此自負，曾使中原無數少女爲之着迷，他也樂以迎逢，弄得江湖上盛傳其風流韻事，他之結怨於武林各派，與此也大有關係，據說十一派中就有不少女眷吃過此人暗虧，是以才促成聯手攻擊之一途，獨孤愛美成性，自毀容後，痛心至極，是以發誓，今生今世，永不以面目示人，是以才有令其弟子出山大肆復仇之一說！」

青嬋道：「獨孤無忌的武功如何？」

「高不可測，白詡爲湖海第一人，其實確也當之無愧！」

「大伯你可見過這個人？」

「在君山與他見面過一次，確是美如子都，武功卓然自成一家——」柳鶴鳴慨然道：「那時我爲『行易門』掌門人雲九公約往洞庭作客，原思一會這個人，後來因見人數太多，那獨孤無忌雖是狂傲自負不可一世，我卻不願以多敵寡，是以在洞庭作客三天，卽拜辭告別了雲九公，遠赴河間而去！至於獨孤毀容後脫離君山之事，卻是以後得自江湖傳聞！」

青嬋道：「莫非這十一派掌門人，就沒有想到以後的危機麼？」

「怎麼會沒想到？只是獨孤無忌自此以後，果然匿居不出，三十年來，直到今天再自也不曾聽到過他的消息！這些年來，這十一派門人，曾發動三次搜索，俱都空勞往返，只是對方既然有意躲避不出，誰也無法再令他現身而出……」

說到這裏，他呆了一下，嘆息着道：「三十年星移斗換，十一派長老，也都死得差不多了，只怕再也不會有人記起這個人了……」

「那麼大伯！」柳青嬋無限驚愕的道：「你看這個冰裏出來的怪人會是那位獨孤無忌的門下麼？」

「很有可能！」

柳鶴鳴冷冷一笑，又道：「要眞是他的門人，只怕就難以善罷干休！獨孤無忌當年旣已發下豪語，必然在這三十年內，傾其所能，才調教出這個弟子，這個人的武功想必甚爲可觀了！」

青嬋神色一呆，緩緩低頭不語！

她心裏生出了一片寒意！雖有意阻止伯父插手管這件閒事，但是生爲劍門之女，那是無論如何不能說出這番話來！

柳鶴鳴微微一笑道：「青兒，妳不必爲我担心，其實我倒樂得見識一下獨孤無忌的傳人，當年錯過與他一搏之機，曾使深深恨悔，難得三十年沒有幸能够見識到他的弟子——」

冷笑一聲，他接道：「獨孤無忌以三十年長久時間，調教出來的弟子，必已得其眞傳，只怕其功力較之獨孤本人也相去不遠，這人正是我樂意一會的對象！」

說到這裏，他站起身來踱向窗前！

看着窗外的紅梅，他臉上飛起了一片豪興——

「況且我還不一定會輸給他！」

轉過臉，他看看柳青嬋道：「我算計着必是獨孤門下傑出傳人，果眞是這個人，那麼他選了『大名府』爲出手之第一站，這其中大可玩味！」

「大伯的意思，莫非大名府內有他要找的仇家？」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個人會是誰？」

柳鶴鳴略一尋思，遂即脫口道：「藍昆！」

「天一門的藍老前輩！」

「不錯！」

柳鶴鳴似乎一下子想通了很多！

「天一門正是當年參與共謀獨孤無忌的十一門派之一！這就不錯了！」

青嬋一驚道：「既然這樣，我們趕快去告訴他老人家一聲！」

「不忙！」

柳鶴鳴哼了一聲道：「這件事未經證實，先不必忙於一時！」

青嬋道：「藍老前輩武技別成一家，早告訴他一聲，也許可以配合大伯，如果大伯與他聯手共同對付……」

才說到這裏，柳鶴鳴即搖手制止！

青嬋自知又說錯了話，她想到了大伯父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以多勝寡，當時見狀忙自中途打住，臉上現出了靦覥顏色！

柳鶴鳴道：「那怪客向李知府定的時間是在明日正午，午時以後，如果我還不曾回來，可能就凶多吉少！」

青嬋心中一難受，低下頭叫了聲：「大伯……」

「妳聽清楚了！」

柳鶴鳴叮囑着道：「妳記住，如果『未』時以前，我還不會回來，妳就速往『天一門』，面見藍昆報訊，告訴他獨孤無忌的諾言實現了，囑他速速逃命去吧！」

青嬋道：「只怕藍老前輩，他不肯逃命……那便怎麼是好？」

「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柳鶴鳴冷冷的一笑，又道：「藍昆的武功還次於我，如果我尚且不敵，他焉能是那人對手？不過這個人生就的一副騾子脾氣，唉——生死有命，青兒，妳只把話帶到也就是了！」

青嬋心裏一陣發酸，眼淚在眸子裏打着轉兒。

「大伯……」她忍着心裏的悲傷道：「你老人家要是敵不過他，也犯不着拿性命去拚，還是快點回來吧！」

「這個我知道！」

說罷，嘆一聲，又道：「只是强者出手，只分生死却無妥協之餘地，萬一我敵他不過，只怕再想逃得活命，可就萬分難了！」

青嬋嗚咽着叫了一聲大伯，遂即撲上來抱住了老人身子，柳鶴鳴「哎！」了一聲拍一下她的肩頭。

「這只是往最壞的一個打算，說不定大伯一出手就贏了他也未可知！」

「只是我不放心——」她仰着臉，潔白的臉上掛着淚痕，說道：「大伯，我要跟你一起去！」

「傻丫頭……」

他輕輕用手把她散置在前面額頭上的幾根亂髮歸置了一下了。

已經是個大孩子了，臉上還脫不了稚氣，密鬗的睫毛深處隱藏着那雙碧海也似的一雙剪水瞳子。

從小小孩提時，二弟病榻垂危之際，把她托付給了自己，韶華如水，一眨眼的工夫，這個孩子竟長得這般大了……

看着她，想到這些，柳鶴鳴一刹間與起了「浮生如夢」的感覺！

摩挲着青嬋細細的秀髮，他心裏浮起了一片慈愛！

青嬋偎依在大伯父的懷裏，她自幼喪父，母親也很早棄養，就是大伯父一手把她提拔長大的！伯姪間的感情，有甚於父母！

「孩子！」柳鶴鳴吶吶的道：「妳一向是很堅强的，這件事妳更要堅强的沉住氣，妳坐好，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囑咐妳，妳注意聽着！」

青嬋抹了一下眼淚，點頭答應，靜靜坐好！

柳鶴鳴道：「果眞這個人是獨孤老怪門下，而我又遭其毒手，那麼妳的責任十分重要了！」

「大伯是說，要我負責通風報訊？」

「對了！」

柳鶴鳴很欣賞姪女的聰明，臉上瀰漫着欣慰的笑容！

「由北而南，一共是十七家門派，妳要一家家的通風報訊，而且要趕在那廝的前面！」

「大……伯！」

青嬋低頭飲泣着！

柳鶴鳴看着姪女這番模樣，忽然心裏一動，暗忖道：「她何以如此傷心？莫非我此行眞的有什麼不妥麼？」

他當然不會就此打消了去意！

良久以來，他就渴望着一場劇烈的搏殺——

那場搏殺也許並不一定是劇烈持久的鏖戰，但是必須是要施展出自己生平所學，也許只出一劍，但是這一劍必將是自己生平劍道的精華！

果眞有這類的敵手，雖死何憾？

他臉上又重新帶出了自信的笑容。

「放心吧孩子——大伯不是這麼容易就會落敗的！怎麼，妳對大伯不放心？」

「不是……」

「好！那就擦乾了妳的淚……回房去吧！」

青嬋答應了一聲，起身進屋！

柳鶴鳴這一瞬間感慨萬千！

他緩緩步出堂屋，却發覺到老奴田福，正自坐在院子裏發呆！

他們之間，有四十年的主僕情誼！

柳鶴鳴當然忘不了田福那隻眼睛是怎麼瞎的——

大別山之夜，他背負着柳鶴鳴的妻子尤氏，在亂石崩雲的山溝裏面，被羣盜刼擊！

尤氏就是那一夜死的！

田福的一隻眼，也是那個時候遭箭矢所射瞎的！

柳鶴鳴忽然悲從中來，淌下了兩滴淚水！

一個默默無名的小人物，却幹了這麼俠義的一番義擧，其一腔對主的忠義，較之謀國的忠臣名相又有何異？

四十年來，他不氣餒，不怨天尤人，仍然是守着他本身的職責——一個僕人的職責！

這等忠心，怎不令柳鶴鳴肅然起敬欽感有加！

「田福——」他輕輕喚了一聲！

田福陡然一驚，連忙站起迎過來，躬身道：「主公有什麼吩咐？」

「你來我家有多久了？」

「噢——大概快四十年了吧！」眨動了一下他那隻獨眼，田福驚異的道：「主公，您老問這個幹什麼？」

「只是想起來隨便問問罷了！」

「主公！剛才府尹大人來訪……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當然有！」

四十年眞誠相處，義氣相結，有時候他們是無話不談！

「主公——有什麼更緊的事，令您爲難？」

「這個……」

田福沒接口，只靜靜等候着柳鶴鳴說話。

「也可以這麼說！」柳鶴鳴道：「我正想找你談談！」

說罷，他遂即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田福侍在他身前。

「田福！你認爲我的功力如何？」

「主公功力那還有什麼話說！不要說冀省難覓對手，只怕再走魯豫，也難有第二人！」

「哈——」柳鶴鳴大笑一聲，道：「這只是你的看法而已，魯西的張之江，和豫東的邊宋靖，這兩個人都不是弱者，只怕較我武技猶有過之！」

田福吟哦了一下道：「張邊二位確是不弱，不過與主公也是在伯仲之間！」

柳鶴鳴臉上現出了一片戚容，他找到田福談話自然是有用意的！

「我們在青竹堡渡過了十年的太平歲月——田福，你覺得習慣麼？」

田福怔了一下，立刻他就明白了主人的心意！

「太好了！」他點着頭道：「這種修心養性的神仙生活，是老奴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

「哼！你是信口胡說！」

柳鶴鳴立刻拆穿了他的心思，冷冷的道：「你用不着瞞我，其實我早已看出來，你有些耐不住了！」

田福登時一怔，道：「主公，您老這話……是什麼意思？」

柳鶴鳴苦笑一下道：「你用不着害怕，其實我並沒有絲毫怪你的意思，老實說，我也和你一樣，十年來韜光養晦的生活，我早已過膩了——」

「主公，您老——？」

「你不用着急，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他叮囑道：「很重要的一事件！」

「什麼事……？」田福已經下意識的覺得不太妙。

「你注意聽着！」柳鶴鳴道：「剛才李知府們來，是因爲要請我去爲他對付一個人？」

「是……誰？」

「這個人你我都不認識！」

冷冷一笑，他又接下去道：「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個人絕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很可能是我平生所遇見最厲害的一個勁敵！」

「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主公，您老人家已經答應了李知府了？」

「不錯！」

田福怔了一下道：「什麼時候？」

「明天一早我就要到府尹衙門——」頓了一下，柳鶴鳴接道：「——那個人跟李知府約好，正午必定到達！」

田福那隻獨眼內頓時冒出了亮光，道：「老奴願追隨主公左右，見識一下這人的身手！」

「那可不必！」

田福一怔道：「爲什麼？」

柳鶴鳴道：「因爲你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田福道：「主公，您老請明說——田福這條命早就是揀回來的，刀山劍樹，萬死不辭！」

柳鶴鳴長嘆一聲道：「田福，難得你有這一腔忠義精神，只是你須知道，人只有一條命，死有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暴虎憑河，那只是匹夫之勇，死要死得有價値才得！」

田福點點道：「主公以前已經對我說過很多次，這個意思我懂得！」

「我知道你心裏一直懷恨着的一件事……其實這麼些年下來，你早已經應該心平氣和了！」

田福被他說中心事，頓時垂下頭來！

他那隻獨眼裏，聚集着凄離的淚光。

雖然事情已經過了三十年，可是一想到那一夜——「大巴山」之夜，田福就會覺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傷感，一種無法可以

饒恕自己的內疚！

他總是認爲主母尤氏的死，完全因爲自己的能力不濟所致！

因此每當他看見柳鶴鳴花前月下孤獨自處的時候，他就會情不自禁的深深責怪着自己！

現在他的心事，忽然被主人一語道破，自是感到無限悲愴！

他是直性人，肚子裏鼈不住話，此刻被主人一點破，更不禁悲從中來，一時垂下頭來，忍不住熱淚滂沱，淚下如雨！大聲的抽搐起來！

柳鶴鳴似乎沒有想到他會如此，一時呆了一下。

田福忽然雙膝跪下，悲聲泣道：「主公您老說的不錯，過去那件事，我太對不起您老人家了，我也對不起死在九泉之下的主母……」

柳鶴鳴不等他說完，遂即上前把他摻了起來。

「田福，你千萬不要這麼想……這些年我對你只有心存感激，絕沒有絲毫怪罪你的意思——你起來，我有重要的話要告訴你！」

田福發覺到主人臉色沉重，預料着將有重大的事情要託付自己，遂即制止住了悲聲，抖顫顫的站了起來。

柳鶴鳴道：「你坐下！」

田福乃依言坐好！

柳鶴鳴道：「田福，我現在只告訴你，我對於明天將要會見的那個人，我預感着必將要與他放手一拚，可是我却絲毫沒有把握能够戰勝他！」

田福正欲說話，柳鶴鳴以手勢制止！

「你聽我說完！」柳鶴鳴繼續道：「我與那人這一戰的結果，必有一人會當場斃命！萬一我戰勝，那麼死的是他，這件事就不必多說——」

田福垂首恭聽，不敢插口。

「萬一我敗了……」他苦笑了一下：「當然後果也是一樣的！」

「主公——」

田福霍地站起來，却被柳鶴鳴又作勢制止，他只得悻悻然的又坐了下來！

柳鶴鳴沉聽道：「田福，我要告訴你的是，我要你負責任保護青兒的安全，你做得到麼？」

田福那隻獨眼睜得極大，他本來預備與柳鶴鳴有所爭執，只是却沒有想到柳鶴鳴交付與他的工作竟是如此的重大，使得他簡直無法推却！

楞了甚久！

田福那隻獨眼內，直然淌出了一行淚水！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柳鶴鳴却知道他心裏已經答應了！

在交付這個任務以前，柳鶴鳴心裏早已事先考慮過——因爲只有如是，他才可以使田福自己得以保全性命！

保全青婢的性命，同時也就等於保全田福的性命！

柳鶴鳴同時早已注意到田福的心裏因素，只有這樣他才不會推却，因爲當年田福保駕主母尤氏不慎，而使得尤氏喪生，在田福來說，那是他終生認爲永遠也不能自已赦免的一種罪過！

現在柳鶴鳴又交待給他類似以前同等性質的一個新任務，正是根據他內心下意識的一種贖罪的心理要求！

正因爲如此，所以田福聽了這個新任務之後，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內心本意，原是要與主公同生共死，可是柳鶴鳴交待給他這項工作之後，使得他簡直就沒有再商榷的餘地！

所以他流下了眼淚！

柳鶴鳴凄涼的笑了一下道：「我只是在做最壞的打算，說不定那個人不是我的敵手，那麼這一切都是多餘的了，我只是要你心裏先有個主見罷了！」

田福緊緊的咬着牙，點點頭道：「這件事，姪小姐知道了麼？」

柳鶴鳴點點頭道：「知道！」

「姪小姐打算怎麼樣？」

「她當然聽我的話！」

「那麼主公預備怎麼安置她？」

「這正是我要告訴你的！」

說到這裏，他站起身子來，回頭向着後面院子房裏看了一眼，保定柳青婢不在現場。

「主公有話直說無妨！」

柳鶴鳴一聲長嘆道：「對於你我當然沒有絲毫不放心的地方，只是青婢那個孩子，却是生來任性的脾氣，有些話不得不瞞着她一些！」

「主公要說什麼——也許老奴可以從旁設法！」

柳鶴鳴點點頭，說道：「正要你從旁帮助！」

說到這裏，他臉上罩下了一層愁雲。沉默了一些時候之後，他才苦笑道：

「明天我要去接觸的那個人，雖然我根本就沒見過他，可是聽了方師爺的一番形容之後，我想到了一個可怕的人，如果眞是這個人，他的手段必將狠厲無比，舉世無雙！」

在說這些話時，他腦子裏一直在盤算着什麼。

於是他又接下去道：「——我是在担心，萬一我打敗了，自然我命休矣——」

柳鶴鳴道：「我死，倒是不足爲慮，因爲我心裏早已抱定了必死的打算，我只是担心……」

田福徐徐的道：「主公是放心不下姪小姐，這一點老奴緊記在心！必不使姪小姐輕易涉險！」

柳鶴鳴道：「萬一連我都遭人毒手，可以想知那人的厲害，你也許可以約束青婢不去找那人尋仇，可是却保不住那人不來找到她斬草除根！」

「這個——」田福獨眼睜得闊圓道：「那就跟他拚了！」

柳鶴鳴冷笑一聲道：「果眞這樣，我也就不必把姪小姐托付於你了！」

田福頓時發覺自己說錯了話，臉上現出了一片恐慌與不安！

「主公請息怒……我是有口無心！——我……我實在是亂了方寸，請主公指示切要！」

「對了！」柳鶴鳴道：「你跟我已數十年，原是應該有這番涵養，否則必然損人害己！」

田福臉上，現出了一番羞慚，垂頭不語！

「田福！」柳鶴鳴道：「你要聽着，我所担心的乃是明天萬一我死了之後，那人可能立刻找來此地！」

田福霍地抬頭——

柳鶴鳴道：「因此，我要你事先負責帶着青婢逃離！至於逃離的路綫，我已經告訴了青婢，現在我再告訴你一遍！」

於是，他就把先時告訴青婢的一番話，又告訴了田福一遍！

田福聽完之後，默默的點了一下頭。

過了一會兒，他才慨然的道：「主公請放心，這件事我一定依照您老的意思辦理！」

柳鶴鳴原以爲他會有什麼異議，想不到他會這麼爽快的一口答應，心裏大爲放心！却不會想到田福忽然跪下來，向着他恭敬的叩了三個頭。

他語含悲切的道：「田福蒙主公數十年恩待，大恩不言謝，只請您老珍重，家事有我負責，您老放心去吧！」

言罷站起來！

柳鶴鳴頗有感慨的點了一下頭，遂即轉身自去。

× ×

大名府衙內，早已重兵把守！

「一字劍」柳鶴鳴來到的時候，距離「午」時還有小半個時辰！

捕頭張方早已在門口守候，乍見柳鶴鳴的來到，不勝欣喜之至，連忙把他延請到了李知府的簽押房！

李吉林知府與方文生師爺原已認爲柳鶴鳴不會來的，現在見狀，大出意料，自是衷心竊喜不已！

柳鶴鳴穿着黃色長衣，面色極爲從容，隨身所帶，僅僅只有長劍一口。

那口長劍，依然是裝置在黃色的劍套之內，斜揹在他右肩後側！

方師爺親自獻上了一碗茶，柳鶴鳴站起來雙手接住！

李知府長吁了一口氣，道：「老劍客不愧是信人君子，你來了，兄弟這顆心總算放了一半——」

方師爺臉上帶上笑容道：「不瞞老先生說，這衙門內外，已由張方負責佈署，臨時借調了左右隣縣的幾名幹捕，那個人果眞有自知之明，也許就不會來了！」

柳鶴鳴苦笑道：「方先生設想不謂不周，只是這些是難不住那個人的！」

李知府一怔，說道：「老先生，你的意思——？」

柳鶴鳴道：「晚生之見，大人只宜智取，却是萬萬不可力敵！」

「這個……」

「大人暫時可放寬心，晚生既來，自然不會臨陣逃脫，這件事可由晚生一人負責！」

頓了一下，他又接道：「萬一要是晚生也敵擋不住，那麼大人即使再約上許多人，也只怕是枉費心機！」

李知府將信又疑的道：「柳老兄果眞認爲那個人一定會來？」

「他必然會來的！」

「爲……什麼？」

「武林之中，信義爲重，這人雖然並不是一個仁心義舉的俠士，可是能具有如此功力的人，當今天下畢竟少見，他不會自食其言！」

李知府呆了一呆，看了一旁的方師爺一眼。

方師爺又下意識的向兩處門口看了一眼——那裏早已佈下了人，張方與孫七，以及隣縣的四位幹捕——「海豹」謝山，「雙手箭」關士宏，「左手快刀」李立，「雲裏翻身」管剛！

這四個人俱都是左右隣縣公門裏的傑出人物，一時薈萃！

這一切看在柳鶴鳴眼中，大不爲然！

他轉向李知府說道：「以晚生的意思，等一會，那人來時大人宜先禮後兵，切不可草率動手，以致貴衙弟兄平白受到傷害！」

李知府猶豫的道：「這個……」

柳鶴鳴目光一掃站立在兩處門側的六名捕快，道：「這六位朋友，大人亦應先行調開，以免上來就造成衝突，以後事情，只怕就不好處理了！」

李知府點點頭，說道：「老先生說得有理——」

說罷轉向張方道：「張頭兒，你招呼着他們四個先退下去！」

張方應了一聲道：「是！」

嘴裏答應，脚下並未移開，却把眼睛看向一旁的方師爺！

方師爺尷尬的笑了一下，轉向柳鶴鳴說道：「柳老先生，這樣怕不太好吧！萬一……」

柳鶴鳴道：「方先生不必多慮，這件事應該如此，六位朋友可以暗中防守，却不宜公諸表面——」

李大人揮了一下手，張方遂與各捕快退了下去！

等到各人退下之後，李知府才向方師爺道：「文生，你也眞是，既然有柳老先生在座，他們六個不是太嫌多餘了嗎！」

方師爺一連氣的道：「是是是……」

嘴裏說着，眼睛可就情不自禁的瞟向柳鶴鳴！

要說柳鶴鳴有甚麼了不起的功夫，他是眞的一點兒也不敢相信——

瞧瞧他那一身瘦骨頭架子，文質彬彬的模樣兒，來一陣大風只怕就把給刮倒了，他是眞不敢相信這種人會有甚麼本事？

心裏儘管這麼想，可是嘴裏却不敢透出絲毫的口氣來！

那退下去的六名捕快，其實並沒有遠離，紛紛設防暗處，這府台衙門裏裏外外，到處埋伏着殺機，那個人不來便罷，若眞敢擅入雷池一步，就叫他來得去不得！

其實這只是他們一廂的想法，對方是不是也這麼認爲，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柳鶴鳴所顯現出的是出奇的鎭定！

距離着「午」時，已漸漸接近。

李知府臉上現出了一番不安，他站起身來隔着窗戶向外面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

柳鶴鳴一笑道：「大人稍安毋躁，現在時辰還不到，他是不會來的！」

李知府坐下苦笑道：「不瞞先生說，我實在……」

「大人不須如此！」柳鶴鳴冷森森的道：「那人向大人索取的一萬兩銀子不知大人你可曾準備好了？」

「這個——準備好了！」

柳鶴鳴微微點頭道：「萬一要是晚生不敵，這些錢也就是大人救命之數，爲大人計，千萬不可冒然開罪此人，須知明哲保身的道理！」

李知府又重重的嘆了一口氣，低頭不語。

柳鶴鳴這時緩緩將面前的茶碗蓋子掀開來，却見他擄起一隻袖子，慢條斯理的，把五根長長指甲浸入熱氣騰騰的茶水之內！

如此兩隻手十指輪番浸泡一回！

那些原來晶瑩透剔的長指甲，經此一來，看上去頓時變得其柔無比！

柳鶴鳴把泡軟的指甲，一根根的捲起來，外面加上一個銀質的指甲短帽，這麼一來，看上去絲毫不礙於他出拳施劍！顯得很俐落的樣子！

他不慌不忙的在做着這些事情，一旁的李知府與方師爺却聚精會神的看着他！

柳鶴鳴做完了這些工作之後，又取過他携來的那口長劍！

褪起了長劍的布套，現出了斑蝕點點的青銅劍鞘！

他把這口劍的啞簧按開，以便隨時可以抽劍而出！

「大人！」柳鶴鳴道：「等一會那人來時，爲安全計大人與方先生可以退處內室，如果晚生不敵遇害，大人卽應差張方將一萬兩銀子恭敬送上，千萬不可意圖有所異動，須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李知府頻頻點頭稱是。

一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他不會這麼甘心的雙手奉上，只是對方既然這麼說，他當然不便再持異議，至於心裏到底作何打算，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方師爺指着一扇扁窗，說道：「柳老先生，那個人上次來時，就是由這裏出去的！」

柳鶴鳴抬頭打量了一眼——

殊不知，就在他仰頭的一刹那，霍然發現到一雙腿脚垂掛在當空——正是由方先生指說的那扇扁窗伸出！

室內各人頓時大吃一驚！

方師爺驚嚇得大叫了一聲。

李知府嚇得臉色發青！

各人驚嚇的目光焦集之下，却只見那雙深出的腿脚緩緩向外伸展着——

那是一雙緊紮着褲管的白綢子腿脚，兩隻襯着青色綫襪的黑布鞋——

在各人驚心動魄的注視之下，這個人就像一條蛇似的緩緩向室內伸展着。

漸漸的，露出下腹，上胸，雙肩，頭顱！

最後的是一疋綢子般的輕飄飄的墮落下來，現出了這人整個的軀體！

由於這個人的突然出現，使得李，方二人原想暫時迴避都來不及！一時都嚇呆了！

倒只有柳鶴鳴尙能保持着一份鎭定！

他湛湛的目光，直直的打量着眼前這個人，雖驚不懼！

來人六尺左右的身材！灰白深陷的一張瘦臉，頭上是一層未經修剪過的短髮，前一半壓下來，散置在前額上，後一半却像是展開的摺扇散亂着！

這人上身穿着一襲肥大的白色對襟短儒衫，正中連縫處是一排爲數七顆的黃金大鈕扣——

其所以斷它更是黃金，是由於其上的光澤不同於銅質的黯然！

這樣的一個人！

如此的一身怪異打扮！

莫怪乎室內之人，都爲之瞠目而驚！

柳鶴鳴之所以不同於李，方二人之處，乃是由於他久經冶鍊的氣魄與自負甚高的精湛武技！

是以，他的情緒在一驚之後，很快的就安定了下來！

那個人站定之後，一雙深陷在目眶子裏的眸子，連連的眨動了幾下，首先注定在柳鶴鳴身上！

柳鶴鳴徐徐站起身來，抱了一下拳，道：「老朽柳鶴鳴——」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不得不臨時打住，原因是來人的目光已轉向了別處！

嘴角微微向下拉動，帶出一種說不出的不屑，這個人把目光已移向到知府李吉林的身上！

柳鶴鳴的話只好打住。

這人直直的看着李知府，却把一隻形同殭屍的枯瘦手掌伸出來！

作出一副索討的樣子，他緩緩的用着一口沉重的巴蜀鄉音道：「李大人，我要的銀子你可準備好了？」

李知府全身打顫的道：「這個……」

一面說，却把眼睛轉向柳鶴鳴，滿臉求助之色。

由於這個人怪的提早光臨，使得柳鶴鳴原來打算讓李、方二人迴避的佈署，成了泡影，所以李知府才會臨時向柳鶴鳴討主意！

那人帶着三分木訥的緩緩掉過了頭顱，一雙含蓄隱隱精光的瞳子轉而注視在柳鶴鳴身上！

「你是誰？」

「老朽柳鶴鳴！」

「柳——鶴——鳴——？」

搖搖頭，這個人冷森森的道：「我不認識你！」

「老朽也不認識足下！」

那人嘻嘻一笑，臉色極爲不屑的道：

「這麼說，你來這裏幹甚麼？」

要是昔日，如果有人敢這麼向他說話，柳鶴鳴早就忍不住當面發作，可是眼前這個人，顯然是大有來頭，柳鶴鳴儘管是心裏極爲不快，可是在未瞭解對方意圖門路之前，他却是掩忍不發！

聆聽這人奇怪的對話之後，柳鶴鳴臉上帶出了微微的笑容！

「老朽爲李大人座上常客，常來走動，理之所當，倒是足下不請自來，令人吃驚！」

那人像是不擅詞令，被柳鶴鳴這幾句冷嘲熱譏的話一激，頓時面現怒容！

不過是一瞬之間，他臉上又現出了一片笑容！

「柳老頭——你竟敢對我這般說話，哼哼……！我們等一會再談——」

說罷轉過臉來看向李知府，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怎麼樣，李大人是捨不得給麼？」

（未完）

中篇俠情連載小說

虎魄（五）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愚禪師從三義堡救出靳珞和被駝背老人囚於青牛峽山洞中的阿琴後，卽帶着二人來到一毒潭，命二人守住山口，大愚禪師要獨力除去毒潭中的怪獸，在大愚禪師全力與怪獸搏鬥中，山下突闖來一胖一瘦兩和尙，靳珞和阿琴正擬攔阻，詎這時大愚禪師已鬥至筋疲力竭，怪獸也傷重垂危，阿琴不遑多顧，急躍到潭旁把大愚禪師救下，靳珞也急赴援，却險遭獸吻，幸爲胖和尙所救，此際怪獸已死，胖瘦和尙似欲剖割怪獸體內之物，但又恐沾染毒液，胖和尙命靳珞代勞，瘦和尙却反對靳珞冒險——

福緣成絕藝　情孽恨長埋

胖和尙笑道：「師弟怎的學來這種迂腐論調，世上損人而不利己的事做不得，但損人而利己的事，又有何妨？何況這小子的命是我救的，他又有心要自殺，如今叫他代你我之勞，事後賞他一個全屍，對他來說，眞是再便宜不過，他成全你我，你我也等於成全他，又有什麼不對？」

靳珞聽了這番話，險些連肺都氣炸了。

他雖然還不明白怪獸腹中究竟有什麼珍貴寶物，但已暗暗下定決心，寧可一死，決不肯受他指使。

那胖和尙用手指着獸尾，含笑對靳珞道：「適才的話，想必你已聽見了，你既已決心一死，咱們看在佛祖份上，自然要成全你，但你以有用之身，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了，未免可惜……」

靳珞不等他說完，冷冷道：「在下生死的事，不勞你們關心，你如要殺我，只管請便，但若想指使在下做什麼，只有三個字回答——辦不到。」

胖和尙一點也不生氣，仍然笑嘻嘻道：「這話雖然很乾脆，無奈今日的事，實是我佛註，你豈能逆天行事。」

靳珞哼道：「如果你就是佛祖，那也只好逆天行事一次了。」

胖和尙哈哈笑道：「好！好！有志氣！有志氣！」

靳珞知道他笑過之後，必然會施毒手，把眼一閉，傲然不理。

胖和尙先瞄瞄師弟，見他僅喃喃唸着：「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不由胆壯，伸手一把，抓住靳珞的頸項子，將他提了起來，笑問道：「小子，你肯不肯？」

靳珞咬緊牙，閉目不答。

胖和尙道：「好！佛爺先叫你嚐嚐錯骨分筋的滋味。」

和尙果然心狠手辣，一面笑着，一面揑點靳珞肩頭，胯際，腰間……各處要筋重穴，只不過使用了五成力，靳珞已是滿頭大汗，輕哼出聲。

不消片刻，混身衣衫已被汗水浸透，四肢顫抖，眼裏已痛得淚水盈盈。

胖和尙又笑道：「小子，你可肯聽從咱們的吩咐了？」

靳珞突然一張嘴，對準和尙「呸」沲一口唾沫，切齒罵道：「賊禿，你休想！」

胖和尙格格笑道：「咱們倒要試試，看誰拗得過誰？」

兩眼一瞪，手上又加了兩成勁力。

靳珞咬牙强忍，唇間牙齦，均已咬破出血，仍然不肯低頭。

胖和尙點點頭，道：「很好，且讓你再試試佛爺的獨門手法。」

手指伸縮，點了靳珞「豐隆」，「伏兔」，「太乙」，「池倉」四處穴道，却將左手中食二指，搭在他左肩頸側的「肩中兪」穴上。

刹那間，靳珞似覺有一條細小的蛇虫，由肩頭開始，緩緩循經路遊移，順胸而下，不一會，遍遊全身。

這種滋味，又與「錯骨分筋」之法不同，那緩緩蠕動的小蛇，就像在骨髓中遊行，令人又癢又麻，却又無從搔抓，靳珞初時尙能屛氣苦撐，半盞茶之後，已覺難忍難熬，不由哼出聲來。

又過了半盞熱茶光景，那小蛇竟好似已鑽入腦中。

靳珞只覺七竅癢痛，錐心刺骨，滿口牙齒格格作響，厲吼道：「賊禿，你……你殺了我吧……」

胖和尙哈哈笑道：「現在你想死，佛爺也不肯超渡了。」手上又加了三成眞力。

瘦和尙看得搖頭嘆息道：「長痛不如短痛，朋友，何苦熬受這無邊痛楚，從了吧！從了吧！西天路遠，千里流沙，不是好渡的。」

靳珞正在艱苦支撐，突聽瘦和尙這幾句近乎禪語的話，不由心中一動，靈台方寸間，遽然開朗起來，暗忖：是啊，我既決心一死，可循之途甚多，何苦逞一時嘴硬，落得這樣不死不活？

心意一轉，長嘆一口氣，道：「好吧，我依你們。」

肸和尚哈哈笑着鬆了手，得意地道：「這才是聰明人，代勞做點小事，換來西天安樂，要是別人，想還想不到哩。」

提了靳珞，縱落在獸屍頭部旁，又道：「喏，你瞧，這事容易之至，你只消用那揷在牛頭龍頸上的短劍，剖開龍腹，替咱們取一件東西出來，便算功德圓滿了。」

靳珞混身關節恍如鬆脫，使不出一絲力氣，含悲忍辱，從地上站起來，踏着獸血向前行去。

他瞭解兩名兇僧之武功都很高强，大愚禪師元氣未復，絕對不是他們的對手，自己三人，既然無人制得住他們，不如一死，倒省得皮肉受苦。

汚血中蘊藏奇毒，連兩名兇僧都不敢輕涉一步，只遠遠站着監視，靳珞却毫不在意，踏着汚血向前行去。

脚步起落間，濺起許多血漿，靳珞的褲脚和下半身衣角，滿是濃血斑斑，行不過十餘步，兩隻脚已腫得像兩隻東瓜。

然而，他只當無事，大步走近獸屍，一探手，將那柄寒光閃閃的短劍拔了出來。

短劍一入手，便向咽喉抹去——

「噹」！一聲輕响！握劍的右手一震，短劍舉在空中，竟無法移動。

肸和尚大笑道：「你最好等把事辦妥後再死不遲，假如你自毀承諾，佛爺只須一粒石子制住你的穴道，那時，你又要遍嚐錯骨分筋與蝕骨神功的苦楚了。」

靳珞回頭，果見肸和尚兩手各握着一把石子，一瞬不瞬的凝注着自己。

他冷冷看了肸和尚一眼，一言不發，執着短劍，開始慢慢剖那怪獸的皮鱗。

漸漸，雙脚腫痛已蔓延上昇，穿透膝蓋，靳珞索性跪在地上，揮劍剖腹。

他已將生命置之度外，自然已不用再顧忌汚血中毒，相反地，倒希望毒性快快發作，早些死了算了。

那胖瘦二僧四隻眼睛齊注在靳珞身上，目不轉瞬，似乎担心他會半途毒發而死。

不片刻，靳珞已將獸腹剖開，怪獸的五臟內腑，全都翻了出來。

肸和尚急道：「那毒物的心肝和胆囊最毒，你快用劍割下送過來，千萬不可沾唇……」

靳珞翻開內腑五臟，尋了一遍，竟然沒有找到那肝和胆在什麼地方，不禁失笑叫道：「看來這獸跟二位一樣，是個喪心病狂的無胆匪類。」

肸和尚大驚，忙側頭問道：「師弟，那牛頭龍的肝胆生在什麼所在？」

瘦和尚道：「照奇書上所載，肝胆應在第五節脊骨下，有一層厚厚的油膜包着。」

靳珞依他所說的地方，探頭到獸腹中，果然找到一個厚膜油囊，揮劍割了下來，拿在手上掂掂，份量竟然甚輕。不禁詫異：怎的這怪獸如此龐大，肝胆如此輕小？

肸和尚連聲問道：「怎麼？找到了嗎？可有那樣一包油脂？」

靳珞故意損他，道：「找是找到了。但這玩意兒牢得很，割不下來。」

肸和尚大喜道：「千萬仔細，不能弄破了，這東西毒得很，一沾咀唇當時便死，而且死時還得受那無邊痛苦，你只割下便送過來，不要亂動。」

靳珞一面應着，一面用劍將油囊劃開，仔細一看，却見那胆囊才不過酒杯大小，胆邊一掛赤色心肝，乾癟癟的竟像幾片蘿蔔乾。

他心裏想：既是這東西奇毒無比，何不我把它吃了，閉目一死，省却許多煩惱。

想着，手一送，將那怪獸的胆囊和肝，一齊塞進口裏……

說來奇怪，肝胆入口之後，立刻化作一股暑帶澀味的流液，順喉而下，刹時遍體奇癢難忍，一股無比灼熱的熱流，迅速透達全身。

靳珞自覺體內骨骸格格輕响，四肢脹痛，心頭熱得像燒着一盆火，低頭看時，兩腿原有的紅腫，竟然在刹那間消失，左腿傷處也不覺疼痛了。

他發覺自己並沒有死，反倒大吃一驚，急忙退出獸腹，站了起來。

肸和尚見他兩手空空，忙喝問道：「那肝胆呢？你放在那兒了！」

靳珞舒展了一下手脚，通體暢美難言，笑道：「那東西太毒，我決心一死，所以把它放進肚子裏了。」

兩個和尚聽了這話，齊都跳了起來。

瘦和尚雙手合十，淚水直流，喃喃地說道：「五年苦心，毀於一旦，傷哉傷哉！可恨可恨！」

肸和尚更是暴跳如雷，厲叱道：「小雜種，你居然敢把佛爺的東西偷吃了？」

靳珞道：「不錯，我只盼死得快些，所以吃了那最毒之物，不知怎的却沒斷氣……」

肸和尚兩眼盡赤，大吼道：「好小子，你寃得咱們好苦，五年苦守，倒把寶貝送進了你的口中，今日不將你碎屍萬段，怎對得起我佛如來，姓靳的，納命來吧！」

吼聲才落，僧衣猛抖，身形已如大鵰展翅，直拔昇到六七丈高，向靳珞撲了下來。

靳珞被他聲勢所奪，急忙抓起短劍倒退了丈許，叫道：「你是找死嗎？這地上遍是毒血，我看你向那裏落脚？」

肸和尚聞言大驚，敢情他一時急怒，竟忘了這獸屍附近十丈內，遍地皆是毒血，他自己師兄弟正因憚忌毒血傷人，才逼命靳珞涉血剖腹，代取肝胆，要是自己也落在毒血中豈不糟糕？

然而，他此時身在空中，要退已不能夠，急忙探手入懷，取出那粒「辟毒舍利」含在口中，身形一折，飄落在怪獸屍體上。

靳珞知他功力精深，自己萬非其敵，一幌肩，又退了丈許，高聲道：「你如再相逼，莫怪在下要用這些毒血對付你了？」

肸和尚咬牙幾碎，恨恨道：「小畜牲，佛爺今日不把你開膛剖肚，誓不爲人。」

仗着「辟毒舍利」在口，紮了紮僧衣下擺，「一鶴冲天」，居然冒着沾踏毒血之險，再次凌空撲了過來。

靳珞不敢跟他硬拚，彎腰捧起一捧血，摟頭蓋臉向和尚灑過去。

肸和尚雖有辟毒寶物，但頭面敞露處，仍然不敢讓血汚沾上，猛揮雙袖，發出兩記劈空掌力，震散了毒血，大笑三聲，人已飛落到靳珞面前。

靳珞無奈，只得硬着頭皮，一挺短劍，分心就刺。

和尚那把他這柄短劍放在眼中，左袖一捲一抖，向短劍上便纒，右手駢指如戟，暴點靳珞前胸，喝道：「小雜種，還不給我躺下！」

靳珞急忙抽劍反斬和尚右手，同時又向後踉蹌倒退。

和尚顯然已急怒攻心，冒險涉血而行，如影隨形揉身又上，掌指齊施，快如閃電，接連攻出五六招。

靳珞一味後退，不知不覺已退了十來丈，看看離獸屍更遠，地上也再無毒血血汚。

肸和尚越發放了心，大吼一聲，掌上挾雷霆萬鈞之勢，兜胸一掌，直劈過來。

這一掌，少說也有千斤之力，靳珞如何敢硬接，慌忙晃身急退，誰知肸和尚業已用了畢

生之力，掌風所達，幾乎可及五丈開外，靳珞才退出丈許，已被他餘力撞中，一聲驚呼，身子直飛出七丈外，「蓬」然摔落地上。

和尚獰笑道：「小子，你也有現在？」掠身而追，翻掌下劈，便要痛下殺手。

靳珞被他一掌震飛，摔落地面，只不過摔得臂上一陣疼，竟然絲毫未曾受傷。

方在奇怪，和尚人影已至，慌忙就地一滾，那和尚一掌劈在地上，只震得碎石紛飛，將地面擊成一個深坑。

和尚見靳珞居然毫無受傷，也深感詫異，剛怔了怔，一塊大石後轉出兩個人來，沉聲喝道：「東海二聖，怎的竟用這種狠毒手段對付一個晚輩？」

發話的，正是大愚禪師，在他身後，跟着阿琴。

肸和尚心念轉動，忽然想起這老年僧人必因獨鬥牛頭龍力竭，躱在石後調養元氣，現在大約功力已經恢復了，才現身攔阻自己追殺靳珞。

其實，他對這老年僧人倒並不畏懼，只是奇怪他怎能一口便叫出自己來歷？自己師兄弟一向少履中土，中原武林人物，認得出自己來歷的少之又少，這老年僧人爲什麼一眼便認出了自己？

他凝目望着大愚禪師，忽然一笑，道：「你是誰？」

大愚禪師也含笑道：「我便是我。」

肸和尚似乎吃了一驚，又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大愚禪師笑着接口說道：「相逢之時太匆匆。」

突然面色一沉，大喝道：「十八羅漢分何處？」

肸和尚連忙合十垂首，恭謹地答道：「惠知惠覺在海東。」

大愚禪師沉聲道：「原來你們三十年不朝佛祖，躱在東海幹得好事？」

肸和尚惶恐地答道：「不知前輩佛駕在此，弟子惠知認罪領罰。」

又回頭向瘦和尚叫道：「師弟，快來參見前輩。」

那瘦和尚聞言變色，縱身兩個起落，趕到近前，什麼話沒說，先向大愚禪師合十爲禮。

大愚禪師揮揮手，道：「免禮吧！你們三十年不朝佛祖，好生叫同門想念，爲何不在東海苦修，却染了這一身暴戾之氣？」

東海二僧臉上都一陣紅，肸和尚惠知羅漢靦顏答道：「弟子自知罪孽深重，雙手血腥，自從皈依佛祖，雖稍斂殺孽，終無法驅盡心中魔念，近三十年，只爲追尋這百毒之王牛頭龍，未能按期往天山朝拜，心中魔念趁機滋長，自五年前發現牛頭龍後，四出尋覓辟毒舍利，方始開了殺戒。」

大愚禪師正色道：「外魔易避，心魔難馴，今後務必多多警惕。」

惠知羅漢連忙躬身應是。

瘦的一個，名叫哭和尚惠覺羅漢，肚裏尋思片刻，忽然合什道：「弟子等從佛多年，向未與前輩謀面，不悉該是如何招呼？」

大愚禪師哈哈笑道：「其實，我並非你們天聖教的人，只是二十年前，偶遊天山，得識你們教主一心大師，承他不棄，彼此結交，曾在天山盤桓了半載，是以對貴教之事，畧知一二而已。」

笑和尚恍然道：「原來如此，晚輩等有所不知，以致冒瀆前輩門人，若非前輩及時現身，竟險些鑄成大錯。」

大愚禪師一笑而罷。令靳珞和阿琴與二僧相見了，彼此叙禮，化敵爲友。

哭和尚惠覺羅漢道：「前輩這位高足福緣不淺，晚輩等尋覓近三十年的牛頭龍肝胆，今日盡都落在靳兄弟口中，一日之內，幾等於遽增兩甲子功力，尤其那龍肝食後，終生百毒不侵，乃世上難覓難求之物，靳兄弟這一生眞是受用不盡了。」言下大有欽羨之意。

大愚禪師笑道：「你們也不必灰心洩氣，他雖然機緣湊巧得如此奇遇，說來也出於二位成全，那龍身內腑，無一不是珍品，咱們何不就在這嶺上暫住一月兩月，好好享用這些難得佳餚？」

東海二聖大喜，連忙謝道：「承前輩如此錯愛，不知道能將那牛頭龍腦，賞賜給晚輩等麼？」

大愚禪師哈哈笑道：「客氣什麼？好的已經沒有了，剩下的渣子，大家只管請便。」

靳珞忙上前道：「晚輩實在不知道那龍肝龍胆如此珍貴，偷食獨吞，深覺愧疚，晚輩既因食了龍肝不畏奇毒，願代二位大師父剖取龍腦，聊表贖過之心。」

手握短劍，騰身躍登龍屍，剖開龍頭，取出龍腦雙手奉與東海二聖。

二僧欣喜不已，連忙稱謝吃了。笑和尚摩娑着靳珞的頭頂道：「小兄弟既是如此盛情，我和尚無以爲報，願將自創的一招『掃地拂灰』和得來的辟毒舍利，相贈小兄弟，權當先前失禮的補償，不知小兄弟可還看得上眼麼？」

靳珞忙拱手稱謝，接着，哭和尚惠覺羅漢也願將自己獨創的「七巧身法」相授。

這三僧二俗，前嫌盡釋，歡歡喜喜在淤泥潭邊住了兩個多月，直到將那牛頭龍龍肉分食殆盡，東海二聖傳授了靳珞絕藝，這才洒淚而別。

二僧去後，大愚禪師返回破廟，取來「天南秘本」，又備了食用之物，就和靳珞阿琴住在嶺上，每日傳授秘本中所載武功。

這秘本上的功夫，大愚禪師自己也是初解，每日除了督促靳珞和阿琴演練，自己也詳參體驗，眞是越看越驚心，皆因「太清罡氣」乃武林中至高內家氣功，連大愚禪師修養多年，閱覽之下，再與己身所習互一對照，也不禁汗顏。

於是，亦師亦徒，一面學，一面教，三人埋首荒山，不復知人間何世了。

大愚禪師又因靳珞曾食牛頭龍肝胆，內力遠較阿琴充沛，便着重授他「大清罡氣」，阿琴體質所限，便專授「流雲劍法」，而且，哭和尚臨去時，已將那柄短劍贈了靳珞，靳珞又轉贈阿琴，以助她彌補內力的不足。

這柄短劍，劍名「魚腸」，乃戰國人歐陽冶子所鑄，荆軻曾與之謀刺秦王，削鐵如泥，吹毛立斷，阿琴愛如性命，終日劍不離身，人不離劍。

× × ×

秋去冬來，日月飛逝。

這一天，大愚禪師將靳珞和阿琴喚到跟前，說道：「咱們在這荒嶺中，足足困了三年，靳珞的太清罡氣大致均已習完，阿琴劍法也已有七八成火候，天南秘本上的武功，你們可說都已熟記了，這些年來，咱們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今天，我得攷攷你們的功夫都有什麼程度了。」

靳珞和阿琴一齊躬身道：「敬候老師父的攷驗。」

大愚禪師領二人來到淤泥潭邊，指着那牛頭龍的屍骨道：「三年前爲了這東西，險些喪了性命，如今咱們就拿它作個攷驗，阿琴，你的流雲劍法以輕盈爲主，現在你先往那龍脊上練一趟劍法，第一，脚不准離脊背，第二，劍身不得沾碰龍骨，却須將龍骨從頭至尾，一一

切斷，你自信能辦得到麼？」

阿琴伸伸舌頭，道：「脊上練劍，弟子倘有自信，但以劍氣斬斷龍骨，弟子內力太弱，只怕還辦不到。」

大愚禪師笑道：「不妨，這原是攷驗，你盡力去試試。」

阿琴躬身應命，運足輕點，嬌軀凌空拔起四丈，人在空中扭身拱手，作了個「童子拜觀音」的姿式。

大愚禪師含笑說道：「不要虔禮了，快練吧！」

阿琴輕輕一挺柳腰，懸空連翻三個觔斗，飄落在那龍骨脊背上，單足定身，揚了揚手。

靳珞讚道：「阿琴的輕功進步神速，這一手雲裏翻，常人眞不容易辦到。」大愚禪師只是笑笑，未置一詞。

阿琴一振臂，魚腸短劍已撤在手中，高舉過頂，疾掄一圈，那劍上，寒光暴長，增至尺餘。

緊接着，便依照劍譜，一招一式舞了起來，初時不過劍芒伸縮，尚能看出人影，漸舞漸快，不片刻，整個人已裹在森森劍氣之中，但見那一團寒光，翻翻滾滾，在龍骨上滑動，騰躍起落，宛如一團光球。

靳珞看得心花怒放，鼓起掌來。

劍影突然一收，阿琴已翻身落地，笑着欠身道：「弟子已盡了全力，只是第十四節骨上，未能一揮而斷，求老師父宥諒。」

大愚禪師哈哈笑道：「好丫頭，當着我和尚，還敢取巧做手脚！」騰身躍上龍骨，從頭至尾檢視一遍，果然除第十四節之外，其餘各節均已被劍上寒芒砍斷。

大愚禪師暗暗點頭：難得！難得！五年苦功，直可比二十年劍術高手，足見秘本功夫，畢竟不同凡俗。

回落地面，又對靳珞道：「阿琴雖然火候尚嫌不足，仗着劍好，已算得差强人意了，但你自吞食龍胆之後，功力遽增二甲子，論你的修養，應該遠在我和尚之上才對。」

靳珞忙躬身道：「弟子斗胆也不敢跟老師父比。」

大愚禪師道：「這是你的福緣巧合，用不着客氣，如今我也想攷驗攷驗你的功力，但方法却與阿琴不一樣。」

靳珞道：「但憑老師父吩咐。」

大愚禪師笑道：「我的意思，你坐着不動，只許以罡氣護身，讓我打你三掌，看看能不能打倒你。」

靳珞急道：「老師父休取笑，弟子能有多大修養，敢擋得住老師父三記神掌。」

「你不須過謙，憑你所吃龍胆，功力已應在百年之上，打你三掌，必是吃得消的。」

「老師父，那不過只是傳言，如果傳聞失實，你老人家掌出，豈不把弟子打飛了？」

「不要緊，我出掌使力，自會有分寸。」

靳珞無奈，只得依言盤膝坐在地上，默默將太清罡氣運聚，遍佈全身。

大愚禪師道：「你閉上眼睛，不許看我出掌方位。」

靳珞閉上雙目，大愚禪師有意要試他罡氣收發是否由心，脚下疾轉，繞到靳珞背後，使了三成力，抖手一掌向他背心撞去。

那知掌力過處，竟未見他幌一幌，好像沒事一樣。

大愚禪師心裏稱奇，身形一轉，悄沒聲息又轉到靳珞左側，單掌運集了八成內力，猛然劈出。

掌力飛捲，少說也有千斤以上力道，不料掌力才臨身，「蓬」然一聲悶响，直震得大愚禪師右臂痠麻難當，心頭駭然。

靳珞却僅只身子輕輕幌了一下，含笑道：「這是第一掌麼？老師父請畧加少許力，弟子自信還能支撑得住。」

大愚禪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暗忖：剛才這一掌，慢說打人，就算打在一塊石頭上，也能將它打碎，難道傳言果然不假，靳珞已具有百年以上修為功力麼？

他倒是有些不信，三次換位，又繞回靳珞背後，驀地吐氣開聲，雙掌貫足了十二成眞力，對準靳珞猛推過去。

只聽得一聲震耳巨响，勁風激盪，石走沙飛。

靳珞本來坐着，被掌力震得向前連翻了三個觔斗，爬伏地上，弄了一臉泥土。

阿琴慌忙趕上去，把他從地上扶起，急問：「快運運氣看，內腑受傷了沒有？」

靳珞一提氣，搖搖頭，道：「不碍事，並沒有受傷……」回頭一望，不由叫了起來：「呀！老師父呢？」

她急捨了靳珞，站起身四下張望，才見大愚禪師業已仰臥在四五丈外，面色鐵青，噓噓地直喘氣。

靳珞也一躍而起，幫忙上前扶起和尚，連問：「怎麼啦？老師父，你怎麼啦？」

大愚禪師搖搖頭苦笑道：「唉！枉我苦修數十年，竟抵不過你一顆龍胆，方才一掌，把我反震跌得倒在這兒，如今雙臂還奇痛如折，只怕已傷及內腑了。」

靳珞惶恐地道：「弟子該死，方才只顧全力施展罡氣，沒想到反傷了老師父，這……這可怎麼辦呢？」

大愚禪師道：「這如何能怪你，好在傷也不重，畧作調息也就好了，只是你如今有了這等功力，本領已在我之上，多留無益，咱們還是拆夥的好，你們即刻下山去幹你們的正經去吧！」

靳珞和阿琴都跪了下來，道：「老師父，你這麼說，便是責怪我們了。」

大愚禪師笑道：「話不是這麼說，你因福緣巧合，吃了龍胆，功力已足可睥睨當今武林，有了太清罡氣，三義堡的無極氣功也不足畏了，大丈夫恩怨分明，你身受種種，也該下山早些作個了斷，阿琴劍術有成，也應該同去歷練一番，順便尋她姐姐，我和尚已經沒有可以再教你們，不拆夥等甚麼？」

說到這裏，忽然心念一動，輕哦一聲，道：「不過，臨敵之際，單憑罡氣，護身雖有餘，攻敵却不足，東海二聖授你的兩招，也只能作防身之用，這樣吧，我和尚也不藏私，索性將向未輕用的一套降龍金剛掌法，傳授給你們，除此之外，我已黔驢技窮，你們明天便下山去吧！」

靳珞和阿琴連忙倒身拜謝。大愚禪師調息一番之後，便開始傳授二人「降龍金剛掌」法，這套掌法共僅三招，一名「龍行無妄」，專攻上三路，二名「飛龍御風」係以掌力横掃中盤，三名「龍躍波騰」，乃擒拿手和龍爪功的揉合運用。

三招掌式聽來簡單，實含無比奧妙，專爲攻敵擒人之用，大愚禪師直教到日落西山，方才將三招授完。

第二天一早，三人清理住處，收拾離山，靳珞和阿琴依依不捨向大愚禪師唏噓再拜，不忍遽離，大愚禪師平素雖然遊戲風塵，嘻笑終日，此刻也覺得心酸不已。

把臂半响，這才長嘆道：「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你們早早下山，私事一了，最好還是急流勇退，不可留戀榮華，靳珞殺孽太重，又有這一身武功，阿琴同行，千萬要多加規勸，須知饒人一命，積德三生，若非那大奸大惡之徒，切不可仗恃武功，動輒殺人，我此去或許往天山一行，你們如要尋我，可到天山八仙峯頂，天聖教主一心大師處打聽，他自然會轉告我的行蹤。」

說罷，携了那本天南秘本，飄然自去。

靳珞和阿琴悵然良久，直到望不見大愚禪師的人影，才拭淚離了淤泥潭。

五年光陰，都在荒嶺上渡過，昔年登山之時，阿琴才不過粗通一點武技皮毛，靳珞雖比她强，終不過螢火星光，當時誰又能料到，三年後的他們，竟都變成了武林一流高手呢？

兩人依依下了嶺腰，一路上仍不住頻頻回顧這五年來的居處，山嶺仍是禿禿寸草不生，但如今在他們眼中，却不啻蓬萊仙境，世外桃源，那一石一砂，都印着他們的無限回憶和依戀。

轉過兩座山頭，淤泥潭的嶺頂已經望不見了，靳珞忽感一陣黯然，閉目擠落兩滴熱淚。

阿琴道：「靳大哥，你怎麼不走了呢？」

靳珞失神地笑了笑，道：「啊！我在想些往事，竟忘記移步了。」

阿琴道：「你在想甚麼？」

靳珞輕嘆道：「我忽然想起你和我初見的時候，你從駝伯手中救了我，還告訴我一個故事，記得嗎？」

阿琴大眼睛轉了轉，嫣然道：「你是指駝伯說的，那牧羊孩子和公主的故事？」

「正是，我們今天離開老師父，不由自主便想起這個故事，世上又只怕有許許多多助人而不望答報的牧羊孩子，你說是不是？」

阿琴不知他所指爲何，只有楞楞地點了點頭。

靳珞忽又嘆道：「琴師妹，你看老師父可也像那牧羊孩子麼？」

阿琴訝然說道：「這怎麼會呢？他老人家傳授咱們的武功，雖不肯收錄咱們爲徒，但這三年來……」

靳珞笑着接口道：「我不是指這個，我是說，當咱們隨他老人家前往淤泥潭時，他老人家尚有制服牛頭龍，剖取龍胆自服的心意，後來龍胆被我無意吃下，他老人家非但沒有一點妒恨，仍然熱心教授咱們武功，五年來，絕口不提這件事……所以，唉！我眞後悔那天竟用罡氣反將他老人家震傷了。」

說着，一陣傷感，嘆息不已。

阿琴連忙勸慰道：「你也不必太難過了，他老人家傷得並不重，畧作調息，不是已經好了嗎？」

靳珞道：「我說的不是他老人家身體所受的傷，而是心靈受到的傷害，你不知道，昨天我見他老人家那苦澀的笑容，心裏眞比刀割還難受。」

阿琴見他越說越傷心，忙岔開話題道：「儘提這些過去的事幹嘛，師兄，你倒說說看，咱們現在先到那裏去？」

靳珞默然片刻，恨恨的道：「自然是先去三義堡，出出那羞辱折磨的悶氣，同時，我還有一個恩人，也該去看望她一下。」

阿琴道：「那麼，咱們何不先去青牛峽？一來順路，二來駝伯曾把我和姐姐帶去那兒住過，後來我被老師父救走，不知姐姐和他還在不在峽中？」

靳珞點頭道：「對！青牛峽離此不遠，咱們走！」

兩人各展身形，快如兩條輕烟，掠過山巒，越過曠野，午後不久，已抵達青牛峽上。

站在峽上，低望千仞下的峽谷，但見一片矇矓，甚麼也看不親切。

阿琴道：「咱們順着嶺脊，繞到峽口去好麼？」

靳珞道：「且慢，記得三年前老師父救咱們離開青牛峽時，曾預置一條千尺葛藤，才把我和你扯上絕嶺，咱們去找找看，或許葛藤還在那兒。」

二人憑藉當年一點糢糊記憶，順着嶺脊緩緩搜尋，果然在一株巨松之下，找到當年大愚禪師用過的那條葛藤，檢視一遍，尚堪使用，於是，雙雙縋藤而下，抵達谷底。

由阿琴領路，很快便找到那個山洞，阿琴欣喜若狂，分開洞口藤蔓，便想鑽進去。

靳珞伸手攔住，低聲說道：「別忙，那駝伯心性陰狠，下手毒辣，武功非比等閒，別出其不意遭了他的暗算，你先在洞外喊叫幾聲試試。」

阿琴依言停身洞外，高聲叫道：「姐姐！姐姐……」

連叫數聲，果聽得山洞內傳來一陣細碎脚步聲。

靳珞慌忙一拉阿琴，自己挺身擋在前面，將「太清罡氣」遍佈全身，蓄勢而待。

片刻後，洞口垂幔突地分開，一條人影疾閃而出。

靳珞恍惚瞄見那人蓬髮紛亂，衣衫破舊，彎着腰衝出洞口，手中寒光閃閃，正執着兵器，不禁心頭一驚。

他是吃過駝背老人巨斧的大虧的，念頭一掠而過，再不敢怠慢，翻腕便是一招「龍行無妄」，當頭劈出。

降龍金剛掌第一次施用，沒想到威力竟大得驚人，掌出之後，狂飇隨起，那人連哼也沒來得及哼出聲，已被掌力震得撞回洞裏，响起一片山石崩落的聲响。

靳珞一楞，道：「怎的那駝伯會如此不濟，連我三成掌力也禁受不住？」

阿琴皺了皺眉，說道：「我看那人不像駝伯。」

靳珞吃驚道：「眞的嗎？那他會是誰？」

阿琴道：「剛才我看那人傴僂着身子，頭髮蓬亂，但從衣衫看來，很像是個女的，而且手上拿的明明是柄長劍，並不是巨斧。」

靳珞頓足道：「糟！你怎不早說，這一掌只怕把你姐姐打傷了。」

阿琴道：「我看她也不是我姐姐，咱們進去看看吧，或許你打傷了不相干的人啦？」

靳珞畧作思忖，使阿琴守在洞口接應，自己横掌當胸，提氣戒備，緩緩向山洞內行去。

跨進洞口，他機警地停步貼壁而立，側耳傾聽，洞裏淸晰地傳來急促的喘息聲音，片刻後，一個虛弱低微的聲音說道：「春蘭，你是怎麼啦？遇見誰了？」

靳珞聽得心頭一跳，只覺這說話的人雖然氣息微弱，語調低沉，聲音却十分熟悉。

歇了一會，那人喘息數聲，又嘆道：「唉！春蘭，難道你已經死了？」

靳珞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個人影。對了，這語音跟她多像！莫非眞的會是她……

他頓感混身戰慄，腦中一片紊亂。

那聲音又幽幽道：「你若是死了，留下我一個殘廢人困在洞裏，遲早也是死路一條……唉！靳珞啊靳珞，你再不回來，只怕就見不到我這最……最後一面了……」

靳珞直聽得心如刀割，兩眶熱淚，刹時奪目而出，凄聲叫道：「玉梅姑娘，是你嗎？」

這一聲凄呼，發自衷腸，其聲慘厲，震得滿洞嗡嗡亂鳴……洞裏唏嘘嘆息之聲忽停，半响，那人才輕問道：「你……你是誰……」

靳珞再也壓制不住，身軀一長，直奔進洞裏。

洞底壁角處，一盞昏暗的油燈，照着草堆上一個蓬頭垢面，驚惶失措的女人。

她瞪着兩隻失神的眸子，宛如突然遭遇獵人的小兔子，半邊臉被亂髮覆蓋，露着的一半，每一寸肌膚都被這突來的震驚所籠罩。

靳珞瞠目望着她，茫然抬起手來指了指，咀巴張得大大的，却一句話也說不出口，淚水滂沱，簌簌而下。

那女人也呆了好一會，才突然驚叫一聲，從草堆中抽出一柄長劍，左袖急翻，掩住自己的面龐，劍尖指着靳珞，厲聲道：「出去！你趕快出去……」

靳珞哽咽着道：「玉梅姑娘，是我，我是靳……」

玉梅搶着道：「你出去，我知道你是靳珞，但……但是，你們現先出去，不許看我，等我叫你的時候再進來！」

靳珞道：「你不是盼望着見我嗎？怎麼見了我又……」

玉梅掩面哭道：「我等了你整整三年，好容易今天才等到你回來，靳珞，我只求你聽我這一次話，先出去一會吧，稍待我就會叫你進來的。」

靳珞遲疑了片刻，道：「好的，我依你，但你得先把劍交給我，並且答應我不許做出傻事來。」

玉梅喟然嘆了一口氣，將長劍擲在地上，唏噓道：「你這該放心去了，我……我縱然想死，也得熬過這三年苦盼的一天，靳珞，求你放心在外面等一等。」

靳珞拾起長劍，緩緩向後退，退到洞口轉角處，只見一個十餘歲少女，僵斃在石壁下，遍體血汙，一柄劍遠遠掉在洞裏。

不用說，這便是先前衝出洞門，被自己失手震斃的春蘭丫頭了。

靳珞心中一陣愧悔，屈膝跪下，將她的屍身扶起，黯然自責道：「春蘭姑娘，都怪我魯莽，願你此去，成仙成佛，早昇天界，靳珞來生變……」

話猶未畢，洞口人影一閃，阿琴提着短劍探身進來問道：「大哥，你在跟誰說話呀？洞裏還有人沒有？」

靳珞喟嘆道：「你姐姐和駝伯都不在這兒，這位姑娘被我失手震斃，內心愧疚難安，才對她祝禱幾句，阿琴，請你在洞口替我挖個土坑，咱們好安葬她。」

阿琴忙點頭應了，轉身退出洞去。

靳珞又長長嘆了一口氣，正待起身跟隨出去，却聽玉梅在裏面叫道：「靳公子，現在請你進來吧。」

他精神一振，急忙拭去淚痕，走了進去。

轉進洞角，忽覺眼中一亮，原來那草堆上蓬頭垢面的呂玉梅，竟然已經收拾得容光煥發，身上披了件藍綢外罩，頭髮也經梳整，鬆鬆挽了個髻，臉上汚垢也擦拭乾淨，雖無脂粉胭黛，却顯得明眸皓齒，顧盼生姿，與先前的狼狽情形已大不相同。

玉梅臉上掠過一抹嬌羞，道：「三年了，叫人等得好心焦，前兩年，我還能每日整飾一下容貌，只說你隨時可能再回來，直到這一年內，已等灰了心，才……唉！」一聲輕嘆，算是代表了以下未盡之言。

停了片刻，忽又問道：「你不是說很快便會再回三義堡來嗎？怎會遲到今天才回來？」

靳珞張口才要回答，玉梅又嫣然一笑，接着說道：「你瞧我這人有多傻，咱們本不相識，一面之後，你就被那和尚搶去，而我却只爲了一句話，便在這荒谷中苦等了三年，唉！這就是女人。」

靳珞心中百感交集，一時反不知該說甚麼話安慰她才好，斜着身子也在草堆邊坐下，握着玉梅的雙手，熱淚盈眶，痴痴地望着她，好半天，才擠出一句：「啊！玉梅………」才叫得一聲，喉間一哽，又把下面的話全忘了。

玉梅滿含幽怨地道：「靳珞，你眞是個不守信用的壞人，當年在刑室中，我叮囑你三件事，那一件你做到了呢？如果那時你能做到，也許不會再有今天的事了。」

靳珞憶起前情，越發愧悔得無地自容，靦然道：「是我太對不起你，玉梅，我虧欠你的實在太多太多，永世也報答不完……」

玉梅一隻手忙悟住他的咀，一隻手將他輕輕攬在懷裏，輕聲道：「不許說這種話，多俗氣！現在你總算回來了，說說這些年你都在哪兒？」

靳珞忙將自己離開三義堡以後的種種經歷，擇其重要的大約敘了一遍。

玉梅依偎着他的肩頭，閉目聆聽，狀至靜嫺，等他說完，才微笑着說道：「這麼說，你竟是將天南門失傳數百年的太清罡氣全部學會了？」

靳珞道：「在下得叨奇緣，練得有五成火候，否則，老師父也不會放心讓我下山。」

玉梅道：「那麼，你此來主要目的，是想向三義堡報復當年對你的折辱大仇嗎？」

靳珞道：「實不相瞞，在下的確是有此意圖。」

玉梅淡淡一笑，道：「可惜，你來得太遲了一些，那仇，只怕報不成了。」

靳珞一怔，道：「爲甚麼？」

玉梅長吁一口氣，緩緩道：「自你被那和尚救走之後，我爹和郝師爺追到這青牛峽口，雙雙死在你們手中，後來……」

靳珞急急說道：「你說甚麼？誰死在我的手中？」

玉梅並不回答，只繼續說道：「後來，我三師叔隨後趕來，只救得我哥哥回堡，當時我眞恨你，就算三義堡再對不起你，你也不該下毒手殺我爹爹……」

她見靳珞似又要申辯，忙搖搖手，道：「當然，我知道以你那時的武功，並非我爹爹敵手，下手必是旁人，但他想必是你的朋友，或者你認識的人……」

靳珞大聲道：「不！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玉梅望了他一眼，道：「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我說這些，只是要告訴你，自從爹爹去世後，三義堡已經陷于混亂，三年前，更遭到四十餘名武林絕頂高手突擊合攻，一夜間土崩瓦解，如今江湖中早已沒有三義堡這個名字了。」

靳珞驚問道：「這是因何而起的呢？」

玉梅嘆道：「三義堡多行不義，遲早會有這一天，這是意料中的事，那次突擊由俠丐應三靑爲首，邀集中原武林正邪各大門派高手，以替鎭遠鏢局羅正雲夫婦報仇爲名，圍攻三義堡，我二師叔不在家，三師叔力斃了二十餘人，終於敵不住對方人多，負傷突圍逃去，我哥哥也在亂陣中失踪，至今生死下落不明，只有我……唉！」忽然一嘆而止，未往下說。

靳珞急道：「玉梅，你也受了傷？」

玉梅悽然而笑，用手一掀覆蓋在腰部的破氈，呈現眼前的，僅是兩截齊膝肉樁，膝蓋以下已虛無一物。

靳珞機伶伶打個寒噤，失聲道：「這是誰下的毒手？玉梅！是誰下的毒手？」

玉梅仍將破氈蓋好，聳聳肩道：「亂陣之中，死傷總是難免的，這大約是我爹爹惡事做得太多，才報應到我的身上，這些年來，我也把這件事看開了……」

靳珞却激動地道：「不！玉梅，告訴我是誰下的毒手，我一定要替你報仇。」

玉梅反而笑道：「我這仇，倒並不盼你去報復，但你如有這份心，另有一件事我倒有意托你去一辦。」

靳珞道：「是甚麼事？你儘管說，縱然赴湯蹈火，我也一定替你辦到。」

玉梅一陣摸索，從懷裏掏出一柄毫光閃閃的匕首，道：「這柄匕首，你認識嗎？」

靳珞反覆細看，只見匕首柄上刻着龍紋，構造甚是精巧，雖比不上阿琴使用的「魚腸」短劍，看來也非凡品。

但是他看了許久，並不認識，只好搖了搖頭。

玉梅道：「既然沒見過這東西，我就把它托了你吧，這柄匕首是我爹爹死時留在屍體上的凶器，你若願意，就代我爲父報仇，將來碰上這匕首主人，他便是我的殺父仇人。」

靳珞無可推辭，慨然收下。

玉梅長長吐了一口氣，道：「我自那一夜血戰中受傷，幸得一個貼身使女春蘭將我揹着逃出三義堡，便一直躲在這山洞裏苟延殘命，只盼能見你一面，縱死也是甘心，三年了，我那一天不是含淚望着洞口，希望有一天，你會忽然在洞口出現，每隔幾日，又差春蘭潛回三義堡廢墟查看，替你留字指引，今天總算盼到你回來了，能死在你身邊，今生已別無遺憾的了。」

靳珞大驚道：「玉梅，你不能死，這一點傷算得了甚麼，我會帶着你，找到那下手的元兇，替你報仇……」

玉梅搖搖頭，臉色忽然變得一片蒼白，向洞口呶了呶咀，苦笑道：「喏！她就是你的師妹邢姑娘嗎？」

靳珞回頭，果見阿琴滿臉迷惑的站在山洞轉角處，手上遺留着兩手泥土。

阿琴望望玉梅，又望望靳珞，吶吶道：「大哥，我已經把她埋好了。」

玉梅突然笑道：「邢姑娘，再煩你多加一個坑，把姊姊我也一併埋了吧……」

話才說完，向後一倒，混身一陣抽動。

靳珞大驚，忙反身探手，將她緊緊摟住，哭喊道：「玉梅，玉梅，你不能死，我不能讓你死，……」

玉梅咀角含着滿足的笑容，斷斷續續道：「來……來不及了……我已經……已經吃了本……門毒藥，無法……可救……」

難怪她言談之際，如此從容鎭靜，原本是趁靳珞在外等候的刹那，偷服了天南門秘製毒液。

靳珞驚惶交集，急叫阿琴帮忙，兩人東翻西尋，想找那解藥。

無奈忙亂了一陣，解藥未能找到，玉梅已含笑而逝。

靳珞搥胸頓足，放聲大哭，追悔自己一步來遲，仇不能報，恩也不能償，甚至玉梅的仇人是誰也未能問得，再想起三年前，刑室私縱，江中救命，紅顏知己竟落得如此下場，越發哭得力竭聲嘶，淚盡血隨。

阿琴是女孩兒家，目睹這種慘境，也陪着流了不少眼淚。

靳珞直哭到日落西山，哭倦了，竟擁着玉梅的屍體沉沉睡去。

阿琴不忍叫醒他，也只得在草堆上蜷臥了一夜，第二天，兩人才灑淚掘坑，埋了玉梅，立碑爲念，黯然離開了青牛峽。

一路上，靳珞不言不笑，痴痴而行，到了三義堡，觸目一片廢墟，他也不覺得傷感，也不駐足憑弔，只和阿琴信步往前走，似乎連何去何從，也沒有半分主意了。

阿琴暗暗担心，只怕他憂傷過度，傷了身體。這天，來到一處鎭甸，阿琴也不問他主意，便逕自引他走進一家客棧，對掌櫃的說道：「給咱們開兩間淸靜上房，最好能獨院另住，不要太過嘈雜。」

那客棧掌櫃聽了，非但不高興，反而面有難色，陪着笑臉道：「姑娘，眞是對不起，這幾天財神爺特別開了眼，小店幾間淨雅些的客房，都有客人住着了，姑娘如不嫌太擠，小的們設法騰出一間，留二位勉强住下，不知行不行呢？」

阿琴雖說此心已屬靳珞，畢竟男女有別，不便同住一室，爲難的道：「就不能再騰出一間嗎？房金貴些倒沒關係，只要方便些。」

掌櫃的搖頭道：「實在沒有辦法了，姑娘不知道，這幾日正逢淮陽派十年一度大典，要在這次大典中較技推舉下一代掌門人，天下各門派高手，都奉邀參觀大典，附近百里只怕都叫觀禮的客人住滿了。」

阿琴一聽，敢情此地已是安徽境內，既是客店掌櫃這麼說，想必再去他家也是一樣，便委屈叫掌櫃開了一間房，領着靳珞進房休息。

靳珞狀如白痴，阿琴叫他坐，他便坐，叫他吃，他便吃，若是不叫他，他能在一張椅子上一坐一整天，連動也不動一下，阿琴芳心暗急，却不便說出來，叫掌櫃的整治酒菜，陪着他喝了幾杯悶酒，忽然心中一動，便笑道：「大哥，聽說這幾日淮陽派十年一度大典選拔掌門，各地武林中人都趕來瞧熱鬧，咱們也去看看熱鬧好嗎？」

靳珞聽了這話，突然面色大變，霍地離座而起，大聲道：「眞的麼？既是天下武林人物都到了這裏，其中必有玉梅的仇人，咱們快去，別讓他聞風跑了。」

阿琴原想邀他去散心解悶，不想反觸動他尋仇的心念，話已出口，又收不回來，無奈只得匆匆用了飯，偕靳珞出了客店。

他們都不知大典在甚麼地方舉行，但出得店門，却不須費神，途中三五成羣，個個帶刀携劍，都朝一個方向走，不用問，便準知全是趕去參觀大典的。

靳珞和阿琴隨着人羣，一路向西，行了好半晌，仍在街上蠕蠕而行，靳珞不耐，用手一帶阿琴手腕，師兄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展開了身法，逢人過人，見車超車，飛馳着向前趕路。

這一來，惹得沿途人羣大起騷動，皆因這些安步西行的，個個都是身負武功的人物，他們之所以緩步慢行，不外是爲了對地主淮陽派表示尊敬，不願當着主人的面，顯露自己的武功，如今靳珞二人展開身法，快如輕烟從人羣中飛馳而過，途中衆人盡都變色。

有人竊竊私議道：「這男女二人好俊的輕功，他們既然當衆炫耀，定然是衝着淮陽派來的了。」

也有人幸災樂禍的道：「這倒好，掌門人還沒選好，仇家先尋上門，但不知這兩人是誰的門下？」

衆人議論紛紛，不約而同都加快了步子，希望快些到地頭，瞧瞧這塲熱鬧。

靳珞和阿琴一路飛馳出鎭，不多久，望見前面依山處有一大片空地，塲上高搭着一座擂台和兩座看台，台面朝東，已有上千人頭在鑽動，十分熱鬧。原來淮陽派每逢十年舉辦這種大典一次，一來選拔武功高絕的門人承繼掌門大位，二來借當衆比武選拔的機會，炫耀淮陽派的武功。

靳珞用手一指，道：「瞧，那邊人多，咱們快走！」

兩人才來到山脚下，突然路上人羣紛紛向兩側退讓，迎面出現三個老者，橫擋住二人的去路。

（未完）

陰陽谷

風流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 文

盧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爲舊友報仇，要痛懲戚通，第一場比較掌法掌力，戚通不敵，被雲夢襄擊倒後再用珠花擊中他穴道，使戚通死去活來，又再賜予靈藥，使有再戰之能後，第二場便比拚暗器，戚通施展詭計，發出大量濃烟，把雲夢襄籠罩在濃烟之中，雲夢襄不甘示弱，屹立不動，要憑聽風辨位之術破解對方暗器，詎久久未見暗器嘶風之聲，恍悟中計，立衝破烟幕，詎竟失去戚通踪影，更有使雲夢襄大驚失色的是歐陽珊與天慾雙鳳也不知所踪，雲夢襄不暇再追戚通，轉向雙鳳擄刼歐陽珊方向追去，殊知這又錯了——

大意失佳麗　立願誅淫徒

雲夢襄若鎮定不追，不單有希望擒住「銷魂太歲」戚通，爲崑崙舊友，報卻深仇，也有希望從「天慾雙鳳」手中，奪回歐陽珊，使她安然無損。

這一追之下，非僅把「銷魂太歲」戚通追得死裏逃生，冥冥鴻毛，更使歐陽珊被人擄掠而去，受了不少風流罪過。

因爲戚通與燕氏姊妹，都太以聰明，他們雙方武學修爲，相去甚遠，自己若逃，只要被雲夢襄追對方向，便絕難逃得過這位風流劍客，快捷如風的罕世脚程之下。

故而，兩撥人都不逃，全在原地，隱藏於那些參天古木的濃枝密葉以內。

首先藏匿的，是「銷魂太歲」戚通。

他以「迷魂鈸」「打神鞭」「封神彈」等三十二件暗器，接連爆炸，佈起一層障目烟霧之後，便一式「旱地拔葱」，騰身數丈，藏在一株巨樹的濃蔭之內。

戚通人雖藏起，戒備未懈，雙手中，至少扣了六種眞正具有威力，可以致人死命的獨門厲害暗器，並把一粒外裹蠟衣的烈性毒藥，含在口中。

希望烟霧散後，雲夢襄發現自己失踪，便怒發如狂地，追向「純陽谷」方面，自己便得檢回一條性命，悄悄逃走。

萬一，雲夢襄的江湖經驗，太以老到，霧散後，竟不追踪，只在原地搜索，而將發現自己之際，便冷不防地，發出手中所扣六種厲害暗器，與其拚命一搏！

六種暗器，若再無功，自己便立即咬碎口中蠟丸，來個服毒自絕！

這不是戚通有意懺罪，不再偷生，而是他吃過苦頭，心胆早碎，知道第二次被點「五陰鬼穴」的痛苦滋味，比第一次縮骨抽筋，還要難以禁受！

於其落於敵手，慘受楚毒，何如自己了斷，求得解脫！

戚通有了這等打算，遂在飛身上樹，手扣暗器之前，先把那粒內蘊劇毒，入喉斷魂的小小蠟丸含好。

暗器連爆，烟霧一起，林中便變得伸手不見五指。

這種情況，除了令雲夢襄皺眉以外，另一個最關心的人兒，自然是歐陽珊。

她正自心驚，一時間又想不出法兒，可以防護雲夢襄，不至受人暗算之際，自己却已中人暗算。

暗算歐陽珊之人，是「天慾雙鳳」中的「多手鳳」燕月。

暗算歐陽珊之物，則是根小小繡花針兒。

「多手鳳」燕月，本來與歐陽珊站在一起，見濃霧大作，覺得可以利用，遂悄然拔了根繡花小針，向歐陽珊的手臂刺去。

一來，濃霧方起，目難見物。

二來，歐陽珊對「天慾雙鳳」，已減敵意，一顆心兒，全關懷雲夢襄身上，根本沒有顧及本身安危。

三來，燕月與她，相距咫尺，所用對人暗算之物，又是一根繡花小針，自然毫無跡象，毫無聲息，使歐陽珊來不及作任何防範。

歐陽珊只覺手腕上似被蚊虫之屬，輕輕叮了一口，人便立時失去知覺，嬌軀倒下！

燕月接住歐陽珊，並把她交給姊姊燕風，暗以「蟻語傳聲」的功力，向燕風耳邊悄道：「姊姊，你帶這丫頭，上樹躲藏，我去留件東西騙騙雲夢襄，看他可會上當？」

燕風想不到燕月有這種舉措，但再加阻止已然不及。

只得聽她之言，抱着業已昏迷的歐陽珊，縱上了身傍一株參天古木。

燕月算準雲夢襄可能因關懷歐陽珊，濃霧散後，放棄追趕「銷魂太歲」戚通，而會先追自已姊妹，遂循着原立方向，後退數丈，以描眉黛筆，在羅帕上匆促寫了「欲了相思債，請來歡喜橋」二語，並畫了兩隻燕子，釘在一株巨樹的樹幹醒目之處。

她留帕既畢，並不返回原地，就藏在這株大樹之上。

果然，雲夢襄以「先天太乙罡炁」，驅散濃霧以後的一切動作，全如燕月所料。

等他看完羅帕留書，畧一遲疑，再下了決心，循此方向，電掣追去後，燕風便知燕月之計已售，但却不知她藏身何處？

她正待提氣傳音，呼喚燕月，驀然「奪」的一聲，樹身一震。

燕月嚇了一跳，趕緊隱身不動屏息靜觀。

原來是「銷魂太歲」戚通，因見雲夢襄怒追燕家二女，自己業已死裏逃生，遂高興得從大樹上，縱身跳下，並把含在口中的那粒毒丸噴出。

他高興之下，竟用了內家眞氣，使那粒毒丸變得像枚具有威力的厲害暗器般，打在燕風所藏身的大樹上，把燕風嚇了一跳！

燕風見他亦未逃去，知道這位「銷魂太歲」，業已痛恨自己姊妹，遂暫不現身，看他有何舉措？

戚通目光電掃，見深林寂寂，毫無人跡，不禁好生得意地，獰笑自語說道：「今天總算運不當終，檢回了一條老命，雲夢襄小賊，若敢再來『純陽谷』，參與『陰陽大會』，我定要用盡各種手段，對他加以報復！」

話完，身形一閃，便自隱入深林，像是向「純陽谷」方面馳去。

燕風凝神傾耳，聽出「銷魂太歲」戚通確已遠去，方把歐陽珊抱下樹來，目掃四外，高聲叫道：「月……」

一個「月」字才出，燕月已從數丈外，飄身縱來，向她搖手說道：「姊姊莫要高聲，我們雖不怕戚通老兒，却提防雲夢襄會再度趕回，還是小心一些。」

燕風聞言，頓住話頭，燕月遂把自已在樹上羅帕留書之事說出，並對燕風得意笑道：「姊姊，我這一招，用得好麼？」

燕風皺眉道：「雲夢襄對於我們，已無敵意，月妹何必……」

燕月不等燕風再往下問，便接口笑道：「這不是有敵意或無敵意的問題，我們在天南一帶，閱人多矣，何曾見過如此英朗，如此高華，並具有如此身手的健美奇男，風流俊傑？姊姊平素的床上癮頭，比我還大，你難道不想和這『滄海巫山』，同遊『滄海』，共夢『巫山』地，彼此魂消眞個？……」

燕風苦笑道：「我怎麼會不想，但這種事兒，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辦不辦得到的問題……」

燕月吃吃笑道：「怎麼辦不到呢？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衣裳』……」

她說到這「隔衣裳」之際銀牙微咬下唇，又是一陣「吃吃」嬌笑，神情委實媚蕩已極！

燕風點頭道：「雲夢襄若去『歡喜橋』，我們自然可得地利之助，但區區一橋，不似五嶽名山，江湖中，未必有多少人知曉，雲夢襄能够找得着麼？」

燕月笑道：「尋常人自然未必找得着，即令找得着，也未必得到了『歡喜橋』，但既有地名留下，那裏會難得住身負絕藝，足跡又幾遍天下的風流劍客『滄海巫山』，讓他費些心思，找一找吧，我們也好有一段時間，從容佈置。」

燕風問道：「月妹打算如何佈置？」

燕月雙眉一挑，正式說道：「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天時』一項，比較虛幻，其餘兩者，却是最重要，最實在的東西，雲夢襄身懷絕藝，名不虛傳，我們要想把他擄於裙下，僅仗『地利』，恐怕無功，非要加上『人和』不可……」

燕風聽出燕月之意，「哦」了一聲道：「月妹打算要傳『天慾令』麼？」

燕月頷首道：「勾漏山的『天慾宮』，此次開宮，十姊妹均分頭外出，實力太以分散，我正是打算飛傳『天慾令』，把『雙鳳三嬌，一花四葉』等『天慾十女』，一齊集合到天『慾別府』的『歡喜橋』，因爲聚集十個『蜘蛛精』的道行法力，大概可以吃到雲夢襄這塊『唐僧肉』了！」

燕風聽完燕月所說，不禁雙眉畧皺。

燕月發現她這副神情，不由詫異地說道：「姊姊，妳皺眉則甚？莫非我這想法不對，或者是你認爲集我們『雙鳳三嬌，一花四葉』等『天慾十女』之力，仍鬥不了那『滄海巫山』雲夢襄麼？」

燕風搖頭道：「以十對一，任憑雲夢襄本領再高，也必居下風，故而我的顧慮，不是鬥他不了，只是在掌宮大姊身上……」

燕月一時之間，未明其意地，詫然問道：「掌宮大姊怎樣？姊姊莫非認爲掌宮大姊會不同意我們這種打算？」

燕風向燕月看了一眼，緩緩說道：「月妹忘了雲夢襄和我們動手之時，曾以『蟻語傳聲』，告訴他和我們『天慾宮』的掌宮大姊，乃是舊識，彼此有交情麼……」

燕月怔了一怔，燕風繼續說道：「倘眞如此，我們縱然費盡心機，把雲夢襄誘去『歡喜橋』，也無非促成他與掌宮大姊，重溫舊好而已……」

燕月眼珠連轉，截斷燕風話頭叫道：「不至於……不至於……」

燕風訝道：「月妹認爲甚麼事不至於……」

燕月一揚纖手，伸出食中二指笑道：「有兩個不至於，第一個不至於是我認爲雲夢襄縱與掌宮大姊，是昔年舊識，也可能是風萍偶遇，互相畧作傾談而已，不至於有其眞正『交』

情……」

燕風自然聽得懂燕月所說「眞正『交』情」一語中的「交」字之意，遂眼珠一轉，點了點頭。

燕月繼續笑道：「第二個不至於，是即令第一個不至於有所料錯，雲夢襄與掌宮大姊之間，業已『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地，有了眞『交』情，和濕『交』情，掌宮大姊在重溫舊夢，重修舊好之下，也不至於『吃獨食』，姊姊難道不記得掌門大姊，於獲得上佳男子之後，總是大大方方地，分我們一盃羹麽？」

燕風苦笑道：「對於尋常男子，大姊雖然大方得總是公諸同好，但對於聲名震甚，風神秀絕的『滄海巫山』雲夢襄，却怕……」

她說至「却怕」二字，便不往下說，嘆了一口氣道：「反正事已作出，地點也已約定，我們不必在此空作研究，且把這位活寶貝歐陽姑娘，帶去『歡喜橋』吧！」

說完，抱着歐陽珊，便待閃身出林。

燕月搖手叫道：「姊姊，我們要繞些路兒，採取與雲夢襄相反方向行動，免得萬一被他轉回撞上，豈不倒霉？」

語音一畢，當先閃身，向雲夢襄適才追趕自己等的相反方向行去。

在這「天慾雙鳳」燕家姊妹，走後約莫半個時辰，林中人影又閃。

這條如飛馳來的人影，正是「風流三劍」中的「滄海巫山」雲夢襄。

雲夢襄雖然功力精純，此時也滿頭大汗，胸前劇烈起伏，口中喘息頗急。

因爲他關心歐陽珊的安危，自忖輕功甚高，或可追上「天慾雙鳳」燕氏姊妹，遂展盡脚程，提氣猛趕，一口氣趕出百里！

但因燕氏姊妹根本在林中未動，則雲夢襄根本慢說趕出百里，就是趕出千里萬里，又有何用，仍然見不着他要追之人的絲毫踪影！

雲夢襄本是聰明絕頂之人，靈機一動，突然省悟！

他不再前追，趕緊往原處飛跑。

幾乎毫未休息地，飛跑了來回兩百里路，叫他胸前怎不起伏？口中怎不急喘？額上怎不是滿頭大汗？

但回到林中，爲時已晚，不論是「銷魂太歲」威通，或「天慾雙鳳」燕氏姊妹，都已利用這半個時辰，走得無踪無影，成爲弋人何慕的冥冥飛鴻！

雲夢襄眞急了！

人在急到極點之際，往往會化急爲怒！

雲夢襄也是人，他如今便毫不例外地，把心中焦急，化作了滿腔憤怒。

既然憤怒，便須發洩，既要發洩，便須有發洩對象。

雲夢襄畧畧尋思，遂將「氤氳神君」喬大化所居的「純陽谷」，作爲發洩對象。

因爲「天慾雙鳳」燕家姊妹所去的「歡喜橋」，不知是在天南海北，一時無法相尋。

「銷魂太歲」威通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既是「氤氳神君」喬大化的供奉之一，自然便可前往「純陽谷」，向喬大化要人，鬧它個天翻地覆。

雲夢襄主意一定，便欲閃身撲往「純陽谷」方向。

但他身形才閃，忽又止步不動。

因爲他聽出林外有了脚步聲息，不由心中起了希冀，悄悄向林口掩去。

距離漸近，聽出林外行動的共有三人，雲夢襄不禁心跳起來，暗忖難道竟是「天慾雙鳳」燕氏姊妹，有所追悔，帶着歐陽珊，去而復返？

走到林口，掩身樹後地，注目看清，心中頓告失望。

不錯，來人中確有兩姊妹在內，但另外一個，却是男的，不是女的。

這兩姊妹，是陰家姊妹，不是燕家姊妹，是「白骨公主」陰玉華，和「白骨魔女」陰素華。

兩個女的，既是陰家姊妹，則那個男的，無疑便是方與「白骨魔女」陰素華新婚燕爾的「玉面鬼谷」上官明了。

雲夢襄見並非所料之人，失望之下，不禁一嘆。

這聲嘆息，雖極輕微，但却已被遠在數丈外，正行經林口的「玉面鬼谷」上官明聽見。

上官明脚步立時一住，目光注定林內，冷然發話問道：「在林內嘆氣的，是那位江湖朋友？」

雲夢襄道：「上官兄，你也太霸道了，你自己燕爾新婚，身爲駙馬，享受風流艷福，却連我這『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的旁觀人，嘆口氣兒，都不許麽？」

他一面說話，一面從林內現身，緩步走出林中。

「白骨魔女」陰素華上次因未見過雲夢襄的本來面目，故而頓覺眼前一亮，暗忖世上眞有這麽美的男子漢，居然比自己的新婚夫婿，還要俊朗三分！

雲夢襄見她這副驚愕神情，遂含笑說道：「陰二公主竟不認識在下了麽？我就是曾在貴砦叨擾，前往『白骨洞』探險，那位歐陽姑娘的忠誠老僕，歐陽不二。」

上官明急忙接口笑道：「素妹，我來爲你引見一下，這位就是眞牌實貨的『滄海巫山』雲夢襄兄，也就是名震當世的『風流三劍』之一。」

雲夢襄哦了一聲，揚眉笑道：「上官兄是否因生米已成熟飯，對於賤名賤號，不打算再用了麽？」

上官明俊臉一紅，正待答話，那位相當倜儻的「白骨公主」陰玉華，已在一旁嬌笑說道：「雲大俠不要口角尖酸，你的魚呢？」

她這句「你的魚呢？」把雲夢襄問得一怔，皺眉訝道：「陰大公主，你……你說的是……是什麽魚？」

陰玉華笑道：「雲大俠適才不是曾說『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之句麽？古人說得好：『於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是問業已落在你情網之中的那條美人魚，也就是那位百媚千嬌，傾城傾國的歐陽姑娘，怎的不與你在一處，她往那裏去了？」

雲夢襄一面傾聽，一面却把兩道微帶高興的目光，盯在陰玉華的身上。

因爲這位「白骨公主」，雖是女中豪傑，倜儻無倫，但行徑却太以風流放誕，雲夢襄先前見她却是一絲不掛，精赤條條，最多也只披上一襲輕紗，那些逗人銷魂的粉臂雪股，新剝鷄頭，仍然隱約可見，如今居然穿着整整齊齊，顯然心情已變，行迹已改，怎不令雲夢襄目注之下，有些欣慰高興！

直等陰玉華的話完，他方雙眉微蹙，搖頭一嘆！

這回，陰玉華却面帶驚容，失聲問道：「雲大俠是曾經滄海，歷盡巫山，能够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具有絕頂鎭定功夫的不凡人物，你兩度嘆氣，顯見事情不小，莫非歐陽姑娘有……有甚……不……幸……」

雲夢襄又是一聲長嘆，神色沉重答道：「是否已遭不幸，此刻雖尙難言，但她身落人手

，泰半凶多吉……」

一句「凶多吉少」，尙未說完，忽然想起一事，目光電掃陰家兄妹及上官明，面帶希冀問道：「陰大公主，陰二公主，上官兄，你們可曾聽說過『歡喜橋』這個地方？」

陰素華與上官明夫婦，一齊搖頭。

陰玉華却嬌笑答道：「雲大俠，我問你歐陽姑娘的下落安危？你却反問我『歡喜橋』則甚？此處是雲南西陲，『歡喜橋』遠在貴州，兩者相去千里，似乎扯不上什麽關係？……」

雲夢襄不等陰玉華話完，便急急問道：「那『歡喜橋』在貴州麽？是在貴州何處？」

陰玉華搖了搖頭，目注雲夢襄道：「在貴州何處，我不知道，因爲我只是曾聽一位朋友，偶然提起，他說『歡喜橋』上，春色無邊，可算得世間罕見的一處銷魂洞天！」

雲夢襄聞得「銷魂洞天」，暨「春色無邊」之語，不禁皺眉問道：「陰大公主的這位朋友是誰？他如今人在何處？」

陰玉華道：「他是個姓名不見經傳的小脚色，况且居無定所，一時也無法相尋……」

雲夢襄聽至此處，業已滿面失望神色。

陰玉華看他一眼，訝然叫道：「雲大俠，你急什麽？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事情既已發生，便需鎭定應付，你先把歐陽姑娘遭遇了什麽禍變？以及與『歡喜橋』有何關涉，仔細說將出來，我們再集思廣益地，籌謀對策！」

雲夢襄知道陰玉華所說甚是，遂點頭笑道：「好，我把這段頗富曲折的經過，說給上官兄暨陰大公主，陰二公主聽聽。」

當下，遂把別來所經，詳細說了一遍。

上官明聽得雙眉一挑，失聲說道：「好厲害啊！想不到『靈和公子』柳長春與『氤氳神君』喬大化，竟狼狽爲奸地，用出那等下流歹毒手段，幸虧雲兄洞燭奸謀，吉人天相……」

陰素華白了上官明一眼，佯嗔說道：「我們如今是要研究怎樣營救歐陽姑娘，你提那『純陽谷』中的過去事兒則甚？……」

語音至此畧頓，側過臉兒，向陰玉華笑道：「姊姊，你在想些什麽？是不是忽然觸動靈機，想起那『歡喜橋』在何處了？」

陰玉華搖頭道：「我不是想起『歡喜橋』在何處，只是覺得這兩件事兒，無法兼顧，只能權衡輕重，先作其中之一，然後再集中力量去作另一件事。」

上官明跟着陰素華的稱呼，向陰玉華問道：「玉姊，你所指的兩件事兒，是大破『純陽谷』，誅除『銷魂太歲』威通，以及追尋『天慾雙鳳』，營救歐陽姑娘等二者麽？」

「當然是這兩件事兒，但兩者之間的孰緩孰急，孰輕孰重，却應由雲大俠自己愼思明擇地，作一決定。」

雲夢襄嘆道：「我此時方寸之間，已覺微亂，上官兄素有『玉面鬼谷』之稱，請爲我代修一策如何？」

上官明覺得責任不輕，但又無法推托，遂在想了好大一會兒後，始緩緩說道：「假如我們知道『歡喜橋』的確實地點，自然以追踪『天慾雙鳳』，營救歐陽姑娘爲第一要務，但如今確址未知，即令不憚費盡精力，意欲搜遍貴州全省，也非極短時日，可以完成……」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目光微瞥雲夢襄，陰玉華，陰素華等，繼續說道：「而『純陽谷』的陰陽大會會期，却就在目前，故依小弟之見，還是先蕩平喬大化的魔窟以後，我們再多找幾名友好，同去貴州，給它來個地氈式的全面搜索，不知雲兄對此拙見，是否覺有可採之道？」

雲襄夢皺眉片刻，作了決定地，目閃神光，毅然答道：「好，我聽從上官兄的獻策，決定先破『純陽谷』，以了結我們之間的那樁賭約……」

一語方畢，上官明立即連連搖手地，接口笑道：「雲兄切莫誤會，大破『純陽谷』，只是衞道除魔，爲西南一帶的蒼生除害，至於我們之間的那樁賭約，則早已作廢，小弟情願認輸！」

雲夢襄頗感意外地，訝然問道：「上官兄爲何認輸？……」

上官明不等他往下細問，便從雙目中閃射湛然神光地，含笑接道：「小弟如非借用雲兄的蓋世盛名，那裏輕易獲得神仙美眷……」

說至此處，伸手輕拍「白骨魔女」陰素華的香肩，含笑說道：「如今幸蒙素妹寬宥我冒名褻瀆之罪，彼此已是夫妻，白頭偕老，則雲兄對我成全之德，委實厚似一天二地，深如四海三江，上官明終身聽命，尙慚無以爲報，那裏還敢再存絲毫與雲兄爭勝之念？」

陰玉華與陰素華姊妹，聽得雙雙點頭，顯得十分贊同上官明的態度。

雲夢襄連連搖頭，說道：「上官兄，此語太謙了……」

上官明軒眉一笑，截斷雲夢襄的話頭，說道：「小弟是出諸肺腑，決非謙詞，何况，先破『純陽谷』之舉，除了衞道降魔以外，另有其他作用，與營救歐陽姑娘一事，也有相當關係……」

雲夢襄還未及問，陰玉華已先「咦」了一聲問道：「大破『純陽谷』會與營救歐陽姑娘一事，有甚關係呢？」

上官明笑道：「據說所謂『陰陽大會』，等於是場春色無邊的『無遮大會』，滇邊左近的武林人物，來者必多，我們可以趁機向他們探詢『歡喜橋』究在何處？或許會……」

陰玉華靈機也動，接口笑道：「來者正邪混雜，不會一無所知，最低限度也可以捉住『銷魂太歲』威通，向他加以逼問，因爲『天慾雙鳳』燕家姊妹是他請來，或許他就知道『歡喜橋』在何處？」

提起威通，雲夢襄便咬鋼牙，恨聲說道：「上官兄關於大破『純陽谷』之事，我想來個變通辦法！」

上官明問道：「雲兄打算怎樣變通，不妨說來，大家研究研究！」

雲夢襄從俊目之中，閃射出森森怒芒道：「由於歐陽珊之落於『天慾雙鳳』燕家姊妹之手，使我已無觀看『陰陽大會』是怎樣胡天胡帝的荒唐心情，我想……」

「我想……」兩字方出，上官明便自笑道：「原來雲兄還是情深一往，對愛侶關心，想先救歐陽姑娘，再破……」

雲夢襄連連搖手，截斷上官明的話頭道：「上官兄錯會意了，我不是想先行救人，只是想先行破谷，我們何必等甚『陰陽大會』？如今便攻進『純陽谷』去，把谷中那些萬惡凶人，殺它個乾淨乾淨！」

上官明笑道：「雲兄既無心情，參與那顯然淫邪無比的『陰陽大會』我們何不埋伏『純陽谷』外，先將『氤氳神君』，喬大化的黨羽幫凶，儘量剪除，前來與會者，是正人俠士，一律放過，是妖孽凶邪，一概誅殺，到了會期正日，再入谷向喬大化直接挑戰，這樣作法，豈不可以把一些輕易不容易尋着的該死的凶人，多殺幾個！」

雲夢襄點頭道：「就依上官兄吧，我的本意，亦是如此，只懶得再看喬大化那種不要臉的淫亂排場而已……」

「篤篤……篤篤……」

雲夢襄話方至此，耳中突然聽得這種「篤

篤……篤篤……」的木魚聲息。

他何等耳力，何等經驗，一聽之下，便向上官明說道：「來者不是尋常僧人，所敲擊的，不是『木魚』，而是『鐵魚』，並甚巨大，顯見頗有膂力……」

說至此處，除了鐵魚聲息外，又隨風傳來一聲，故意把尾音拖得極長的「阿……彌……陀……佛……」

上官明聽了佛號，雙眉一挑道：「是這罪行不少的花和尚麼？雲兄若是滿腔盛怒，無處發洩，便不妨拿他開刀解氣！」

雲夢襄點頭道：「上官兄認爲來人是時常姦淫婦女，並姦後必殺的『花花羅漢』鐵彌陀麼？」

上官明頷首道：「一定是他，因爲我昔年與這凶僧，見過一面，聽得出這種故意把尾音拖得極長的佛號聲息。」

雲夢襄眉騰殺氣，冷然一哼，說道：「假如是他，假如他眞是凶淫萬惡，那我就一定誅殺！……」

上官明笑道：「雲兄，不必假如，可以求證，這『花花羅漢』鐵彌陀，好色如命，少時見了玉姊和素妹的絕代容光之後，必會顯露本……」

他這「顯露本性」一語的最後一個「性」字，尚未出口，「篤篤……」鐵魚聲息已近，到了轉路山角。

上官明身形一閃，藏向一株合抱巨樹，足以障人的樹幹之後，含笑說道：「我先藏起，免得那禿驢見了我時，心存懼怯，不敢過份猖獗！」

果然，上官明剛把身形藏起，山角後，便轉出一個身材高大的披髮頭陀。

這頭陀身高足有六尺以上，面如鍋底，濃眉巨眼，相貌十分凶惡！左手中拾着一隻巨型鐵魚，看去重量足在兩百斤以上。

頭陀遙遙望見雲夢襄與兩個女子，站在道旁，便似有意示威地，左手一揚，把那隻極爲沉重的鐵魚，平擧起來，再伸出右手的一根食指，向鐵魚上「篤……篤……」敲了兩記。

原來他不用鐵鎚木鎚，竟用手指，足見他除了膂力奇强之外，手指上也頗有功力！

不過，這種示威擧措，只能唬唬尋常江湖道，慢說看不在雲夢襄的眼內，就是「白骨公主」陰玉華，「白骨魔女」陰素華姊妹見了，也只嗤然一笑！

這時，那「花花羅漢」鐵頭陀業已走到雲夢襄等近前。

「白骨公主」陰玉華已是天生尤物，「白骨魔女」陰素華更有「苗疆第一美人」之稱，她們姊妹的那份絕世風情，怎不令「花花羅漢」於目光一注之下，便有點遍體酥融，魂飛魄散！

「噗嗤」笑聲一發，「花花羅漢」鐵彌陀便把兩道充滿淫邪的目光，盯在首先發笑的「白骨公主」陰玉華身上，賊忒嘻嘻問道：「女菩薩，你笑些甚麼？」

他因見陰家姊妹，身着苗裝，遂在話完之後，又用極流利的苗語，再問一遍。

陰玉華對他存心逗弄，偏偏以極流利的漢語答道：「我姊妹見你長得像一隻牛，故而好笑。」

花花羅漢不以爲意地，哈哈一笑，向雲夢襄看了一眼，說道：「女菩薩既然看洒家長得像一條牛，洒家便打算向兩位女菩薩，化點善緣！」

陰玉華道：「你要化甚麼善緣，是要鋪路修橋？還是蓋塔造廟？」

花花羅漢堆起一臉淫慾笑容，搖頭說道：「洒家不是尋常行脚僧人，是想向兩位女菩薩化場彼此均可享受極樂的歡喜緣兒……」

陰玉華聽得方自冷笑一聲，花花羅漢又發笑道：「女菩薩，莫要『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茶壺當夜壺』，洒家長得雖然粗莽，却有股可愛牛勁，包管能把兩位女菩薩，伺候得舒舒服服，欲仙欲死！要知中吃不中看的大蠻牛，比那中吃不中看的銀樣蠟槍頭，滋味好得多的呢！」

雲夢襄聞言勃然大怒，正欲出手，陰素華却已搶先一步，嬌笑說道：「大和尚，你『銀樣蠟槍頭』之語，未免露了馬脚，我猜出你手中這隻看來沉重的傢伙，定然不是蠟製，便是木製，只在外面漆了鐵色，或是包層鐵皮的唬人之物！」

花花羅漢笑道：「女菩薩怎麼小看洒家？我這鐵魚，是鑌鐵鑄製，雖然中空，也足有兩百七八十斤重量！」

說完，左臂揚處，把那隻鐵魚，抛起半空，噹的一聲，掉在地下，立時火花四濺，把石地都砸了一個小坑。

陰素華仍然笑吟吟地，呀了一聲道：「當眞是鐵的麼？我想敲一敲看。」

他既號「苗疆第一美人」，風神自然秀絕，滿臉帶笑之下，眞把個色中餓鬼的花花羅漢，看得靈魂出竅，饞涎欲滴！

陰素華邊自嬌笑發話，邊自從腰間衣下，取出一物。

那是一根獸骨，粗如兒臂，長才尺許，一頭平整，一頭却凸起一個大包，好像是柄天生「白骨鎚」兒。

花花羅漢見狀笑道：「女菩薩要試加敲擊無妨，但請不要過份用力，免得震斷你這柄小小的白骨鎚兒，並閃了你的楊柳細腰！」

陰素華啞然一笑，走到鐵魚之前，擧起手中「白骨鎚」，向下擊去。

雲夢襄因到過「白骨砦」中，知道陰素華手中之物，是她們祖先遺傳的前古異獸「獏」的額骨。

據說「獏」的額上，有一凸包，以之撞山，無堅不摧，而那凸包，便是由十二根這種可以當作兵刃的「獏」額凸包短骨，留作傳家之寶，「野人山」的「白骨砦」也就由此得名。

如今，陰素華取出此物，花花羅漢竟不識貨，還要狂妄得譏稱對方會把「白骨鎚」兒震斷，豈不太以可笑？

雲夢襄本來頗爲憤怒，如今見狀之下，不禁啞然釋怒，打算袖手旁觀，到看陰玉華陰素華姊妹，怎樣戲弄這花花羅漢。

果然，「白骨鎚」兒落處，「噹」一聲巨響，花花羅漢立時爲之色變！

剛才，是花花羅漢抛起鐵魚，把石地砸了一個小坑。

如今，是陰素華揮動「白骨鎚」，把鐵魚砸了一個大坑。

陰素華向地下看了一眼，嬌笑道：「大和尚，你眞是個老實人，居然自吐秘密，不稍隱諱，這隻看來頗爲沉重的鐵魚，果然是個銀樣蠟槍頭，不堪我輕輕一擊！」

花花羅漢目光略注那隻已被擊扁的鐵魚，臉色異常難看地，合掌當胸，唸了聲「阿彌陀佛」佛號道：「女菩薩神力驚人，洒家心服，這段善緣，不化也罷！」

話完，合掌一拜，閃身便走。

這賊禿好生狡猾，一見陰氏姊妹，身懷絕技，並非庸俗女流，竟慾念頓消，要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一個站在左面，一個站在正面，花花羅漢既想開溜，自然是向右面閃去。

但他的身形才閃，便被人伸手攔住。

攔他之人，是那原本打算只作旁觀，不想出手的「滄海巫山」雲夢襄。

花花羅漢把兩隻牛樣凶睛一瞪，皺眉問道：「尊駕攔我則甚？」

雲夢襄冷冷答道：「我要向大和尚化點善緣！」

花花羅漢本是凶人，此時竟又激發凶性，目注雲夢襄那種翩翩絕世的俊朗風神，獰笑問道：「適才洒家是想向兩位姑娘，化場歡喜善緣，此刻尊駕又向我化的甚麼緣呢？莫非你是位龍陽公子，毛遂自荐，要想給我唱曲『後庭花』……」

語猶未畢，「拍」的一聲脆響，花花羅漢已挨了一記耳光。

他本來練有一身好橫練，堪稱刀槍不入，如今竟似突然失去效用，無法防身，不單左邊臉頰，應掌腫起好高，並被生生打折了幾枚大牙，滿口鮮血，疼得他「哇哇」怪叫！

雲夢襄面寒似冰，沉聲說道：「萬惡淫僧，佛門敗類聽眞，我所謂『欲化善緣』，就是要你這顆惡貫滿盈的六陽魁首！」

他的語音方了，突又有人接口笑道：「該死，該死，這淫僧不知悔改，眞正該死！」

花花羅漢聽得語音甚熟，不禁偏頭看了過去。

從一株合抱巨樹之後，閃出了「玉面鬼谷」上官明。

花花羅漢因昔年吃過上官明的大虧，故在見了這位「玉面鬼谷」之後，越發心內大驚，面無人色。

上官明笑道：「你不要怕我，適才打你一記耳光之人，便是名列『風流三劍』之一，威震八荒的『滄海巫山』雲夢襄雲大俠，他的武功，比我高明多了……」

花花羅漢心中「砰」的一震，不由直唸「阿彌陀佛」。

上官明哂然失笑道：「你是佛門敗類，只可能再邀佛祖默佑，猛唸佛號，又有何用呢？……這樣吧，看在你畢竟是三寶弟子出身，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花花羅漢聞言，不禁把兩道充滿希冀的眼神，盯在上官明的身上。

「玉面鬼谷」上官明存心尋他開心，緩緩說道：「你只要能在雲大俠一掌之下，倖逃不死，我們就把你放過，這是你最後機會，希望你好好把握！」

說完，又向雲夢襄含笑叫道：「雲兄，請下手吧，這一二日內，我們的生意，可能忙得很呢，不要爲這下流賊禿，多耗時間！」

雲夢襄點了點頭，目注花花羅漢，當胸一掌，輕輕推出。

花花羅漢本來想閃，但覺對方這緩緩一掌，來勢雖慢，但却把自己前後左右上下的各方退路，一齊封住！

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得凝足本身功力，雙掌齊推，硬接一記！

掌力才合，花花羅漢一聲悶哼，眼耳口鼻中齊溢黑血，身形也被震得凌空飛起！

陰玉華嬌軀一閃，半空中銀光微擊！

血雨洒空，屍身墜地，但花花羅漢業已變成了無頭羅漢，一顆血淋淋的六陽魁首，正就在陰玉華的手中。

雲夢襄因花花羅漢挨了自己一掌，業已被震斷心脈死去，似乎不必再補上一刀，遂目光微瞥陰玉華，嘴角一掀，似要發話？……

陰玉華是何等玲瓏剔透之人，目光才與雲夢襄相觸，便知其意地，含笑說道：「赴會正日，成束贈與那『氤氳神君』喬大化，也好令他驟睹之下，心神立被震懾！」

雲襄夢聞言之下，頷首笑道：「好，陰二公主的這種想法也妙，索性麻煩你一下，請你製個名帖，我們每殺掉一個凶邪，便在那『追魂帖』上替他記上一個姓名身份！……」

陰玉華方一頷首，上官明突然笑道：「素姊快去製那『追魂帖』吧，可能又有生意送上門了！」

雲夢襄與陰玉華，陰素華姊妹，均已聽得峰脚以後，果又傳來一種奇異聲息！

陰玉華雙眉一挑，目閃精芒笑道：「在這化外深山，製帖不易，乾脆我就來個割袍代紙，蘸血當筆！……」

一面說話，一面割下花花羅漢所穿的一大幅僧袍，並蘸着他項間鮮血，在僧袍上寫了「花花羅漢鐵彌陀」名號，並在名號下面，加注了句「萬惡淫僧」。

就在陰玉華以指代筆，作那血書之際，雲夢襄與上官明，陰素華等，業已相顧愕然。

他們愕然之故，是爲了那峯脚以後，漸行漸近的奇異聲息，似乎太以奇異！

如今，聲息距離更近，約莫只隔十七八丈遠近，在這些均具神功的豪俠耳內，自然淸晰可聞！

「親……親親……好……好親親，……你……你……你快……快樂死我了，快！……快……快……」

這那裏是甚麼奇異的聲息，簡直是男女交合，蕩婦叫春！

「氤氳神君」喬大化擧行「陰陽大會」本以與會之人，個個無遮的奇淫極穢，作爲號召，故而除了意圖降魔衞道，掃穴犂庭的大俠士外，前來參予的，多半都是些窮凶極惡的浪子色狼和寡廉鮮恥的淫娃蕩婦！

在這種原則下，來的是色界狂徒和慾海淫女，根本不足爲奇，奇的是他們怎樣可以一面行路，一面交合？那位女主角並還這樣毫無忌憚地，大聲叫着，不住淫詞浪語！

答案有了！

從峯脚下的竹樹掩映之中，轉出了一乘大轎。

這轎眞大，眞美！

大得簡直不像是轎，而像是張加了槓子，和加了頂及週圍帳幔的床兒。

美得則織綿爲幔，垂珠爲簾，週圍並裝飾了不少光華燦爛的奇珍異寶。

抬轎的四前四後，共是八名美婢，雖然談不上甚麼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却也均具艷於中人的相當姿色！

行家眼內，一望而知，雲夢襄等均覺得這八名美婢中，有四名神情艷媚，蕩逸飛揚，其餘四名，則有點神情呆滯，目光發直！

距離只有七八丈了，八名抬轎美婢，並未停住脚步，轎內的淫聲浪語，也來得越叫越凶：「好……好……好人，你……你不……要捉……捉狹……九……九淺一深，我……我不過癮，來……來個八淺二深……或……或是七……七淺三深好麼？……喔……喔……對……對……」

隨着這陣浪語淫聲，轎外的珠簾錦幔，也抖動得越發劇烈！陰玉華本來也是位慾海妖姬，她在高黎貢山中，初會雲夢襄，也是命侍女抬了一張軟榻，與人在榻上淫樂，並上無轎頂，外無簾幔使人可以把榻上春光，一覽無遺，似乎比目前情況，還要過份一些！

但如今她一歸正道，性情轉變，却覺得轎中人委實太不像話，玉頰微紅，冷冷罵道：「好不要臉！」

這一句「好不要臉」，罵得轎外簾幔，不再抖顫，轎內的浪語淫聲，頓告收歇，八名抬轎美婢，也立時止住脚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宗良和小虎子隨古劍菡進入別院，晤見古夫人，初疑跌入陷阱，結果却大出周宗良和小虎子的意外，原來古夫人引他們進入別院，並沒有存心陷害他們，而是古夫人深具遠見，深知乃夫大堡主多行不仁不義，必招來不良効果，為不願古劍菡遭受無辜之禍，同時更有意撮合古劍菡與周宗良的一段良緣，是以剖白心意，將古劍菡付託予周宗良，並要他們立卽離開古家堡，小虎子因身份未露，為古夫人允諾，照應在古家堡潛伏，古夫人引領周宗良和古劍菡由秘道出堡，小虎子放心不下，尾隨躡踪——

牢籠走四虎　閨閣困花蜂

古夫人當先而行，周宗良走在中間，古劍菡在最後，他照樣的也是屈身蛇行，避過一切伏樁暗卡，一直走到一處堡牆之下，都沒有被任何人發現。

到了堡牆下面，暗影中閃身現出一條漢子，欠身道：「小的見過夫人。」

古夫人微微一抬手道：「不要多禮！一切準備好了麼？」

那漢子再次欠身道：「好了！」

古夫人道：「放他們出去吧！」

那漢子轉向古劍菡又行了一禮，道：「小姐請隨小的登牆。」身形微拔，便上了堡牆。

看他那登牆的功力，竟然相當不弱，使小虎子進一步瞭解，堡牆上的守衞，個個都有一副不凡的身手。

那漢子拔身上堡牆之上，其實身形並未外露，因為他立腳的地方有一處凹處，正好掩住了他的身形。

古劍菡要周宗良先上去，接着她才上去。

小虎子看着他們上去後，便沒有見到他有任何舉動，可是過了片刻之後，那漢子忽然飄身落回地上，向古夫人一欠身道：「他們已經安全出堡去了。」

古夫人點頭道了一聲：「好！」便轉身飄然而去。

小虎子根本就沒看出他們是怎樣出堡的，不由得劍眉微微一皺，自言自語地道：「奇怪，他們是怎樣走的？」

「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那裏面有一道暗門！」突然，一道細如蚊蚋般的傳音細語透入他耳中。

小虎子一震，雙目神光陡射，向四週搜索起來。

「虎弟，不要緊張，是二姊我！」

小虎子暗暗吁了一口氣，同時也辨出了她的隱身位置，雙肩微幌，伏腰掠地，射了過去。

菲菲見小虎子掠身而來，回身而去，兩人一前一後，來到一處安全地方，菲菲停下身形，道：「虎弟，你原來和夫人攀上了關係，為什麼瞞着我？」

小虎子跌足道：「二姊，你可冤枉我了，我也是剛剛碰巧認識夫人的。」

菲菲一笑道：「你沒騙我？」

小虎子道：「我騙你做什麼？」

菲菲道：「那和古劍菡一道離開的女人是誰？」

小虎子猶豫着沒有立時答話，菲菲不高興地逼問道：「你為什麼不說話呀！」

小虎子道：「我在攷慮。」

「攷慮什麼？」

「攷慮該不該告訴你。」

菲菲冷笑一聲，道：「你這句話叫人聽了好不難過！」

小虎子一嘆道：「二姊，我並不是要瞞着你，實在是替你着想，你沒有必要知道的事，知道了反而招來無妄之災。」

菲菲道：「不管，我要你老老實實說出來。」

小虎子道：「好吧，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我就告訴你吧！她不是別人，就是周宗良！」

菲菲一愣道：「是他？夫人怎會私自將他放走？」

小虎子道：「二姊，你真是聰明一世，矇蔽一時，難道沒有看見古小姐也走了麼。」

菲菲道：「她也不應該將周宗良放走呀！」

小虎子道：「可惜你沒有生兒育女，不知為人父母的心理。」

菲菲點了一點頭，道：「我又看錯古夫人了。」

小虎子道：「你以為古夫人是怎樣一個人？」

菲菲道：「我以為古夫人比古老大更難對付，想不到她也有軟弱的一面。」

小虎子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二姊……。」

菲菲心神不專，顯然沒有聽到小虎子在叫她，想得眉飛色舞的叫了一聲，截斷了小虎子的話道：「虎弟，你能和古夫人搭上關係，對我們將來更是有利！」

小虎子道：「二姊，我勸你醒醒頭腦，別痴人妄想，白日做夢了吧？」

菲菲惱怒地道：「你為什麼這樣不相信我？」

小虎子說道：「我不是不相信你，老實說，我覺得你走錯了方向，縱然能得到眼前的勝利，那也只是鏡花水月，過眼烟雲。」

菲菲面色一變，勃然大怒道：「小虎子，你叫我太失望了！」忽然，身形一移，頓足飛掠而去。

小虎子本來想叫住她，但嘴唇動了一動，並沒有真的呼出聲來，只望着她遠去的背影搖了一搖頭，然後，掠身而起，轉回自己房中而去。

小虎子回到自己住宿的房中，已是更樓鼓響三更時分，想起古夫人如何打救萬老先生他們的事竟是久久不能成眠……。

當他意識上剛感到有點矇矓的時候，忽然一陣呼叫之聲傳來：「火！火！火！庫房起火了！……。」

小虎子一震而醒，翻身坐了起來，忖道：「一定是古夫人在救萬老先生他們了！」轉眼處，只見左窗之外，一片火光，紅遍半爿天，那火勢竟是發得又快又猛。

這時，與他同房的人，也都被鬧得紛紛從夢中醒驚，向着外面跑去，小虎子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從混亂之中，一溜烟向着古大堡主書房附近跑去。

庫房起火對他毫無興趣，庫房整個的燒光了，他也不會心動，他關心的是萬老先生他們是否真如古夫人所言，被打救出來？

他閃閃躲躲跑到大堡主書房附近，只覺書房附近一片寂靜，沒有任何生變的跡象。

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身後忽然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小虎子一伏身望去，只見來人竟然又是菲菲。

菲菲落身在小虎子停身之處不遠，轉動着日光，四處掃視搜索着，同時，還發出一陣陣的傳音呼叫道：「小虎子，出來吧，我早就看見你了。」

小虎子暗笑一聲，忖道：「你要看見了我，為什麼不走過來。」不理不睬，依然靜伏不動。

菲菲叫了幾聲，不見小虎子現身出來，蓮足一頓，恨恨的喝道：「小虎子，你要再不現身出來，二姊可要搗你的亂。」

小虎子頭皮一麻，忖道：「不成，這一來，豈不誤了古夫人的大事。」

小虎子沒奈何，只好叫了一聲：「二姊！」現身跑到她面前。

菲菲一笑道：「你這一下可給我抓着你的小辮子了吧！」

小虎子怕留在這裏，影响古夫人行事，決心引開菲菲，一面轉身就走，一面回話道：「我有什麼小辮子給你抓？……」

不料話聲未了，人還沒有走出三步，只聽古老大書房裏發出一聲巨响，房門被人震得向外倒下來，四條人影一衝而出。

菲菲嘴吧一張，就要叫出聲來，這時，小虎子可不能讓菲菲叫出聲來，驚動其他的人，飛手一指落在菲菲啞穴上，一面輕聲喝道：「二姊，你真要搗亂，就莫怪小弟對你不客氣了。」

出來的那四人，果然，就是萬老先生他們，他們顯然胸有成竹，動作奇快的離開了書房附近。

小虎子身形一閃，丟下菲菲暗中跟了下去，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出手相助，菲菲啞穴被點，叫不出聲來，後來自己也想到不能叫，一叫自己首先就叫人生疑，同時又忍不住心中奇念，於是，也隨着小虎子跟了下去。

古夫人沒有出面，但萬老先生他們分明得到了古夫人的暗中指示，所經之地，避開了伏樁暗卡，直到大門口附近，都沒有被人發現。

他們到得大門口附近，並沒有立時向門外闖，竟然沉着的隱身在附近，等待機會。

這時，庫房的火勢，越來越大，庫房重地，乃是財物存放之地，非同小可，因此鬧得全堡一陣大亂，把古家兄弟都吸引過去了，大門口只冷冷落落守着十來個不能離開的人。

菲菲挨到小虎子身邊，拉着小虎子，示意他替她解開啞穴。

這一路來，菲菲雖然啞穴被點，如她真要向古家堡示警的話，並不是沒有別的方法，但她並沒有使用別的方法，因此，小虎子料想她不會再出什麼事，於是替她解開了啞穴。

菲菲吁了一口氣，輕聲道：「虎弟，你真有一手！可是他們要出這大門，只怕還不容易哩！」

聽她的語氣，顯然誤會萬老先生他們的脫逃，都是小虎子想的辦法，這種誤會正是小虎子求之不得的事，含含糊糊的道：「不見得，你等着看吧！……。」

一語未了，堡城外面忽然來了叫門之人，經過一番查問之後，堡門的鉸鍊起動了，堡門慢慢的升了起來，……

這時，只見萬老先生他們四人，悶聲不响的猛射而出，向着堡門之外闖去。

事出意外，等到守門的人發現有人闖門時，要關堡門已是來不及了，因為堡門又重又厚，完全由鉸鍊啓動，開關都不方便。

所以，守門的人，只有紛紛掏出兵器來阻擋萬老先生他們。

詎料，萬老先生他們志在脫困，身形一現之下，出手凌厲無匹，都使出了全身功力，向當面的一二個人衝去。

萬老先生他們四人，無一不是當代武林中高手，這一全力猛衝，別說是那些守門的人擋不住他們，就古家兄弟親自在此，也別想擋得住他們這股推山倒海般的攻勢。

只聽連聲慘呼之下，萬老先生他們已是斬將過關而出，他們一衝出堡門，那外面叫開堡門的人，也不再進堡，隨着他們四人回身而去。

敢情，外面那叫門的人，乃是配合好了來接應萬老先生他們的。

由庫房走火，到萬老先生他們脫困而出，眞是絲絲入扣，計劃得分毫不差，小虎子暗嘆了一聲，把古夫人佩服到極點。

小虎子暗暗讚嘆了一陣，回頭向菲菲望去，只見菲菲也雙眼發直的楞住了。

小虎子暗暗一笑，輕聲呼道：「二姊戲演完了，我們也該趕快離開這裏了。」

菲菲雙眉一凝，望着小虎子道：「虎弟，我要好好的和你一談……。」

小虎子忽然急叫一聲道：「二姊，快走！有人暗中掩來了！」身形急幌而逝。

菲菲還以爲小虎子藉詞開溜，張口要叫的時候，只見眼前人影一閃，臨空落下一人，站在她面前……。

菲菲嚇得一歛口注目望去，立時臉色大變，暗自抽了一口冷氣，顯得有點手脚無措。

來人更是冷笑一聲道：「如意，原來是你在暗中搗鬼呀！」原來是三堡主古三達，氣得一張臉慘白。

菲菲也眞有一手，在這等心慌意亂的情形之下，竟然立時鎭定下來，而且，「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眼淚跟着一傾而出，簌簌的流滿了一面，顯得委屈到了極點，也令人憐愛到了極點。

但，她却沒有說一句話，只是聳着雙肩哭個不停。

三堡主古三達被她哭得楞了一下，面上猙獰的臉色漸漸和緩下來，皺了一方殘眉道：「你被我撞個正着，難道我寃枉了你不成？」

菲菲這才叫了一聲，嬌滴滴，氣惱惱的道：「三爺！你撞着了什麼？可要說個明白呀！堡裏失了火，我出來看看都不行麼？」

三堡主古三達道：「我問你，剛才從你身邊跑開的那人是誰？」

菲菲一搖螓首道：「誰知道他是什麼人，我本來在看火，他忽然跑了過來，說是三爺你找我，把我帶到這裏，正要向那邊走去……。」

說到「那邊」兩字，她抬起玉手指着一間遠遠的房子一下，接着道：「想不到三爺你一來就把他嚇跑了，這樣看來，他一定是在騙我了，誰知道你三爺來了，不去追他，反來寃枉我這苦命的人，三爺，我也不想活了，你就乾脆把我殺了吧！」

說完話，不但又哭了起來，而且，撒着嬌向三堡主古三達手中提的大砍刀上撞去。

菲菲在古家堡被古老三稱之爲「如意」，自有其令人如意的功夫，扣人心弦的回憶，何況，古老三並沒有眞的抓到她什麼，被她一哭，一訴，一撒嬌，臨了又來上這麼一招，古老三爲人再是陰狠惡毒，却也有他軟弱的一面，當下不由得左手一橫，擋住菲菲搖頭喝道：「好了，算我說錯了你，你快回去吧！」身形疾射而起，躍到大門口去了。

小虎子逃離菲菲藏在暗中之後，直替菲菲揑了一把冷汗，想不到古三達被菲菲三言兩語就打發走了，他暗中固然替菲菲鬆了一口氣，同時也替菲菲深爲嘆息。

眞想不到，前後不過四年左右不見，她竟變成了這樣一個千變萬化的人。

小虎子不勝其感慨地搖了一搖頭，正待轉身回房去的時候，只聽大門口古老三大聲喝道：「你們這批飯桶，十幾個人守在門口，都攔不住四個放火賊，要你們何用，來人！把他們給我殺了！」

小虎子聞聲一震，大門口已傳來陣陣慘號之聲，投目望去，只見黑暗中飛出一陣雨箭向着那些守門人射去，當場十幾個人之中，就驟不及防的飛去了一大半。

剩下來的六七個人，可也就不願認命正好大門並未關起，於是紛紛奪門而逃。

可惜，那些人雖然見機得快，但還是快不過强弓硬弩，大多數沒有逃出多遠，就被密如飛蝗的箭雨射倒。

十幾個剛才還替古家堡出力賣命的人，頃刻之間，死得一個不剩。

小虎子對這種慘酷的場面，只看得心中慘然，不自覺的嘆了一口氣。

「虎弟，你又嘆什麼氣？」想不到菲菲又回到了他身後。

小虎子道：「憑他們那十幾個人，那能擋得住萬老前輩他們，這種嚴酷的處分，太沒道理了。」

菲菲一笑道：「兄弟，你不知，這個眞的有道理啦！」

小虎子雙目一瞪道：「什麼道理？小弟倒要請教！請教！」

菲菲道：「殺人滅口呀！」

小虎子一怔道：「殺人滅口？」

菲菲說道：「萬松齡他們落在古家堡的事，對古家堡一般人來說，都是一個秘密，如今被那十幾個人知道了，這個秘密就無法保持了，所以，只有殺了他們滅口了。」

小虎子說道：「殺得了自己的人，却殺不了萬老前輩他們，這還有什麼秘密可言。」

菲菲道：「怎麼沒有秘密可言，其中出入可大哩，譬如說，如果萬松齡他們邀人來興師問罪，甚至可以當着他們的面不承認有這回事，不管萬松齡他們怎樣想怎樣說，至少在自己這一方面是振振有詞，言之有理，就將來鬧得人人皆知，也是是非難明，不能斷言古家堡的不是……這不過是其中好處之一，眞要說起來，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哩！」

小虎子冷笑一聲，道：「這是什麼說法，簡直下流極了。」

菲菲笑笑道：「別看他們下流，古家堡就靠這一手，在黑白兩道都叫得響的字號。」

小虎子氣得直搖頭道：「這種臭名聲，不值一笑。」

菲菲道：「這種名聲當然不值一笑，所以，我們要取代他們呀！」隨話答話，處處在推行自己的主張。

小虎子眞不願意和她繼續討論下去，猛然一抬頭，只見東方天邊已經隱隱現出了魚肚白，故作失驚之色道：「啊！天快亮了！」

菲菲一看天色，急急的道：「眞的，我也該走了，以後再談吧……。」話聲未了，人已掠身而起，匆匆的飛走了。

小虎子暗笑了一聲，也回房而去。

這是混亂的一晚，救火的在救火，看

熱鬧的也還在看熱鬧，小虎子回到房中，算是最早的一個人。

小虎子伸手拉開被子，正要向床上倒去時，瞥眼間，只見門外人影一閃，鬼鬼祟祟的摸進來一人……。

小虎子趕忙向床上一滾，蓋了半邊被子，靜伏以觀。

那人影站在小虎子床前輕笑一聲，道：「虎少俠，我看着你回來的，不會睡得這樣快吧！」

小虎子弄了個不是味道，只好一揪被子跳下床來，訕訕的道：「原來是葉姑娘，有什麼賜教？」

小虎子暗中早就認識了她，她能一口叫他虎少俠，小虎子不能不表示對她不是毫無所知。

葉雅慧急着道：「你周大哥可能出了事啦！希望今天晚上，我們能詳細的談一談。」

小虎子裝模做樣的驚叫一聲，道：「眞的麼？」

葉雅慧道：「大概錯不了。」

小虎子點首道：「好！在什麼地方相會？」

葉雅慧道：「三更時分，你到我房裏來好了。」

小虎子在別人眼裏雖然還是一個小孩子，但他自已却不是這樣想，晚上要他到她房裏去，不由得一陣猶豫道：「到你房裏去？」

葉雅慧道：「你知不知道我房子的位置？」她的想法，與小虎子完全不同。

小虎子道了一聲：「知道！……。」

葉雅慧道：「我等你！」身形一閃，急急忙忙的跑開了。

古家堡鬧了一夜，第二天的忙，可想而知。小虎子年紀小，反而到處插不上手，樂得偸懶。

白天，果如古夫人所言，突然來了很多江湖朋友，而且接管了一部份堡中椿卡，一座小小的古家堡陡然變得更是寸步難行了。

該走的人都走了，該發生的事情，也發生過了，這時，堡中的人手突然增加，其作用該不是「亡羊補牢」，而是別有所圖。

小虎子眼看着萬老先生他們脫困離開之後，對他來說，他已沒有留在古家堡的必要了，但是當前古家堡的情形，却叫小虎子忍不住想留了下來一看究竟。

三更時份。

小虎子在步步殺機之下，摸到了葉雅慧窗外，輕輕叩了一下窗櫺，裏面窗子一開，小虎子一縮身就翻到房內去了。

房內沒有燈光，小虎子與葉雅慧都不是普通人，有沒有燈光，他們彼此還是看得非常清楚。

葉雅慧微微一笑，道：「我們爲了有備無患起見，謹愼一點，都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談話如何？」

小虎子道：「悉聽尊便。」

葉雅慧拉着小虎子和她併肩坐在床緣上，道：「如果有人闖進來，你就向床裏面藏去，千萬不要驚慌，一切自有我大姊來應付。」

小虎子面孔一熱道：「我們說話又沒有聲音，怎會有人進來。」

葉雅慧道：「很難說，古劍秋就常常偸偸的跑進來胡纏，所以我晚上的活動非常不方便……啊！你周大哥向你說過我了吧？」

小虎子一笑道：「他要沒說過，我敢來麼？」

葉雅慧道：「這就好，我們用不着再浪費介紹的言詞了，我問你，你對於你周大哥的失踪，有何看法？」

小虎子對這位葉雅慧不敢寄以心腹，因此也不敢據實相告，心中一動，故意微微一笑，道：「我不以爲他失踪了。」

葉雅慧「啊！」了一聲，道：「他到那裏去了？」

小虎子道：「昨天晚上出了一件事，你知不知道？」

葉雅慧道：「你是指失火那事？」

小虎子一搖頭道：「不是！」

葉雅慧微微一聳眉梢道：「這裏還出了什麼事？」

小虎子道：「萬老前輩他們昨天已經趁着大火的機會，闖出古家堡去了，這大的消息，你怎樣一點都不知道？」

葉雅慧一愣道：「他們逃走了！我眞的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逃走的？」

小虎子道：「這個你還要問，當然與我周大哥有關。」

葉雅慧恍然而悟道：「所以你周大哥和他們一道走了。」

小虎子道：「你猜着了。」

葉雅慧忽然面色一變，輕輕的罵了一聲，狠狠道：「眞是一個無信不義的僞君子！」

小虎子道：「你罵誰？」

葉雅慧道：「罵你周大哥呀！」

小虎子道：「你爲什麼罵他？」

葉雅慧道：「他答應了我的事，就這樣不聲不響的走了，你說該不該罵。」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你罵早了一點，他並沒忘記你的事。」

葉雅慧回嗔作喜，說道：「他交待你了。」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而且，幸不辱命……。」

葉雅慧笑逐顏開地連連說道：「多謝你了……。」

小虎子忽然冷着面孔，說道：「且慢謝！……。」

葉雅慧一怔道：「你要放刁？」

小虎子一笑道：「你把我小虎子看成什麼人！……」

話聲一頓，凝目望着葉雅慧雙眸，又道：「據周大哥說，你們好像有過一個交換條件吧！」

葉雅慧點頭道：「不錯，是有過一個交換條件，可是他要我做的，他自己已經做到了，難道你們另外還有別的條件？好！要什麼條件？你說吧！我認了！」

小虎子見葉雅慧那種無可奈何，咬牙承認的堅決神態，心中一軟，忖道：「不管她是不是眞的來自洞庭止水山莊，她能來到古家堡，已是受够了委屈，我又何必要爲難她。」

小虎子與周宗良原本懷疑葉雅慧不是眞的止水山莊的人，他這時心念一轉，對

她起了同情之心，笑了一笑道：「沒有條件，我只想請你告訴我，你要知道那瘋婆子眞正面目的原因何在？如果，你不願意說，也就算了。」

葉雅慧一笑道：「小鬼，你開大姊的玩笑！不過我不領你的情，我就把我此行目的眞正原因當做條件告訴你吧！」

小虎子也是一笑，說道：「那你太取巧了。」

葉雅慧面色一正道：「取巧，你可知道她對我的重要？」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我想一個身懷藏寶之密的人，對誰都重要。」

葉雅慧眼中掠過一道驚訝之色道：「你也知道她與『神武寶庫』有關？」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

葉雅慧神色一黯，嘆息一聲，道：「不知你相不相信，我並不在乎她的藏寶之密。」

小虎子道：「那你是爲了什麼呢？」

葉雅慧道：「家師懷疑她是家母，所以我不惜犧牲色相，前來一查究竟。」

止水山莊止水夫人的門下，不該有這種不知自量的女弟子，但在大孝的前題之下，又當別論了，不但不能再輕視她，而且更應尊敬她才是。

可是，她的話能够相信嗎？

小虎子心中不能就此釋然，因此沉吟着沒有做聲。

葉雅慧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我也知道，我以一個姑娘家的身份，前來古家堡，最爲正人君子所誤會和看不起，可是，我爲了自己的母親，顧不了那麼多，如果她眞是我的母親，爲了換取她的自由，在別無辦法的情形之下，就是要我嫁給古劍秋，我也心甘情願。」

小虎子自己就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本身最是瞭解一個孤兒的孺慕之情，聞言之下，大爲感動，原先那不能釋然的心理，一掃而光，肅然起敬，道：「葉姊姊，原來是個孝女，小弟失敬了。」原來他就沒有改稱呼，這時也稱她爲姊姊了。

葉雅慧慘然一笑道：「孝女之稱不敢，但望小弟你們不把我當作不知廉恥的淫娃蕩女，我就心地安然了。」

小虎子連聲道：「不敢！不敢！」

葉雅慧又長長的嘆息一聲，道：「我現在的心理眞矛盾極了，希望她就是家母，但又感到非常的畏縮。」

小虎子道：「不要怕，只要她眞是令堂，小弟一定全力幫你把她弄走……。」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輕嘆一聲，道：「問題是，她的身份只怕很難決定的。」

葉雅慧道：「人老了，容貌當然要變一點，不過，我想就是變也不會變得完全離譜，慢慢仔細觀察，總看得出經緯端倪來的……周大俠是不是畫下了她的面貌？我也帶來了家母早年留下來的一幅小像，我們比一比，就不難找出答案來。」

一面說着，一面從胸衣之間取出一幅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畫像，打開來送到小虎子眼前。

小虎子借着窗外透進來的天光，配合本身運功逼出來的睛芒，目光向那畫像上一落，只見那是一個姿容非常慈和的婦人畫像，畫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

小虎子看了一眼，歛聲說道：「對不起，周大哥無法將那婦人的容貌，描繪下來，……。」

葉雅慧目光向小虎子臉上一掃，看得小虎子忙又接口道：「事情是這樣的，因爲那婦人臉上的面具已經與那婦人的臉生長在一起，揭不下來了，所以根本無法看到她本來面目了。」

葉雅慧將信將疑的說道：「你此話當眞？」

小虎子道：「我也親眼看到她，一點不假。」

葉雅慧道：「你也進去了，可不可以想辦法，讓我也進去看看？」

小虎子沉思了一陣道：「我可以幫你進行，但不能肯定的答應你，如果不成功，希望你不要見怪。」

葉雅慧欲言又止的嘆一聲道：「小兄弟，我不是不相信你們，實在是我如果不親眼見到她，我無法安心。」

小虎子道：「骨肉情深，這種心情，小弟完全瞭解。」

葉雅慧起身一禮，說道：「一切依仗了。」

小虎子慌得跳下床，還禮不迭道：「葉雅慧姊姊，快請不要這樣，這樣就見外了，……說不定，不要好久，小弟就有事請你葉雅慧姊姊鼎力相助哩！」

葉雅慧道：「一句話，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小虎子見該說的話都已說清了，不願在葉雅慧房中多留，借着剛才談到的話題，雙拳一抱道：「我們一言爲定，你的事，小弟現在就替你去想想辦法去。」

說着，不待葉雅慧再說什麼，身形閃動，推開窗子，一起一落，便走得無影無踪。

葉雅慧幽幽的嘆息一聲……

驀地，一陣步履聲傳來，停在她房門外面，接着門上響起叩門之聲，有人發話道：「葉姑娘！葉姑娘！請開門。」

葉雅慧細聽那話聲，並不是古劍秋，而是一個婦人的聲音，故意讓她叫了一陣，才含糊的問道：「外面是誰呀！這樣三更半夜的……」

門外那人急急接道：「葉雅慧姑娘，對不起，小婦人是王大娘，奉了少堡主之命，前來向姑娘情商一件事，請姑娘開開門，容小婦人面稟。」

葉雅慧爲人非常細心，馬上又弄亂了一下頭上頭髮，鬆着頭去開了房門。

王大娘帶着一位大姑娘一臉諂笑的走進房，口中連聲地道：「對不起！對不起！今天的客人實在來得太多了，擾了你姑娘的清夢，實在對不起……。」

也不知她有多少對不起，一進房就是滿口對不起，看樣子，還不知有多少對不起沒有說出口來，葉雅慧秀眉一顰，截口道：「王大娘，不要客氣，你有話就請直說吧！」

王大娘嘻嘻哈哈的道：「葉姑娘，事情是這樣的，今天堡裏來了很多客人，我們準備的客房都住得滿滿的了，所以弄得這位胡姑娘沒有住處，少堡主本來要親自來和姑娘商量的，適才又來了一批客人，

弄得少堡主分身不開，所以命小婦人領胡姑娘來，請姑娘暫讓胡姑娘在你這裏住半夜，明天……。」

囉囉嗦嗦，不知要多久才說得完，葉雅慧一笑道：「知道了，王大娘你請回吧！胡姑娘就留在這裏好了。」

王大娘千謝萬謝的去了。

房裏沒有點燈，葉雅慧打火燃亮了桌上枱燈，燈光照在胡姑娘臉上，胡姑娘羞澀地低下了螓首。

葉雅慧回身走到床前，整理了一下寢具，回頭笑道：「胡姑娘，你一路辛苦了，請先睡吧！」

胡姑娘沒有說話，只笑了一笑，更不客氣，脫了一件外衣，掀開被子倒向床裏睡下。

胡姑娘似乎不大懂得禮貌，上床的動作又顯得近乎粗野，葉雅慧秀眉一皺，打從心底產生一種厭惡彆扭的感覺。

她本來就是單人獨睡慣了，這時心裏再生出了排斥的感覺，立時睡意全無，順手抽了一本書，坐在燈前，靜靜的觀看起來。

胡姑娘獨自一人睡在床上，因不見葉雅慧上床，心裏頗爲不安，乾着嗓子，叫了一聲，道：「葉姑娘，你也睡呀！」

敢情她還會說話，葉雅慧心裏暗笑了一聲，搖了一搖螓首，道：「你睡吧！我已經睡够了。」

胡姑娘道：「葉姑娘，你是不是不高興小妹來打擾你？」

葉雅慧一笑道：「那裏的話，我和你都是作客的人，有甚麼打擾不打擾。」

胡姑娘道：「話是這樣說，可是總有先來後到之別，你要這樣不睡，叫小妹心中如何能安？」

葉雅慧雖然心裏厭惡胡姑娘，聽了胡姑娘的話，却又很能替她着想，想了一想，如果自己是她，也會感到不是味。

她爲人很是隨和，替胡姑娘設身處地一想之後，便不爲已甚，輕輕的一嘆，道：「胡姑娘既然這樣說來，小妹就擠一擠你了。」

放下書本，輕輕一吹，吹熄了桌上枱燈，百般無奈的向着床前走去。

她走到床前，胡姑娘已替她掀開了被子，葉雅慧道了一聲道：「多謝！」背裏面外的側身睡了下去。

片刻之後，胡姑娘已經發出了酣睡之聲，可是，葉雅慧就是無法闔眼，也無法消除心中那厭惡之感。

驀地，胡姑娘忽然翻了一個身，一隻手伸過來壓在她酥胸之上。

葉雅慧以爲這是她睡夢中的下意識行爲，不以爲意的輕輕移開了她的手。

過了不久，胡姑娘的手，又伸到葉雅慧酥胸之上，葉姑娘又把她移開了。

又過了不久，胡姑娘在睡夢之中忽然發出一陣囈語，叫了一聲道：「我的好哥哥！」雙手一張，緊緊的抱住了葉雅慧的嬌軀，用力一扳，把葉雅慧翻了過去，同時血盆大口一張，便向葉雅慧櫻桃小咀之上咬來。

葉雅慧出其不意，被胡姑娘抱得緊緊的，欲待掙扎時，那料胡姑娘的雙臂竟然力大無窮，就像是一道鐵箍一樣，休想掙扎得脫。

葉雅慧大叫一聲道：「胡姑娘，快放手！你瘋了麼？」螓首急幌，躲避着胡姑娘襲來的血盆大口。

胡姑娘血盆大口咬不到葉雅慧的香唇，頭一埋，鑽到葉雅慧頸項之間，猛香起來。

「好妹妹！你可想死我了，你就救救我吧！」聲音突然變了，原來是古劍秋。

葉雅慧情急智生，忽然嬌喝一聲道：「古大哥，原來是你，你眞嚇了我了。」接着嬌軀停止了掙扎，温順的讓他投在懷裏。

那聲嬌喝，柔中帶媚，尤其立時停止了掙扎，更是無言勝似有言，使古劍秋大喜過望，輕輕的咬了葉雅慧玉項一口，道：「你……你……。」

葉雅慧忽然狠狠的在他肩頭上咬了一口道：「駿子，你怎樣笨成這個樣子！」

古劍秋就這樣賤，葉雅慧狠狠的咬了他一口，反而樂得哈哈大笑道：「是！是！是！我眞是其笨無比……」得意忘形之下，那兩條手臂就自然放鬆了。

葉雅慧雙臂一被放開，她却不急於求功，反張雙臂緊緊的抱了一抱古劍秋，然後，由上而下，順着背脊頭，緩緩的撫摸了下去……

古劍秋簡直色迷心竅，甚麼都忘記了，一張血盆大口像貪婪的狗一樣，猛向葉雅慧臉上，頸上進襲。

驀地，他忽然打了一個冷噤，臉色一變，道：「你……」一切動作都停止了，同時人也僵直在那裏，睜着一對怒火中燒的眼睛，直吐大氣。

敢情，葉雅慧的玉手摸到「尾敲」穴時，忽然化掌爲指，向下一落，點了個實實在在。

葉雅慧一招得手，嬌軀一彈，人便翻身跳落床下，指着古劍秋冷笑一聲，道：「姓古的，你自己說，該怎樣辦？」

古劍秋緩過一口氣來，惱羞成怒的狠狠的道：「你要識相的話，最好放開老子，與老子成就好事，老子玩過你之後，或許還可以饒過你一命，放你離道此地，否則，老子要叫你死活不得。」

葉雅慧一笑道：「要在平時，本姑娘眞還有點心怕，可是最近你們古家堡來了不少江湖朋友，你要眞敢那樣對付我的話，你也不會偸偸摸摸的扮成這副怪模樣前來丟人現眼了，是不是？」

古劍秋臉色一變，道：「你敢把老子怎樣？」

葉雅慧冷笑一聲，道：「在你們古家堡，本姑娘當然不能把你怎麼樣……。」笑了一笑，接着語聲一冷又道：「我雖然不能把你怎麼樣，但我張揚開來，請貴堡作客的道上朋友來欣賞欣賞你的美容化裝術總可以吧！」

古劍秋色厲內荏的吼道：「你敢？」

葉雅慧冷聲道：「要不要我試給你看一看！」

話聲一落，根本就不讓古劍秋表示願意與否，接着，又大叫一聲，道：「來人呀！……。」

古劍秋急叫道：「葉姑娘，我們有話好說，請你不要叫好不好？」（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黑獄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章君佑和幽冥一二號及孟輕虹在花鳥山脫險後，趕往杭州，找尋蕭夢喬，那日在一鎭甸，遇追風刀吳平及天柱幇主伍一尊率衆追殺，經過一番激鬥，只有吳平及伍一尊負傷逃去。隱居在距西湖不遠的鳳凰山的蕭夢喬，那日得到連勇，連么鳳兄妹外出探聽消息，回來報告七星特使正在調兵遣將，要在後日晚上襲擊匿居杭州灣一艘雙桅烏篷船上的章君佑，蕭夢喬判斷這一消息無疑是對方要引誘她現身，她爲懲治對方，決往探那艘烏篷船，連么鳳却以杭州灣太以遼濶，如乘船去探查，恐會驚動敵人——

湖心窺隱秘 官道遇狂徒

蕭夢喬道：「這個我有法子，妳聽過達摩祖師一葦渡江的傳說麼？」

連么鳳一怔，說道：「姐姐能够凌波虛渡？」

蕭夢喬道：「凌波虛渡不算甚麼，一般習得此項絕藝的，最多也只能渡過三五十丈的距離，咱們黑獄的『孤烟凌風』輕功，一口氣可以飛越百丈遠近。」

連氏兄妹同時啊了一聲道：「那豈不是在飛？」

蕭夢喬道：「不，凌波虛渡，脚下需要借力，孤烟凌風也是一樣，如果咱們在脚下縛一點入水不沉的東西，杭州灣的遼闊水面咱們就視如坦途了。」

連么鳳道：「縛木片可以麼？」

蕭夢喬道：「可以。」

連勇道：「我時常在山上砍柴，知道甚麼樹的木質最輕，待我到鳳凰山上去替蕭妹子弄一枝來。」

蕭夢喬道：「不必那麼麻煩，咱們燒飯用的不是木頭麼？你去找輕一點的，弄兩塊五寸長，三寸寬的就可以了。」

連勇道：「好的。」

當夜色迷朦之際，一條捷如輕烟般的人影向蕭山縣境急掠。

她繞過錢塘江，直奔杭州灣的海岸。

她正奔行之間，像是聽到了甚麼，忽然身形向下一伏，貼着地面竄進一顆大樹之後。

她只不過剛剛藏妥，來路之上果然現出三條人影。

這三人的身法十分輕快，幾個起落，便已由她藏身之處急馳而過。

她由樹後轉出，在相當的距離之內追躡在他們的身後，一直到達海岸，這三人絲毫未覺。

距岸十丈以外，正停泊着一艘雙桅烏篷船。他們登上一艘小舟，逕向那條烏篷船划去。

此時夜色頗爲昏暗，杭州灣內除了幾點漁火，全部籠罩在混黑的夜色之下。

惟一例外的是那艘雙桅烏篷海船，它不僅船艙之內燈火通明，船頭船尾都有人在嚴密守衛。

適才她追蹤的三人上去了，在上船之前，是經過一番盤查的。

顯然這艘烏篷海船，必然大有蹊蹺。

也許章君佑當眞在杭州灣某一艘烏篷海船之上，這般人深夜集會，正是準備對付他的。

不管她的猜想是否屬實，最要緊的是上船去瞧一個究竟。

她爲甚麼這般關心章君佑，因爲她是蕭夢喬，在南昌她出手打了他，這位來自黑獄的姑娘，至今引爲歉疚。

現在分明知道十丈外的海船與章君佑必有關連，縱然是龍潭虎穴她也要闖它一闖。

十丈多一點的距離難她不倒，她自信可以像落葉一般輕輕躍上海船的烏篷裏。

但，她不是清風，不是幽靈，她可以躍上烏篷，却無法瞞過守衛者的視綫。

這實在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她忖思良久，依然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法子。

忽然，一絲輕微的脚步之聲自身後遙遙傳來。她心頭一動，脚尖一點，逕向來人迎了上去。

「啊，好得很，敢情是一個女人。」

不錯，來人果然是一個女性。

一身青衣，頭裹紅帕，面目掩藏在黑紗之內，無法瞧出她的姸醜與年齡。

她身形一晃，攔住對方的去路，同時冷哼一聲，道：「回去吧，姑娘，妳來遲了。」

青衣女郎一怔道：「妳是誰？」

蕭夢喬道：「妳不必管我是誰，只要明白咱們不歡迎不遵守時刻之人就行。」

青衣女郎道：「胡說，現在時辰剛到怎能算晚？妳分明……」

她似乎瞧出了甚麼破綻，右手倏的一伸，一把抓向蕭夢喬的脈門。

這一抓實在快捷無比，論身手，應該是當代武林之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可惜她沒有抓到甚麼，反將一隻右腕送到蕭夢喬的纖掌之內。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她想不出蕭夢喬這麼年紀青青的，如何會有這等高深的功力。

「妳到底是誰？」

「妳不必管我是誰，應該先想想妳不服從命令的後果。」

蕭夢喬想套出青衣女郎的身份，一直以上級的語氣着着進迫。

誰知青衣女郎忽然哈哈一笑，說道：「姑娘，妳功力雖高，可惜江湖經驗差了一點。」

蕭夢喬道：「哦，我不懂。」

青衣女郎道：「那妳就仔細瞧瞧，我的身上多了一點甚麼？」

共實蕭夢喬早就瞧到了，青衣女郎的左襟之上，不正插着一朵小花？

女人戴花，就像男人穿長袍馬褂一樣，不僅十分平常，而且極爲應該，如非青衣女郎特別提醒，蕭夢喬根本不會注意到這朵小花。

現在她仔細一瞧，發覺那朵花果然有異。

那是一朵白菊，白菊花到處都有，沒有什麼稀奇，只是它的花心却是一個紅色的九字。

花心是個字，這朵花就不太平常了。

青衣女郎又哼了一聲道：「瞧到了麼？姑娘，冒充九道十二宮，妳知道會是怎樣一種後果？」

蕭夢喬不知道什麼是「九道十二宮」，自然也不明白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只是青衣女郎的言語却引起了她的興趣，爲了滿足好奇之心，她存心要弄個明白。

因此，她彈指若飛，一連點了青衣女郎幾處穴道，然後挾着她奔進一片叢林。

在樹林深處，她將青衣女郎放了下來，纖掌一抬，摘下了她蒙面的黑紗。

啊，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這位女郎應該是三十出了頭，却依然保持着一股動人的風味。

可是當蕭夢喬摘下她的面紗之後，這位美麗的徐娘變得一臉鐵青。

「妳知道妳做了些什麼？姑娘，今後只怕妳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瞧她這副凝重的神色，像煞有介事似的，但蕭夢喬滿不在乎的道：「有這麼嚴重？」

青衣女郎道：「妳找死是活該，我却被妳害了却死得不值。」

蕭夢喬道：「就因爲我摘下了妳的面巾？」

青衣女郎道：「不錯，這已犯分屍之刑了，唉……」

蕭夢喬道：「好嚴厲的酷刑，是分妳還是分我？」

青衣女郎道：「自然是分妳了，我要接受的是割鼻挖目之刑，倒不如妳一死來得痛快。」

蕭夢喬道：「就算咱們犯了法吧，誰去告發？妳？」

青衣女郎幽幽一嘆道：「這麼說妳是小看九道十二宮了，那告發之人，也許正在咱們的身後。」

蕭夢喬忽然舉手一揮，一截樹枝像勁矢一般脫手而出，幾乎在同一時間，左側三丈之處响起一聲悽厲的慘嚎。

蕭夢喬道：「妳說的不錯，確實已有告發之人，不過他不可能再告發咱們了，走，咱們去瞧瞧。」

她要青衣女郎跟她去瞧瞧，誰知青衣女郎竟面如死灰，全身戰抖，像一個面臨死亡之人，連魂魄也嚇出了竅似的。

蕭夢喬一呆道：「妳不是希望一死來得痛快麼？大不了一死，妳還怕什麼？」

她語音甫落，忽然面色一變，同時嬌軀猛的一擰，向一側竄了出去。

她瞧到了一個人影 已在二十丈外亡命的逃竄，速度之快，宛如電掣一般。

蕭夢喬冷哼一聲道：「我要叫你逃出手去，就枉稱黑獄門的少主了。」

她將輕功展至極限，刹那之間，便已追至首尾相接。

前面逃的是一個身材瘦小，穿着灰衣的漢子，他忽然身形一轉，雙掌急推，兩股勢如天河倒寫般的掌力，猛向蕭夢喬迎胸撞來。

此人忽然擰身出掌，攻勢又是如此猛

烈，如果是一個功力較差，應變較慢的人，這一記雙掌就可能要去一條老命。

何況他那掌力之中，還帶着數不清的黑點。

黑點不是點，是一根根要命的毒針，如果要毒死一條牛，只要一根就够了，現在他一發就是數以百計，可見他對蕭夢喬是志在必得。

掌力挾着毒針，眨眼已罩臨蕭夢喬的身前，它們只要再前進一尺，蕭夢喬的酥胸就可能變成一個蜂窩。

一般人常說行百里者半九十，這話當眞不錯。

那掌力，那毒針，迅如閃電的前進了五尺。誰也沒有想到會在最後的節骨眼裏竟出了問題。

它們不再前進，而且掉頭急馳，那份快捷，比來時加快了何止兩倍！

灰衣大漢傻了，他來不及做任何應變的準備，一聲悽厲的慘嚎，帶着他瘦小的身子滾了出去。

然後他不動了，鬼門關上又添了一縷冤魂。

蕭夢喬在揮掌反擊之後，就靜靜的立在原地，此時才蓮步輕移，用地上的樹枝挑起那人的面紗。

是一個陌生的面孔，在毒針照顧下已經變了顏色。

再打量他的左襟上，赫然插着一個鬼頭。

鬼頭的中心也有一個紅字，是三個橫槓，那麼此人也是九道十二宮的人物了。

蕭夢喬無暇研究這些，她根本就不知道九道十二宮是怎樣一個組織，目前最要緊的是那艘雙桅烏篷海船，她要明瞭他們怎樣去對章君佑。

拔下那枝鬼頭，翻身再撲向青衣女郎所在的樹林。她不願放棄這惟一的活口，由青衣女郎的口中，對章君佑以及九道十二宮也許可以獲得一點蛛絲馬跡。

及趕至青衣女郎存身之處一瞧，她禁不住神色一呆。

青衣女郎仍在原地，但只是一個失去生命的軀殼。

她死了，蕭夢喬查看她的全身，竟找不出半點傷痕。

她是怎麼死的？既不是自絕，又沒有絲毫外傷，蕭夢喬查看半晌，得來的只是一聲廢然的嘆息。

這是一件無頭公案，但蕭夢喬再沒有時間深長的攷慮，她向杭州灣遙遙的瞥了一眼，忽然銀牙一咬，做了一個大胆的決定。

她剝下青衣女郎的衣衫，迅速穿着起來，然後展開身形，直奔杭州灣的海岸。

岸邊停着一葉小舟，當她跨進船艙之時，掌舟的大漢立即解纜開行，她沒有說甚麼，舟子也沒有詢問一聲。

十丈水程，轉瞬即達，烏篷船的守衞者只向她瞧了一眼，便讓她登上了那艘巨舟。

她緩步跨進船艙，目光所及，不由微微一呆。

艙中燈火通明，照着七張黑色的面紗，這倒好，誰也不以眞面目相示，至少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只不過那七張面紗之後，是七雙不懷好意的目光，也許是因爲她的遲到，才造成這等尷尬的場面。

她不理會這些，逕自坐了下來。

這一招她做對了，言多必失，不說話還可以令人莫測高深。

她落座之後，原先七人之中的一個黑衣老者忽然咳了一聲道：「各位：咱們現在的任務是只能成功，不准失敗，如果稍有差錯，各位想必也知道是怎樣的一種後果！」

此人不僅語氣陰森，帶着嚴重威脅的成份，那面紗後面的炯炯目光，一直向蕭夢喬逼視着。

顯然，蕭夢喬的遲到，他表現得十分不滿。

自然，蕭夢喬不會有半點怯懼，但爲了聽聽下文，不得不給他一點顏面，因此，她將螓首緩緩垂了下去。

其實，她早已瞧清楚了這七個蒙面人的記號，知道了他們全是九道十二宮的人物。

黑衣老者的左襟之上，是一個紅色四字的猴頭，由右面數下去，第二個是身着天青長衫的文士，他的標記，是一個紅色二字的魚頭。

第三個是一矮胖的漢子，標記是紅色一字的狗頭。

第四個是身着紅衣的女郎，標記是紅色的梅花。

第五個也是一個女人，她身着綠衣，風姿迷人，左襟之上是一朵艷麗的么桃，花芯是一個七字。

第六第七都是身着灰衣的老者，標記分別爲馬頭五號，及虎頭八號。

此時狗頭標記的矮胖漢子冷冷道：「閣下勿須說教，有任務分配就是。」

黑衣老者向矮胖漢子瞪了一眼，似乎要想發作，但又忍了下去。

桃花標記的綠衣女郎忽然格格一陣媚笑道：「怎麼啦？兩位，大眼瞪小眼可解決不了問題，別忘了咱們是一根繩子上的蚱蜢，再鬥氣就沒有意義了。」

別看這個女人媚態橫生，她那幾句言語，份量却十分之重。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說道：「這位姑娘說的是，你老大何不直接交待咱們的任務？」

黑衣老者冷冷說道：「老夫並非鬥氣，只是將任務的嚴重性預先提醒各位一下罷了。」

一頓接道：「盲煞淫魔，各位總該知道吧？」

矮胖漢子道：「兩位初出道的雛兒罷了，難道咱們的任務就是要對付這兩個後生晚輩？」

黑衣老者哼了一聲道：「雛兒？哼，孟南湖的金星特使，以及江漢帮主，九宮山主，鐵劍門主，這般人的聲望武功，大概比閣下不會差到那裏，但在盲煞玉手一揮之下，他們沒有一個不抱頭鼠竄，你閣下，哼……」

矮胖漢子怒道：「我怎樣？」

綠衣女郎撇撇咀，說道：「又來了，誰有種，不妨待碰到盲煞之後，再逞英雄不遲！」

左襟上插着虎頭標記的灰衣老者道：「咱們已經躭擱不少時辰了，各位何必逞那口舌之利！」

黑衣老者道：「好，老夫立即宣佈咱們的任務。」

他目光流轉，向在座之人瞥了一眼，然後停留在蕭夢喬的面紗之上。

蕭夢喬心頭暗暗一凛，馬上提高了警覺。

她知道這般人全非易與之輩，憑她的觀察，他們每一個人的功力，都不在武林盟主座下的八星特使之下。

因此，她功行兩臂，力聚雙掌，只要事態有變，她將立下煞手。

所幸黑衣老者終於目光收回去，清了一下嗓門，繼續道：「據報淫魔已逃出花鳥山，並在南匯縣境登陸……」

蕭夢喬不知道花鳥山在那裏，章君佑爲什麼會被困花鳥山，但他終於逃脫了，而且在南匯縣登了陸。

她盡量關心章君佑了，因而忍不住詢問道：「以後呢？他人在那裏？」

黑衣老者道：「淫魔力敗追風刀吳平及天柱帮帮主之後，正連夜趕來杭州，同行還有孟南湖的女兒孟輕虹，以及兩名功力奇高的怪人。」

蕭夢喬並不關心那兩名怪人是誰，只是對孟輕虹却有一股莫名的恨意，因而南昌的往事，又映上了她的心頭。

黑衣老者接道：「孟南湖一心想除去盲煞淫魔，但如果讓他倆再度會合，那時如虎添翼，再想翦除他們就更難了，因此，他們才想出一個辦法，希望將盲煞利誘到船上。」

綠衣女郎道：「那海船之上必有特殊的佈置了。」

黑衣老者道：「奇毒，炸藥，她只要登上那艘雙桅烏篷海船，縱然不被毒死，也必然被炸得粉骨碎屍。」

蕭夢喬聽得心頭狂震，暗道：「好毒辣的手段！」

綠衣女郎道：「這就奇怪了，盲煞淫魔只不過是兩個初出道的雛兒，孟南湖爲什麼必欲殺之而後快？」

黑衣老者道：「這就非我所知了，不過咱們的任務是破壞他們的奸計，使盲煞逃脫這場刼難。」

矮胖漢子道：「我眞不懂，咱們爲什麼要帮助盲煞？」

黑衣老者道：「老夫也不懂，只是有一點，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讓他們狗打狗，得利的豈不正是咱們？」

綠衣女郎道：「好辦法，咱們怎樣進行？」

黑衣老者道：「杭州城中已來了一個使毒的高手名叫多情公子尹衍，此人是尹家堡奪命神梭尹琦的兒子，他不僅一身功力盡得尹琦的眞傳，使毒之能，在中原武林堪稱首屈一指，他們如若炸不死盲煞，可能由尹衍使用毒技。」

綠衣女郎道：「要咱們去護保她？」

黑衣老者道：「不錯，咱們散會之後，魚馬虎三道及梅宮，即刻馳往鳳凰山下，對盲煞作嚴密保護，菊宮及桃宮沿崇德嘉善的官道尋找淫魔，通知他往鳳凰山下與盲煞會合，老夫與狗道担任焚毀那艘海船，各位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人提出問題，黑衣老者首先離座而起，其餘各人也紛紛離座，魚貫走出船艙。

船邊停泊着五條小舟，除了黑衣老者，其餘各人均分別下到小舟之上。

綠衣女郎的任務是同蕭夢喬尋找章君佑，她們自然應該同坐一條小舟。

但綠衣女郎却臨時變了卦，她要蕭夢喬先走，說明一個時辰之內，在銀山門相會。

銀山門是杭州的北門，往崇德嘉善，必須經過這道城門。

不過蕭夢喬不會在這裏等候綠衣女郎，因爲她見不得日光，現在距天亮已經不遠，再不回家就得現出原形了。

她匆匆趕回鳳凰山下，連氏兄妹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姐姐！妳可回來了，咱們兄妹急得只差沒有吊頸。」

蕭夢喬牽着連么鳳的手，同時向連勇頷首一笑，說道：「急什麼？我又不是小孩子！」

連么鳳道：「天快亮了，姐姐去了那裏？」

蕭夢喬柳眉一蹙，說道：「去了一趟杭州，也得到不少收穫，不過，事情複雜得很，咱們正陷入一個波譎雲詭的漩渦之中。」

接着她將一切經過爲連氏兄妹叙述，同時詢問連勇道：「連大哥可知道九道十二宮是什麼來頭？」

連勇搖搖頭道：「沒聽說過，可能是一個十分詭秘的江湖組織。」

連么鳳道：「不要管這些了，姐姐，咱們趕緊找章大哥去。」

蕭夢喬道：「好，連大哥去備車，咱們進去換換衣衫。」

連么鳳道：「現在就走？」

蕭夢喬道：「是的。」

待蕭夢喬回復她原來的裝扮，連勇已備好了馬車，然後他們繞過東城直趨至崇德的官道。

此時天色已經大明，官道上來往的行人也多起來，只不過那般人的神色，籠罩着一股特別的氣氛。

連勇瞧出情形有異，回頭向車廂道：「蕭家妹子！咱們似乎被跟上了。」

蕭夢喬道：「嗯，是一個青衫文士，一個紅衣女郎，及兩名灰衣老者？」

連勇道：「不錯，不過除了他們，還有七名大漢。」

蕭夢喬道：「這七名大漢必然是孟南湖的屬下，不必管它，有九道十二宮的人跟着，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連勇道：「可是，前面似乎也有點不對！」

蕭夢喬道：「前面怎麼不對？」

連勇道：「迎面走來的行人不多，偶然發現一兩個，神色全都慌張得很。」

蕭夢喬道：「看來孟南湖是想將咱們放到這兒了，不要理會這些，咱們先趕到崇德縣城再說。」

連勇道：「好的。」

他揮動長鞭，傳出劈拍兩聲脆响，馬兒的速度加快了，車聲轔轔，向崇德縣城

急馳。

忽然，他一聲吆喝，雙掌用力一收，奮蹄狂奔的馬幾乎人立而起，在一陣掙扎之後，馬車終於停了下來。

原來前面的大道被人放了一堆樹枝，連勇不得不硬生生將馬車停了下來。

連么鳳撥開車簾道：「發生了什麼事？大哥。」

連勇道：「妳瞧。」

連么鳳道：「用樹枝阻擋咱們的馬車，姓孟的是存心留下咱們了。」

連么鳳語聲甫落，道旁忽然响起一聲狂笑。

「妳說對了一半，因為要留人的是本公子，而且要留的不是妳，要走麼，妳可以請便。」

連么鳳面色一變：「又是你，哼，那天在義烏饒你不死，你還敢冤魂不散的跟着咱們！」

那人冷冷一哼道：「妳錯了，姑娘，那天本公子如若出手，嘿嘿，姑娘妳就逛不成杭州了。」

蕭夢喬冷聲道：「閣下就是什麼多情公子？」

那人道：「不錯，在下正是多情公子尹衍，為了姑娘，在下魂牽夢繞，茶飯無心，今日……嘿嘿……」

蕭夢喬道：「今日必須留下咱們，是麼？」

多情公子尹衍道：「姑娘言重，只望姑娘憐憫尹某的一片痴情。」

蕭夢喬道：「你應該知道我是誰，想留下我不是單憑幾句言語可以解決的。」

多情公子尹衍微笑道：「不敢欺騙姑娘，這條官道之上，在下已做了萬全的佈置。」

蕭夢喬道：「這麼說本姑娘倒應該見識見識了。」

多情公子尹衍道：「聽我說，姑娘，妳是千金之體，冒這種險實在不值。」

蕭夢喬緩緩跨下馬車，連么鳳緊緊跟在她的身後。

她還是一身黑衣，雙眼蒙着一塊黑布，但浮雲掩不住浩月的光輝，她的清麗，她的艷光，依然在毫無拘束的向四週放射着。

多情公子尹衍用舌頭舔了一下嘴唇，一雙淫邪的目光，一瞬不瞬的凝視着蕭夢喬。

「姑娘！妳這是何苦？」

「姓尹的，別忘了咱們是冤家對頭，同情敵人，對閣下是十分不利的。」

「這個……唉，誰叫在下是多情公子呢？為姑娘，縱然落得萬刧不復，也是值得的。」

「哦，這麼說你是眞心喜愛我了。」

「是的，只要姑娘所命，在下萬死不辭。」

蘭夢喬道：「很好，不過我還要試試你的誠意。」

（未完）

武林軼事

鐵頭俠威震揚子江

神光

鄙人說起來慚愧，罪過，我竟將師父的大名給忘了，只記得他姓程，大家當面喊他程師父，背地叫他程鐵頭。

那年，二表叔打洛陽回家，說是請來了一位教武術的老師。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村，大夥兒都跑到二表叔家，爭着一覩新師父的眞面目。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不禁有「久仰大名，一見稱羨」之感。那人五短身材，頭皮刮得精光，嘴上留着一撮小鬍子，除了一雙有神的眼睛和一副結實筋骨外，實在一無驚人之處。他坐在長板櫈上，一個勁「吧噠！吧噠！」地托着長管旱烟袋抽煙。並和二表叔聊天，好像沒把我們這羣小伙子放在眼裏。三姨父家的大表弟傻柱子悄悄地對我說：「五表哥，你瞧那新來的師父，乾巴猴子似的，恐怕還經不起俺一巴掌，就憑這德性，還想來俺莊上教拳？」

家鄉黃淮平原一帶，民風强悍尙武，家家有刀槍，人人會拳脚，大人小孩都會個三脚毛四門斗子的，甚至婦女也不例外。大一點的莊子，都不惜重金聘請武師來教拳。俺莊上雖不算大，也有上百戶人家，二表叔又是個販賣騾馬，闖過關東逛過關西的老江湖，那有不請武師的道理？何況二表叔本人便練就一身功夫，三五個壯漢休想近得身去。那知道這回他却走了眼，請了這麼個教師爺來！

莊子上本來有位洪老師在教拳，這位洪老師本領亦自不弱，三五十斤重的石鎖可以像皮球般的拋來拋去，一脚可以踢斷直徑半尺粗的棗木樁，現在新師父一來，一山難養二虎，這下子可有熱鬧看了。

第二天，二表叔帶着新來的程師父去拜會洪師父。事先，小伙子們早已把新師父來的消息，透給洪師父了，為了飯碗，也為了面子，他自是一肚子不高興，今天程師父一到，二人不能免俗的彼此客套一番，跟着洪師父便提出「領教領教」的要求。

看熱鬧的圍了一大圈，來看兩位武師比武，洪師父拳大，胳臂粗，個子又比程師父高出一個頭，大家都為程師父揑一把汗，程師父仍是滿不在乎的，抱拳拱手笑着說：「洪老師，咱們是强賓不壓主，怎麼個較量法，還請你老兄吩咐一聲。」洪師父說：「你是客人，還是由你說吧！」程師父慢條斯理的把旱烟袋往腰裏一揷，接着說：「已然洪師父這麼說，俺恭敬不如從命。這樣吧！在下自幼練過油鎚貫頂，請你洪師父拿傢伙往俺頭上劈，要是兄弟給劈傷，算俺投師不明，學藝不精，兄弟馬上回山海關去再學再練，怎樣？」洪師父聽了，先是一楞，隨後又畧為遲疑了一下說：「打起來沒有好拳，條件是自己講的。程師父，你可得小心點，等會別怪俺姓洪的欺生！」

「哪兒話，洪師父，當着這麼些人。」程師父掃了大家一眼說：「姓程的決無反悔，洪師父，你就請動手吧！」

場子上有幾條半尺多厚的棗木板櫈，洪師父順手操起一條來，遞給站在他身旁的大徒弟二蠻牛，二蠻牛接過板櫈瞧了瞧洪師父，又瞧瞧程師父，只是不敢舉起來打。程師父看透二蠻牛的心思，笑着說：「小兄弟，你儘管打好了，死了人不要你償命。」他這麼一說，二蠻牛倒不得不打了，他舉起板櫈，大喝一聲，朝着程師父的天頂蓋直劈下去。只見程師父把腰一叉，脖子一伸，但聞「蓬」的一聲，二蠻牛丟了板櫈，震得只甩手。程師父却穩如泰山似的，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這驚人的場面，把大家都震住了。洪師父臉上有點掛不住，提起板櫈來，兩膀用足了氣力，吼道：「姓程的，你小心了！」猛的劈了下去。又是一聲震响，「卡察！」半尺厚的板櫈一震兩斷，洪師父氣憤憤的丟下半截板櫈，頭也沒回，竟自揚長而去。就憑這一手，程師父的威名大震，四鄉八集，都知道鳴樂山下，孤山劉集張家莊有個程鐵頭。程鐵頭教拳可眞不含糊，一招一式都有路數。方圓數十里內都託親拜友的，將子弟送來學藝，鳴樂山的拳脚於是乎聲名大噪！有一年，二表叔在漢口買了批茶葉，準備運到口外去賣，託程師父押運兩萬元現洋到漢口去，程師父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到了漢口，二表叔非常高興，留程師父在漢口多玩幾天，遊覽一下武漢三鎭的風光，程師父第一次到南方來，也樂得多逛逛。一天，程師父帶着九歲的小表弟，沿長江信步閒遊，不知不覺地走進江海關附近的英租界，那時英租界的洋人住宅區，是不許普通老百姓隨便去玩的。程師父正走着，迎面來了個印度巡捕，頭纏白布，腰繫皮帶，足登馬靴，手持警棍，一臉連鬢絡腮的大鬍子，兇煞似的大吼一聲，罵道：「猪玀！誰叫你到這來的，給我滾回去！」程師父一聽，勃然大怒，也罵道：「這是中國的地，老子愛來就來，你個紅鬼子，兇個甚麼勁！」平時作威作福慣了的紅頭阿三，看見一個鄉巴佬竟敢和他頂嘴，鬍子都氣直了。「你想死！」說着他把警棍往腰裏一插，伸手就是一個大耳括子。程師父把長管旱烟袋往右手一交，輕抬左手，靈巧而迅速地扣住阿三右手的脉門，順手往前一帶，「撲通」一聲，阿三跌了個狗吃屎。樂得小表弟在一旁拍手大笑。阿三爬了起來，圓眼一瞪，取出警棍，照頭給程師父一棍。程師父舉起旱烟袋，撥開警棍，搶步欺身，一拳打去，正擊中阿三的前胸，阿三站立不穩，往後連退數步，一屁股跌坐在馬路上。這回，紅頭阿三可眞惱了，伸手掏出手槍來。程師父手明眼快，那裏容他射擊？躍起一個飛脚，把槍踢向半空，再進前抓住他的皮帶，將阿三平空舉起，順手一送，投入江中。投罷，他還不知道闖了禍，拉着小表弟，大模大樣地往回就走，江中一片喧嘩。一輛黃包車迎面跑來，不由分說地將程師父拉上車，拖着就跑。程師父驚異地問：「喂！喂！老鄉，你把俺往那拉？」那車夫更不答話，只是沒命的飛跑，轉了幾個大圈子，才在一條僻巷中停下。車夫一面揩汗，一面說：「你老眞個好漢，把紅頭阿三給整了。要是再不走，待會英國鬼子來了，可不是鬧着玩的！幸虧洋鬼子沒發覺，所以我才把你老拖到這裏，你老外鄉人，還是趕緊離開漢口，回家去吧！」程師父感激的掏車錢給他，車夫說：「印度阿三平日裏專門欺侮我們窮人，我們不知受了他多少烏氣，今天他惡貫滿盈撞到你老，你老算替我們出了口氣，我還能收你的錢？」說完，拖着車竟自去了。

抗戰期間，地方上組織自衞隊，以保家衞國。二表叔被推為隊長，程師父担任總教練，他不但精於技擊，槍法更是百法百中。他曾自誇地說，一桿槍可以打一連人！程師父的話並非吹牛，在鬼子進犯家鄉一帶時，也確實吃了自衞隊不少的苦頭，蒙受重大的傷亡。最後，鬼子老羞成怒，調來大批飛機，把我莊子炸成了平地，程師父也被炸重傷。當二表叔把隊伍拉到山上時，程師父已奄奄一息。臨危，他還鼓勵大家：「你們好好兒幹，中國決不會亡。只要大家一條心，鬼子也不是三頭六臂，有甚麼可怕的！我恐怕不行了，等不及勝利。記住，勝利那天，不要忘記來告訴我一聲！二先生，」他望着二表叔說：「咱們賓主一場，俺沒有妻兒子女掛累，只有一件事拜託你，勝利了，請你把我這把骨頭送回山海關去！」

「程師父，你放心！」二表叔堅決的目光閃着淚水：「好好養傷。你說得對，中國不會亡，我們得好好的幹。總有一天，把鬼子趕出我的家鄉，也趕出你的家鄉！」

勝利那天，恰巧是程師父逝世三週年紀念日，我們把祭席抬到程師父的墳上祭奠一番，讓程師父知道，他所盼望的勝利終於來臨。只是由於戡亂戰爭的再起，我們一直無法把程師父的靈柩盤回山海關去。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關山雲和古素蘭在已死的盲婆練功室中獲得金龍九式劍譜後，立即赶往北峽山秘修。金龍老人歐陽天連程急赶，到達散花莊，恰碰見食肉魔正欲向散花娘子鍾月英施辣手，歐陽天一現身，食肉魔慌忙逃遁，歐陽天豈肯容他逃逸，急起直追，詎竟跌進食骨魔陷阱，被誘進一座死洞，洞口爲食肉魔用巨石堵死，歐陽天候食肉魔離去後，用七首挖掘石壁，三日後，饑疲交併，倦極睡去，矇矓中爲人驚醒，辨知是鍾月英聲音，忙大聲呼救，鍾月英驚訝問故，歐陽天說出誤中食肉魔詭計，被困洞中——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文·秦紅　圖·盧令

大豪傑



艷刀剜龍髓　義擧震魔魂

散花娘子道：「怪道奴家沒見歐陽堡主回花莊，敢情是這麼回事——你別急，奴家立刻救你出來！」

旋聽她向隨行的侍婢說：「小梅，小蘭，妳們過來帮忙推開這顆巨石！」

於是，三個女人合力推着巨石，咀裏「伊伊呀呀」的叫着，可是推了好一會，仍然推不開巨石。

散花娘子叫道：「不成，歐陽堡主，這顆巨石重逾萬斤，奴家主僕三人推它不開！」

金龍老人着急道：「想想辦法呀！」

散花娘子道：「找幾個人來如何？」

金龍老人道：「好——不！老夫想到一個辦法了，妳有沒有帶武器來？」

散花娘子道：「小梅和小蘭帶來了兩把刀。」

金龍老人道：「那好極了，你們就用那兩把刀挖掘巨石下面的土，只要挖開一個坡道，巨石便會滾下去！」

散花娘子道：「好主意——小梅小蘭，妳們快動手挖掘吧！」

於是，小梅和小蘭開始挖掘起來。

金龍老人想了想，又道：「鍾月英，老夫快要餓死了，妳能不能先叫小梅回莊拿些食物來？」

散花娘子道：「可以——小梅，妳先回莊拿些吃的來，快去！」

小梅應了一聲，扔下刀，回莊去。

散花娘子檢起那把鋼刀，幫着小蘭掘地，一邊掘一邊問道：「那食肉魔是怎麼把你誘入山洞的？」

金龍老人便將經過情形說給她聽，最後長嘆一聲道：「那老魔顯然知道老夫會來花莊看妳，因此預先設下這個陷阱！」

散花娘子道：「但這顆巨石重逾萬斤，他竟推得動，豈非怪事？」

金龍老人道：「那很簡單，他必是預先挖鬆了巨石的地基，就好像妳們現在挖坡道一樣，因此很容易就把巨石推下。」

「嗯，大概是這樣……」

「那晚之後，他沒再去花莊尋釁？」

「去了，可是奴家躲入地道中，他找不到，後來就走了——對了，奴家聽說他們二魔殺害了孔成麟等八人，眞有這回事麼？」

「有，當今十大高手中，只剩下妳我兩人活着了。」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食肉魔說是要問鼎明年的比武第一名位，但老夫認爲他們必另有目的。」

「什麼目的？」

「老夫還不知道。」

「這次若非你歐陽堡主及時趕到，奴家恐難倖免，奴家該謝謝你啦！」

「唉，妳還跟老夫客氣什麼呢！」

「咱們已有八九年沒見面了，你最近幾年很不錯吧？」

「老樣子。」

「爲何都不來看奴家？」

「老夫也常常想來，但是妳知道，老夫目前已是衆目所矚的人物，一擧一動都很受人注意……」

「你總有理由解釋，其實只有一句話——無情！」

「唉！」

「奴家早就跟你說過了，奴家自知是殘花敗柳，不敢希望與你結爲夫婦，但是你也不應該把奴家忘了，偶爾來看看奴家有什麼關係呢？」

「這次老夫不是來了麼？」

「是的，八九年後的今天，你終於來了！但教兩情相宜，又豈在朝朝暮暮，是這樣麼？」

「不要抱怨好不好？」

「我豈敢抱怨只是自嘆命薄而已！」

「妳日子過得很不錯呀！」

「你以爲是麼？」

「妳姿色不減當年，拜倒在妳石榴裙下的男子，一定還不少，何必老記掛着老夫？」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散花娘子輕嘆道。

「啊，妳對老夫如此一往情深，老夫深感榮幸，只可惜老夫早有妻室——」

「奴家也覺得很奇怪，天下的男人這麼多，何以獨鍾情於你歐陽天一人？後來奴家終於明白了！」

「是何原因？」

「因爲你是奴家所接近的第一個男人，女人總是忘不了初戀情人的！」

「哦，原來如此——妳們挖得怎麼樣了？」

「快了，你不必急……」

「鍾月英。」

「嗯？」

「妳沒有把咱們之間的關係，說出去吧？」

「沒有，奴家怎麼敢呢！」

「千萬不能說出去。」

「是啊！要是說出去了，你歐陽天就沒臉見人了，大家都會說：『啊，堂堂的當今第一高人竟會搭上聲名狼藉的散花娘子，眞是自甘下流！』是不是？」

「唉，不要說得這麼難聽！」

「你放心，奴家絕對不會毀掉你的，毀掉一位名成利就的人，那太不道德！」

「還要挖多久？」

「別急，馬上就好了。」

事實上並沒有馬上就好，她和小蘭又挖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聽「轟！」的一聲，巨石倒下，順着她們挖好的坡道滑落山澗下去了！

遽然重見天日，金龍老人感到一陣暈眩，他爬出山洞在洞口邊坐下，長長透了一口氣！

散花娘子含笑問道：「怎麼樣？」

金龍老人緩緩道：「沒什麼，現在就是飢火中燒，等下吃些東西就沒事了。」

散花娘子道：「小梅大概快來了。」

金龍老人望着她，面上露出一絲笑容，道：「鍾月英，老夫該怎麼謝你？」

散花娘子淺淺一笑道：「你救了奴家，奴家也救了你，咱們誰也不欠誰！」

金龍老人搖頭道：「不，老夫還是謝謝你……」

散花娘子丟出一個媚眼道：「怎麼謝呢？」

金龍老人道：「妳說好了，只要老夫辦得到，一定答應！」

散花娘子笑道：「眞的麼？」

金龍老人道：「老夫無戲言！」

散花娘子道：「那麼，奴家的要求是——留下來！」

金龍老人一怔道：「什麼？」

散花娘子道：「別離開奴家！」

金龍老人大感爲難道：「這如何使得？老夫身爲一堡之主，要處理的事情很多，怎麼能夠跟妳住在一起呢？」

散花娘子道：「至少留到明年比武大會之時！」

金龍老人詫道：「這又是爲什麼？」

散花娘子道：「因爲奴家還想保留性命參加明年的比武大會，在這期間，奴家不希望再見到食肉魔或食骨魔！」

金龍老人道：「妳可以暫時離開花莊，去別處躲一躲呀！」

散花娘子道：「不，奴家不願離開花莊。」

金龍老人沉吟道：「唔，這樣如何，老夫陪妳一個月——」

散花娘子道：「奴家不稀罕一個月的相聚，你要麼留到明年再走，要麼等下就去！」

金龍老人不禁苦笑道：「鍾月英，妳這不是很叫老夫爲難麼？」

散花娘子忽然淚涔涔下，背轉嬌軀輕吟道：「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指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酒杯，澆奴墳土！」

金龍老人聽得大爲感動，忍不住衝口道：「好吧，老夫答應妳！」

散花娘子擧袖輕拭淚珠，道：「施捨麼？」

金龍老人道：「不，老夫心裏是極想與妳永遠相聚的，但是妳知道——」

散花娘子打斷他的話道：「好了，別說了，奴家不愛聽那些話！」

金龍老人笑道：「現在老夫已答應留下來陪妳，妳也該笑一笑吧？」

散花娘子嬌羞的笑了。

不久，小梅已拿食物趕到，金龍老人像一隻餓慌了的野狼，一陣呑嚥便將一大包食物吃光，接着生龍活虎的跳了起來，笑道：「好了，咱們回妳花莊去也！」

× ×

花莊是很美的地方。

但散花娘子却是人比花嬌！

她雖然已中年，但渾身仍充滿誘惑力，她有着一副最美妙的窈窕身材，也有着最潔白的皮膚，酥胸，柳腰，玉腿無不肥瘦適度，簡直可說增一分嫌肥，減一分嫌瘦！

而最使金龍老人神魂顚倒的還是她的一對眼睛，那對美眸眞是盈盈如剪水秋波，當她表現嫵媚的時候，可使男人如飲醇酒如沐春風，當她表現幽怨的時候，可使男人大生憐憫之心，而情願爲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金龍老人在她的花莊住了幾天之後，

就已樂不思蜀，把他的無雙堡和擒捕二魔的事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散花娘子對他的奉承亦極盡其能事，凡是女人所能施展出的解數，她都一齊施展出來。

最妙的是，她白天讓他吃燉鷄喝參湯，夜裏則需求無度，大有養肥了再宰的味道！

金龍老人自然也領畧得出這種味道，但他也樂於如此，因爲他發現散花娘子的功夫越來趕精湛，竟有許多技巧是他想都不會想到的，樂得他渾陶陶起來。

一轉眼間，他已在花莊住了一個月，這時，他忽然覺得有些不妙，覺得每天早上起床困難，而且整天精神不振，懨懨然如一隻病貓！

他當然明白這是什麼回事，於是向她提出了要求：「月英，老夫已在此住了一個月，確實必須返回無雙堡看看了，妳讓老夫回去一趟，然後……」

他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爲散花娘子已在哭了，眼淚像斷了綫的串珠，一顆一顆掉下來！

他因此不忍把話說完，忙的改口道：

「別哭，別哭，我的心肝寶貝！」

散花娘子哭着道：「再住一個月，成麼？」

金龍老人點頭道：「成的！成的！」

散花娘子道：「只要你再住一個月，奴家死也滿足了，你知道麼？過去的一個月裏，是奴家有生以來最快樂日子……」

金龍老人嘆道：「老夫也是的，所以老夫實在不想離開妳，但是老夫如今不僅是一堡之主，而且已被尊爲武林盟主，故經常有許多事情要處理，不過……好了，不要哭了，老夫已答應再住一個月，妳還哭什麼呢！」

散花娘子笑了！

於是，她白天仍讓他吃燉鷄喝參湯，夜裏則向他索取報償，一直到他的一點一滴吸收乾淨爲止！

顯然的，燉鷄和參湯抵不了他的付出，他感到身子越來越虛弱，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了。

終於，第二個月的期限到了。

這天早上，他和她還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猶豫再三，才開了口，說：「月英，今天——」

散花娘子黯然一嘆道：「奴家知道，什麼都不要說，你這就去吧！」

金龍老人歉疚地道：「希望妳原諒，老夫實有不得不走的苦衷，但老夫可以向妳保證，一俟比武大會結束之後，老夫一定再來與妳相聚。」

散花娘子閉上眼睛，沒有說話。

金龍老人也沒再開口，下床穿好衣服，開門走了出去。

他在小梅和小蘭的侍候下用過早膳，告訴她們自己將於今日離莊返堡，然後又往散花娘子的閨房走來。

他知道散花娘子一定很傷心，也許不再進入她房中要好些，但忍之再三，覺得還是應該向她道聲再見。

推開房門，視綫管處，他陡地呆住！

散花娘子已不在床上。

她在空中！

一根絲帶自樑上垂下，套在她的粉頸上，她懸樑自盡了！

金龍老人心胆俱裂，大叫一聲，疾忙抽出匕首，縱起一揮割斷了絲帶。

散花娘子「咚！」的跌下，軟綿綿的倒在地上，她尚未斷氣，臉上還有痛苦的表情！

金龍老人扔掉匕首，疾疾忙忙的解開套在她頸上絲帶，一面急叫道：「月英！月英！月英！」

小梅小蘭，及兩個侍婢聞聲衝入房中，一看到散花娘子的情形，不禁駭然大叫道：「天哪！爲什麼要自盡？爲什麼要自盡？」

金龍老人將散花娘子抱上床，急道：「快去煮碗薑湯來！」

兩個侍婢應了一聲，轉身疾去。

小梅和小蘭則站在床前哭了起來。

金龍老人道：「不要哭，妳們主母並沒有死，她會醒過來的。」

他說的不錯，散花娘子顯然剛上吊不久，情况並不嚴重，不一會就悠悠甦醒過來了。

她睜開眼睛，望了望金龍老人和二婢，眼淚就簌撲簌撲掉了下來。

金龍老人凝容一嘆道：「月英，妳這是何苦？」

散花娘子流淚不止，道：「你……你怎麼還沒走？」

金龍老人抿抿咀唇，毅然道：「老夫不走了！」

散花娘子道：「不走了？」

金龍老人點頭道：「是的，老夫決定留下來了一直留到比武大會召開之時！」

散花娘子哭道：「你不必如此，奴家只不過是個下賤的女人——」

金龍老人掩住了她的口，笑道：「不，妳不是，妳是老夫見過的最好的女人！現在老夫想開了，人生幾何，名利如過眼雲烟，只有情愛才是眞實的，才是值得留戀的東西！」

他熱情洋溢的握住散花娘子的玉腕，繼道：「月英，妳嫁給老夫好麼？」

散花娘子似乎大感意外，睜大了美眸道：「嫁給你？」

金龍老人熱切的點頭道：「是的，好麼？」

散花娘子有點迷惑，喃喃道：「奴家不懂，你已有妻子……」

金龍老人立刻接口道：「那不管，老夫那黃臉婆根本不懂情愛，是個俗不可耐的人，而老夫那幾個兒子，他們都已長大能够自立！」

散花娘子道：「你不怕人批評？」

金龍老人一哼道：「不怕，爲了妳，老夫什麼都不怕！」

散花娘子沉默了片刻，微微搖首道：「奴家不要！」

金龍老人詫異道：「爲什麼？」

散花娘子緩緩道：「因爲奴家年紀已不小了，過不幾年，也將變爲黃臉老婆，那時候……」

金龍老人道：「那時候，老夫仍然愛妳！」

散花娘子苦笑了一下道：「眞的麼？你眞的會喜歡一個年華老去的女人麼？」

金龍老人點頭道：「眞的，妳老掉了牙的時候，老夫還是喜歡妳的！」

散花娘子道：「告訴我，你可曾遺棄過一個年華老去的女人？」

金龍老人面色微變，搖頭道：「沒有，妳怎麼忽然問起這個來了？」

散花娘子道：「沒什麼，因爲剛才你說要娶奴家，不要你現在的那個老妻，所以……」

金龍老人笑了起來，道：「這因爲老夫喜歡妳呀！」

散花娘子道：「但你能拋棄結髮之妻，將來也能拋棄奴家的。」

金龍老人道：「不會，絕對不會，因爲妳和別的女人不同。」

散花娘子嘆了口氣道：「奴家希望你留下來，但却不希望嫁給你……」

金龍老人道：「好吧，妳高興怎樣就怎樣，老夫全依妳就是了。」

散花娘子道：「現在距離比武大會尚有七個月，奴家只希望你再住半年，然後你就走。」

金龍老人連連點頭，說道：「好的，好的！」

就這樣，他繼續留在花莊吃燉雞喝參湯，鼓其餘勇以滿足散花娘子的需要……

到了翌年二月，也就是距離比武大會還有三個月的時候，他已無能爲力，完全無能爲力了！

一個男人一旦失去了他的雄風之後，也會失去女人的崇敬，散花娘子在發現他無能爲力時，就對他冷淡下來了。

金龍老人覺得丟臉，覺得再留無益，便以言語試探她是否肯讓自己提前返堡，散花娘子一口答應，說道：「好，五月十五日，咱們比武大會上相見！」

於是，他離開花莊，溫返無雙堡。

一路上，他百感交集，憂心如焚，因爲他發覺自己竟一下老了二十年似的，身體很容易疲倦，夜睡不寧，精神不繼，且有耳鳴目眩腰痠腿軟的現象！

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他不認爲這是因且且而伐所引起的，在花莊與散花娘子相處半年，雖說她需求强烈，但自己平時何嘗不是一樣？

爲什麼和散花娘子在一起會有這種現象？

莫非自己已經老了？

不，可能是另有原因……

走了七八天，他終於支持不住，病倒在皖境一個小鎭上的客棧中！

小客棧的掌櫃的不識他乃是威鎭天下的金龍老人，起初對他很不客氣，直到發現他身上盤纏不少，才對他改變了態度——「老先生，我們鎭上有位大夫醫術高明，小的去請他來替你看看如何？」

金龍老人武功蓋世，獨對歧黃一道所知有限，心想請個大夫來看看也好，乃點頭答應。

於是，一位大夫被請來了。

大夫替他把過脈，看過眼睛和舌頭，神情變得很凝重，摸着鬍鬚沉吟了老半天，才開口道：「足下的病很奇怪，較爲顯著的是血氣兩虧，心腎無力，但還有一種現象……」

金龍老人道：「大夫明說不妨。」

大夫道：「足下似有中毒現象！」

金龍老人大吃一驚道：「中毒？」

大夫頷首道：「是的，不過情況不太嚴重，與一般中毒的情形不同，足下好像是長期吃了一種有毒的東西。」

金龍老人駭然道：「但老夫一向對飲食十分考究並未吃什麼特殊的東西呀！」

大夫道：「這就奇了，以老漢之診斷所得，足下是經常吃了某種帶有毒性的食物，雖然其毒性輕微，但日積月累的結果，中毒便深，破壞了足下的肝臟，足下仔細想想看，過去數個月之內，最常吃的是什麼食物？」

金龍老人道：「燉鷄和參湯。」

大夫笑道：「燉鷄和參湯有補於身，那會中毒！」

可是，金龍老人在說出燉鷄和參湯之後，一顆心，突地往下直沉，全身冒出了冷汗……

× ×

這個時候，在風篁嶺散花娘子的花莊之中，正在進行一番熱烈的慶賀！

在花廳中，一桌酒宴已至杯盤狼藉，但酒仍在痛飲，喧笑聲不斷的響起！

居中而坐的是散花娘子。

她已喝得玉臉通紅！

坐在她兩邊的是食肉魔和食骨魔！

他們也已喝得醉薰薰，軟在椅子上，一面打酒呃，一面談笑風生。

散花娘子雖然滿臉酒氣，却沒有一點醉態，她望着二魔笑吟吟道：「你們兩個，我看是喝够了。」

食骨魔大笑道：「誰說的，老夫還可再來一斤！」

他端起面前的半杯酒，咕嚕一聲喝了下去，然後又愜意的大笑起來。

散花娘子抿唇一笑道：「那歐陽天要是看到這情形，不立刻氣死才怪！」

食肉魔哈哈笑道：「他看不到，今生今世，他永遠沒有機會看到了！」

散花娘子笑道：「如果他調理得當，還可挨過今年。」

食肉魔道：「不對，他只能活到五月十五日——比武大會那一天！」

散花娘子點一點頭，說道：「是的，五月十五日的那一天，我的劍便會刺入他心房！」

食骨魔暴笑一聲道：「那時候，妳便是『武林第一高手』了！」

散花娘子道：「我不稀罕那個，我只想叫他身敗名裂，叫他痛苦至死！」

食肉魔道：「妳不想要那個榮譽？」

散花娘子道：「那是垂手可得之物，我當然不會放棄，但是我猜一定有許多人認爲我不够資格登上『武林第一高手』的寶座。」

食肉魔道：「歐陽天的門下，此次已被老夫兄弟倆消滅十之七八，而放眼當今武林，能够與老夫兄弟倆一較長短的人已少之又少，所以只要有老夫兄弟做妳的護花使者，誰也動不了妳一根汗毛！」

散花娘子微微一笑道：「二位如此愛護我鍾月英，使我鍾月英不知要怎樣報答二位才好。」

食骨魔笑道：「老夫兄弟並不希望妳報答，此番老夫兄弟所以肯協助妳對付歐

陽天，一是因爲老夫兄弟與『南海蜉蝣客諸葛志雲』同屬一脈，二是老夫兄弟看不慣歐陽天的跋扈囂張。」

食肉魔接口大笑道：「此外，還有一點！」

散花娘子問道：「哪點？」

食肉魔笑道：「妳能給老夫兄弟以最快的滿足！」

散花娘子嬌嗔的白他一眼：「瞧你，說話又不正經了！」

食肉魔哈哈大笑道：「眞的，老夫說的完全是事實，妳的舌頭太厲害了！」

散花娘子玉臉本已通紅，現在紅得更厲害，一噘櫻唇道：「你再說，奴家就不理你了！」

食肉魔正要再開口，食骨魔突然轉身一抖手，手上的一雙筷子如電射向一扇窗外，大喝道：「那來鼠輩，給我下來！」

筷子「卜」的穿窗而過！

散花娘子和食肉魔知有外人侵入，一齊跳起縱出花廳，一個翻上屋頂，一個繞向廳右外面。

繞向廳外右邊的是食肉魔，他對食骨魔所打出的那雙筷子深具信心，認爲來人必已中着受傷跌在地上，但等到繞到廳外的窗下時，却見地上空無一物！

他怔了怔，仰頭向屋上的散花娘子問道：「有沒有見到人？」

散花娘子答道：「沒有，鬼也沒有一個！」

只聽食骨魔在花廳門口說道：「你們下來，來人已留柬走啦！」

散花娘子便自屋上飄落，問道：「你說什麼？」

食骨魔舉手一指廊上一支竹柱道：「妳看，那是來人留下來的！」

那竹柱上，貼着一張白紙！

散花娘子伸手撕下，一看到白紙上的文字，臉色不禁發白了。

原來，白紙上是這樣寫的：

「爲惡者必有惡報，今年比武大會之日，便是你們遭報應之時！」

左下的署名，是「關山雲」三個字！

散花娘子驚怖地道：「關山雲？這是不是你前些時候提起的那個峨嵋弟子？」

食骨魔點頭道：「是的，不過妳放心，如果是他，十個關山雲也不够老夫打發的！」

散花娘子驚疑道：「他怎麼到這裏來了？」

食骨魔笑道：「他和古素蘭在老夫兄弟殺死孔成麟之後，曾欲企圖阻止老夫兄弟繼續殺人，但他們總是遲了一步，今天他們到此，大概也是想通知妳防患，結果却發現妳和老夫兄弟原是一丘之貉，想是自知不是咱們之敵，故而留柬而去，哈哈哈……」

這時，食肉魔已轉回廳前，他看過字柬之後，也不屑的笑道：「原來是關山雲這小子，老夫還以爲來了武林高手呢！」

散花娘子心情可不像他們那樣輕鬆，顰顰蛾眉道：「奴家却覺得不能太輕視關山雲這個青年……」

食骨魔笑道：「他是心悟大師的高足，在年青一輩中，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物，不過要想跟老夫動手，他還差得遠！」

散花娘子不以爲然地說道：「奴家有些想不通，如果他的身手遠不如咱們三人，爲何敢留柬？又爲何只一眨眼間就不見踪迹？」

食肉魔微笑道：「乳臭未乾的小子最喜歡表現自己，留柬警告無非是年輕人一種幼稚的行爲而已！至於他來去無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總之妳放心，比武大會那一天，只要是有老夫兄弟兩人在，包妳無事！」

散花娘子道：「奴家却不希望有人知道咱們三人勾結之事，二位可否出去追一程看看，若能追上他將他收拾了，豈不更好？」

食肉魔轉首看看食骨魔，問道：「怎麼樣？」

食骨魔想了想，點頭道：「好吧，咱們分頭追一程看看！」

說畢，縱身疾起，像一隻巨鳥，飄出了花莊，食肉魔亦緊隨其後縱去，瞬即不見！

散花娘子轉回花廳坐下，不知想到了什麼，不禁吃吃的輕笑起來。

這時，小梅忽然自外而入，含笑低聲道：「姑娘，妳的計劃改變了麼？」

散花娘子點點頭道：「是的，快把那壺毒酒倒掉吧！」

小梅拿起桌邊一壺尚未飲用的酒，又笑問道：「計劃改變的原因是……」

散花娘子道：「已有人發現奴家和他們二魔勾結，所以奴家還得利用他們二魔克敵！」

小梅微微一笑，端着那壺毒酒走了出去……

× ×

五月十五日。

西嶽蓮花峯絕頂，每十年一次的比武大會，又在朝陽升起之時來臨了！

天尚未亮，蓮花峯絕頂的四周，已坐滿了來自三山五嶽的武林豪雄。

這些形形色色的武林人物，當然絕大多數是來看熱鬧的，眞正有意參加比武的人並不多，而看情形今年要報名參加的人，似乎更少！

因爲，到日前爲止，報名參加比武大會的只有六個人，這六個是金龍老人歐陽天，散花娘子鍾月英，食肉魔，食骨魔，關山雲，古素蘭。

非常奇怪的是，這六人雖已報名參加，却都尚未露面！

更奇怪的是，往年的比武大會均由無雙堡主持，每次都有極爲隆重的儀式，但今年似乎沒有，除了接受報名的那張桌子坐着一個無雙堡的紅穗劍士之外，再見不到第二個無雙堡的人！

大家都已獲悉無雙堡在四個月前遭到一場浩刼，堡中劍士被食肉魔和食骨魔消滅了十之七八，但是今天的比武大會竟只來了一位金龍老人歐陽天和一位紅穗劍士，却使人大感意外和大惑不解。

因此，大家都在紛紛議論。

此外，也有人對關山雲和古素蘭的參加比武大會，覺得有趣，原因是大家都還不知道他們是誰——兩個無藉藉之名的小子竟敢參加比武大會，難道是活得不耐煩了？

事實上，關山雲和古素蘭，正並肩坐在比武會場的旁邊，在他們的附近也坐了許多武林人物，可是就沒有一人認出他們兩人！

他們並肩靜坐着，注意察看四周的人，希望發現散花娘子和二魔的踪迹。

但散花娘子和二魔一直不露面，他們似乎打算等到比武大會宣布召開時，才肯出來。

關山雲低聲問古素蘭道：「還有多久的時間？」

古素蘭道：「大概還有一刻時吧。」

關山雲道：「我有些緊張，妳呢？」

古素蘭道：「也有一點。」

關山雲道：「咱們今天要是不能制服二魔，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古素蘭道：「正是，不過，我有一種感覺，你一定能够制服二魔，他們功力雖强，但你可以出奇制勝。」

關山雲輕輕點一點頭，說道：「但願是如此……」

古素蘭道：「我心裏在想，今天你說不定能够脫穎而出，成爲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武林第一高手呢』？」

關山雲淡淡一笑，說道：「妳知道，我對它不感興趣，我只想剷除武林敗類而已。」

古素蘭道：「但你如能將他們一一擊敗，你不要那個榮譽也不成了。」

關山雲道：「我不要，萬一我獲勝，我將宣布放棄榮譽，因爲妳知道，我將來是要落髮出家當和尚的。」

古素蘭很不高興，幾乎要吼起來，道：「出家！出家！你就只對出家感興趣，眞是莫名其妙！」

關山雲笑笑道：「妳不知道，出家眞好，可以遠離許多是非和痛苦——」

古素蘭掩住雙耳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關山雲拍拍她的肩膀，笑道：「妳看，那位紅穗劍士已站起來，大概要宣佈召開了。」

那位紅穗劍士站起登上椅子，舉起了雙手，請衆人肅靜之後，才開口朗聲道：「諸位，本屆比武大會即將開始，凡有意參加者，請即前來報名！」

他連講兩遍，却沒有一人上前報名，很顯然的，大家都知道本屆比武大會隱伏着濃重的殺機，二魔殺害龍鬚劍客孔成麟等八人及襲擊無雙堡，目的不問可知，而金龍老人歐陽天當然也要借此機會報仇，因此沒有人願意捲入這個可怕的漩渦！

那紅穗劍士等了一會不見有人前來報名，於是拍掌三下，大聲道：「報名截止，本屆比武大會於此開始，請六位已報名者出場！」

關山雲一拉古素蘭，兩人起身走了過去。

比武會場十分特別，是一片怪石遍佈的峯巔，但是行家都知道在這種地方比武才能見出眞功夫，過去數屆比武大會，也都是在這塊地方舉行的。

關，古二人一走入比武會場，立時引起了一片驚詫的議論——

「咦，年紀這樣輕啊？」

「可不是，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們有多大能耐，竟敢參加比武大會？」

「哼，可笑！可笑！」

「且別低估他們，所謂來者不怕，怕者不來，也許他們眞有兩下子哩！」

「他們若能擊敗金龍老人和食肉食骨二魔，我姓王的願被人倒寫！」

「廢話，王字倒寫，一樣是王啊！」

關，古二人，對於衆人的議論嘲笑，充耳不聞，兩人走到會場中央站住，含笑佇立！

接着，金龍老人歐陽天也出現了！

他的面上已無病色，往昔的那股懾人的威嚴又在他面上恢復，而且看上去比以前更爲健康！

他走入會場，向關山雲點頭笑笑，說道：「老弟，眞想不到你也會來參加比武大會！」

關山雲也報以點頭微笑，答道：「等一下，歐陽堡主可能會看到使你更意料不到的事情！」

金龍老人笑哦一聲道：「是的，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也許老弟會在本屆比武大會上出人頭地，老夫在此預爲之賀！」

關山雲笑道：「本屆比武大會，可能不是決定誰得第一，而是誰該死！」

金龍老人聽了微微一怔，詫然道：「老弟莫非還記掛着八公山上那回事？」

關山雲搖頭道：「不，小可可以明白告訴歐陽堡主，我們之間，沒有私人的怨恨！」

金龍老人道：「既然如此……」

關山雲微微一笑道：「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小可認爲誰幹了泯滅天良的事，今天可能要遭報應了！」

金龍老人釋然一笑，點點頭道：「老弟說得對，今天的比武大會上，可能有三人要遭報應！」

關山雲擺頭四望一下道：「散花娘子和二魔怎的還不出場呢？」

金龍老人道：「來了！」

果然，就在這時，只見三條人影自東南西三個方向縱起，好像三朶彩雲，冉冉的飄入會場！

來者，正是散花娘子鍾月英和食肉食骨二魔！

他們三人今天都穿得很漂亮，好像預知今天將登上「武林第一高手」的寶座，故先打扮一番似的！

散花娘子飄落到金龍老人面前，看到金龍老人臉色紅潤，毫無慢性中毒的跡象，心中大感意外，但她是個心思敏捷的女人，立刻決定不先表明態度，先試探一下虛實再說，當下向金龍老人丟了一個媚眼，再以端莊的姿態向他襝袵一福，脆聲道：「歐陽堡主久違了。」

這是做給衆人看的，事實上她和金龍老人並不算「久違」，三個月前，他們還在花莊顛鸞倒鳳，被翻紅浪，餘味尚未消失呢！

金龍老人當然更不願有人知道自己和她有一腿，故很正經的抱拳答禮道：「鍾女俠妳好！」

散花娘子美眸一掃關山雲，古素蘭二人，脆笑道：「本屆比武大會，看來很有意思……」

（下期續完）

練武樓隨筆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之二 鎗術

半禪居士 文
盧令 圖

六合鎗法，乃是集「楊」、「高」、「沙」、「馬」、「羅」、「劉」六大家所融合而成，故名爲「六合鎗」。

六合之中，則以楊家鎗法爲正宗，傳於宋寧宗時，李全之妻楊氏，是爲「梨花鎗」，內有「梨花擺頭」「穿指穿袖」之鎗法。其藝之深，殊非初學或造詣普通者所能道其萬一也。

「楊家鎗」法，自「二十四式金鎗」，「梨花奇陣」，「黑鷂」，「白鷂」，「圈鎗」是爲正宗之楊家鎗法也，其中除二十四式單鎗外，餘者均爲刈割。而六合鎗法，則是夾戟之招數，以八鎗爲母，花鎗的圈鎗爲母，（花鎗卽是楊家鎗，並非是花拳門之花鎗，圈鎗乃是指鷂子中之轉還鎗，非對扎圈鎗也。）

楊家鎗乃鐵頭木桿，長九尺，二尺爲柄，纓內有一逆鈎，是爲楊家特有鎗式，其他門派中有「雙鈎鎗」「單鈎鎗」「環子鎗」「素木鎗」「鴉項鎗」「太寧筆鎗」「錐鎗」「搥鎗」等等，一桿鎗分「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時辰」「二十四氣節」「三節八輪」「七擒八打」，內含戟法，戟以貼靠爲先，鎗以拿攔爲尚，（裏爲拿外爲攔），動手不離七八鎗，講一截二進，三攔四纏，五拏六直之六合用法，鎗札滾豆之力，練入妙境，自有搖身幌臂，鬼頭探腦之身法，本鎗法以中手爲主，站式須三尖對，故持鎗者卽有三大毛病，一爲身法不正，二爲當札不札，三爲三尖不對。必上照鼻尖，中照鎗尖，下照脚尖，「你鎗發，我鎗拏，你鎗不動我鎗扎，來得緊，去得硬，不遮不架是個空」，是以「中平鎗，鎗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高不攔，低不拿，當中一點難招架，去如箭，來如線，指人頭，扎人面，高低遠近都看見，鎗是伏腰鎖，只扎手和脚，急上又加急，扎了還嫌遲」。

梨花陣乃八鎗，小鷂子，六棍頭相合而成，至回馬鎗後，卽梨花陣矣，黑鷂乃是開步扎，退步攔，走時偸步，而圈時係拿，白鷂乃並步扎，退步拿，走時過步，而圈時攔，圈鎗乃是「圈裏鎗圈外看，圈外鎗圈內看，鎗扎鎗，不見面！」「開步如風，偸步如釘」，圈之大小不過六，七寸，始算成功，鎗上凡七勁，卽「拿」「攔」「扎」「崩」「挑」「搖」「壓」是也。

八母大鎗，則分八字，卽「拿」「攔」「提」「捉」「拁」「沉」「溯」「封」是也，其對扎鎗譜於下：你札我，我攔鎗，你札我脚，我顛鎗，你上札，我捉鎗，你下札，我顛鎗，你鎗起，我纏攔下，你札我，我拿鎗，其着法有：「纏鎗」「攔鎗」「破纏」「破攔」「中平」「死復生」「一進一退」「一上一下」「進步虛下拏還鎗」「撲法」「守法」「櫓法」「顛捉」「梭法」「提法」「看法」「接法」「身法」「坐法」「遲法」「六封六閉」「邊鎗裾攔」。

梨花鎗則分如下之廿一字：「拘掛翦拿，挫拉進封，攔提霍挑，劈剡札滑押，推幌格打，」先有穿指穿袖，後有梨花擺頭，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雖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奇妙，然終不如其楊家鎗之兼鎗帶棒，長器短用，神出鬼沒。

但凡楊家鎗所用鎗桿，需選用「白蠟竿」或「稠木」作者最佳，後手稍粗，可以盈把，鎗腰可以從根起，漸漸細至於頭爲宜，不可過重，則用時反笨滯，茲將「金鎗」二十四式，繪圖解如后：每式分三鎗，凡七十二鎗，皆在二十四式中，變化出來的。

金鎗二十四式（圖解與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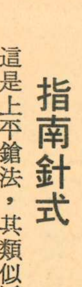
夜叉探海式

乃持鎗佇立看守之法，遇敵變式，隨機應用，無不中節。

四夷賓服式

是中平鎗法，爲六合鎗之主體，二十四式之元，妙變無窮，自古至今，各械鮮有當其鋒，諸式莫可同其比也。

指南針式



這是上平鎗法，其類似近乎中平鎗，而着數不離六合之變，有心演悟，二十四式中可破其半。

練武十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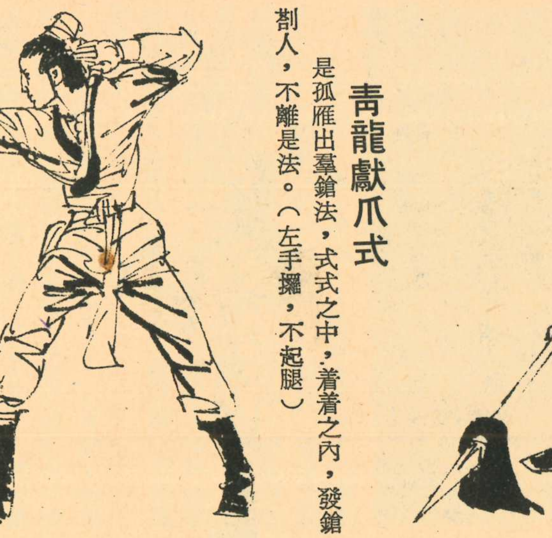
一、願學此本領保國安民
二、願學此本領鋤强扶弱
三、願學此本領救世濟人
四、願學此本領警惡除奸
五、願學此本領保助孤寡
六、願學此本領仗義疏財
七、願學此本領光大門第
八、願學此本領見義勇爲
九、願學此本領捨身救難
十、願學此本領傳授賢徒

十面埋伏式

乃是下平鎗法，門戶緊於上平，機巧不亞於中平式，精此者，諸式可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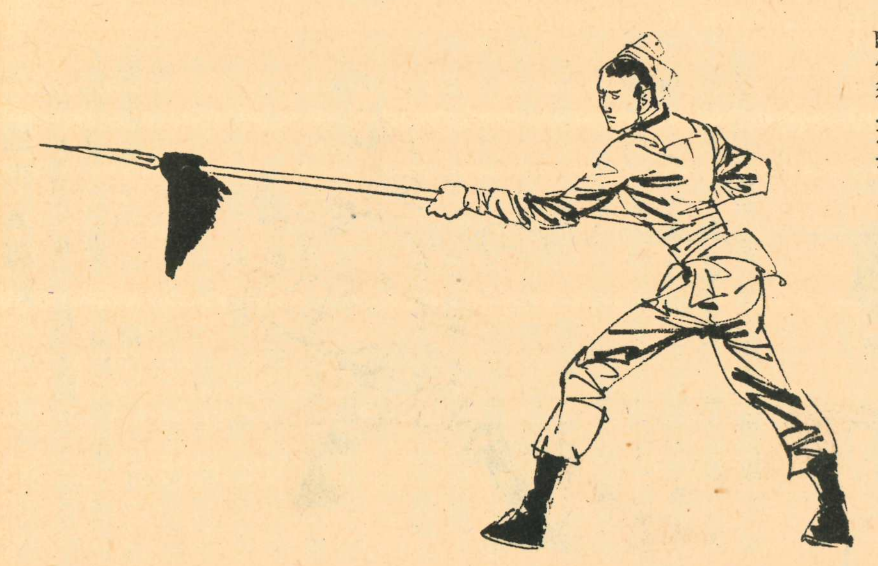
青龍獻爪式

是孤雁出羣鎗法，式式之中，着着之內，發鎗割人，不離是法。（左手攔，不起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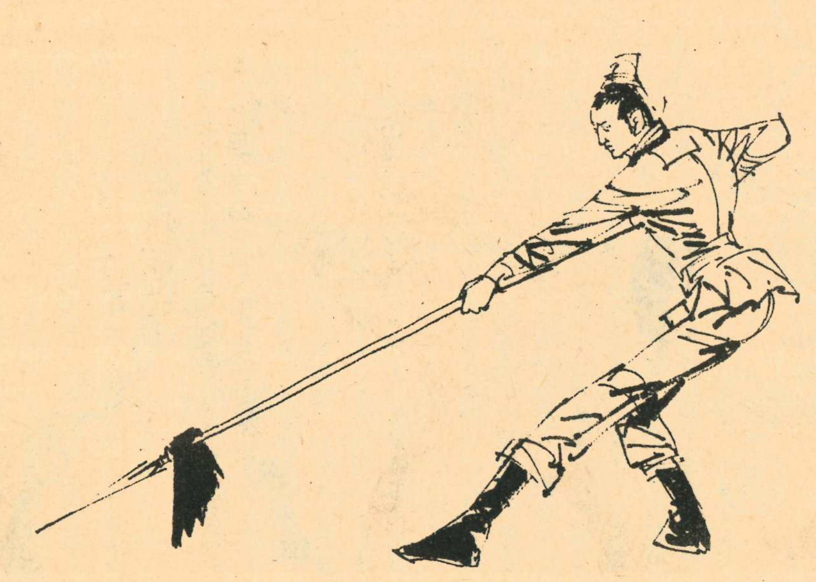
邊攔式

乃內把門，封閉鎗法，守門戶有纏足顚拏閃賺，上穿指袖股，倘他出馬一鎗速，抱着琵琶埋伏。（此鎗繪出之式，應與騎龍式相同，其分別者卽邊攔先上左步，再上右步，而騎龍式，則無左步，用時仍須上右步。）



鐵翻竿式

這式是外把門，黃龍點竿鎗法，一截二進，蛇弄風，撲着鵪鶉不放鬆。（鎗頭不落地，落地卽爲鐵牛耕田式也。）



跨劍式

是裾攔鎗法，大開門戶誘他來，遂找中途拏剁，他虛我實搖花鎗，他實我虛溯退救。

舖地錦式

此乃是地蛇鎗法，起手被挨急刺，高來直擦難饒，若他滴水認針穿，甦法死中反活。（前膝屈而鎗平，如鎗下則成爲靈貓捉鼠式。）



此是上驚下取鎗法，搖旗掃地鐵牛耕，那怕他來拖刀詭計。

鐵牛耕地式

急搗碓鎗法，硬去硬回切莫軟，唯有此鎗無空洞，他能平伏閃吾鎗，就使黑龍入山洞。

滴水式

是提顚之法，順手點鳳頭，被撲中取巧，進式用騎龍，出可掤退勇，若還破低式，難同伏他鎗，百發百中。（右脚尖點地，身稍向前傾。）



騎龍式

抅步鎗法，進有撥草尋蛇，退有邊攔救護，梨花滾袖似穿梭，四面是鎗雲罩霧。

白猿拖刀式

佯輸詐回鎗法，逆轉硬上騎龍，順步纏攔崩靠，速封進取弄花鎗。







琵琶式

這是牛轉角鎗法，上來抅崩進挫，中來滾剹挨拏好，下來提櫓快如梭，得手青龍獻爪。

靈貓捉鼠式

此乃無中生有鎗法，進步虛，下撲纏，賺伊鎗動使梨花，遇壓則挑天冲打。



練功秘訣

泰山壓卵式

這是鷹捉兔之法，雖高發，身中變異，任他埋伏地蛇冲，我又磨旗掃地。

美人認針式

本式是盡頭鎗法，專破地蛇，防他顚提，起手鳳點頭，披閃認直戳。

蒼龍擺尾式

是式爲掤退救護之法，電轉風回，驚散梨花閃賺。



闖鴻門式

是爲拋梭鎗法，身隨鎗進，閃坐剹攔捉攻硬上，經云：六直妙在其中，用長貴短，用短貴長，此藝中妙理，短而長用者，謂其可御彼長，長入短不中，則反爲長所誤，故用長以短，節節險嫩，就近身尺餘，法便不老也，彼見我長，安心欲使我進深無用，我忽節節短來，彼乃智拙心違，倉卒使彼對我不及，此用長之妙訣也，亦是萬古之秘論也。

練功秘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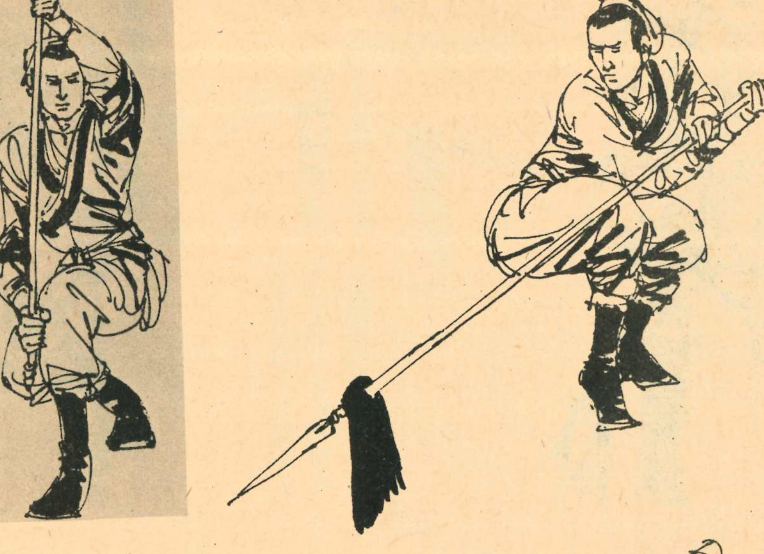
練功秘訣

伏虎式

六封鎗法也，斜倒硬上如風，退閃提攔纏捉，他如壓卵，又朝天鐵掃，迎封接靠。

推山塞海式

此爲護膝鎗法，高來搖旗挨捉，低來鐵掃顛提，中來如箭着虛實，可用鐵牛耕地。



鷂子撲鵪鶉式

此式乃用撥草尋蛇鎗法，高接須用纏拏，途中破擦直過，倘他掤退，把鎗還滾手，中平一剁。



太公釣魚式

磨旗鎗法，諸式可敵，輕挨緩捉，順逢提拏，進退如風，剛柔得體。

（下期講解劍術與圖解法）

練功秘訣

新派武俠長篇／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義助紅花會，隨嚴雲等進發黑蘭店，那晚黑手黨先施詭計而後偷襲，幸白雲飛警覺，盡殲來敵，翌日，黑手黨首領派人來下戰書，邀約在小雲山相會，屆時嚴雲等依期前往，後紅花會派往黑手黨潛伏的王麗華的指點，避過黑手黨危害埋伏，直趨山頂，與黑手黨首領相晤，黑手黨首領三絕先生首向嚴雲提出交出叛徒王麗華，按黨規處置，嚴華自是不允，三絕先生命毛鵬往抓王麗華，白雲飛挺身而出，只用雙手迎擊，便把持劍的毛鵬迫得手忙脚亂，三絕先生睹狀，冷哼一聲喝令毛鵬回去——

血戰小雲山　激鬥大王廟

毛鵬力揮兩劍，喘聲如牛的躍出場外，顫聲的道：「首領，屬下該死，給你丢人……」

三絕先生搖搖頭道：「這不怪你，對手比你强的太多了，唉，傳遍大江南北的冷血劍客，竟是紅花會的會友，嗯，這眞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唉！這樣一個人才在紅花會中豈不埋沒了，唉，可惜，可惜！」他一連嘆了幾口氣，話聲雖然倒含有挽惜之意，傳進每個人的耳中，俱是惑然不解……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不要鬼話連篇，區區並非紅花會會友……」

三絕先生故意一怔道：「你不是紅花會會友，這就怪了，憑你在武林中的榮譽並不是容易得來的，難道紅花會給你什麼好處？」

「住嘴！」白雲飛怒叱道：「在下和嚴二當家的是好朋友，這次純爲助拳！」

「哼！」三絕先生重重地哼了一聲道：「你不是紅花會會友，誰要你來……」

嚴雲身子一起，冷冷地道：「冷血劍客白少俠是敝會的朋友，三絕先生不要在鷄蛋裏找骨頭，故意找麻煩……」

三絕先生嘿嘿地笑道：「紅花會和黑手黨全是江湖的秘密帮會之一，兩派爭執之事，不合適於外人參加，白雲飛已非貴會的弟兄，他來這裏幹什麼？」

白雲飛向前斜斜跨出幾步，冷冷地道：「三絕先生，在下此來主要的是爲江湖除害，以閣下這種作風，凡白道朋友會與你爲敵……」

三絕先生怒喝一聲道：「你敢和我過不去……」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三絕先生，我現在雖然還沒看出你的身份，但在我直覺中，我覺得你是我所認識的人中的一個，若你不健忘的話，該有想到我們在那裏見過面！」他只覺得這位三絕先生的話彷彿在那裏聽過，只是他是在江湖上朋友衆多，一時也沒法猜測出他到底是誰，但判斷是個熟人毫無疑問。

三絕先生全身一震，冷笑說：「我不認識你！」

白雲飛不屑的道：「拿下你的黑巾，我要看看你是誰？」

三絕先生哼了一聲道：「你不怕我殺了你，白雲飛，我的面目不能輕易示人，現在本首領念在和你認識一場，請你滾下小雲山……」

白雲飛搖搖頭道：「紅花會和在下一起來的，要一起離去，三絕先生，今日的談判不會有什麼結果，我看還是散會！」

「散會！」三絕先生突然大笑道：「那有這麼簡單的事，哈哈，我和紅花會二當家的事還沒談呢，你和毛鵬的事，我現在暫時不追究，但王麗華這個賤婢不准你再插手，否則，你會知道我的手段。」

嚴雲冷冷地道：「三絕先生有話可以談了……」

三絕先生長長的吸口長氣道：「我們雙方爭鬥時時發生，本首領覺得這樣下去，雙方的損失都十分慘重，爲了大家的利益，本首領想邀請嚴二當家的脫離紅花會，加盟黑手黨……」

「什麼？」嚴雲一楞道：「你居然是在作夢！」

三絕先生搖搖頭道：「本首領從來不作沒有把握的事情，在邀請你來赴會之前曾作過一番詳細的分析，如果本首領沒有絕對的把握，不會向你開這個口……」他斜睨了環峙在四週的黑手黨徒一眼，道：「嚴兄，你該曉得小雲山全是我的手下，我只要命令一出，血染遍山，貴會這數十條人命便要交待在這裏了。」

嚴雲冷笑道：「閣下是在威脅我？」

三絕先生搖頭笑道：「我怎敢威脅嚴兄，只是我將這裏的情形介紹給你嚴兄看看而已，嘿嘿，嚴兄你還是考慮考慮……」

嚴雲拂袖而起道：「沒有什麼好考慮的，閣下最好死了這條心！」

「哼！」三絕先生鼻子裏傳出重重的一聲冷哼，道：「你難道不要你這數十條人命了麼？」

嚴雲豪邁的一笑道：「行！三絕先生，這數十條人命全交給你了，不過你也要拿出相當的代價至少要化十倍以上……」

三絕先生冷冷地道：「嚴兄，你的嘴皮子不要太硬……」他輕輕的一擊手掌，一個滿頭蒼蒼白髮的老太婆，手拄拐杖緩緩行來，在這老太婆身後緊隨着兩個黑手黨徒。

嚴雲面上神情大變，道：「師母！」

三絕先生嘿嘿地道：「也許你師母有辦法令你回心轉意……」

那老太婆朝嚴雲一笑道：「雲兒，三絕先生通通告訴你了麼？」

嚴雲黯然的道：「師母，雲兒寧願血濺在你的面前，也不會答應他的要求，當初師父傳藝之時，遺命要徒兒多作善事，不得作有違良心之事，師母當會體諒雲兒的苦衷……」

這老太婆哼了一聲道：「不要再提你那個死鬼師父，我殷三娘聽了他就有氣，段星芝夜郎自大，自以爲了不起，哼，該死的老頭子！」

原來嚴雲之師父段星芝和殷三娘雖然是夫婦，兩個人性格迥然不同，夫妻反目後，兩人各走極端，一個是白道的俠客，一個是黑道的煞星，嚴雲身爲段星芝之後，但對這個固執的師母一點辦法也沒有，殷三娘加盟黑手黨曾使這個青年憂憂不歡，終日在痛苦之中……

嚴雲慘然一笑道：「師母，請妳不要這樣說……」

「嘿！」殷三娘低嘿一聲道：「你敢教訓我，哼，現在我要你馬上投降黑手黨，不然，你就不要再見我……」

嚴雲黯然的搖一搖頭道：「徒兒不能照辦！」

殷三娘氣得神色一變，回頭對三絕先生道：「三絕先生，我老太婆也沒有能力勸他了，現在你請發動吧，這孩子不見識見識黑手黨的手段，他是不會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三絕先生頷首道：「不錯，殷三娘，老夫照你的話辦……」

他一揮手，小雲山的黑手黨徒全都掣出了兵刃，將紅花會的弟子團團的困將起來，黑手黨徒約有二百餘人，而紅花會友僅不過是五六十人，相較之下，人數相差甚大，動手之下紅花會非出奇制勝不可。

嚴雲冷笑道：「三絕先生，你妄想利用人多戰術……」他迅快的作了一個決定，令所有紅花會的弟子背山而戰，紅花會弟子平日訓練有素，驟遇這種情況，立時各搶不同方位，劍刃朝外，俱凜然的瞪着黑手黨的兇徒。

三絕先生一陣大笑道：「放箭！」

刹時一聲銳利的呼嘯聲響起，滿山的危巖巉石間，突然出現一排排弩箭手箭發如雨，對着紅花會人叢中射去。

慘嗥之聲不斷響起，紅花會友雖然均是一身超人本領，但劍雨密集，連珠而發，刹時倒下了七八個。

嚴雲心中大痛，目中似乎要噴出火來，他悲憤的一聲大吼，揮劍搶攻而出，吼道：「兄弟們，殺出去。」

冷血劍客白雲飛神情冷煞的道：「嚴兄，衝下山去，這裏不能久留……」

他和嚴雲首當其衝，衝進人叢之中，劍影紛飛，血光迸現，黑手黨徒死傷幾個，紅花會友緊隨這兩大高手後面，揮劍衝殺出去。

三絕先生一聲怒吼道：「停發箭矢，將來人困住。」

箭矢驟停，黑手黨徒揮劍攻至，雙方在一片血雨中展開白刃戰，黑手黨徒人多勢衆，紅花會岌岌可危，三絕先生嘿嘿一笑道：「放下兵器，饒你們一死……」

突然，山下傳來一聲大響，黑手黨徒紛紛倒地，只見一股人潮由一個綠衫少女率領着直向山上衝來。

嚴雲長吸口氣道：「兄弟們，會主到了……」

三絕先生突然瞥見紅花會大援直馳而至，似乎是一顫，他曉得對手力量雄厚，已不是對手，氣吼道：「退！我們暫時退下去……」

黑手黨徒呼嘯響應，各自尋路而逃，白雲飛惱恨三絕先生的怨毒，手持長劍尾隨追去，冷笑道：「三絕先生，在下還要領教……」

三絕先生由毛鵬，田原，藍鷹護駕，驟見冷血劍客白雲飛追來，幾個人身形一分，揮劍攻了過來。

三絕先生冷笑一聲，說道：「你們退下！」

他反手掣出一柄金光流艷的怪異短劍，凝神的馭劍而起，望着滿面殺氣的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道：「你眞要和我動手？」

白雲飛持射日神劍，冷笑道：「不錯，在下確想領教一下閣下的神招。」

三絕先生搖搖頭道：「你不是老夫的對手，白雲飛，點蒼派的射日劍法，雖是江湖一絕，但在老夫眼裏，尚不算怎麼一回事！」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比在下要行多了，三絕先生，我很懷疑你的身份，如果你願意和在下動幾招，在下便可猜測出你的身份！」

三絕先生一怔道：「我的身份對你那麼重要麼？」

白雲飛凜然的道：「當然，你很像我一個殺父仇人，只是我沒有辦法肯定而已，三絕先生，我當然希望你不是他，可是你與他有許多地方太相像了！」

三絕先生冷冷地道：「我沒時間和你多說，現在老夫要回去準備下一步驟，白雲飛，恕老夫不陪了……」他見紅花會嚴雲和那綠衣少女朝這山崖上撲來，心裏一急頓時想溜。

白雲飛一晃長劍道：「閣下如果不露兩手，今天就可能走不了！」

「嘿！」三絕先生低嘿一聲道：「小子，我就攻你三劍……」

他輕輕冷笑一聲，長劍突然往外一圈，神妙的一招恍如是羚羊掛角，幾乎沒有絲毫踪跡可尋，但那劍上的威力卻是威烈金石，玄奧無比。

白雲飛閃身一晃，飄出五尺，驚詫的道：「這是華山派的『劍氣凌雲』。」

三絕先生不屑的哼了一聲，連着揮出兩劍，這兩劍雖是一氣而成，但所施招式絕不相同，一招是崆峒的伏魔劍法中的「八方盪影」，一招是少林的「追風無踪」，三絕先生攻出三招，三派劍法，白雲飛心中一寒，居然猜測不出這個絕代高手到底是屬何派人物？

三絕先生冷冷地道：「三招已過，我的身份你可以看出來了吧，白雲飛，老夫沒有興趣奉陪了，如果你一定要解開我身份之謎，請閣下於明日夜晚三更，在大王廟相見，但只限於你一個人……」他冷然一笑，飄身躍起，隨着手下奔馳而去。

嚴雲一見白雲飛凝立在地上發楞，道：「白兄，你怎麼樣了？」

白雲飛哦了一聲，抬頭一看，只見一個綠衣少女羞紅了臉凝立在自己的面前，他心神一緊，顫道：「宇文姑娘！」

他作夢也沒想到紅花會的首領會是痴情的宇文璧玉，心神劇烈的一顫，腦海中刹時浮現出她苦苦追求自己的那些往事。

嚴雲一呆道：「你們認識！」

宇文璧玉悽然的一笑道：「我們認識很久了，白雲飛，你沒忘了我吧！」

白雲飛心中一酸，黯然的道：「沒有，我不會忘記妳！」

宇文璧玉面上泛上一層桃紅色，在凄然中有一股欣慰的滿足，凝視着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會兒，長長嘆了口氣。

「我聽說公羊馥萍死了……」

白雲飛目中淚影一閃道：「不錯，她是死在她義父手裏，唉！一個純潔的少女會有這種悲慘遭遇，眞使人想不到……」

宇文璧玉面上掠過一絲悲愁，震聲的道：「你還忘不了她？」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不會忘了她，宇文姑娘，他活在我心裏像初放的百合花一樣，那淡淡的幽香將永遠給我回憶。」

宇文璧玉緩緩轉過身去，眸中閃出一絲淚影，顫聲的道：「她眞幸福……」

一陣清冷的風吹進她底心裏，那顆熾烈的愛心陡然罩上一層冰霜，多月的苦思化作片片相思淚……

疏落的寒星掛在藍黝黝的夜空裏，晶瑩的尾芒閃爍的透出清輝，飄盪的雲絮，遮住了斜月的玉靨，那一彎眉月羞紅了臉躲進了雲層後面，偷偷嘲笑着雲和風……

× × ×

冷清的夜風輕輕飄過，輕躡着草尖，輕躡着林梢，飄向遙遠的地方，連他自己都不知要飄向何處？

遙遠的田野中，傳來夜蟲的鳴叫，也飄來稻浪的搖曳幽香，幾隻夜鶯在林子裏撲捉蟲兒，啄食着所尋覓的食物……。

篤篤……的蹄聲輕輕的響起，一個孤獨的騎士趁着月夜，清風，寂寞的朝道上的馳來，他望着這美好的田野，凄冷的夜星落寞的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聲，嘴角輕輕抿動，搖搖頭道：「宇文姑娘會是紅花會的首領，這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天下都在不可預料之中，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想起宇文璧玉的痴情，自己心裏就湧起一股莫明的辛酸，他不願和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在一起，黯然的離別了紅花會，孤零零的一個人又踏上了征途，也許他這個人永遠都是寂寞，因爲他太專情，他心裏除了死去的公羊馥萍外，僅有徧瓊霜還在他心底留下漣漪……。

他落寞的一笑道：「我會愛上宇文璧玉麼？不會，在大眉山莊之前，她是那麼的高傲，曾毀了我的自尊，我不能和一個領袖慾太强的女人相處在一起，那樣她會處處壓制着我……」

於是，大眉山莊之前和宇文璧玉初次相會的一幕情景又歷歷如繪的浮現在他的眼前，她那二十四盞紅燈大陣，及那身惹火的紅衫，都曾在自己心裏留下了深深的痕跡，當時她是那麼的無情，妄想以紅燈大陣困住自己，結果自己施出本身的神功，才沒讓她戲弄和嘲笑……。

這些片斷的往事在這個青年的心裏留下不可抹滅的印痕，他抬起頭來，望着悠悠的白雲黯然的道：「她爲什麼始終都那樣高傲呢？」

他不懂這個少女爲什麼要處處都强過男人之前，她所表現的是自己都在別人之上，要所有的人對她奉承和獻媚，可惜他不是這種人，雖然她長得足以使一個男人傾心愛慕，但他寧願不要這種女人，也不去追求她……。

清涼的晚風飄在臉上有點涼絲絲的，他刹時自沉思中清醒了過來，望着田野青綠的稻浪，不禁失笑道：「我去想她幹什麼？難道她在我心中，還有着深深的地位麼？不會的，我不會愛上一個這樣的女孩子，……」

當他在暗笑自己這種無聊的舉動時，他突然發現在自己身後是有一個幽靈樣的人影在追隨着自己，心中一楞，不覺回頭望去，只見宇文璧玉，果然在痴痴的跟隨在自己的身後，她雖然沒有說話，可是，那雙眸子裏，却含有了一切，含有一切的情意，……

白雲飛一呆，躍身而落，道：「宇文姑娘，妳怎麼來了！」

宇文璧玉自馬上輕躍而下，黯然的道：「你爲什麼不告而別？」

白雲飛這次離開紅花會，只有嚴雲一人曉得，他不願再和宇文璧玉見面，悄悄離開了紅花會友，當宇文璧玉發現他不在

時，一個人隨後追了上來，她只希望能表示出自己的一點愛意，雖然她已知道他爲什麼要偸偸離開自己，但她還是痴痴的跟走了……。

白雲飛苦笑一聲，道：「我不敢驚動姑娘，……」

宇文璧玉淒涼的道：「雲飛，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是不是我長得不够美麗，還是不够温柔，告訴我，我那一點惹你討厭，只要你說出來，我會盡力去改過！」

白雲飛搖了搖頭，說道：「妳大美麗了，是我生平所見的，最美麗的一個，可是我……唉！宇文姑娘，我們還是不去談這些吧……」

宇文璧玉心中一酸，道：「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我很愛你，我不怕你笑我大胆或者放浪，不管你是用那一種眼光看我，我要坦白的表示出我對你的愛，雲飛，你知道我爲什麼會這樣痴心麼？因爲你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她如夢的道：「你記得麼，大眉山莊那一次見面之後，我就不能忘了你，當時我確實有點恨你，可是日子久了，我却發現我在深愛着你……」

白雲飛搖搖頭道：「妳不該愛上我，我不值得妳這樣深愛！」

他心中恍如遭受了兩枝銳利的長劍刴剁一樣，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妳爲什麼要提大眉山莊的事呢？我不願再聽見那次的事情，妳該曉得，那次的事會傷了我的心……」

宇文璧玉眸子裏淚光一現，顫道：「我知道你不喜歡我，雲飛，我不寄望能和你過一輩子，我只希望能讓你了解我不是種低三下四的女孩子，這一輩子，我不會再愛第二個人，只要妳曉得我在愛你，就滿足了，我不敢再去苛求別的東西……」

白雲飛一呆道：「妳這是何苦！」

宇文璧玉絲毫不放鬆的說道：「愛人與被愛，同樣是件幸福的事，我願去分享到一點點的幸福，雲飛，你會笑我太痴，也許是的，假如我不認識你，我就不會這樣痴，……」

白雲飛一呆，說道：「宇文姑娘請妳不要這樣……」

宇文璧玉心中一痛，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呢？難道你不讓我分享你那殘餘的點點愛心，雲飛，不要這樣拒絕一個女人的愛，那樣我會痛苦一輩子，我不願再聽宇文姑娘這幾個字，我要你稱我璧玉……」

白雲飛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妳要我怎樣解釋呢？」

宇文璧玉搖頭苦笑道：「你根本不用解釋，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不錯，我們兩人都太高傲了，高傲使我倆的距離愈拉愈遠……」她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敢否認不再愛我麼？白雲飛！我們不要再都是受了面子的束縛而不敢相愛，也就是那張假裝的面孔害了我們，我太倔強總希望你向我低頭，而你冷傲的希望我來追你，現在我們都不需要再堅持下去，那樣會毀了我們雙方……」

「妳想得倒很透澈，不錯，妳那日中無人的眼神確實傷了我的心，可是，現在一切都晚了……」

宇文璧玉道：「你那無言的嘲笑，又何嘗不傷了我的心，一個少女正在企求愛心的青春時期，她有一顆完美的心和一種少女原有的矜持，你在大眉山會將我這自尊心撕毀的一絲無存！」

白雲飛長嘆一聲，道：「所以妳在恨我……」

宇文璧玉不禁搖搖頭，說道：「我的恨全化爲愛了，白雲飛，現在我們不必再假裝自己的面孔，我們該毫不保留的飛出來……」

白雲飛目中閃出一片柔和之色，他深深的吐了口氣道：「不錯，我以前是曾暗暗的愛着妳，每當我想起妳那種高傲時，我便暗下決心不再理會妳，直等到妳在我面前認錯，笑說……」

宇文璧玉淒凉的一笑道：「你太殘忍了……」

白雲飛暗嘆一聲道：「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宇文姑娘，妳有青春，也有事業，兒女間的事，對妳我都已經不重要了，現在我還有事情待辦，在下告辭了……」

宇文璧玉一呆，說道：「你要到那裏去？」

白雲飛黯然的道：「很難說，目前我沒有辦法作一肯定的答覆！」

宇文璧玉輕嘆一聲道：「紅花會的人都歡迎你回來，尤其嚴雲更是將你捧爲神一樣，白雲飛，只要你願意回來，我和紅花會的弟子都歡迎你……」

白雲飛飄身躍馬上，道：「我會來看你！」

蹄聲一響，恍如巨捶樣的敲進了宇文璧玉的心裏，她眸子裏淚水一湧，望着他那逝去的背影泣聲的道：「我要你到我身邊，不管你是如何的待我，我都要你回來，雲飛，我要跟着你，偸偸跟着你……」

冷血劍客白雲飛含着一顆混亂的心急馳而奔，他心裏泛進無數的念頭，只覺宇文璧玉的每一句話都深深的印進自己的心裏，他黯然的嘆道：「一個痴情的少女，我也太對不起她了……」他望着黑黝黝的夜裏，落寞的搖搖頭，深長的吸了口氣道：「不再去想她，我要去揭開三絕先生的眞面目！」

在黝黑的暗夜裏，大王廟裏一個殘弱的老人，苟喘的横臥在地上，那一絲微弱的燈光，自廟裏搖曳透出，發着昏黃的光華。……

白雲飛身子輕躍下馬，沿着石階，直往廟裏行去，通過殘頽的大殿，裏面蛛絲滿佈，一盞油燈放在供桌上，殿中脚印雜亂，顯然是有人來過。

但這時廟中空盪的沒有一絲人跡，靜的有點恐怖……

白雲飛一楞道：「三絕先生莫非已經來過……」

他凝重的朝各處一瞥，突然瞥見在神龕底下倒着幾箇黑衫漢子，這些人俱是喉結中劍，死去已經多時，白雲飛呆了呆忖道：「在我沒有來這裏之前，此處必有番搏殺……」

「嘿！」大殿上突然響起一聲冷嘿，冷血劍客白雲飛心弦一顫，身子凌空掠起，以掌護胸，喝道：「誰？」

在那暗暗的牆角裏，傳來一聲低笑道：「你是不是黑手黨徒？」

白雲飛凝神的朝那牆角裏一瞥，只見一個清癯的老者緩緩踱出，他見這老人身上傷痕纍纍，身上衣衫盡碎，沉聲的道：「你是誰？」

那老人滿面悲憤的道：「你奪了老夫家傳的八玉馬，又殺死我七個弟子，你們這羣沒良心的黑手黨徒，老夫伍公明今夜待在這裏等着宰掉你們不可！」

白雲飛怔怔地道：「你胡說什麼？」

伍公明低嘿一聲，反手掣出長劍，道：「還我徒弟的命來，小子，你以爲老夫已經死了是不是？告訴你，我伍公明不但沒有死，還要斬盡殺絕你們這羣江湖敗類，現在我兒子已去搬人，等會兒非殺盡你們這羣惡徒不可，小子，你的命不好，竟敢一個人闖進來！」

他長劍一斜而出，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劈了過去，這個老人劍術甚精，出手招式狠辣兼具，逼得白雲飛連着退了幾步。

白雲飛一搖手道：「老先生，你誤會了。」

伍公明一怔道：「我誤會什麼？你們臨走的時候，不是要老夫等着麼？你以爲老夫不敢等，嘿，小子，老夫八玉馬都丟了，還怕什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在下不是黑手黨徒，你要看清楚再胡說八道！」

伍公明一顫長劍，嘿嘿地道：「你是不是姓白？」

白雲飛一楞道：「不錯，老先生難道認得在下……」

伍公明憤惱起來道：「那就錯不了，黑手黨徒在離去的時候，告訴老夫，一個姓白的小子會來清理這筆帳，只要老夫有胆子等！」

白雲飛沒有料到三絕先生約自己來大王廟，居然使出圈套，要自己和這個被搶的老人動手，他氣得冷笑一聲，大笑道：「想不到三絕先生這樣陰險……」

伍公明長劍一揮而出，大吼道：「還我八玉馬來……」

他這時心存拚命，根本不理會白雲飛的解釋，揮起長劍連着七劍，這七劍快得有如電光火石，竟將白雲飛的長衫削下一角。

白雲飛怒叱一聲，道：「你簡直是個老糊塗……」

他這時被一股怒火所激怒，沉聲一喝，射日神劍如水的盪了出來，劍刃在空中一顫，兜起一道大弧，青濛濛的劍氣在空中森森寒冷，使伍公明不禁一呆。

伍公明全身一顫道：「好一柄鋒利的寶劍，黑手黨中，有這種神器……」

「爹！」突然自大殿外面傳來一聲輕呼，道：「孩子請蜀中雙雄來了！」

只見三個漢子恍如幽靈似的躍了起來，這三個漢子同時一晃身形，將冷血劍客白雲飛圈在中間。

左側那個灰袍的青年偏頭道：「爹，這就是黑手黨徒姓白的那小子麼？」他斜睨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冷冷地道：「朋友，我們伍家和貴會無怨無仇，爲何搶刧我家傳家之寶——八玉馬？又殺我師兄七人，朋友，我伍小青倒要領教黑手黨徒到底有何本領，敢這樣目中無人……」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事完全誤會，在下並非黑手黨徒……」

「嘿！」蜀中雙雄老大顏大君冷笑道：「格老子，你就是那個姓白的麼？」

白雲飛冷冷地一哼，道：「我姓白不錯，但請閣下嘴裏乾淨一點，在我冷血劍客面前，誰要是出言不遜，當心我要教訓他一頓……」

「冷血劍客！」

這四個字像是懸掛在空中的金鐘般的響在每個人的心裏，殿裏的所有人都面上泛起一種驚詫的神情，伍公明嘿嘿一笑道：「好呀，想不到傳遍江湖的冷血劍客竟是黑手黨徒，嘿嘿，我伍公明今天算是開了眼界……」

白雲飛不屑的道：「你這瞎了眼的老糊塗，也不看清楚事情就在這裏胡說八道，我白雲飛要是你，早就一頭撞死了！」

蜀中雙雄老二顏大彬嘿嘿笑道：「格老子，這小子是什麼東西，竟敢在我們蜀中雙雄的面前賣弄，嘿嘿，老大，那伍小青眞的會把八玉馬給我們麼？」

伍小青急忙說道：「二位請放心，只要追回八玉馬，在下一定分四隻給你們，但必須要將這姓白的殺死……」

顏大彬嘿嘿一笑道：「四隻玉馬不行了，我們要六隻！」

他操着滿口四川土話，凝重的鄉土音使他所說的字都有點咬不清楚，伍小青一楞，詫異的道：「這是爲了什麼？」

顏大彬冷笑道：「冷血劍客天下劍道之高手，要拿下他的人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六隻玉馬換他的人頭，你們父子並不算是出的價錢太高……」

伍公明變色道：「一隻玉馬已經價値連城了，沒有想到你們兄弟這樣貪心，唉！八玉馬如果不追回來……」

顏大君哼了一聲道：「幹不幹隨便你，要是我們兄弟不出手，我相信你的八玉馬也不要想從黑手黨中奪回來，那時你一隻也得不到，看你怎麼辦……」

伍公明氣得一笑道：「好，答應你們，今夜算我伍公明認栽……」

蜀中雙雄相對哈哈大笑，身形左右一分同時執劍在手，狠毒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在兩人面上浮現出一絲得意之色。

白雲飛不屑道：「憑你們兩塊廢料，也想替人家追回東西，朋友，識趣點快滾，在我面前你們還發不了狠……」

顏大彬冷嘿了一聲，說道：「去你媽的，格老子就不相信你冷血劍客，長着三個頭六隻臂，格老子今夜非宰了你這小子不可……」

日中寒光一湧，一絲笑意浮出，白雲飛怒叱道：「你這滿嘴無毛的東西，我要你求饒而死……」

劍光陡地撩起，蜀中雙雄同時大喝一聲，雙雙揮劍攻了過來，兩人在川境都是叫得響的人，一套雙修劍法確實有點火候，施將出來還眞不含糊。

兩道流艷的劍光佈起一層劍幕，團團將冷血劍客白雲飛困在中間，冷血劍客白雲飛大喝一聲道：「怪不得這樣狂呢，原來還眞有兩下子……」

手中射日神劍在空中顫起，在空中劃起一道劍影，下沉五寸，神劍突然躍彈而起，對着顏大彬的喉結之處點去！

「呃！」

蜀中雙雄沒有料到冷血劍客白雲飛劍法精湛如斯，手腕在一顫之中，長劍便穿過自己的劍幕，並點將而來，僅僅這份快速的手法已非常人所及。

顏大彬慘呃一聲，身子在搖搖幌幌之中倒退，一股鮮血自喉結之中流了出來，他恐怖的大叫一聲道：「你！」

身軀劇烈的一顫，登時翻身倒在地上，沒再吭出一聲便死了過去，顏大君驟見自己的弟弟死去，心中那股憤怒和悲痛，使他瘋狂似的大吼一聲，喝道：「姓白的，老子非殺了你不可……」

他揚起手中長劍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衝了過來，鋒利的劍刃漾起冷森的寒氣，當長劍離冷血劍客白雲飛還有一尺的時候，突然向外一翻……

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一轉道：「你滾吧，不然你會和你的弟弟一樣……」

顏大君怒吼道：「放屁，殺了人就這麼了，老子不信這箇邪！」

他一連施出五個不同的招式，俱在辣手中藏有毒着，白雲飛身形飛掠，長劍疾劈而出道：「你找死！」

痛苦的哼了一聲，顏大君踉蹌的退了幾步，一股鮮紅的血浪隨着他那搖幌着的身軀而流出，他悲吼道：「白雲飛，我會血報此仇……」

顏大君悲吼向大殿之外奔去，地上拖着斑斑殷紅的血漬，伍氏父子呆呆的僵立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白雲飛冷冷地瞥了伍氏父子一眼道：「二位，還要動手麼？」

伍公明冷冷地道：「你認爲擊敗了蜀中雙雄便可將事情了結了麼？」

白雲飛不禁一怒道：「閣下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如果你認爲事情不能了的話，有什麼打算盡管說出來，我白雲飛，不會讓你們失望！」

伍小青憤憤地道：「八玉馬是我們家傳家秘寶，希望閣下能憑着良心還給我們，我知道你冷血劍客並不是扒手，不會因爲八匹玉馬而昧了良心……」

白雲飛怒聲道：「二位是怎麼了，我並沒有搶刼你們的八玉馬，如何還給你們，你難道還沒看出我不是黑手黨徒……」

伍小青哼了一聲道：「八玉馬雖不是你親手搶奪，但是你做的好事，閣下要混也得混漂亮點，不要這樣一推了事！」

白雲飛氣得大笑道：「你簡直是個糊塗虫……」

「呸！」伍小青不屑的呸了一聲道：「我伍小青雖然不是你的對手，但不會這樣輕易的放過你，總有一天，你會曉得我們伍家的手段……」

他轉身朝伍公明道：「爹，我們先回去！」

伍公明看了白雲飛一眼道：「你眞不是黑手黨徒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要是黑手黨徒便不會這樣的客氣了，老實講，在下和黑手黨也有着過節，如果我眞搶了你們的八玉馬，我也不會來這裏了……」

伍氏父子一怔，同時看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含着滿腹的疑問，朝大殿之外跨去，兩人身形如風利時消逝在黑夜中。

蛛絲密佈的大殿上，剩下冷血劍客白雲飛孤零零的凝立在地上看着地上倒斃的顏大彬屍體，心中泛起數縷不同的思慮，股股落寞凄涼的悲傷，湧上心頭，他慘然的一笑，腦海中如電光石火的閃起一個意念，忖道：「我居然讓三絕先生利用了，他刼了伍氏父子的八玉馬，將這善後的責任推到我的頭上，唉！這傢伙也太會利用機會了……」

他恨得在地上重重的踩了一脚，道：「這個陰險的東西，下次如果讓我遇上，非將這嫁禍於我的狂徒殺死不可，否則他還不知要在我身上玩出些什麼花樣……」

他突然一抬頭，只見供案的神龕上，有着一絲輕微的呼吸聲，心中一楞，暗暗忖思道：「難道黑手黨徒，躲在神龕的後面？」

他心中疑惑陡生，頓時覺得這殘廢的大殿裏，有着許多古怪之處，他凜然的朝各處一瞥，突然揮掌朝神龕之處擊出去。

「砰！」白雲飛右掌方出，突覺有一股暗勁朝自己的掌勁上推來，兩股暗勁在空中一接，發出砰地一聲大响，灰塵揚起，濛濛的一片，供桌立時倒翻而起……。

搖曳的燈影突然一暗，在黑暗中，只聽得一聲冷笑，隨着一條龐大的黑影中，直往大殿之中撲來。

「嘿嘿！」傳來三絕先生的冷笑聲道：「白雲飛，老夫在這裏謝謝你，替黑手黨滅除兩勁敵，蜀中雙雄在老夫眼中雖然不算什麼，但要老夫殺他，倒不如由你動手的好……」

白雲飛一楞，沒料到自己竟成了三絕先生利用的工具，他巧妙的佈成這一個圈套，而自己上鈎，假手於自己，除去蜀中雙雄，此人心機之工，當眞令人髮指。

冷血劍客白雲飛恨得大吼一聲道：「你很陰險，我不會放過你！」

三絕先生哈哈大笑道：「這只是一點小手段，我們黑手黨講究心要黑，皮要厚，手要辣，脚要狠，嘴要利，只要於我們有利的事，我們將不擇手段的去利用，直到價值用完爲止……」

白雲飛不屑的道：「你眞不要臉，江湖上除你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三絕先生，請你拿下你的面巾來，我要看看你這個黑心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三絕先生目中一寒道：「你還是不要冒險的好，凡是見了我眞面目的沒有一個能活着，當我面露給一個人看時，他的命就不會再活過明天……」

這個僅露雙目在外的黑手黨首領，話音之冷，恍如是冰天雪地的西北風，凉的心裏直顫，冷血劍客白雲飛目中像是要噴出火來，凜然瞪着這一代高手。

白雲飛恨得一咬牙道：「我不信！」

三絕先生哼了一聲道：「今夜這裏沒有別人，我倆正好可以好好談談，你冷血劍客在江湖上獨樹一幟，不與各派往來，爲何要和紅花會相往來，而故意和老夫爲敵……」

白雲飛冷笑道：「紅花會都是一羣熱血直性好漢，他們富有正義感，專替江湖上伸張不平，而你們黑手黨處處都掀風作浪，殺人放火，只要是有人性的人，都會和紅花會相交……」

「哼！」哼哼兩聲，自三絕先生嘴裏發了出來，在他那雙其冷如冰的目子裏，閃出一絲陰狠之色，道：「你不要美其名說的那麼好聽，誰不知道紅花會主宇文璧玉和你有一腿關係，如果你不是貪戀她的美色，你會替她賣命，嘿嘿，白雲飛，你何必說得那麼漂亮呢，我們兩個人心照不宣，大家心裏有數……」

白雲飛搖搖頭道：「你簡直在胡說……」他恨恨地道：「伍氏父子的八玉馬可是在你那裏？」

三絕先生頷首道：「在我這裏，你也看上了那八匹精玉彫就的寶馬是不是？如果你喜歡，老夫倒可以送給你……」

他陰冷的一笑道：「不過你得加入黑手黨，嘿嘿，你是我三絕先生第一個重禮相聘人，可見老夫是如何的看重你……」

白雲飛冷笑道：「我要你還給他們伍氏父子，爲了八玉馬，他們伍氏父子還以爲是我動的手呢？三絕先生，你這卑鄙的手段，江湖上，總有一天會看穿你的假面孔……」

三絕先生絲毫也不以爲意的道：「這也是我所要的一點小手腕，嘿嘿，如果不刼去伍家的八玉馬，怎能使江湖上的人知道你白雲飛和黑手黨串通，而共刼八玉馬，唯有這樣才能逼使你在江湖上走投無路只得和我們黑手黨在一起，否則，嘿！」

「嗆！」突然一聲清脆的响聲，一縷劍光陡然斜洒而出，森森的劍氣泛體生寒，冷血劍客白雲飛斜擧長劍，道：「我非殺你不可了，你給我堵死了許多路，如果我不殺了你，江湖上不知要被你弄得什麼樣子，也許，全因你一個人，而弄得天下大亂……」

三絕先生搖手道：「先不要動手，我們有話好說，你不要心急，今夜我不但要你心服口服，在武功上也不會讓你失望，我相信你會慶幸認識老夫……」

「哼！」白雲飛鼻子裏响起一聲重重的冷哼道：「我不會放過你！」

三絕先生得意的笑道：「那是以後的事情，目前老夫却極需要你的幫助，嘿嘿，只要你肯答應和老夫合作，不但送給你八隻寶石彫就的玉馬，還要加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送給你，我保險比宇文璧玉那騷蹄子强多了……」

白雲飛長劍在空中一顫道：「你廢話太多了，在下要領敎一下高招……」

三絕先生語聲一寒道：「這麼說你是不願和我合作了！」

白雲飛冷冰地道：「誰和你合作，三絕先生，你還是放棄這個念頭吧。」

「嘿！」三絕先生低嘿一聲道：「看樣子我只有毀了你，老夫做人的原則，得不到的必需要毀滅，白雲飛，你會後悔不和老夫合作……」

他冷笑幾聲，反手掣出那柄金光流艷的奇形怪劍，輕輕的斜馭在空中，兩隻銳利的日光深深的盯在白雲飛臉上，他冷冷地道：「動手吧，白雲飛，你沒有多少時間可活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手腕一顫，射日神劍恍如一絲飄絮的朝三絕先生身上劈去，那薄薄的鋒刃在空中泛起一絲耀眼的光華，閃顫如銀。

三絕先生身子一斜，手中怪劍疾快的往外一推，流艷的金光斜洒而出，兩人都是劍道上的高手，出手之間，全是穩重辛辣的招式，雙手俱不敢存着絲毫大意。

一連七招，兩個人始終保持在一定的距離，誰也不肯輕易跨進一步，也沒有人能够佔上一絲便宜。

三絕先生低冷的說道：「你在劍道上所下的武功果然不短，白雲飛，老夫幾乎輕估了你，眞沒想到你竟能和老夫打成平手！」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你那幾式我還不放在心上，三絕先生，你要注意了，在下一招要取你雙腿，那是一招狠着……」

三絕先生冷哼道：「試試看！」

一道耀目的光華突然顫空而出，冷血劍客白雲飛身軀斜弓，揮劍朝三絕先生攻了過來，三絕先生心中大駭，他記得冷血劍客白雲飛說要攻其雙足，是故將所有的防禦力量通通放在雙足上，那知冷血劍客白雲飛不攻雙足而運劍向三絕先生面巾挑來。

「嘶！」劍嘯之聲一起，三絕先生面上的面巾已被輕輕掀起一角，冷血劍客白雲飛心弦大大一顫，道：「是你，居然是你……」

三絕先生靈巧地將黑巾遮上，嘿嘿一笑道：「你看見什麼了？」

他心中暗駭，沒有料到冷血劍客白雲飛發現了自己的秘密，一股洩密的忿怒自心底漾起，登時自雙目之中瀰漫起一股殺機。

白雲飛長長吸了口氣道：「眞沒想到劍堡堡主崔德禮會是黑手黨的領袖！」

三絕先生氣得將面巾一扯而落，登時露出劍堡之崔德禮的容貌來，他嘿嘿地一笑道：「白雲飛，我每次看在你母親的面上，不準備殺了你，誰知道，你處處和本堡主過不去，追殺我黑手黨弟子，嘿嘿，今夜老夫不殺你，黑手黨之事可能傳遍天下！」

白雲飛凝重的道：「怪不得劍堡不准江湖朋友輕易踏進一步，原來還有這許多秘密，堡主，黑手黨是不是以劍堡爲根據地！」

崔德禮冷冷地道：「不錯。」

白雲飛冷冷地道：「貴堡在江湖上名聲大噪，不需再在江湖上獨樹一幟，我眞不明白以堡主這種身份，爲何還要組成這一股惡勢力……」

崔德禮哼了一聲道：「老夫不但要得到武林霸業，還要搜集天下之奇珍，這次，八玉馬便是行動之一……」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身份已露，再也不要想隱瞞了，在下要告訴天下同道，共同將劍堡毀滅，那時，你會後悔今日所爲……」

「嘿嘿！」崔德禮陰沉地道：「你沒那個機會了，因爲你馬上就要死在我的手中。」

他突然一聲沉喝，身子斜躍而起，手中怪劍朝外一吐一顫，挽起七八個爍亮的劍法劍浪，分由幾個不同的方向朝白雲飛身上捲去。

白雲飛心中大寒料不到劍堡堡主崔德禮功力如此渾厚，招式之精，簡直匪夷所

思，他斜挽射日神劍，連着施出三劍方始避過對方這一怪絕辣招。

一個意念在他腦中疾快的忖道：「上次在劍堡之中，崔德禮功夫也只不過是高出自己一籌，那時難道是他故意隱藏實力，而要自己對他絲毫不加防備，若眞如此，則此人之心計當眞不容忽視……」

他暗中大駭，一顫射日神劍，斜斜的劈了出去，在身軀一擰之時，陡然揮劍朝劍堡堡主崔德禮攻去。

這一招狠辣兼具，出乎崔德禮的意料之外。

崔德禮一呆道：「你眞不錯，居然有辦法攻出一招！」

他身形如風，在白雲飛劈擊的劍影中，斜穿而去，手中怪劍乘着勢子反手一劍劈向白雲飛的背上。

白雲飛喝道：「我和你拚了……」

他正待發出射日劍法中的三大奪命招式，崔德禮突然發出一聲怪異的叫聲，身子隨着一退，道：「白雲飛，我們兩個要分出勝負，非在百招之上不可，老夫沒有時間和你糾纏，只好叫出我那四個心腹來對付你了！」

白雲飛不屑的道：「黑手黨不要臉的手段又要施出來了！」

崔德禮嘿地一聲道：「隨你怎麼說老夫決不在乎，反正今夜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去，就是不要臉也沒有人曉得……」

話甫落，毛鵬在大殿外已大聲道：「姓白的，你不會想到也有這一天吧！」

毛鵬和田原，及藍鷹三個人並馳而至，接着三個人發出一連串陰沉而得意的大笑，不屑的望着白雲飛。

白雲飛一揚射日神劍道：「毛鵬，今夜你不要想逃出我的神劍下……」

「放屁，」毛鵬氣得髮絲根根豎起，他大喝道：「我毛鵬要連你這麼一個小毛孩都弄不過，江湖上這碗飯也就不吃了，嘿嘿，白雲飛，大王廟今夜可要增加你這麼一位孤魂怨毒鬼了……」

田原一斜長劍道：「毛兄，我們三個人要拿下這小子的腦袋當球踢才能得去心中那股大恨，嘿嘿，毛兄，你說是嘛？」

毛鵬大笑道：「不錯，不錯，我正有這個意思！」他轉頭看了崔德禮一眼，問道：「首領，幹了這小子可有花紅？」

崔德禮冷冷道：「還是老規矩，誰先摘下這小子的腦袋，誰就可得到我所答應的東西，你們三個人不妨搶搶頭彩……」

藍鷹這時突然一笑道：「首領，我請首領在花紅之外再加上一點東西，這小子那柄射日神劍，宰了他不但可得花紅，還可得那柄劍……」

崔德禮搖搖頭道：「這柄劍你們不能要……」

藍鷹一怔道：「爲什麼？」

崔德禮嘿嘿道：「我要將這枝劍帶回去交給他母親看看，然後放在我的百寶箱裏，與那八玉馬放在一處，表示配合！」

藍鷹哈哈笑道：「行，首領，你的吩咐還有什麼話說……」

冷血劍客白雲飛見這四大高手將自己困在中間，簡直不將自己放在眼裏，不禁氣得直顫，他幾乎要氣得吐出血來，恨恨地一聲朗朗大笑。

笑聲一歛，憤憤地道：「來吧，誰有本事從我手中奪去這柄劍……」

田原哼了一聲道：「老夫先宰了你再說……」

他深恨這個青年人曾在小雲山上傷了自己，話聲一出，身子隨着撲進，大手一揮，長劍陡地在空中顫起，對着白雲飛攻去。田原身子一動，毛鵬也隨着放出一招，他向藍鷹一打招呼道：「不要讓這小子有緩和時間，一鼓作氣的將他宰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屑地道：「以衆凌寡，不算英雄……」

他在這三大高手環攻之下，雖然絲毫不懼，但那無形的壓力却也逼得他透不過氣來，只覺今夜若不施出全力，要想逃命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況且這時崔德禮還在虎視眈眈的守在一角，兩隻銳利的目光深深的盯在白雲飛身上，那樣子像是要將冷血劍客白雲飛呑下肚子裏似的。

白雲飛看清目前的環境之後，腦海中瞬快的作了一個決定，他在意念流閃之間，疾快的道：「我必須要以最快速的時間，作出連環攻勢，一定將這三大高手先毀去一個，方能爭取主動……」

他突然大喝一聲道：「朋友，今夜我要你們好看……」

劍光驟起，經天直衝而下。

毛鵬神情一變大叫道：「他要拚命了，兄弟手上加點油，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小子主動，否則，嘿！陰溝裏翻船……」

他在劍道上也有極高的修養，所以在一看之下，已瞧出冷血劍客白雲飛的企圖與心意，是故急忙告訴田原和藍鷹，務必手上加力，給對方沒有還手的機會。

藍鷹嘿了一聲道：「放心，老夫守着這一角了！」

劍勢一變，果然將那一角堵住，冷血劍客白雲飛幾次衝擊，都沒能衝出來，可見藍鷹功夫竟也不弱。

白雲飛心中暗顫道：「我必需要先毀去一個，這其中的田原功力最弱，嗯，先毀了他，剩下的人就好對付了……」

他施出射日劍法在一攻藍鷹的刹那，突然回身一劍刺出，正好對着方撲攻而來的田原上身。

這一劍又快又狠，根本沒辦法躲過。

「呃！」

空中立時盪起一聲悽厲的慘呃聲，接着便見一蓬血雨洒了下來，使這冷森森的大殿，更加的冷森了……

田原的半個大腦袋隨着一蓬血雨滾了出去，那抽搐的血臉在黑夜中扭曲得恐怖而駭顫的猙獰，他含着一股沒有發洩的忿恨，帶着滿身的罪孽投向九幽報到，再也看不到十丈紅塵的繁華，再也享受不到美人，酒，財，氣的淫事，變成了一具無頭的骷骨……。

這個變化來得太快，快的使所有的人都來不及接受，毛鵬和藍鷹同時一呆，呆呆不知該怎麼辦？

而崔德禮則心中一痛，痛失一個得力的助手，他沒有料到田原會死的這樣快，一股恨極的煞意，在這個面上的浮現出來，他神情大變，怒喝道：「白雲飛，你眞狠……」

（下期續完）

彩色國語奇情風趣浪漫大喜劇











監製人 黃素卿

導演 陸邦



領銜主演 鄧光榮

領銜主演 江楓

特別情商客串主演 汪萍

領銜主演 唐菁

唐菁 沈殿霞 梁蘭思 胡楓 歐陽莎菲 陳琼美 馬劍棠 徐風



曹達華 羅蘭 苗嘉麗 鍾叮噹 邱莉 施君黛 高峰 鄺美寶 關聰 桃麗絲 黃新 西瓜刨 卿愛華 客串主演

音樂 顧嘉輝

製片 黃文

楓德影業公司創業鉅製